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第186冊

北京圖書館 編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186册

第一八六册目録

陳介石先生年譜……一
桂林梁先生年譜……三〇七
澼園自述……三七三
毹孫自定年譜……四五一
疚存齋自訂年譜……四八九
求我山人年譜……五一一
追憶録……五三七

陳介石先生年譜

從孫陳　謐編次

公姓陳氏諱黻宸字介石後改諱芾學者稱瑞安先生浙江瑞安縣人先世元季有名聰字志亶號清穎遯公者始自浙東金華之蘭溪遷徙温州瑞安北城錦湖里聚族而居至公已歷二十世是爲瑞安北湖第一橋陳氏自始遷祖傳十二世當清康熙間遭耿藩兵燹城北被禍最烈譜系散亡行事無紀闕如也至十三世祖克仁公爲我仁房始分祖自克仁公以下其生卒墓地於是皆有可考克仁生信先信先生汝振汝振生煥章煥章生震東震東爲公祖也

祖諱震東（一諱承祖）字潤甫清贈中憲大夫妣李氏贈恭人

考諱麟書字琳山晉封通議大夫母氏林晉封淑人林太淑人今壽共和甲戌年登百歲

公行二兄余祖諱煜生字燃石候選訓導温州府學廩貢生早卒有潛心齋文錄二卷小窗吟草一卷合題曰獨見曉齋集弟俠字醉石故以醫名有陳季子醫案四卷曲譜二卷

元配蔡恭人邑庠生蔡公慶鏘女

繼室薛恭人歲貢生宣統己酉重游泮水薛公煦女

子四同蔡恭人出晢哲中薛恭人出

女子子一人適同郡光緒癸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樂清余公朝紳子國立北京大學商學士宗達薛恭人出

清文宗咸豐九年　己未　一歲

是歲十一月初五日未時公生於浙江舊温州府屬瑞安縣虹橋里居第爲共和紀元前五十有三年也

行述云初大母懷先君時任身凡十月庭多奇徵旣產有異稟

子同行述

清文宗咸豐十年　庚申　二歲

行述云大父母謂先君初生時甫二齡而能言試教以讀書若有夙契迥乎不由人意

清文宗咸豐十一年　辛酉　三歲

是歲平陽金錢會匪之變考琳山公毀家紓難義聲振於一郡

林損陳太公事略云先是陳氏有宇凡四大座倚城下曾假鬻於人至太公乃贖之以歸掃除一新將移家居之部署方定而金錢會匪起平陽渡飛雲江焚潘埭警及四郊勢洶洶言將據城城中多富家倉卒不知所措太公曰寇未至可遏而敗之也城外多大屋莫若先自焚無爲寇據爲寇據則危矣然皆富家屋富家皆靳不肯焚而太公所贖四大座亦在中乃下火首

焚己屋富家卒不得抗皆自焚其屋及寇至清野無所據城中復有備遂不得逞而敗當是時生瑞安一城之人者皆太公力然太公絕口不自伐自是家計蕩然矣（叔苴閣文錄）

清穆宗同治元年　壬戌　四歲

是歲髮逆白承恩之亂

先是金錢會匪之敗祖潤甫公倡瘞匪骸里人德之　劉祝封錢髮紀略云是時金錢敗績匪在小較場正法者尸皆狼籍未收雖值冬令天時轉熱臭穢之氣不可言狀人家畜狗多食人肉當事者欲以前寘攻城龍舟舁至江邊尸積其中俟潮落順流推送南岸衆皆然其言惟陳介石先生先大父聞衆言卽曰此計非是罪無重科既已正法何必狼藉尸骸不如速擇一地葬之如古人京觀之狀以示後人可乎衆從其言於是醵金埋

之於小東門外江邊江蟹埠上近日科第之報非此翁陰德所致也耶(鈔本錄)

清穆宗同治二年　癸亥　五歲

清穆宗同治三年　甲子　六歲

是歲兄燃石公入學爲郡庠生

清穆宗同治四年　乙丑　七歲

行述云先君髫齔之際容貌輒如成人造次進退必有規矩準繩無修習矯強之難孝享先曾大父暨大父母乃至敬兄撫弟篤愛姊妹尤皆眞摯自然久而彌固

清穆宗同治五年　丙寅　八歲

是歲從燃石公始讀尙書春秋左氏傳　行述云當先君八九歲時從先伯父讀春秋左氏傳至晉殺楊食我輒取筆注其上

曰楊食我之罪不至死以叔向之賢而無後冤哉讀尚書武成至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亦曰紂之亡也宜矣然人不為人用則已若既食其祿勢去而遂背之其倒戈之前徒亦非人也見者咸大驚先伯父以是知先君之必有成也

清穆宗同治六年　丁卯　九歲

是歲同縣孫籀高徵君詒讓舉於鄉

清穆宗同治七年　戊辰　十歲

行述云當先君十歲時瑞安有胡先生者善相人與大父夙習生子甚聰穎望之切且環顧一邑子弟無足當一瞬者既而於廣坐見先君迺大驚私詢他客得姓名因歸閉戶自失曰我今乃見神龍矣次日遇大父於途遽長揖曰謹賀君君善人宜有子非我所敢望也

又云平陽宋筱泉先生賓家者嘗以事適郡而先君方應童子試及期五鼓造闈名籌未唱候於門外而宋先生者適在側見之歸爲人曰瑞安多貴游子弟其嶄然露頭角以穎異博文望者我皆知之矣比見一人年甚少衣甚儉而容甚華並立稠人中言笑不苟目若營四海此誰氏之子耶是宰相之才他日所賴以治國平天下者非徒置身青雲之上博一官一職以爲榮也有知者曰此必陳生也宋先生因心誌之而歸其後有所識來瑞安必就詢先君安否後卒遣其子平子徵君衡訂交焉

清穆宗同治八年　己巳　十一歲

清穆宗同治九年　庚午　十二歲

是歲潤甫公改辦瑞安粮庫故著勞績有德於民　家傳云瑞安錢粮向用活串積弊萬端民皆側目而視重足而立不敢言

同治九年巡撫黃公明察奸頑議用板串是時潤甫公適主瑞安縣庫力請改辦不辭勞瘁歷數載其事克舉於是民無胥差坐給逼勒之苦邑令上其事巡撫黃公通飭各縣一律改用板串令以瑞安爲法縣人至今稱之猶感頌弗衰云陳氏宗譜

清穆宗同治十年　辛未　十三歲

行述云先君氣象溫厲懾衆里之已壯盛者有就見必肅然加敬禮不敢作一二戲語或有滑稽之流以巧辨善謔著於鄉雖公卿豪富嘗易視之詆誹譏刺不少自斂抑而一覩先君輒爽然若失踧踖無以自容語期期不出口久乃自引去然先君時固幼穉未嘗以顏色加人其雍容和雅不立崖岸力求無色取行違之弊此固所習聞於大父母者也

是歲燃石公補優廩膳生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　壬申　十四歲

是歲徙家會文里而今世居焉

清穆宗同治十二年　癸酉　十五歲

弟醉石公生

清穆宗同治十三年　甲戌　十六歲

是歲始識樂清陳蟄廬孝廉虬　墓誌銘云所交賢士大夫尤相契者樂清陳志三虬平陽宋平子衡稱温州三傑孫寶瑄瑞安孫蕖公墓誌銘

清德宗光緒元年　乙亥　十七歲

是歲受業於同縣王進士嶽崧　行述云先君年未弱冠即意氣不可一世執贄於姻丈王嘯牧先生之門進業益銳卓爾有所立嘯牧先生特倍器之不與羣弟子比

清德宗光緒二年　丙子　十八歲

是歲獲交宋平子徵君　墓表云先生幼秉庭聞別無師緒少與平陽宋衡樂清陳虬密相切磋馬叙倫陳先生墓表又云衡師俞樾其學則近王符仲長統徐幹虬則與蘇軾陳亮爲近先生於學雖無所不窺然亦宿於性理文章經制治性理宗陸九淵王守仁以爲人致不爲私欲所蔽之心自應萬事而曲當苟求於外則支離而無歸言文章稱司馬遷以爲能標寫眞實自出機杼經制則自治史始謂不通史學則於民生習俗之故世運推移之迹不能推原而究末所設施爲無當衡箸六齋卑議虬箸治平通議皆舉列當世之故欲有所興替而先生獨勤於教人墓表

清德宗光緒三年　丁丑　十九歲

兄子懷生爲余考也

清德宗光緒四年　戊寅　二十歲

是歲入學受知於善化黃恕皆侍郎俾補温州府學生自應府縣各書院師課皆首列爲鄉先達孫琴西太僕衣言渠田學士鏘鳴兄弟所推許

行述云當是時孫太僕琴西弟學士渠田掌教府中山肄經堂縣玉尺諸書院憎抑嘉道後所謂墨調而愛賞胎息周秦史漢之文每得先君課作輒歎曰此眞飛將軍矣則必以壓諸卷先是瑞安有林君者負文望每投課各書院輒冠其羣非一日其年齒與學士埒惟功名弗如人以比之李廣而先君以後起遽易其幟故學士云然

又云初學士得先君課作讀三四番以爲博大如王文成而粹

密若薛文清疑邑中無此才且謂非近人所能作既聞先君名益賛賞不能置而太僕尤以此多學士謂學士能以文章得天下士由是五縣賢達之流爭納交於先君矣

墓誌銘云既長岸然剛重淬厲攻苦文章學問行誼爲鄉先輩孫琴西渠田兄弟所推許

清德宗光緒五年　己卯　二十一歲

是歲始設潁川學塾於家

偕燃石公同赴鄉試不售　池志澂詠辭云余於君訂交在清同治八九年間余年十七八君年十二三同應試學宮見君文豪邁奇君畏君後七年余自金陵回浙鄉試君亦與伯兄燃石先生應試杭州相遇客邸既而偕歸見君事兄以友律己以嚴接人以敬則又知君篤行君子益與君密瑞安先生哀輓錄

同縣黃仲弢提學紹箕是科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

清德宗光緒六年　庚辰　二十二歲

是歲館同縣趙琴韶孝廉廷夔家

行述云是時弟子從遊者益衆當其摳衣請謁未嘗不先之以戒慎恐懼既承教而去又相率悅服惟恐不得時親咳唾

蔡恭人來歸

清德宗光緒七年　辛巳　二十三歲

是歲補優廩膳生

兄子朋生

燃石公卒年二十七　行述云先伯父燃石公少有文行十歲補學官弟子員負神童之望士林間聲稱籍甚而先君從受書友愛尤篤摯數載先伯父以疾卒先君哀慟逾常大病幾殆當

是時先曾大父潤甫公暨大父與大母林太淑人皆在堂旣失長孫冢子咸悲痛不自主而先季父醉石公尙幼姑母六人其四皆未筓先伯父遺孤從伯兄懷僅五歲從仲兄朋僅一歲一家食指數十惟先君是依鄉黨親戚來問疾者皆以是相勸慰先君亦以親在強自制勉進湯藥久而後瘳然益攻苦發憤以圖自立家聲因稍稍起矣

淸德宗光緒八年　壬午　二十四歲

是歲與陳蟄廬孝廉及同州許拙學茂才啓疇金遯齋上舍晦諸子爲布衣交結社講學故自拔於俗取隱居求志義號曰求志社友朋極一時盛東甌布衣之名自此聞於世

行述云當是時同縣許先生拙學金先生遯齋樂淸陳先生仲舫國楨蟄廬兄弟皆高峻少獎許然皆折節與先君爲忘年交

相與結社講學所謂求志社也時孫太僕琴西方歸田提倡鄉哲薛季宣鄭伯熊陳傅良葉適之學設詁善祠塾獎掖後起故瑞安談文學數人才者必推詁善祠塾而求志社一旦遽出掩其上名聞於天下然先君方戛戛深造與古人居不屑依傍門戶取流俗之聲譽師友之間有所討論必默識而衷以己意不相唯諾附和或依違作兩可語每讀一書旣有得輒思以才力追與抗衡不肯低首相下久而竟自過之視千載下人物蔑如也

池志澂詠辭云偕許拙學王雪耘金遯齋陳蟄廬何苣石迪啓諸君與君爲布衣交當時我黨布衣之名聞海內未幾皆變服獨君衣布如故

陳虬求志社記　始吾讀桃花源記而悲之悲夫以淵明之

賢坐視典午之覆神州陸沉而莫之援徒鑿空爲避地計何遇之窮也後讀顧况莽墟賦乃始恤恤然疑以爲吾甌豈亦眞有所謂桃源其地耶雖然粤之猺楚之狪閩臺之生番狉狉獉獉自爲君長不復知人間世有神聖皇王事臥倨倨與聏聏縱長年大老亦古裸國民類耳奚貴哉吾友許子拙學負經世才久不得志嘗欲率同志爲入山舉擬其名曰安樂村而囑虬議其事虬維吾儕生長天朝踐土食毛垂三百年値此車書大同而欲長守渾噩非計也請改其名曰求志取隱居求志義而做古法以二十五家爲一社衆皆曰善將擇三十二都之鹿寨而託焉議合社各穿布衣示同方戒羅綺惟在外宦學者不禁社中設大院五楹三座中堂榜曰求志堂東西序爲住房做滿洲防營式房各三楹界以門牆前後

簷下皆闢小門直達大堂前後左右各十二座擇中設閣如譙樓輪值鳴角其上定啓閉饗食之節中設神龕祀各姓之祖先廂以處社長堂前爲門門有廳廳左右有塾備幼讀塾後左以置書籍右以置倉囷堂後有室便婦女工作室外又有草廠而一切碓廁雜物與曝場皆具焉周繚以土垣去院門百餘武外當入境隘處建柵署曰求志社門門前夾植松柏檜槐就近結小廬以便過客小憩及歸里者更衣之所然後闢田疇修溪塘藝瓜果植花木約地三頃費萬餘金家出五百貫而事舉矣社推一人爲長便約束爲定冠婚喪葬四禮冠以十六爲斷喪仍三年之制婚則男女二八皆當婚歲以二月之吉父母取男女無喪病事故符年限者箋書名氏男配律女配呂枚卜於祠堂男女各按長幼之序次第卜吉

卜定旬日壻家具新衣一襲問名删六禮禁奩費省合婚之說擇吉成禮葬則倣族葬之例按序平列墓前修植蔭木勒碑碣社選司會一人採辦二人敎讀二人按班輪值皆給薪水計口給食米大口一升小口五合其一應魚鹽瑣屑之事均各自交採辦搭買公派家不足以自贍與有四方之志者准外出而社中代爲經紀其家無父母室人之顧疾病死亡之累可耕可樵可仕可止可來可去身世俛仰翛然自得生人之樂備矣不僅唯是河汾之業綿蕝之場皆將於斯社基之上以紓君國之憂下以傳之其人當是時友朋文物極一時盛許子拙學外如林子香史汝梅王子小雲鴻誥金子韜甫晦池子次滂志澂陳子介石何子茝石及虬兄仲舫弟叔和國鏘間皆能修明絕學供世馳驅自天官輿地典禮樂律

文章掌故以及算數醫卜書畫篆刻擊刺騎射等術無不各輸所長挾一藝以自贍中更世故事未果行拙學出游江淮鬱鬱無所遇不幸遂死香史小雲又先後殂謝死者長已矣存者又復如儒墨之異趨爲世所指摘不克堅守舊約而社事遂散方事之盛也布衣之名藉甚時流有氣力者頗不便其所爲爭搆爲布衣黨之名庚寅北上座師太史陳公首相詰問蓋都下亦皆知有東甌布衣矣歸自京師忌者尤衆虬恐踵明季諸社之禍罹及友朋呥胡禹裸首變初服而吾志亦漸荒矣雖然使虬異日得稍自見周旋世故十數年後猶將按圖訪故址翦榛葳開宅里重啓講堂彈琴詠歌與二三故人衣冠揖讓其間仰視天際犬吠雲間雞鳴樹巔楓林槭槭作長嘯聲彷彿若有見風車雲馬囊書矢軒軒而來者得

見思堂校刊

毋拙學諸友之靈陰相予成則劍佩歛衽肅拜而前曰莵裘
獨在幸吾子毋忘夙昔幽明共之使千秋萬歲後永知吾甌
有求志片土喜可知也不然四海之內百世之下必當有同
聲欬者古今人何遽不相及乎社事告成於春秋鷄豚之局
分吾瓣香則區區不死之心終當於此中託魂魄焉如不沒
其草路創議之功則願舉盃酒相酹曰先生歸來乎息壤在
彼請先書此記以爲之券（治平通議八 蟄廬文略）

清德宗光緒九年　癸未　二十五歲

子同生

清德宗光緒十年　甲申　二十六歲

蔡恭人卒

潤甫公卒年八十二　家傳云潤甫公故以好施匱其產然力

行無悔嘗曰皇天無親惟德之輔我子孫必有興者是世所稱爲陳善人也

清德宗光緒十一年　乙酉　二十七歲

是歲與陳蟄廬孝廉創瑞安利濟醫院始建前廳五楹左右廂房各三楹於城東楊衙　陳虬利濟醫院議云虬曩偕陳介石孝廉何茝石明經陳栗菴茂才葆善於瑞安城東刱建利濟醫院一俟工竣刊發章程以便倣行蟄廬文略

池志澂新建利濟醫院碑記云瑞安利濟醫院於清光緒乙酉始創於城東楊衙里當時先建前進五楹左廊築藥房右廊築診室各三楹中座以設學堂蓋欲以昌黃帝神農之教醫道甚殷是爲吾浙東南之有醫院始乙未分設醫院學堂於郡城丙申添設藥房丁酉復開報館於杭州而皆以利濟名歷辦十有

餘歲虧折凡六千金學報醫校於是停辦未幾而蟄廬介石茞石栗庵四先生皆相繼殂謝不特郡城醫院岌岌欲墜而瑞安原有之院亦相形無起色以至於今共和九年始得復建瑞院正廳洋樓一座樓上以設黃帝神農栗主樓下設蟄廬介石茞石栗庵四先生遺像而以介石先生弟醉石先生附焉春秋率諸家子嗣暨同院釋奠籩豆有儀禮也（臥廬先生文輯）

清德宗光緒十二年　丙戌　二十八歲

許拙學茂才卒年四十八　公友以茂才爲最長陳蟄廬孝廉爲求志社心蘭書院記故皆首列茂才茂才卒公作亡友許拙學先生哀詞稿佚

清德宗光緒十三年　丁亥　二十九歲

是歲掌教樂清梅溪書院居凡三載門牆故稱一時之盛　劉

紹寬重經梅溪書院詩有每思前輩譚經樂之句注云陳介石黃菊襟先生曾授徒於此厚莊詩鈔　菊襟樂清黃孝廉鼎瑞字也墓表云先生教人誨之不倦嘗設端啓發及學者有所悟則申之以問難而終沛然盡其所懷滿學者之意而止故從先生學者各以其資有所成就

清德宗光緒十四年　戊子　三十歲

薛恭人來歸　薛士龍祭公文云在昔庚辰君入學之三年遇先君子於道先君子奇其貌過而問之君與談古今成敗侃侃直言洞中竅要先君子益奇之歸而謂胡先生紫膝翹祖曰吾邑有陳介石公知之乎先生曰介石受業於其兄燃石盡得其傳雖年少而多奇氣陳同甫葉水心之流非吾輩所能及也先君子笑而應之曰誠如公言然余尤以謂似陸象山張橫渠也

先生唯唯歲癸未君喪偶先君子聞之妻以長妹過紫陛先生曰余今得賢館甥即前所云陳介石其人也先生起而賀之曰是眞可謂舅如冰清壻似玉潤者矣瑞安先生哀挽錄

林損舅母薛恭人壽序云吾舅介石先生幼負大略備擅人倫之美然獲國士之知自薛公晅谷始叔苴閣文錄

三妹適鄭氏甫嫁而寡無子撫林氏妹之子以長公扶之來而贍焉 林損從母鄭孺人頌云從母鄭孺人先妣之第三女兄也甫嫁而寡無子以身殉者再矣獲救乃免適損生而先妣臨蓐崩母聞之而憮然曰不可使吾妹失一胎教之男因取養之世俗凡養子皆易姓母又慨然曰不可使吾妹廢厥祀使仍其姓而愛之逾所生叔苴閣文錄

清德宗光緒十五年　己丑　三十一歲

再赴鄉試報罷

二妹適林氏壻亡公撫其孤成立　行述云先二姑母先四姑母既早卒遺孤外弟曰林祝黃曰林辛及損先君皆撫如己出稍長則攜之適南北資以讀書俾成立大姑母三姑母亦早寡來依於大父母而大姑母有女六人三姑母女一人先君俱善養之既及笄爲擇壻而嫁焉其所齎送視余氏之妹未嘗有輕重也

詩序云女兄弟六人嫁後合門衣食住之費其全仰給於先生者四氏其非全仰給而亦待先生補助者二氏舅氏二人皆以合門衣食住之費全仰給於先生然衡聞先生之於舅氏及諸女兄弟也其密給之數乃過於琳山公顯給之數云其他姻友門生補助之無定者則指不勝屈也宋衡介石先生五十生日詩序

墓誌銘云其施及親枝也有胞姊妹六人或早卒遺孤或寡而
相依或貧無立錐公皆善事之招五家與同居又益母黨十餘
人盡取養於公子若女或資之讀書或爲擇壻咸引爲己責焉
謹案公女兄弟六人長適邱氏無子以姪肇芬嗣次適林
氏祝黄之母也三適鄭氏寡撫妹之子損以長四適林氏
辛及損之母也五適黄氏壻曰公起六適唐氏壻曰閭
是科陳蟄廬孝廉舉於鄉
清德宗光緒十六年　庚寅　三十二歲
四妹適林氏卒　文集林母余太君壽序云余女兄弟凡九人
殤其三成人有室家者六人適林茂才君養頤者余之四妹也
四妹生聰慧有殊質甫三歲遇物能名伯兄燃石先生觀魚池
上指曰是何魚扁其頭妹笑曰扁頭魚也隔舍聞雞聲妹曰雞

啼聲我聞之我啼雞甯我聞乎初見雲驚而走曰天空無人是紛紛者誰爲之耶由是家人大㫥之年十七歸養頤養頤母余太君絕愛之視若女妹亦奉太君至孝能得其歡心年二十生作訓二十二生慈訓慈訓生而妹遽卒太君撫而哭之慟曰嗚呼天乎壯者沒而老者存嗚呼天乎聞者皆泣下太君生四子養頤其長也養頤性方直不喜隨流俗能文章而善書後我四妹之卒九年亦卒飲水齋文集四茂才名仁杲作訓名辛慈訓卽損也

林損先妣靈表云外王父課諸舅讀左傳先妣坐杌上聽之偶攖熱疾發譫誦鄭武公娶於申章一字不遺旣醒外王母叩之先妣曰吾夢中詩文皆若能爲醒則忘矣由是思之醒固不如夢也外王母禁不令言默而息其解悟如此　又云仲舅介石先生傷妹之亡一慟成疾先妣之歿幾又失一大儒矣仲舅悲

男女之不平時時誦戴東原宋儒以理殺人之說奮起而思革之則先妣之歿又浸被及於學風矣（叔苴閣文錄）

女適余氏生　詩序云樂清余太史朝紳者盛年得館職以性恥媚世遽歸不出蕭然閉戶娛文史天下高之先生亦异之以女許室其子焉

清德宗光緒十七年　辛卯　三十三歲

是歲掌教平陽龍湖書院　墓表云初主平陽樂清永嘉諸書院學者既附緣矣

嘗得其鄉人黃源初孝廉（慶澄）蘇雲卿茂才（夢龍）與之游相契　平陽縣志三十九黃慶澄傳云交同郡陳虬陳黻宸宋衡上下議論學日充闢蘇夢龍傳同里宋衡瑞安陳虬陳黻宸皆與游黻宸嘗稱其行誼謂平生無欺人之言云（人物志八）

蘇朝綸祭公文云始公與先君遊不肖方年少恆時時從旁窺
公及聆公議論皆天下大計不肖誠無似不足以知公深而先
君已先公早卒不肖蓋零落無狀戚戚然朝暮不相保先君平
素交滿天下皆能語道德有聲名於世而終能推故人之誼以
恤不肖者惟公而已瑞安先生哀挽錄朝綸茂才子也

清德宗光緒十八年　壬辰　三十四歲

是歲主永嘉羅山書院兼閱青山書院課卷

子哲哲生　哲哲孿生也

清德宗光緒十九年　癸巳　三十五歲

是歲中式浙江鄉試口口口榜第八十九名舉人　本科主考
翰林院編修周公錫恩通政使司參議殷公如璋公故以第五
房入中同考官歸安縣知縣沈公寶書爲公薦主也

試題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我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聖人爲天下求人因有聞見之嘅焉夫如不及如探湯則見而求志達道則未見夫子述古語而思其人殆爲天下嘅乎且天地有正氣焉善人君子以生天地有間氣焉帝臣王佐以生無善人君子誰與砥禮義廉恥之防無帝臣王佐誰與肩撥亂反正之任之二者皆世道人心所繫也而吾夫子若別有感焉以爲吾嘗博稽載籍深求古人之行事與夫故老之傳聞凡入吾耳而歷歷在心者不知凡幾矣始焉嘆古人性情之正繼焉嘆古人氣量之宏也吾又轍環天下周旋名公卿間與其賢士大夫遊凡身與接而耿耿至今者亦不知凡幾矣始焉得所求而喜繼焉不得所求而懼也且時至今日其需人也亟矣以吾

望治之深心欲見其人也久矣乃吾綜計生平有見其所聞者焉有聞而未見者焉語有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斯人也上之可以進德次亦不失爲寡過是吾道之干城也庶幾見之予曰望之語有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斯人也濳則卷而懷之見則舉而措之是民物所托命也跂予望之何日見之然而行芳志潔秉道嫉邪列國每多狷介吾黨亦著風標吾見焉吾憶所聞焉以是知直道之不沒於天壤也至如胞與爲量天人爲懷居山林者未之講在廊廟者處若忘吾聞焉吾未之見焉於以嘆民患之未有艾也世世之盛也人心純樸習俗敦厖其乘時履位者皆以扶正抑邪爲心明體達用爲學好惡審而刑賞平故在朝之端人有所倚而不懼在野之眞士有所勸而彌修雖一節一行之克敦小足立名教之閑大可爲風化

之助世之衰也美惡混淆是非倒置其樂行憂違者非應其候則不生非際其遇則不出運會窮而人才絀則孤高絕俗且有獨立之嫌嫉惡過嚴不免淸流之禍縱利害身名所不計而能爭於綱常之大終莫挽時事之非噫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某雖未逮竊有志焉不謂遲之又久卒無所遇在吾目中者僅此落落古處自念固可以少慰其如天下何耶硃卷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道有遞及之功君子能挈其綱焉夫德性者問學之根本也問學者德性之流行也尊之道之君子所以得凝道之端敷且皇王傳心而不傳經表裏未嘗不分師儒立身而兼立教源流未嘗不合古昔聖人之道淵妙難言究其所以融匯義理纏絡品類大旨率以盡人合天爲本而後之學者得其一偏非流爲寂滅即近於支離故宗派日以開儒

術日以壞嗚呼安所得凝道之君子急起而救正之哉君子者動靜交相爲養內外各致其功有兼及之勢無分用之弊聖人之道所賴以維持不墜者也或以迹求道而道遷於有象有象則有物有物則有欲物欲紛來道將日去君子則返而完其德性或以化合道而道隱於無名無名則無心無心則無身身心既絕道將何依君子則實而課諸問學夫天賦我以德性斯道已隱有萌芽焉稟陰陽五行之全蒸民各足於物則生堯舜三代以後心學不患無淵源誠能加以涵養漸漬之功未有不流動充滿而可以睟面盎背者也而特難乎其尊之也說創良知聰穎者相矜以冥悟圖泥太極愚魯者多惑夫空文君子寶其德性不必言心言意言仁言命而即此服膺弗失一切千形億貌俱歸我胸凡而燭照無遺道所以不遠人也然非證之以問

學斯道又遁於空虛焉萃億萬人之耳目以闢一己之昏蒙則事甚樂聚千百聖之菁華供我一旦之擕取則途甚寬果有會於文字語言之外卽極之編殘簡蠹猶可以心摹力追者也而特難乎其道之也危微之統授受一源而標宗旨者强分其門戶器數之傳精神不沒而講箋註者僅考其形模君子篤於問學不必辨物析名梳文櫛字而惟是率由不越直如日用飲食一循其自然而初終無間道所以不可離也德性問學二者兼修君子已於道中之事撮其大要矣然尤非尊自尊道自道也蓋析言之則若判異途而合言之則不分兩候尊必先乎道萬物之氣無不通君子出而元化有補救之權文章有主持之力則道直虛其位以待君子之善入而奚事修談名理騁志詞章爲也道以達所尊乾惕之神無不暢君子出而議論皆關於實

濟歌泣悉出於至情則道直掞其力以窮聖人之閫奧而非徒
囊括百家羽翼六經已也試進而詳其目殊卷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權彼此而取其善春秋始
終無義戰也夫春秋之世求義之戰不得也求其善而已求善
之戰不得也求彼善於此而已聖人豈得已乎慨自周室衰微
王綱解紐列服各競競焉飭兵戎修武備疆場之間無日無事
井里之民無歲不戰夫子之作春秋蓋有隱痛焉然而褒貶異
施予奪殊致似有難以一例概者豈聖人亦有取爾乎吾知之
矣吾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大勢觀之其大邦若齊秦晉楚吳
越率皆驅逐中原殘民以逞其小邦若魯衛宋鄭莒邾無不朝
夕搆兵鬭鄰自益而戎狄小侯復時時竊發焉舉一世忍於擊
奪攻取弱之肉強之食詐者勝迂者敗非以尋仇讎也卽以競

雄長也否則啓封疆也陵夷之極射王中肩者有之牽戎犯周
者有之臣焉而逐其君子焉而拒其父陪臣焉而攻其大夫斯
時也內無明天子外無賢方伯卽有憂中國之心如桓文者師
武臣力其戰績固彰彰甚而要之考其勝負可也驗其盛衰可
也若例之以義則斷斷乎未有合也然而召陵之役大其尊王
城濮之師予以攘楚夫子豈不知齊桓有求諸侯之志假號於
尊王晉文有爭盟主之謀藉手於攘楚遽震其一旦之功而寬
誅心之律哉蓋兩功相形必取其重兩罪相形必取其輕五伯
之中齊桓功浮於罪者也晉文功罪參半者也秦穆宋襄楚莊
其無功同其罪則或輕或重者也以大義論桓文皆所當黜矣
若以功罪之大小而言則桓善於文矣文善於秦穆宋襄楚莊
矣隱其黷武窮兵之罪而就善善從長之義則春秋之戰彼善

於此者時亦有之是可以觀春秋書法之嚴焉蠻方之強侯起
而問王之鼎猾小之卿士敢於取周之禾王道久嘅弁髦矣然
彼雖有赫赫之權終不能爭此區區之義始悟斧鉞凜於一字
是可以見春秋待人之恕焉遷邢城衛恤隣也而同盟之專封
不以爲僭圍溫納王威烈也而南陽之啓土不著其文聖人具
有深意矣略其餘行之非而錄大端之善始信筆削可告千秋
降至今日春秋變爲戰國矣七十二君幷爲七雄矣君若臣方
日聚橫暴之徒而與之議爭城議爭地蓋戰之禍極矣義不義
又不足論也殊卷

賦得畫燭秋尋寺外山得山字五言八韻　燒得杭州燭探幽
不遽還來尋經古寺如畫愛秋山遠籟諸天寂癯顏四面環光
搖驚鳥夢露重滑螺鬟爽信傳燈裏禪機躡屐間磴盤苔掩映

金剝篆斕斑興共良朋愜途輸老衲嫺更深入返後清磬出松
關殊卷
主永嘉三溪書院山長兼閱樂羣書院課卷　行述云自先君
舉於鄉足跡始及遠方然猶時時家居講學復迭出爲平陽之
龍湖象山永嘉之三溪羅山樂羣青山樂清之梅溪樂成各書
院山長
與陳蟄廬孝廉議建瑞安心蘭書院未果　陳虬擬廣心蘭書
院藏書引云吾友許拙學先生於同治壬申嘗首創心蘭書社
同人以爲便定議之初人約二十家家先出錢十五千合三百
千購置書籍續置有隔江塗田數十畝歲近又可得息數十千
益務恢廣自開辦以來積二十一年矣尋常文史略可足用餉
遺甚夥於是鄉里皆知有書社雲江以南漸有仿行者而拙學

已先於丙戌赴道山不見及矣。議行之始仲兄即於是年舉癸酉拔萃科歲紀一週登賢書者踵相接乙酉則胡鶴汀福臣戊子則周仲龍拱藻己丑恩科則虬倖綴榜末辛卯則郭梅笛慶章胡蓉村調元本年癸巳恩科則陳介石黻宸蔣茂才星漁嗣君屏侯作藩二十人中五科之內蟬聯鵲起不可謂非稽古之力也　社友以社事之有成也促虬及何志石明經與介石粟庵等落成其事刻已得地於邑之東北隅面城臨水基可二畝餘會毗連有精廬寺僧淫縱爲檀越陳氏子姓所逐虬及門張生燈卿聳令歸社遂成諸刻議改爲心蘭書院公之合邑另行集議轉訂章程以竟拙學之志　吾鄉南宋永嘉之學稱極盛然皆得之師友講肄之功屆今七百餘年山川之氣鬱久必發必將有慷慨闊達之材起而重修其學廣僕等所不逮者於

書院乎基之諸君子得無意耶蟄廬文略

謹案心蘭書社栗主題名今列池竹卿步瀛陳仲舫國楨許雪航啓疇周莒衫煥文林香史汝梅林鞠銙挺芳張祝延成祐胡鶴汀福臣周吟篔紹基郭融堂慶昭王穀如象恆郭梅笛慶章林楚卿贊勳金稚蓮鳴昌曾燕卿慶祺林蓮舫乙黎彭荇洲瑞龍葉聲士遇恩周伯龍瓏蔣子渭夢熊陳介石黻宸何莒石迪啓陳栗庵葆善林養頤仁杲胡筱塍黻堂陳燕甫琮二十六人而獨不及蟄廬異已

林損心蘭書社碑記　吾讀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未嘗不爲之掩卷歎息也歷五代宋元明清歲亦邈矣所載數十百家人亦繁矣聚散興衰善惡之迹亦足以爲鑑矣或歸之天府或棄之塗泥水火兵烈所經夷狄利誘而勢取顧永保之艱

難則孝子慈孫所以珍惜先澤之心油然生焉往者清高宗粉飾治平開四庫廣羅異書而其功浙人爲多全祖望萬斯同章學誠邵晉涵輩皆能推揚文教故浙東藏書之家尤盛而吾甌尙以無書聞人生僻壤耳目之晉接者寡亦無以開其心孟子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此特吾先公先舅足當之耳然猶困於貧醵金集書寘在陋巷今之所就其業與全萬章邵孰多而當年之情可謂蓽路襤褸以啓山林者矣於是知寒士之彌可傷也蓋洪亮吉嘗云同形而化者不無聖賢代我而生者又有孫子子思亦云其父析薪其子勿克負荷君子懼之嗚呼徒讀父書猶爲趙括其不讀者復何物哉茂林豐草魂嘯於中鬼神欲延其祀嗣者益不能無霜露之哀哀之所極莫如心死死而生之乃繫於書輪扁糟粕之

喻非吾黨所忍聞也遠紹在親旁搜自邇登山浮海徒張邪說自謂陟高明之境乃適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吾黨小子幸不迷於津梁推家及鄉放乎四海九州可也況乎彝倫攸敘感孚斯通雖以子思之所以稱述仲尼者繩我祖考仁遠乎哉息壤在此來格來歆叔苴閣文錄

清德宗光緒二十年　甲午　三十六歲

是歲再主樂清梅溪書院山長　高誼梅溪書院教學記云樂清書院之大者以梅溪爲最自清嘉慶以迄光緒之季百餘年間其院山長聘自他縣及邑人士故皆一時之彥有名於世從遊之士院舍恆充塞最著者於永爲陳明經春堤舜咨張敎諭磬庵振夔於瑞爲林孝廉子聲飛翰陳戶部介石黻宸於吾邑爲蔡孝廉紫來保東黃司馬菊襟鼎瑞明經善古文詞詩往樂

始長梅溪繼長金鼇教諭善治經其長梅溪不久遂卒林蔡之學未詳而戶部再主梅溪講席教育之業益宏　歲甲午戶部既鄉舉復來爲山長予與司馬猶子仲荃君式蘇吳君郁哉熙周倪君楚湄邦彥鄭君宇耡良治皆從之遊司馬工詩戶部長於史其長梅溪與司馬相先後當戶部挈其猶子孟聰君懷與弟朋來樂時應山之生徒不遠百里而至梅溪者數十人而西鄉學子予與仲荃君三數人外鄭君曉廉俠張君叔波鳳池與劉君贊文項宣以梅溪人滿寄居鶴寺就課乙未戶部嘗適他館梅溪山長於是易人而舊遊之士猶集鶴寺以待戶部逾年丙申戶部仍長梅溪丁酉郁哉君選拔又逾年壬寅戶部主上海新世界學報而易郁哉君長梅溪以予攝課事而黃君仲荃適長金鼇逾二年庚子仲荃君舉孝廉於是西鄉始辦學校蓋

在光緒甲辰乙巳之間而戶部去樂之日未遠也　百年以來梅溪山長屢易而教學之趣勢亦變嘉慶中葉科舉尙盛求如明經之能爲古文詞詩其人已爲可貴至如教諭之爲郡守建議皆切實可行爲永嘉有用之學當時尤難其選清季學校大興歐化東漸戶部故以經世大才適充其乏士習爲之丕變斯益難矣　戶部自成進士又嘗兩主京師大學講席監督兩廣方言學堂出入數十載所至皆與教俱自京而粵而浙門生弟子偏海內尤多崛起爲聞人而傳其學者比明經教諭爲獨廣甌風雜誌九

宋平子徵君在燕著津談有云飄零十載得知己之最三焉經濟知己以合肥使相李公鴻章爲最文章知己以曲園先生俞師樾爲最懷抱知己以陳介石孝廉黻宸爲最第十二詞章類

撰陳蟄廬孝廉報國錄序　國家崇儒重道菁樸儲材中興魁碩應運挺生通商以來風氣稍移浮淺之徒侈談西學剽竊失據轉或芻狗詩書求其融會中西貫穿古今通經致用蔚爲一代儒宗者蓋鮮夫以中國四千餘年聖人之治不爲之鮮扁彌縫修吾聲名文物而徒震驚乎異域雜霸功利之見儒術之衰非吾輩責歟近得吾蟄廬先生而慰矣先生學問深博無涯涘於諸子百氏九流之說皆洞澈源流得其旨要匯爲一宗而於經世之學尤所致意間有制定悉協情勢非逞奇飾智苟爲異同者可比報國錄其一也錄中大旨謂今日舍治鄉團不能自強非參古法不能制亂而惓惓於君民上下之故尤足使讀者油然而生其忠愛愊抑卓詭粹然蓋皆一出於儒先生古貌古心於時流少所投合顧獨辱與宸交甚契夜廬風雨一鐙相對

縱談古今悲憤所激令人不知哀感之何從古性情中人也久屈不遇寄意譔述或有以河洛數推者謂命值師之二爻乃嘆曰此銅川府君筮河汾卦也吾殆將以空言垂世乎乃始出其所著畧十數種約近百卷自以身世之間旣温温無所試舉凡所得悉寓之醫以故岐黃家言獨夥殆亦昔賢良相良醫之旨有感而然歟錄初刊於去冬詞以兵尙未試不敢率爾旋止蓋其愼也宸謂闔廬之語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已盡觀之矣是亦先傳其書而後裨於用今中日失和書恐有不得終閟者因促其刊成以爲乘韋之先龍騰而淵雲起虎嘯而谷風生聲氣翕合海內必有想望風采紬繹論議起高臥以共濟時艱使盡出其所學應時際會大慰其拳拳報國之願者玆特其一斑耳豈此錄所能盡哉時光緒二十年歲在閼逢敦牂壯月同郡陳

黻宸介石書於午堤飲水齋報國錄卷首 飲水齋文集二

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　三十七歲

是歲與陳蟄廬孝廉始設東甌利濟學堂於永嘉城南

作心戰上中下三篇 飲水齋文集一

清德宗光緒二十二年　丙申　三十八歲

是歲仍主梅溪書院兼閱樂成書塾課卷

墓誌銘云輿之獲交於公緜宋平子屬光緒丙申丁酉間平子及輿咸隱滬瀆公過之相見如平生歡

又云方是時吾國外挫日本寓內競扼捥言變法梁啓超汪康年以時務報風動遠邇未幾戊戌變作又未幾庚子難與自滋以還神州搶攘新故紛乘其傴陋頑鈍者勿論矣沈溺歐化一流又往往過焉而失其中惟公慨然獨懷仁義道德之旨覩斯

民昏墊卽欲被髮纓冠往救如己推而納諸溝中嘗曰一民飢
吾不忍獨食一民寒吾不忍獨衣故平居論議非不道自由也
而異夫自恣非不道民權也而異夫民權之專制自由變而自
恣擢人自由民權專制君權是侔二者皆足釀斯民昏墊而飢
之寒之不恤又不獨暴君橫厲爲足憂也公之與平子交獨厚
大抵皆邃於史而秦漢下數千年典制尤該洽其於吾民膚受
弊法痛苦洞焉悉焉惄焉傷故其講學嘗出入唐陸宣公白樂天
宋司馬温公葉水心明顧亭林諸人之間而於新法之革又不
肯詭隨流俗曰昔舊之弊者吾推而覆之今弊在新吾又將翼
之匡之必衡國情必準故習毋暴毋躐等而要以救民爲宗尤
惡法家學及兵家嘗聞公之言曰法家諸子尙刑名慘刻且專
逢一姓而睨國民若草木若牛馬供其用者也乃今標法治者

崇焉以爲先導斯不知本兵家佐獨夫屠割萬姓虎狼其尤更多殺人爲功滅仁捐慈橫絶人理是以古來名將多還爲其主所殺如劉季朱元璋皆善夷戮功臣誠自負其私然號其爲下民報怨烏不可也以余聞諸平子暨公緒言畢是矣墓誌銘

清德宗光緒二十三年　丁酉　三十九歲

是歲與陳蟄廬孝廉創利濟學堂報於郡利濟醫院爲吾浙之有學報始　行述云嘗與陳蟄廬先生暨同里池先生臥廬泰順周先生盥孚煥樞復設東甌利濟學堂及利濟學堂報而先君執筆其間一篇出不脛達萬戶遐邇傳誦咸以爲高文典策焉

新昌童亦韓學琦山陰胡鍾生道南創經世報於杭州延公與陳蟄廬孝廉宋平子徵君兼任論箸之聘　池志澂武林雜記

云歲丁酉陳蟄廬介石復設報館於郡利濟學堂是時國內各報風行山陰胡道南新昌童亦韓方辦經世報於杭州聘介石蟄廬宋平子三君主報端論說於是利濟學堂報遂分設於經世報館中以余主其事山陰湯蟄仙壽潛餘杭章枚叔炳麟二君時爲經世報主筆余日與童胡湯章諸子談論時事暇則泛舟西湖而旗營都統貴君翰香林滿洲有道君子故與余相善最自服膺蟄廬介石平子三君學行是時有浙東二蟄温州三傑之名亦自貴君起二蟄謂湯蟄仙陳蟄廬三傑則陳介石蟄廬宋平子也利濟學堂報於是聞海內臥廬雜著

謹案是時中日之役敗績國勢日挫清廷稍稍弛禁網開言路士風一變紛紛然謀學會謀報館汪康年梁啓超等創時務報於滬濱何廷光康廣仁等創知新報於嶺表江

標創湘學報於湖南於是吾甌始創利濟學堂報而童胡二子復請浙撫創經世報於臨安故皆一時風尙所趨而民氣固可畏也

子中生

清德宗光緒二十四年　戊戌　四十歲

是歲會試不第與山陰蔡孑民編脩元培錢唐汪穰卿孝廉康年謀爲保浙會不果因主上海速成學堂總教習　墓表云有先生與虬以會試至京師與諸憂國之士昌言變法自強康會爲欲爲保國會浙人汪康年蔡元培及先生與虬意皆不然謀歸爲保浙會抵上海因主速成學堂

又云初章炳麟昌言排滿革命浙江巡撫某將逮炳麟責紹箕孫詒讓宋衡及先生知之促炳麟亡之日本墓表

兄子朋卒　公哭之慟輓語云著書成數萬言洋洋大篇此才
直空一代生年才十八歲奄奄長逝胡天不佑吾家
林損樂天陳君墓誌銘云吾仲舅哭姪而慟家國之誼骨肉之
情微斯人之慟而誰何叔苴閣文錄

清德宗光緒二十五年　己亥　四十一歲

是歲再主永嘉三溪書院

周盥孚茂才卒　公輓語云大丈夫不得志於時乃飢餓戹窮
而死眞知己無一言告訣是生平缺恨之尤

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　庚子　四十二歲

是歲仁和葉茂才浩吾瀚聘主上海時務學堂總敎習
詩序云先生旣鄉舉則負笈受業者益多於是仁和葉茂才瀚
錢唐楊太史文瑩諸暨趙茂才祖德先後千里走書幣延主講

席若學報席

宋平子徵君嘗與葉浩吾書有云介石生平未嘗受非分之錢一文其未中舉前及巳中舉後每年脩入多或四五百金少或二三百金養親外悉以散與弟姪諸妹及諸貧親友故脩入在温郡舉貢中爲最多而自奉之刻苦爲弟一宋氏藏手稿

與陳蟄廬孝廉謀濬瑞安北湖不果　瑞安僻處萬山之中民生以農爲業故謀農事之豐必自大興水利始人皆以其費鉅畏不敢行公獨慨然視爲己任農人莫不踴躍從事而鄉里妨功者有陰相傾之致事旣舉而不克成大可惜也

清德宗光緒二十七年　辛丑　四十三歲

是歲錢唐楊太史雪漁文瑩聘主杭州養正書院史學教習

墓表云先生之主養正書塾也以教授歷史卽陳夷夏文野之

義於五胡金元之迹反復而不厭又以孟軻鄧牧黃宗羲之說敷引於講席之間於是杭之學者莫不盛張排滿革命而談民治風浸被於全浙

湯爾和瑞安陳太公壽序云歲庚子外兄某司教養正爲余言有温州陳先生者於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史余往就學三數月聞師言則大服始知我身之可貴迺折節讀書不敢過自菲薄時言論多忌諱師教人初不爲今日名師之言往往託古人以自見微文諷嘆得之言外余於是亦稍稍悟矣時與杜君士珍龔君壽康周君繼善馬君敍倫葉君誠然陳君文農王君凱成輩暇則披帷入室列坐問胸中所疑漏下猶不去竊竊然若有所私語嗚呼可謂竺矣北湖清芳集

詩序云先生之初講學於杭也學者驚其博通皆以爲足亞復

堂先生當是時復堂先生雖老病矣然尙在復堂先生者及見魏默深而師友龔璱人孝拱父子能陳非常之義之東南泰斗仁和譚大令獻也

謹案公之主養正書院故與當事者不合辭去弟子不願離公皆去鄉土以爭從公遊自杭而適滬者至數十人蓋公敎澤入人之深類如是譚復堂先生嘗語人曰此人汪洋萬頃今之黃叔度也說者謂當時浙東西新舊派之爭未知然歟

清德宗光緒二十八年　壬寅　四十四歲

是歲主上海新世界學報　墓表云　曁趙某延主上海新世界學報先生與其弟子數人槖筆其間益有發皇

行述云新昌童亦韓學琦山陰胡道南鍾生仁和葉浩吾瀚錢

塘楊雪漁文瑩諸暨趙彝初祖德諸先生亦嘗聘主書院講席及學報席生徒於是益衆

又云自先君徙居海上與門弟子湯爾和馬敍倫杜士珍等及从伯兄懷倡設新世界學報自以大師執牛耳儼然爲一國雄長萬方風動而經術大同說獨史倫始地史原理德育闢天荒諸作皆於此際出焉行述

新世界學報敍例　世界之立文化之成權而論之大要有二曰政曰學學者所以學政也雖然吾不敢言政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學其盡匹夫之責歟中國言學尙已然如今日者乃吾學界中四千年未有之一大開闢也絕亞洲大陸橫度太平洋涉美歐非澳諸區域國殊教人異俗先二十周世紀挾聰明智識之長肆力於所見所聞抽理於賾斷事必綱網羅故

實摘英擷采用學術爲當時倡通內外之郵匯古今之全風馳電激薄影而飛鼓自然之動力藉以操縱世宙俾併出於一途苟不可得亦將舍我所短效人所長與列強諸巨子相馳騁上下於競爭場中門鍵而徑闢之爲文明國作者言以傳諸人以埀諸後中國之興其必自此始矣或曰今天下之禍亂亟矣予之所言乃數十年以後之事也旦夕之變庸能待歟夫此數十年者乃卽與旦夕之變相消相引以相補救於無形者也況自今以往數十年數百年以至數千數萬年而長以不學之民從事於其間則亦終此今日之天下焉耳抑欲求如今日之天下而不能也智存愚滅天擇其羣睠念黃人不覺淚下嗚呼我其如斯民何矣夫慧業無量若天境然白種多材但絕一球是小行星在大空中較彼覺知視智全體海蛤河沙殆非比例況我

同胞智不及彼大地如塵羣生如睡學報之設庶亦於世界有濟歟我又未知其濟與不濟也然以求補救什於千萬者今或有賴於是舉也歟今或有賴於是舉也歟區其例爲十八門曰經學曰史學曰心理學曰倫理學曰政治學曰法律學曰地理學曰物理學曰理財學曰農學曰工學曰商學曰兵學曰醫學曰算學曰辭學曰教育學曰宗教學

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體要具存而亦必有其用焉

史遷以後中國之史絕以雖然此非作史者之罪也

周秦大家東西哲學梵辭精奧語錄雜糅斯皆心理學之犖犖大端歟

人生必羣以羣爲倫我與人接而倫理出焉

我固不敢言政矣而其學則盡人可知也

法家者流盛行秦後獨彼白人識此精蘊然則中國之法律可
廢矣
地理者與政治法律有密切之關繫而史學之一大別子也
化歟聲歟光歟電歟取不禁用無極此造物之無盡藏也而彼
得其原理焉
理財政治之一端也今東西國爲專門學科夫亦扶弱振衰之
助歟
中國古以農立國農其可不講哉
工之與也其我農國之進步歟
東西鄰之講商務亟矣斯我前事之師也
萬國弭兵乃見太平今匪其時則兵學尚已
民德民智植根於體衛生之學醫爲大宗

幾何原理探奧入微世運推移於茲先覺算詎以數盡哉

語曰辭達而已矣辭者文明之嚆矢也

綜古今而齊中外教育之形式具矣而貴有其精神也

或曰今者宗教改革之一日也然我不具論論其異同盛衰之

故

謹案新世界學報例云本報以通古今中外學術爲目的名曰新世界學報猶言新學報也取學界中言之新者爲主義世界學連讀新字斷與世界不連讀二則錄首新聞報書新世界學報序例後云各國皆有學報中國無之嶺學報數册而罷湘學報之廢最爲可惜湘學報分六門曰史學曰掌故學曰輿地學曰算學曰商學曰交涉學綜貫古今縱横中外以及人心風俗地志地理格物製造公法律例

秩然燦然罔不備焉自湘學報廢不見學報者於茲五年矣今新世界學報不論事而論學不紀事而紀學較湘學報又加詳焉而經史發其大凡農工商兵綜其治術今日之學卽他日之政當世不求貫通之學則已求貫通之學舍此何由乎策論之科舉經濟之特科仕學院之課吏大學堂之課本方亟亟焉求聘通才然長於舊學者短於新學長於一國之學者短於世界之學況求中學者病西學求西學者病中學門戶意見時賢不免括之曰新學而中西渾融之度所謂爭學派不爭黨派爭實學又不爭學派乎海內君子以文明開化自任者夥矣如外交報如政藝通報如選報皆相與矢大力而發大願者今方以能文之士多能學之士少爲憾矣以惡聲往以惡聲報口舌干戈

互相疑忌得其間者與之爲兵戎釀之爲黨錮人才銷亡言路沮塞而文字之禍迄無已時則何如舍論文而論學之爲善歟新世界學報凡十八門用以導普通之先路渡專門之津筏子思子曰放之則彌六合其斯謂歟願與我大同之士觀厥成焉（選報第二十期錄新聞報論說）是時梁啓超之主新民叢報蔣智由之主選報其論新世界學報則有海上第一流報之目云

行述云嘗是時清廷方懲於外禍講變法而有位之士或固陋陳腐以其說禁遏天下新政於以不行然慷慨激昂者流處江湖之上鬱鬱不得自試藉空言以匡其失則又矯枉過直執兩端而不能用中於民而黠者且迎其機以肆其奸變本加厲飾新學而行舊說者阬谷幾滿而愚者尤震駭眩惑隨俗雅化以

空疏無實之才爲新奇可喜之論抵掌談笑娓娓動人然儀髮
失貌鼓邪說文奸言欲舉中國之禮教典籍而空之從他國之
後且率民以淪於禽獸而誣妄者則復藉爲口實因莠毀苗痡
詆新說與同類而共笑之使無地以自容方且寬衣博袖禹步
舜趨於其間瞢然不識天下大計自命爲老成於是百家並與
朱紫咸出靡不有爭而天下幾大亂矣而以先君屹然獨立其
間爲砥柱故先君之發爲文章也必本於性情原於道德出學
術之樊以窮天人之際旣汪洋奔放充實光輝不能自已而乾
乾惕厲不欲以毫釐之差誤天下則復微婉其辭徘徊赴節含
大千於筆端若吹劍之一吷使讀者求諸言外而不自竭於圜
中大要以崇仁義而黜功利扶良懦而抑強暴伸民德而制君
權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先君顧未肯以是自滿嘗謂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不可謂無人惟知人則難矣持吾謙以求之乃庶乎其可得也久之亦稍稍有響應起者然皆具先君之一體或善言道德崇仁義與先君似而躬行誠篤則弗逮遠甚或知仲民黜君揭孟軻氏鄧牧氏黃宗羲氏之旨以告天下然不能推惻隱以體人情施於有政澤被乎蒼生徒求諸名字制度之間卒爲大力者所操縱而無可奈何亦皆失其本已其欲扶良懦而黜強暴者則或以膚受之苦發憤自誓有其心而無其力或亦嘗致力矣然中道而蹶不復能自振沒齒不敢一吐氣識者益以此景仰先君而先君亦益自厲久而彌敬恥聲聞之過其情也

謹案新世界學報始壬寅八月迄癸卯四月例凡十有六則各門故設專任撰述人各一門然皆公一人有以總其

成也計月出二册今存都十五册公所論譔有經術大同說獨史倫始地史原理德育闢天荒六種爲尤著焉

撰獨史成序目一篇作八表帝王年月表第一列代政體表第二歷代疆域表第三鄰國疆域表第四平民習業表第五平民戶口表第六平民風俗表第七官制沿革表第八十錄氏族錄第一禮錄第二樂錄第三律錄第四歷錄第五學校錄第六食貨錄第七山川錄第八文字語言錄第九昆蟲草木錄第十十二列傳仁君列傳第一暴君列傳第二名臣列傳第三酷吏列傳第四儒林列傳第五任俠列傳第六高士列傳第七列女列傳第八一家列傳第九義民列傳第十盜賊列傳第十一胥吏列傳第十二

其目曰煌煌帝國列聖傳序文明之與爲萬族先或曰自洪水

以前吾不得而知之矣總之昔爲□□一統國今五帝三王之故俗尚有存於泰西者斯言也我信之我疑之我中國之立邦久矣自黃帝來世系秩然今儗詳中外建國之先後傳祚之久促繫之歲月統以我邦此春秋尊王之大義也作帝王年月表第一鄰國附

天地之間自物而人遞衍遞變乃臻和平誰綱誰是誰主張是厥有政體爲之後先東西鄰之言政體詳矣雖然此亦社會之所漸積而成者也採彼新得擴我舊聞作列代政體表第二鄰國附

黃帝九州虞爲十二自禹奠土乃復其舊傳序至四千餘年廣狹不倫成吉思氏據地最大而朝鮮古爲漢郡波斯昔歸唐屬疆域亦屢變矣因革之下習俗因之作歷代疆域表第三

紅糉白黑聚族而居戶庭萬里乾坤開闢然美洲闢地最晚而進化最速數千年聲明文物之邦視之蓋瞠如矣今歐人屬地偏天下彼固一小洲也而其盛若此作鄰國疆域表第四

民有恆業富強之基東西册籍燦然可考獨我中華付之闕如夫一夫不耕天下或受之饑一女不織天下或受之寒此我政治家之名言也生齒徒繁何救於國作平民習業表第五

保甲戶口官有藏册按諸實額乖越實多四萬萬敷但總大數權而論之茫無端緒我聞歐美統計之學所以振社會之文化而樹政體之先聲者於戶口特加詳焉作平民戶口表第六

歐洲之地小矣而英吉利之風俗不同於法蘭斯法蘭斯之風俗不同於日耳曼況以英吉利法蘭斯日耳曼一國計之而復東西異致南北殊驅歐人之調查風俗者分中央四方為五處

而爲平均表以較之有以哉有以哉中國之民益非一類性情嗜好隨地而分而又以其教之不齊治之不一中國之民風歧矣作平民風俗表第七

我觀於中外古今建官之異同而識其政體焉故言變法者必自官制始唐虞遺典載於尚書成周舊規据之官禮此蓋我中國前事之師也白族西來取資益廣觀今鑒昔夫豈無聞作官制沿革表第八

因生賜姓倫理之宗氏族古學肇自左氏鄭樵因之分類三十有二蔚矣大觀學人之淵藪矣然我嘗疑貴賤區途每多僞託唐以大野命姓棄夏從夷李氏之族淪於皁隸而其得天下也推詳譜牒上糸飛將厲鄉老氏爲之始祖君不足徵於此蓋可識矣氏族之辨亦難矣作氏族錄第一

太史公曰三代之禮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我謂禮隨時而易者也古今異情遠近殊俗徜跡就屨大雅呰焉作禮錄第二

古史家之深於樂者莫如鄭夾際故鄭志於樂略外別作七音略偉哉其言曰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以成緯聲學流衍迄今益盛要其範圍不出斯語鄭略不可廢矣雖然樂者音所由感也吾姑仍太史公之舊作樂錄第三

外而邦交內而治國律爲大宗振古如斯太史公作律書而自明其例曰六律爲萬事之根本於兵械尤所重律蓋綜兵刑而言之深於律者吾樂爲之執鞭矣作律錄第四

律以治人歷以觀天歷亦天地自然之運也而其流爲陰陽術數之學鄭氏夾際曰此欺天之說也然亦成古一家書習此者

多矣要其言未足徵信作歷錄第五
士必自學校中出蔚然乃爲有用之才古者行軍命之於學所以重學者至矣東西各治國建學校以數萬計視古盛時殆過之今中國選舉之弊大矣其故自不興學始作學校錄第六選舉附
農商之於古重矣懋遷化居艱食斯奏人乃日震於白族殖民之策互市之政望望然讓而後之富之無術強於何望雖然中國之貧甚矣或亦競爭場中之反動力歟作食貨錄第七
大地中縣挾空而走高窪殊形民俗斯異歐美通人之言治者必兢兢於島國大陸國之辨然則太史公作地理書而名曰河渠河渠者地理之一大部分也今易河渠爲山川作山川錄第八

劃然者五大洲文字蓋數十種而惟歐文行最廣或亦簡而易習之故歟古史有藝文志其例詳矣施之於今則甚狹擷歐亞之精華垂斯文於不墜遙遙後顧庶幾來者作文字語言錄第九

菽麥不辨謂之人妖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然我聞之人之始爲獸獸之始爲蟲蟲之始爲植物盈虛消息天擇厥羣其生益繁其種益衍動歟植歟推至隱以窮至變作昆蟲草木錄第十

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自堯舜以降尙已然如華盛頓之與美洲林肯之禁民奴大率以血戰出之仁歟不仁歟必大不仁乃以成其大仁歟浩浩大地茫茫千秋中國聖人蓋亦首出之宗主也今歐洲仁君乃史不勝書或亦立法之使然歟作仁君列傳第一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要之其言不信秦始皇成吉思汗其最著也雖然桀紂之亡幽厲之廢秦二世隋楊廣元順帝之不終其位而皆以暴用其民失之

作暴君列傳第二

臣者輔君以安其民者也三公之貴一令之微上接其主下接其羣皆有萬不得已之責任以成其萬不能辭之功名三代下知此者寡矣然亦有得其一二端之似者作名臣列傳第三

自太史公作酷吏傳而法家之學無餘地矣雖然酷亦不同陽球之誅王甫義聲震於海內矣而范蔚宗以酷律之直道詎在人哉要之有害於斯民者斯謂之酷作酷吏列傳第四

孔子亦儒也自七十子以下迄於今皆讀孔氏書然其不愧於儒者析薪可數中國之儒蓋衰矣古希臘諸先哲與今西儒孟

德斯鳩盧棱培根輩以學術鳴一時亦彼族之可稱者也作儒林列傳第五

韓非子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俠乃與儒並稱哉蓋俠亦古百家之一也是故以四公子之徒仗義結客海內靡然從之至漢而其風未息後乃無復聞者然今又往往於海外得之扶桑同文斯流尤盛豈我中國周秦之遺敎歟太史公作遊俠刺客二傳我謂如豫讓聶政荆軻高漸離者亦古俠士之雄桀也作任俠列傳第六

太史公之傳伯夷也曰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靑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痛矣夫痛矣夫作高士列傳第七

女子者蓋幾不得自比於人類矣是奴隸之不齒者也今之人曰中國人多奴隸性質夫是四萬萬人者乃皆此無形之奴隸所胚胎所孕育而成者也而何怪焉而何怪焉作列女列傳第八

自漢以來百家之傳息矣然而名山之業一藝之長篤守其師說而不移者前後每踵相接亦史乘之所必採也況自梵語東漸疇人西至流風推衍挾其得力之故益我以所不知淵源家學數典敢忘作一家列傳第九

民亦卑矣賤矣雖至流血百萬伏尸千里弔荒墟而問故事無一人知其姓氏者積冢纍纍悲風烈烈茫然四望橐筆無言民於史無色矣雖然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與臣與學人詞客所能專也作義民列傳第十

造物何不仁歟強者暴弱智者欺愚大者侵小衆者凌寡相爭
相奪相攻相取徒以其民爲魚肉爲羊豕自開闢以至於今無
甯日造物何不仁歟雖然我擇其尤者而筆誅之作盜賊列傳
第十一
顧亭林曰今日之天下胥吏之天下也黄梨洲曰天下無封建
之諸侯而有封建之吏夫自秦以降以其天下私之一姓私之
一家私之一人而乃爲胥吏所攘哉虎狼當道羣豕奔馳膏血
塡街但供一飽胥吏者民之大蠹也而亦國家之大蟄也雖然
城狐社鼠誰實爲之作胥吏列傳第十二
十錄十二列傳皆先詳中國而以鄰國附之與八表並行
作經術大同說一卷
闢天荒一卷

倫始一卷

改潁川書塾爲瑞安翼聖學堂　是時清廷始詔州縣各設學堂同縣孫籀廎徵君設學計館黃仲弢提學設普通學堂公於是改潁川書塾爲瑞安翼聖學堂其後人才所出故以翼聖學堂爲盛

宋平子徵君舉經濟特科居憂未赴　歸安朱古微侍郎祖謀之所薦也

清德宗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　四十五歲

是歲補行辛丑壬寅恩正倂科會試中式口口口榜第一百六十七名貢士殿試登王壽彭榜二甲第五十二名進士授戶部貴州司主事　是科總裁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壽州孫公家鼐吏部右侍郎長沙張公百熙刑部尚書宗室榮公慶時分校

同考官翰林院編修鄞縣夏公閏枝爲公薦主也

試題管子内政寄軍令論　絕泰岱之陰北被海擁膏壤二千里居民數十萬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棄私憤趨公義出其身以扞衛國難若爭家人私產歷死生憂患相依賴如父子用強武不屈之精力爲天下首雄垂數百年如一日雖至滅國而民氣不少衰齊桓公既殁國内亂踵作値政治腐敗之餘朝廷棄其民草薙禽獮視不甚愛惜而其民相維相屬排擊外侮無餘力頃公景公稍稍謀振作萎弱卽立起而田氏終戰國之時部五家之兵帥之西向與強秦相抗衡巍然稱東帝六國既幷於秦天下蘥然而秦之亡也以田儋乘陳涉之亂略地而東與楚犄角項羽之滅也以田榮首倡大難牽羽西征之兵俾高帝蓄其餘銳從容得以東下而及漢之與也羣策屈服獨田橫趣死如

歸從賓客五百人無一人事異姓者夫至國祀可絕國君可亡
而民之與國相殉者經萬折而不易其素齊民之不負國家其
天性也雖然此管子之教也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而使卒伍
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
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夜戰其聲相聞
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嗚呼此亦
可以用其民力於國家而無餘憾矣夫必民有國家之思想而
後國有其民亦必爲國家者有致民於國家之義務而後民有
其國不然齊以區區百里故封當周室中衰王轍東狩之後諸
友邦萎落不振之秋舉西南數千里文明之餘澤神聖之舊族
委而棄之夷狄歷歷漢陽諸姬何罪海內於周已矣而管子輔
一中主材倉猝起纍囚之中而又值國內多難躡襄公無知之

三十八

亂謀之於垂纓下袵之日驅市人而戰之數年之間功績爛然
東方小侯蔚成強國管子可謂善用其民矣或曰此成周古司
馬之遺制也然我聞司馬之制天子六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
軍以王畿之大天王之貴養兵不滿十萬誠惜其民力不敢以
兵累民也而桓公於長勺之戰自稱帶甲十萬車五千乘齊之
兵亦過多矣自北杏之役桓公始主天下盟會其後東救徐州
分吳越之半南據宋鄭征服強楚中救晉難復衛祀北伐山戎
制泠支斬孤竹無歲無役無役不從齊之用兵亦過勞矣然及
管子之身四境晏如民服其上鼓舞用命怨謗不興夫豈無術
以致此蓋惟國家有公讎而後民人無私怨管子於其民旣徐
動以同仇共憤之心卽民於其國自不勝此慕義感恩之致自
昭王南征以降仇讎之不復民所憤激不平而不能一日偶忘

見思室校刊

者也不然以楚文王成王雄武有爲之才席若敖蚡冒之業撫江漢天險之勝經營數十年而濟以令尹子文之善治屈完之善詞統雕悍善戰鬭之民族北首長驅從事中原非獨周天子之患卽亦齊國存亡危急之所繫也然乃城下尋盟包茅責貢舉百餘年抗顏不庭之君冠帶奉命俯首順從慴然不敢終窺中土者管子誠可謂善用其民矣夫齊國之所讎者一楚耳而管子之用其民者如此而民之爲齊國用者如此而况負國讎之重且大有什百千萬於齊之民者其爲民當何如哉雖然此非民之咎也挾軍國之精神鼓公民之義憤民其不可用歟民其可用歟大海茫茫高山渺渺風景不殊舉目頓異嗚呼此固昔管氏子所藉以見政事之長而談笑指揮於泱泱大國者矣

殊卷

漢文帝賜南粵王佗書論　外交之道亦惟視權勢之何如耳粵佗之服漢權不足勢不敵也非一書之力也漢文帝之制佗使服慴以權臨以勢也非賜佗一書之效也夫人日處世界競爭之中強者勝弱者敗智者興愚者亡岸然七尺之軀亦孰無強武之精神獨立之志氣乘一幛之縈顧盼亦足以自豪此膝誠尊豈爲人屈佗故趙產稟北方抗厲雄武之氣幸天下之亂統徙謫之衆引而南下中夏秦二世項羽之變四方多故恃南海僻遠負險而居經營數十年儼然爲一州之主畫疆自雄其志固不小然而奉一介之命倉皇引罪若弗勝貶號稱臣願世世爲藩服不衰佗亦何畏於漢或曰此文帝盛德之所致也帝之書曰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得一亡十朕不忍爲藹然仁人之言矣雖然我謂帝固知佗必不敢敵漢其爲此言者僞也佗

亦知帝之言之僞而又知己必不能敵漢其因此言而遽服者亦僞也何者佗非甘爲人下者也佗處高帝之時傲然以何渠不若漢自命而於高后尤抗悍無禮佗固非甘爲人下者也佗又何畏於文帝而其言曰老夫處粤以不得事漢爲戚我蓋竊觀於佗與漢從事之終始而有以知佗之用心矣高帝起馬上爲天子出艱難勞苦之中老而厭兵以一亭長之微撫中原而有之私計亦無復餘望而又中困於冒頓之師鑒於臧荼黥布諸人之叛必欲涉重洋越萬里加兵於瘴癘遼遠之鄉與佗爭尺寸之土非高帝所願出也高后以天下與呂氏非羣臣之意海內雖平定而絳灌王陵之徒皆高帝患難立功之臣未必終爲呂氏用高后方併其謀於內篡而不暇分其力於外禦必欲勞師遠征搆重釁於外敵以益其憂非高后所敢爲也而文帝

者生長側室無近臣左右之援當時之臣親如齊王朱虛貴如陳平周勃皆有大功於天下跋扈不易制而終不敢稍萌異志於帝指揮若定上下翕然帝之才固佗之所深知矣卽位之後四民樂業邊鄙不驚富庶之稱爲秦後所首推帝之治又佗之所熟聞矣周勃將也而以細故下獄淮南厲王兄弟也而以微罪獲譴刑罰嚴酷號令必行帝之剛决有爲又佗之所震懾而心服矣夫使佗負固不服挾區區數千里荒遠不治之地恃悍未曾訓練之民與漢室相抗衡則帝命一上將軍帥數萬之衆沿江東下壓國都而陳之勝負成敗之數何待蓍蔡而始决哉佗智士也佗不服漢佗何以存佗又譎才也佗遽服漢佗又何以存而適幸陸賈之來使文帝之賜書佗斯可從容歸命矣抑我於此益知佗之操縱進退於帝術中者粵之強非漢敵佗之

智非帝敵有書固服無書亦服有陸賈固服無陸賈亦服而帝偏故假佗以悔過自新之路而寬大以飾其詞斯漢得市其王師無敵之名而體統因之益貴不然佗與漢並時而起義非君臣情無順逆佗卽帝制自爲亦非漢所得執其罪狀而誅之者也而文帝之言曰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是爭也夫我旣自帝而能禁佗之不帝歟佗卽不帝而能禁人之不復爲佗歟六合之大萬國並居種別域分何臣何叛此必不足以服佗之心矣我故知文帝所以服佗者實在彼不在此外交之道亦視權勢之何如耳獨不解世之言外交者輒斷斷於和與戰之辨夫權勢所在可和而亦可戰權勢所去不可戰亦益不可和帝之於佗斯可謂善言和矣然雖權勢在我我固可和權勢在人我亦不得不和夫至不得不和而終出於和是亦天下大可傷心之

事矣硃卷

行述云初分校編修夏先生閏枝得先君卷奇其才因上之欲以冠多士故大學士孫公家鼐者先君之舉主也讀之擊節稱歎既而見其指陳時政語多忌諱且多痛哭太息之詞因曰此壽世之文非榮世之文也讀其文可知其人此人豈以一會元爲榮耶稍抑之

撰地史原理二卷成　創爲十表曰戶口表曰宗教表曰族類表曰學校表曰職業表曰疾病表曰罪人表曰儒林表曰文明原始表曰歷代君主表與所箸獨史八表十錄十二列傳相輔而行其所以融匯古今貫通中外當時稱爲絕學故皆發前人之所未發云其略曰

一戶口表　歐人之於戶口非如我中國薄書册報但以供賦

役任捐輸而已一人之終始必悉其原一家之遷徙必窮其故於是有國民之別有客民之辨美利堅統計史載一千五百年鬪爭時代歐洲國民各自搆爲各國之民以互相攻殺而國民差異之狀遂至不可窮詰夫類聚羣分社會斯立大哉西儒之論社會也人人各有集合社會之勢力而社會實自國民之天性及感情而來吾觀於歐洲調查之册而知自一千八百一年法之民數居二等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法乃退居四等而德爲全歐二等民數國此日耳曼所以勃興於列強競勝中也夫民數之不詳未有可以識國家之興廢辨習俗之澆純者齊州九點風起塵飛瞻吾同胞以生以息戶口之於地理大矣

一宗教表　甚矣歐人之惑於教也自十八周以前主其說者操世界大能力起而與國家政治相抗禦風馳電舉凌厲無前

流血百萬各思犧牲其身爲基督大弟子以効命於一宗之下甚矣歐人之惑於教也自科學漸興始稍稍有易其說者而風潮之餘波未能驟遏彼教固亦大昌矣世人言中國宗教者曰儒教曰佛教曰張道陵教而或且新其說曰祖先教然我謂中國有教而實無教夫宗教之家必大出其力以屏絕外教之所自入而後可獨擅其權以冀幸我教之所自成而中國之爲教者其生其死其制其法吾未知其能出於一宗否也其服從其信仰吾未知其能歸於一宗否也則雖謂中國無一教可矣宗教之於我民甚微矣吾於地理史之宗教何求雖然中國又非無宗教之可言者也

一族類表　歐洲人類學家之言曰民人之性格及其才能皆自種族中來而反其說者則謂歷史之組織與政治之結合皆

有製造人種之能雖令極不相類者入其範圍中而必無反抗之大權力以勝之斯二說也吾均韙之美利堅以數萬里膏腴之地而爲白人種所侵佔舊族陵夷澌滅以至於盡其存者奴隸耳白徒固良種哉然我觀於歐美各國又有以一族之民隨地變移而不能復其舊觀者英之諾曼人與法之諾曼人一族也而質性不同矣德之撒遜人與英之撒遜人一族也而氣習不同矣總之與他族久相居處而猶不失本來之眞面目者其初必爲文明獨立之國反是則靡而從耳是故美國於建邦之始必使其國人與非國人互相權衡互相維繫而鍛鍊一雄國特色之民此誠所謂製造人種之能者矣吾中國之言人類者必曰始於黃帝然所謂自黃帝以上人民亦已繁矣炎帝有天下數百年黃帝戰而勝之不能盡殺其子孫如後世劉裕

蕭道成盜賊之行俾無遺種而後已也而蚩尤之在當時亦且據有疆域撫有衆庶是必一代之貴族無疑矣黃帝亦不能盡舉而殺之人乃見於唐虞夏殷周之君皆黃帝苗裔而遂謂中國僅有黃帝之族者斯不達之論也矧我又嘗讀鄭樵通志氏族略而有氏爲有巢氏之後宓氏爲宓犧氏之後是豈黃帝血食之靈所能驅而走之哉要之我民爲國家文明之力所征服者自五帝始焉

一學校表　嗚呼東西鄰學校之盛也十里之城置學乃至數百所嗚呼京西鄰學校之盛也我國之民計四萬萬餘不學者殆三萬九千萬人學則百之一耳東南夙稱文學地自大江順流彌望近萬里烟火人家衡戶相對而絃誦之音往往不達於耳者至數十里人之詆讀書輩者每日村學究乃至有村而無

學究者比比相望然則學究亦大有裨於我國文明之程度者也今且無問公設學校私設學校及一家一族自置之塾舍一切著之於籍而比較之夫其地學校之盛者必其民於社會中有蒸蒸日上之勢美哉三代之時國學州序黨庠家塾之遺制今乃行之於海外矣數典可稽我豈遽忘其祖哉

一職業表　天下有無業之貧民國家其遂衰哉夫人之職業亦隨地而易者也山處之民與海處之民其生計固大異矣然海爲四方輻輳之區往往爲大都會所繫而民多喜逸而惡勞故常自山趨海一千八百九十年美國調查戶口十分之三居海岸低地十分之二居大西洋平原而其餘高原內地大且十倍而居民僅得其半於是統計學家有慮其爲農業之累者然此亦勢之所必然者也抑白人調查之册每别其爲常業人爲

非常業人爲自由業人而我民之無常業而不
自由殊甚奔走衣食十不一濟乞人滿街匍匐一飯困不能生
激而爲盜白晝殺人流離四竄我不解療貧之院歲給公帑盜
賊之律猛如烈火而我民之蕩析無歸者猶日加而未有已也
況我民之無職業可名而亦以衣食之計榮耀於人者乃有隸
圉不知羞恥之徒今且徧於國中矣職業哉爲分其類曰平民
業曰賤役業而天下治矣

一疾病表　疾病之於民也亦隨其地氣之厚薄以爲感受之
淺深高原卑濕稟氣不同温度寒度唯性所適此固醫學家言
所必辨者矣然我獨不解歐洲自文明大進以後凡病皆有驟
減之勢而癲狂之人則日見其增加彼族之卓識者爲之申解
曰人之性質以愚自固以智自揚夫其國當文明發達之時人

人心中皆有飛揚不能自已之情思想之過高者精神不足以相攝於是有癲狂之疾然則人之疾病又因國家政治之力社會之勢所聯合而致焉者也記曰入其國而人無夭札其敎可知也嗚呼我讀白人地理史而於風寒燥濕之節飲食起居之經衞生養身之宜醫治救療之術蓋有味乎其言之者以是知我中國地理之學之疏矣

一罪人表　罪人於天然之地理爲間接於人爲之地理爲直接窮居山谷之族不自聊賴其激而爲罪也則攘則奪而通邑大都之內百貨駢塡奸宄伏處其流而爲罪也則詐則僞然我觀歐洲統計記於犯罪平均人數郊野每不及都會之多夫都會之民以智度高下論其過於郊野遠矣然或以智識愈進而奸僞愈萌此又五大洲中之公理通例也且歐人於自殺之案

考察尤精自一千八百一年所載自殺人數每歲遞加而至一千八百十一年調查之際其數較前益盛蓋亦以念慮思想之用日廣而愧恥奮厲之心自生歐人之言文明進步者曰自殺者殆其人之德行智慧兩相迫脅而爲此者矣夫罪人之種類多矣自殺者亦罪人之一端也然而天下之大可矜憐者莫自殺若矣

一儒林表　儒林所以救政治之窮者也間嘗察郡縣之利病覽山川之景物懷遺風於千古恍山高而水長往往以布衣之士矜式鄉閭手無尺寸之柄而軌轍所至觀聽一新鄒魯絃歌爲昌平之餘敎里門通德感武夫而投戈昔之所稱今詎無人抑豈無通博之徒多材多藝以智術爲當時倡縋幽鑿險馳騁六合發大空之祕藏輸斯民之腦覺不覺於數千百年以下舉

舊學而一掃之登高而呼聲聞百里舉凡風雲之所聚會鬼神之所祕惜元黃之所凝結民物之所憑依莫不奔軼趨赴於几席之上供其文章增其光采迄今讀古希臘先哲遺傳輒爲之肅然動感而東遊大海西望巴蜀北薄長城南經古閩粵舊壤慨然見我邦學術之盛益不能無望於今者繼起之有其人也

一文明原始表

偉哉人之論中國文明者切切於南北派之辨而曰北人崇實行南人貴理想北人尙氣節南人重辭華鎔孔老於一冶匯百家而同歸大端斯舉條流畢貫折衷至當我何間然雖然我竊猶有說焉夫其權力之自外界來者每漸移於內部自然之變化而不能以久據風會不一因人而易東南當三代時淪於夷狄中原擯之至不足比數雖以吳太伯楚鬻熊之餘教傳之且數百年而不能振然自左史倚相古書能言

季札觀樂垂聲上國前後殊狀斐然有章采之觀迄戰國之世而文學震一時矣漢家大儒類起北方三國鼎居推魏獨盛雍容經術餘風煽於典午然東遷而後神州中絕以左帶沸唇之族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自淮以北蕩爲榛莽而詩書文采之遺乃僅繫一線於江左小朝廷矣夫文明之阻必有其所自來及其興也又必有其所自始吾道之南於言氏而有望西蜀僻處藉相如以開先古今豈異軌哉夫當此二十世紀競爭大流初長之時羣雄並起惟我獨弱文明古邦眷念往哲於昔何因於今何果來者可作以待百年我中國庸有望歟

一歷代君主表 泰西文明之運以能革命興而我中國文明之運以屢革命衰戰國之學術蕩於秦漢後之學術夷於南北朝南北宋之學術廢於元蘖鼓四起大盜歌嘯附者如雲赤地

千里一代之興必殺人數百萬數千萬而後兵力所加無復京觀舊籍肝腦塗地曷問柱下之藏及海宇甫定故國邱墟欲問古人殘羹吐棄之遺而父老已盡矣嗚呼自今溯昔代凡幾易姓凡幾更一統歟分裂歟要必有目不忍視耳不忍聞口不忍言之大刼運以成之而其所以宰治天下者又必有萬方牢籠之術駕馭之能積之既久而其用益工秦鑑於周漢鑑於秦魏晉鑑於漢魏以下宋鑑於唐元鑑於宋至明而上鑑於秦後二千年而大張其力於一姓之天下山川曷極景象萬殊登泰岱華嶽之極顛下視黃河之流昭然曠然羅九州於一抱問誰爲締造此者誰爲維持此者誰爲敗壞此者誰爲鼓舞此者臨風慷慨奮筆疾書而非爲二十四家作譜中畫象點綴丹青以自陷於考據無謂之學矣

行述云先君每論學術無不反覆申明歸百慮於一致而於地史原理則詳論南北之風俗情勢與其所以統計分晰調查綜核之法以備當路者之采擇於獨史則特致意於平民習業戶口風俗諸表食貨學校之錄酷吏任俠義民盜賊胥吏諸列傳皆自發其意欲以因革而釐訂之其論修史則必自方志始方志者純乎其爲民史者也其治史學則首重政治而繼以探索社會之原達之於其大其著而不遺其微其小以爲總術而先君每有所適都會村落乃至遊名山入畎畝則必就其居者以詳其禮俗風敎之大凡雖田夫野老之辭騶卒牧豎之語街巷之傳述過路之謳吟必將流連於耳目體會於分寸靈臺不礙萬象並出組纂編訂咸爲巨製要以致諸政治之間與相終始而先君伸民之旨寄託精微乃在清吏治平訟獄省苛斂廢譏

征水旱以時兵燹不興士不躁競農不離散工進其業商賈安於行路山無盜賊家給而人足若斯而已其於選舉之黜陟則謂若藉舟楫以行江河中所載儲乃在於人心與其學識才德有以舉措而用之非知此遂可以止於至善也

馬叙倫陳介石夫子五十壽叙云平陽宋先生平子謂孫比部詒讓今之戴東原吾夫子則章實齋也然夫子史學與實齋埒而史識過實齋遠甚文章又非實齋所可及也而夫子則自謂慕陳同甫之爲人世觀同甫之自贊曰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唯秉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又曰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化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可以得吾夫子之大概矣北湖清芳集

孫籀膏徵君創瑞安演說會於縣學明倫堂月以朔望舉行爲

例是時公與蟄廬孝廉平子徵君並列講席羣賢畢至故亦吾鄉一盛事也

陳蟄廬孝廉卒年五十四　公輓語有平生以孔子耶穌謨罕默德自命死乃僅遺書百卷之句其行誼可想見矣

清德宗光緒三十年　甲辰　四十六歲

是歲三月總理學務大臣張百熙奏請派充京師大學堂師範科史學教習

詩序云甫成進士管學大臣吏部尚書長沙張公百熙即延主京師大學史科講席已又引入編書局及戶部計學館當是時張公望重天下書侍以上莫與倫雖不得政權然門外勝流車常塞巷然與先生非有毫髮世誼若杯酒之故先生又未嘗投刺上書自薦天下以此益多張公

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又經總理學務大臣張百熙奏明俟三年期滿與進士館畢業學員一律辦理　奏稿節稱奏定章程新科進士有在學堂充當教習應先行奏咨立案俟三年期滿准其與本館學員一律辦理查有戶部主事陳黻宸係上科進士現在京師大學堂充史學教習該員學問淵通教授勤敏應照章先行奏明三年期滿與進士館畢業學員一律辦理

墓表云先生既成進士新令當入京師大學堂之進士館肄業管學大臣張百熙以先生夙儒當矜異獨聘爲教習先生之教人一如杭州時遂爲提調袁某所摭禍且不可測管學大臣榮慶持不發而張百熙亦不然某因得解然大學堂爲四方羣才所萃英俊之士聞先生之說莫不興起至有投筆買劍欲効荊軻曹沫之所爲者輒夜就先生決去先生每資助之

同年十一月又經總理學務大臣張百熙奏派兼充學部京師編書局編纂

撰讀史總論一卷成

其略曰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史學者凡事凡理之所從出也一物之始而必有其理焉一人之交而必有其事焉卽物窮理因人攷事積理爲因積事爲果因果相成而史乃出是故史學者乃合一切科學而自爲一科者也科學之不講久矣道裂世衰家法不備東西名族擣其中虛文物古邦靦然寡色夫彼族之所以強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學學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畢貫一事之具顚末必詳而我國固非無學也然古今相承遷流失實一切但存形式人鮮折衷故有學而往往不能成科卽列而爲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無科

之義其窮理也不問其始於何點終於何極其論事也不問其所致何端所推何委莊子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學亦未易言矣況以寥遠廣大無端崖之物而但取之章句之末記問之間欲求其條流不紊井然有名類之可尋而不至於割裂失倫有學如無學者何可得哉蓋亦以今之學者本無辨析科學之識解故遂無振厲科學之能力不佞竊謂科學不興我國文明必無增進之一日而欲與科學必自首重史學始

章實齋氏曰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舍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也韙哉斯言洵可謂善言史矣雖然余尤以爲自結繩而文字可謂史學之進步而不可謂史之軔始史者凡事凡理之所從出也由一理以推萬理而至於無理可推然而吾心中未嘗無理也由一事以窮萬事而至於無事可窮然

而吾心中未嘗無事也是故未有書契以前自有未有書契之史卽推而求之未有人類之先亦自有未有人類之史卽推而求之未有天地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之時亦自有未有天地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之史史非可以文章語言盡也故善讀史者其胸中其目中必有無限之觀感無限之覺識縈迴鬱勃蘊而未發乃伏數百千萬代中無量數古人屈作階下因高坐堂皇而蒞之剖决如流無狀不燭而所謂書者乃在旁書記生藉以供參覽作引證耳是故積古於後成今篤於古而略於今是亦不知有古者也眩於今而盲於古是亦不知有今者也夫人之能知今者鮮矣雖然是卽可於古求之

然此必有從入之徑焉史學者合一切科學而自爲一科者也無史學則一切科學不能成無一切科學則史學亦不能立故

無辨析科學之識解者不足與言史學無振厲科學之能力者尤不足與與史學能力善總而識解善分故讀史有分法有總法

古中國學者之知此罕矣四庫總目分史爲十五種所謂正史者編年者紀事本末者別史者雜史者詔令奏議者傳記者史鈔者載記者時令者地理者職官者政書者目錄者史評者塗別徑分裒然成帙然其言浩繁散而無紀往往出於文人之撰述者多廣徵博引浮漂無歸惟司馬子長氏鄭夾漈氏二家頗能匯衆流爲一家約羣言而成要余每讀史記八書與通志二十略反覆沉思得其概略未嘗不歎今之談史學者輒謂中國無史之言之過當也司馬氏鄭氏蓋亦深於科學者也但以我國學術久失其傳不能如歐洲諸名輩剖毫析微各爲之名而

示人以入門之徑耳然其大槪不離於是
夫史學必合政治學法律學輿地學兵政學財政學術數學農工商學而後成此人所嘗言者也史學又必合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物理學社會學而後備此人所鮮言者也然不佞竊謂論讀史之法尤以能辨政治社會二者爲尤要
世界之立變態萬出約其大端則文野之異等通閼之殊數皆由社會慚積而成社會者乃歷數千百萬年天然力人爲力經無數鎔冶無數澄汰而政治卽爲其代表析而言之則社會之成於天然者多而出於人爲者少政治之出於天然者少而成於人爲者多總之非社會不足以成政治非政治不足以獎社會政治之衰敗者斷不容於社會文明之世社會之萎落者卽無望有政治振起之期社會興於下政治達於上有無限社會

之權力而生無限政治之舉動有無限政治之舉動而益以表明無限社會之精神輾轉相因其果乃見此則讀史者所不能不知者也言政治學者難矣而所謂社會學者則尤蒼莽無垠曠世罕遇不惟不能言之而且不能知之不惟不能知之而且不能聞之宗旨不明穿鑿蠭起羣盲問道茫然四顧史學之不講匪自今始矣是故羅萬卷於一室而不能勝一有司之才通中祕之羣書而不能決一國家之事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嗚呼吾見今之讀史者矣又曷貴其多也雖然此非讀史者之罪也

是故讀史而兼及法律學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物理學輿地學兵政學財政學術數學農工商學此史家之分法也讀史而首重政治學社會學此史家之總法也是故不可與不解科學

者道矣蓋史一科學也而史學者又合一切科學而自爲一科
者也
政治曷起乎曰起於一人之自治而成於人人之公治蓋人之
與人有自然相際之情狀不能無同然相接之範圍範圍旣立
於是有受治之人有施治之人而政治乃出我嘗謂政治之於
人心爲大宇間特一無二之熱動力演而彌進達而彌上如泉
之奔萬派飛流如火之炎燎原莫遏苟其間非抑之使不得伸
制之使不得發雖極蠻野之俗經數千百年之變遷遞嬗未有
不達於文明之中心點者何者人各知求治人各知自治其受
治也各自任其自治之天其施治也亦但還人以自治之性故
言受治之分量不必於施治者求之而但於受治者斷之言施
治之分量不能於施治者決之而當於受治者定之何者施即

施其所受也不問其所受之何如而遽執所施以爲言曰此我之所治也然究不知其能受與否夫受之不能施於何有此其說不待智者而明矣是故論政治學者有形而下之政治學有形而上之政治學

其形而下者類出於人爲而治法由是生法者由我以漸及於人人而離散恃我法以合之人而頗散執我法以平之因無形之競爭而成一定之統攝宗教散甲兵散典禮散人之生也有智愚強弱之別愚不能勝智弱不能勝強勢也智矣強矣小智不能勝大智小強不能勝大強亦勢也勝斯爭爭斯亂古人知其然也一切以法治之然治之而不能必其不我拒也拒矣益不能必其不我奪也夫至於奪焉而政治乃不可復問其賢者因是欲力矯乎法之私而歸之於公然其公也猶是法耳幷欲

力矯乎法之異而返之於同然其同也亦猶是法耳要之不離
於形而下之政治學者近是
其形而上者必出於天然而治理由是見理者亦不能舍法而
言理而究可據理以申法夫人言治法尙矣然亦思治法之施
之自我與受之自人誰主張是誰綱維是此必有其所以施所
以受之故而不可以強致夫旣有其施之者而何能不受然非
有其受之者而何貴於施順之則爲仁爲慈爲忠爲孝爲道德
爲禮義逆之則爲崩爲蹶爲顚爲滅爲仇敵爲禍亂故其受也
自人任之其施也亦必以人權之且權之於人矣而又未能必
我之所施卽爲人之所受也故自其性質言之何人何我何我
何人人人不能離我而自立於異自其位置言之我本非人人亦
非我我亦不能強人之盡出於同然卽異而不同而必求其所

以施所以受之故則此中之權力情勢孰大孰小孰輕孰重孰廣孰狹孰固孰窳孰勝孰絀亦大槪可見矣人歟我歟我卽人也但返求其所以爲我者而人之情態立見矣施歟受歟施卽施其所受也但細審其所以可受者而施之權衡立决矣此非深於治理者不能言矣要之不離於形而上之政治學者近是雖然此皆言政治學者所宜知也形上之學微而至形下之學備而顯形上之學根於性發於情而達於義形下之學明於事揆於分而周於術於名於權於利故其形而上者卽爲形而下之政治學所自出且自有形而下之政治學而所謂形而上者益可因流而窮其源卽委而識其端此其說可一言而解曰天下何緜有政治而其故可知矣天下何緜有受治之人與有施治之人而其故益可知矣故無論其爲形而上之學形而下之

學而要爲政治家所不能廢此在言政治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尤在讀史者深思而自得之

自闢爲大宇而人類以成其始也獸化人其進也人勝獸其進也人勝人相維相繫相感相應相抵相拒相競相擇歷數十年數百年數千萬年之遞相推嬗遞相淘汰莫不優者勝劣者敗又莫不多者勝少者敗夫少數不能敵多數此天下萬世之通例公理而無可易者也我竊觀於人類進化之所以然爲推論其致此之故未嘗不歎社會之爲力也大而爲理也精社會者政治之所從出也社會之於政治其數爲相待其義爲相須偉哉西儒之論社會曰國家之社會自國民之天性及感情而來社會者莫之致而致者也然此又必有所以致之者其致之也誰主之誰使之吾何從而知之此則言史學者所不能不熟思

而深究者矣蓋自人與人相際而有一定之眞理焉自人與人相際而又有爲窮之公例焉由小而及大由微而成著雖堯舜湯武之智不能入祼壤而侈述文章雖有秦始皇成吉思汗之威不能奪人心而俾之馴服即其中亦自有大力者負之而趨矣然亦適因其勢其時之所自然而偶有以得之而又幾於失之其得也若有因若無因其失也若可知若不可知總之人之生也不能不在此社會範圍之中以一人與社會抗其不反足而奔者幾希不然自有天地可名以來雖一蹴而達於文明之極點可矣而究何如矣夫此乃天下萬世之公理通例也故言史學者必以能辨社會學爲要

雖然社會學亦難言矣社會學者達之於其大其著而仍不遺於其微其小者也賈子曰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是可與言

社會之原理矣今日有志之士慘目時局氣憤懣不能平往往抽思於高遠之域廣闊之觀馳騁議論欲以處置天下事然或富於治才而未周於治理遂至牴牾競出適成鑿枘舌敝耳聾但以供無識者之一噱則以少數之不能敵多數者乃社會中之萬萬無可疑者也善哉英倫文明史曰天下精微之理極數千年通人學士竭慮研思萬方未得其解者求之日用見聞之間而其理悉備而我中國之學者往往識足以洞天地無盡之奧而不足以知民俗之原辨足以鑿渾沌七竅之靈而不足以證閭里之事吾觀歐美各強國於民間一切利病有調查之册有統計之史知之必詳言之必悉如星之羅如碁之布如數家人米鹽瑣屑然不遺銖黍彼其所以行於政治者無一不於社會中求之而我國之社會究不知其何如矣總之社會學之不明

則我中國學者之深詬大恥也以是言史夫何敢

且我中國之史之有關於社會者尠矣今試發名山之舊藏抽金匱之祕籍與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論其大概亦若條流畢具秩然可觀然不過粗識故事無與要則卽擇之稍精而有見於古今治亂盛衰之故矣然於其國之治之盛不過曰其君也明其臣也賢於其國之亂之衰不過曰其君也昏其臣也庸於此而欲求實事於民間援輶軒之故典亦徒苦其考據無資雖華顛鉅儒不足以識其一二故無論人之不知有社會學也卽令知之而亦必不能言言之而亦必不能盡盡之而亦必不能無憾於浩渺杳冥泛然如乘不繫之舟莫窮其所自之而社會學乃眞不可言矣是故力學有識之士發憤著書往往有得於父老之傳述稗乘之記聞大率支離煩瑣爲薦紳先生所不

言采其遺文加以編輯反足激發性情入人肝腑東西南北類聚羣分歌泣有靈按圖可索言史學者不能無意於社會學矣要之社會學者與政治相終始而亦與史相終始者也故其學尤可貴也

知政治社會之原理於史學思過半矣雖然史蓋有其例在後世史家類倣古作劉知幾區爲六類曰尙書家曰春秋家曰左傳家曰國語家曰史記家曰漢書家然左傳以傳春秋而史記本紀本左傳世家本國語漢書則承史記而作推而論之其流惟二一尙書家一春秋家自史記以下皆春秋之支流餘裔也袁樞紀事本末因尃命篇體制獨異偉然自爲一家之作然其例實出於尙書竊嘗謂史記諸作分目繁多區以記傳界以書表鴻溝畫境隔越相通往往合數篇之文而一篇之義始全

合數人之傳而一人之事始盡遠識之士望之釐然後生少年能無瞠目通史視此尙矣然其爲例散而寡紀論列古事義重錯綜斷續相問非蕪即漏劉子元所謂學者甯讀本書怠窺新錄者也袁樞自我作故弁矯常格文簡於紀傳而事豁於編年去取之間秩然有序自司馬涑水病紀傳之分而合之於編年而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史例亦頗詳矣然讀書者或能明理亂興衰之故而不能識憲章法物之原能辨掌故沿革之文而不能知筆削斷制之義齊得楚失甯非厚誣上古下今誰爲遠識要之紀傳編年與紀事本末二者理各有當義取旁通博采兼收史裁乃出而必欲於二者擇其一焉則宜以紀事本末爲準此固讀史者所易得而從事者也

雖然此史例也史不能以例盡也劉子元曰才學識三者得一

不易而兼三尤難故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然則無史才無史學無史識必不足與言史矣而章實齋爲之說曰孟子之論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竊取之蓋史之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傳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矣然其中有似之而非者記誦以爲學辭采以爲文擊斷以爲義非良史之才學識也夫劉氏以爲有才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能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旨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抉擇以成文理耳章子之見卓矣劉氏之所謂才學識者固未足以盡史才史學史識矣夫必才學識三者具而後成史而所謂才學識者又不僅如劉氏所稱史亦不易言矣而我謂史之所以爲史又不徒以其才也而必以其質也不徒以其識也而必以其德也不

徒以其學也而必以其情也

何謂史質史不可以質言也雖然凡物之生必先有其質焉達之則爲點引之則爲力衍之則爲名核之則爲數而要必自質始史亦天地間一物之數也謂史無物無物無始史必有始知必有物謂史何物即史即物謂史何始即物即始作一切觀自我心生因心生物因物生心自此以往萬塗競萌人歟我歟父歟君歟子歟臣歟聖賢歟愚夫婦歟治歟亂歟我之所見歟我之所聞歟我之所不見我之所不聞我之所思想而得之歟此固極宇內大唯心家大唯物家所不能悉數而知者也而況其凡歟雖然吾嘗證之生物學家言曰生人遠當在百萬年近亦當在二十萬年此白種通儒所考諸地質而得其說者也吾又考古史記旁及東西各圖籍其史之晚出無論已埃及印度與

我中國進化獨早印度史之可考者自古吠陀始吠陀去今不過四千年埃及史惟馬奈索所記最古其言曰埃及統一之第一王朝在紀元前五千年當時所建金字塔至今猶存我中國循蜚禪通因提疏仡諸紀學者無可徵信史記首稱黃帝黃帝至今不過五千年總之吾人歷史智識雖遠計不能出萬年以上我不知所謂二十萬年者其史何如所謂百萬年者其史又何如要之皆非無質可尋者也我嘗觀於物理之學億兆千形極其數雖巧歷不能知而終不外於化分化合二義則以其質之所存故耳不獨物理之學吾又觀於白種之於生理也曰剖解學曰具體學於政治也曰比例學曰統計學於一切科學也曰分析學曰綜合學於一切哲學也曰演繹學曰歸納學剖解也比例也分析也演繹也此其質之善於分者也具體也統計

也綜合也歸納也此此其質之善於合者也夫史之質亦貴其能合能分耳析一事爲萬事析一理爲萬理而分之量盡矣綜萬理爲一理綜萬事爲一事而合之量盡矣抑我又不解世之爲史者不復求其所自然而務雕琢曼辭耀於文章以競勝渾沌穿鑿失彼天眞史歟史歟是直滅其質耳賊其質耳質之不存史於何有是故文人學士之著作不若婦人女子之所述爲尤眞明堂太室之流傳不若野史之所詳爲可貴語曰文勝質則史嗚呼是我夫子所太息傷心而道之者矣夫史乃至以文勝哉是誠我夫子所傷心太息而道之者矣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我且爲之說曰文者質之賓也是故東西鄰之凡言學者必首問其學之性質若何其學之種類若何種類者因性質而分者也此亦讀史者犖犖一大問題也

何謂史德史德之言始於章子文史通義古人未之聞也其言曰史德者何著書者之心術也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輕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枉沈約之隱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又曰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敍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悉不安分名教中之

罪人也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爲史遷未敢謗主讀書之心自不平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指爲誹君爲謗主心術何由得正乎大哉章子之言史德矣夫未有史德不具而可稱爲良史者也太史公自序亦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是故史者道德之權輿也我輩生古人後束髮讀書目營營然抗千載亘四海自命杲居何等舜何予何有爲若是豈必斧鉞華袞之業宣聖之後無人名山一家之言予長遂爲絕學史亦盡人能言矣而或株守故籍引據必精丹鉛在手昕夕忘

倦爲淮雨別風之刊訂摭日若稽古之名辭乙部舊藏徒成骨董於世何濟於物何功異乎我黨非所敢聞又或飾我新作採彼雅詞斐然動人風馳雲湧考文則詞精而色澤尋理則事淺而意蕪此揚子所謂鞶帨致飾之才也求古良直於義曷徵又況語傷鄙俗辭多滓穢訐以爲直謬妄無倫採及祕辛持爲談助犯名教所必誅爲儒林所不齒文人無行令人指髮抑或崇論閎議爛然滿目鋪張盛治大雅雍容人盡羲黃德皆三五長揚羽獵何地無才然而朝廷所載每千萬言而未終下及細民乃一二語之不錄軒輊在我是何肺腸欲求實錄又安取焉即或藻鑑人倫務存直道高士之傳獨行之篇表章無遺有聞必錄私德之稱庶幾無慚以言公德有志未逮夫此皆未明夫史德之說者也夫有德者必有言史之爲旨大矣毀譽之準是非

之宗善惡之歸榮辱之衡德之於史重矣史乎史乎世有以良史自命者乎吾願挾章子所謂史德者以證之

何謂史情情者吾人所萬不得已於天下之故者也夫人之智識材力無不自感情中來若悲若喜若樂若苦若怨若慕若泣若訴若有心若無心斯何物歟與生俱起耳之所通目之所接意之所觸神之所存呼吸之頃冷煖自知萬象競萌歸於方寸是故一介之夫漠不問斯世事持一卷書反覆引誦往往有觸於內悵然不能自已讀未終篇至於泣下沾衣汗流浹背此不必老師宿儒而後然也況以熱中救世之徒平素之舊積者久於潛心研究之餘亦何怪其萬念俱集耿耿難忘歌哭無聊如狂如病當夫寫胸中之不平恍置身於千載果何今而何昔晤古人於一堂於斯時也幷不知手足之爲我有爲之舞之爲之

蹈之此其情之所感吾不知其何如矣又況入田間與農夫野老遊咨采風俗纖悉不遺口講指畫窮形盡狀庶幾於其中得失之故與替之由或髣髴而遇之因而求諸通儒之所錄古書之所稱累牘連篇刺刺難盡往往聞所未聞得之於文字記載之外此其情之所感吾又不知其何如矣若夫小說家言揣摩世故語簡意該無微不至古今變態洞若觀火亦足令讀者神悅聞者顏開是故博通有識之士讀書忘疲寢食俱廢悄然若不能自休每於撫卷沉吟之下臨風眺望馳騖六合識造化之無盡藏人情之不可測爲之大聲疾呼目空壹是轉而內顧嗒然無言不覺其淚之涔涔然與聲而俱墮矣此果誰致之而誰爲之況夫文人直筆犯世忌諱爲怨家仇人所竊中以至一字之獄株連及於生徒身後無文遺書付之灰燼造物眞忌才哉

而當其負氣慷慨歌罵自如情溢於辭前扑後繼儼然若不知有誅戮夷滅之可畏者此又誰致之而誰爲之夫人之用情豈必有激於中而使然哉然以我之所見較我之所未見我之所聞較我之所未聞孰切孰泛孰詳孰忽孰淺孰深孰甘孰苦其用情蓋亦大不同矣史者乃以廣我之見聞而迫出其無限之感情者也故自有史可傳以來而舉數千萬年帝者王者君者相者士者非士者窮而無告者奴者役者隸者與作史之人羣相遇於情之中而讀史之人又適於古數千萬年帝者王者君者相者士者非士者窮而無告者奴者役者隸者羣相遇於情之中抑豈獨然歟讀史之人與作史之人又將舉數千萬億年飛者走者介者鱗者蠕者蠉者蠢然不知何物者羣相遇於情之中則非感情之獨厚者又不足與言史矣

雖然此尤有其特焉史者又與時俱變者也夫古今道異王霸統殊因時而施乖越互見禮曰時爲大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夫不問其時之隆替何如文昧何如而徒執數十篇古人手訂之書影附塵趨據爲定本則春秋筆削反類朝報斷爛之餘周誥商盤無非詰屈聱牙之語承訛襲謬聚貉一邱浩浩千春曾無先覺夫自其史之性質言之則雖十年而百年而千萬年而億萬年但令人類猶存物質未盡苟知其意注脚在我前不見古後無來者悵然獨往異軌同奔自其史之種類言之同一人也而後先互異同一家也而父子殊趨抑且一日之內或朝設而暮更一事之常或此違而彼順是故唐虞之賡歌未能遽得之三王之世十五國之諷刺不能上而與雅頌同登斯亦適因其時而異耳自周以降遷流益甚因時隱諱含識同悲

古人不能無俯仰遷就之情讀古人書者即不能無委曲推求之術是故周公以天子宰相之貴加以叔父之親而能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不能辨流言之誣於孺子伯夷生武王之時能免於左右之兵而不能止其伐商之舉孔孟皆聖人而孟子之言不復如孔子之言馬班皆良史而班固之言不復如司馬遷之言一曹植之身耳讀親親自試之表能達於明帝之側而必非曹丕所能容矣一魏徵之身耳負強項骨鯁之名能用於貞觀之朝而必非建成所能受矣而古人之作史者又復變易其辭與俗通變曲筆阿世賢者不免吾觀於蘭臺著史聖公蒙其惡名承祚作志諸葛因以隱善而陳氏生於西晉習氏生於東晉三國志以帝統予曹而漢晉春秋則奪之司馬氏生於北宋朱子生於南宋資治通鑑以正朔歸魏而綱目則正之於史

大矣哉得其時則傳則顯則實於後世失其時則亡則軼則藏之名山則投之水火故崔浩以直筆見誅而魏史之所傳者必非實錄可知矣趙淵車敬之作以不諱惡被焚而秦史之所載者必多溢美可知矣文人苦心昊天誰訴其知其罪於我何加抑我於此益慨然於古今生才無數荒江之濱空山之內必有抱奇特立之士直抒胸臆浩然無儔獨以陳義過高遭時忌諱而又無一二好事者爲之綴輯任其化爲冷風揚爲死灰身沒文晦終其世無一書之可傳亦必有懷抱不平遺世獨立窮無所遇折而從俗溷跡於田夫氓隸之間文采不彰遂令載筆者不知其名考古者不知其事時乎時乎夫史者固與時俱變者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史乎史乎不知其時是烏足以言史

知此斯可與言史矣知此斯可與言一切科學矣

謹案是篇舊題中國史學通論續編京師學務處官書局印行京師大學堂編本此其第一卷也故公自注云屠君寄楊君模中史講義自開闢始迄於春秋義顯事晰達哉其言之矣不佞承乏斯席繼二君後自春秋始凡自孔子作春秋以終秦世都爲二十六題蓋公當時未完之稿後民國二年公再主北京大學史學講席始成中國通史二十卷是編故自別出曰讀史總論云

清德宗光緒三十一年　乙巳　四十七歲

是歲琳山公八十正壽　孫家鼐瑞安陳太公壽敍云癸卯之冬余與張埜秋大冢宰榮華卿大司徒奉命總理學務大臣朝廷議以學校易科舉興學伊始教育未易得人余輒心焉慮之

與埜秋華卿謀舉教習埜秋謂余曰余聞東甌名士有陳介石者品學純粹余觀其所著經術大同說獨史德育地史原理諸篇輒撫摩不釋手嘆爲一代絕作惜余未識其人余欲延爲大學堂教習於今日學界庶有益歟　介石者余與華卿癸卯禮闈所得士也余與華卿聞甚喜而埜秋謂余曰余聞介石講席於上海杭州每歲必三四還省其親京師去温州四千餘里往返頗不易恐大學堂之席非介石所願就也余曰不然介石既通籍爲仕宦古人一符受命驅馳遠道彼亦非得已也況今日鐵道汽船瞬息數十程家人父子隔萬里如聚闈闥大學堂講席位處賓師非束縛於一官一職往來不得自由者可比　余因與華卿埜秋奏請派介石爲大學堂史學教習就學者翕然稱之而介石五月間一假歸省十二月又告假將歸余謂介石

曰冬令嚴寒河流凍塞歸南非由京漢鐵道越河南達漢口則須東絕山海關由秦王島踰重洋數千里行者色戒而俄日戰爭事未平魚雷出沒於渤海黑海之間令人言之懾然冒險前行甯尊翁媪所樂聞歟介石因告余曰乙巳正月初八日將爲家父母舉行八十雙壽慶禮余曰是不可無以壽之　始余得介石卷怪其才氣泛濫伏現萬狀其悲壯慷慨之氣直欲泣靈均而哭賈傅二場尤痛發時弊兀然不顧忌諱分校夏編修閏枝請以冠多士余曰此壽世之文非榮世之文也讀其文可見其爲人此人甯以一會元爲榮耶稍抑之迄介石來見余告以故因亟稱其文而介石曰余不足道也余弟醉石邃於醫術姪孟聰博通古今才學皆遠出余上余聞益異之介石曰我少無他師皆先兄燃石先生一人之教而我父督先兄甚嚴隆冬盛

暑敎讀無昕夕間年僅十歲每日必課數題稍不稱意悲怒交集以故先兄文章淵粹模範整然余與醉石孟聰所得蓋有其淵源焉余曰是可以爲封翁壽矣　余又聞之人曰介石家人四百餘指粗衣糲食上下無間言蓋封翁暨太恭人家庭敎育之力余曰是益可爲封翁暨太恭人壽矣北湖清芳集

謹案通議公八十壽言見於北湖清芳集者錄文七首詩數十篇楹帖存者今惟黃仲弢提學篆書王謝庭階盡蘭玉劉樊夫婦是神仙一聯而已

六月戶部派充計學館敎習仍兼京師大學堂敎習學部京師編書局編纂　墓誌銘云管學大臣張百熙聘主大學史科講席繼禮入編書局戶部計學館

同年八月浙江同鄉京官武英殿大學士王文韶刑部尚書葛

寶華始設旅京浙學堂公舉黄仲弢提學爲總理公爲副總理

詩序云乙巳浙人議設浙公學於京師投票公舉總理當是

時自故樞相仁和王文勤公聲不列舉外雖書侍皆列舉然卒

得最多數者黄學士紹箕次則先生皆籍温之瑞温浙人之素

所鄙也當是時聲價蓋一躍千丈云

是時孫籀膏徵君總理温處學務分處延公主温州府中學堂

總理辭不果來因改聘平陽劉次饒拔萃紹寬爲監督

謹案楊紹廉甌海續集内編孫詒讓與劉次饒書云介石

顧問一席以渠身分恐不肯就地小不足旋回亦無以行

其志蓋當時徵君嘗欲聘爲學務處顧問此又一事也

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　四十八歲

是歲二月京師學務處改旅京浙學堂爲浙江公學廢總理公

舉爲監督　行述云乙巳浙士大夫議設旅京浙學堂公舉總理尙書侍郎皆與列卒得被舉者同縣黃侍讀紹箕次則先君明年侍讀出爲湖北提學使先君以次專任浙江公學監督

同年六月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調派到粵辦理學務　奏稿節稱培才以興學爲先教育以得人爲急竊粵省優級師範及專門實業各學堂正在籌欵次第興辦非多得熱心教育之員不足以資爲理查有戶部主事陳黻宸志操堅卓器識閎深平日講求其鄉永嘉經制之學具有本原而於西學尤能融澈貫通非如時流涉獵附會者比歷主京師大學堂及浙省各書院學堂講席諸生經其講授無不傾誠悅服懦立頑廉現由本部派充計學館敎習仍准兼充京師大學堂敎習學部京師編書局編纂旅京浙學堂監督才堪大用可否仰懇天恩俯念粵省

辦理學務需人准將該員戶部主事陳徵宸調粵差委並請免扣資俸除咨本部外謹摺具陳　本月十九日奉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同年八月抵粵即經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派充兩廣方言高等學堂監督兼充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敎務長並於九月十三日接辦　節錄九月十七日岑督照會附粘稿云再臣前奏調戶部主事陳徵宸來粵辦理學務並請免扣資俸奉旨允准昨該主事經已抵粵適廣東改併方言學堂業已招考開課在即監督尙難得人而優級師範學堂現亦正在籌辦非有深明敎育之員不足以勝敎務長之任該主事學術精粹敎育熱心擬卽派充方言學堂監督兼充優級師範學堂敎務長似此得人爲理必於學務有裨理合附片陳明

行述云粵督西林岑公春煊奏調先君襄治兩廣學務卑書厚幣堅促先君入粵岑公亦負海內外重望與張公等然岑公與先君亦非有豪髮世誼若杯酒之故先君亦未嘗投刺上書自薦天下亦以此益賢岑公然比先君至則岑公已拜移督雲貴之命見而遽別而先君遂以兩廣方言高等學堂監督兼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教務長留廣東矣

謹案宋平子徵君贈別詩有云荔枝欲啖直須啖莫上崖山泣覆舟辛苦勉傳虞氏易炎風瘴霧漢交州傳誦一時樂清黃胥菴孝廉迂愼江草堂詩有呈陳介石師將有廣州之行七律云長安蹀躞避驕驄落日斜街一詣公却憶郎官爭乞外微聞牋疏屢留中（元注師屢上書言事呈長沙尚書代奏均留中）文章才氣無餘子京國風塵漸老翁（元注師言未五十鬚髮半白）我侍門

牆逾十載瓣香祇合爲南豐孝廉初名式蘇字仲荃故公主梅溪書院及門士也

作長沙尚書張公六十壽序

生不諱之朝起布衣爲天子大臣抗節直言激昂自負撟然剛折端志無傾側之心韞於中而發於外嶄絕獨立風發電馳其意氣至盛見者羣相戒不敢稍侵犯下接其賢士大夫則怡顏和色若良師之於佳子弟懃懃懇懇舍己從人惟慮或失之休休焉不啻人之不我容出肝鬲示天日握手道生平歡無少間唐之陸敬輿宋之范希文其人也今皇帝御極之三十有二年四月六日爲尚書長沙張公六十生辰海内懷觚握槧之倫介景稱禮賓朋滿堂芾時在公部下爲譯學館敎習譯學館諸君援古人獻壽之禮命芾爲之序芾曰若公者所謂古大臣非歟公在翰林時彈章凡二三十上

忠謇不阿論時弊必切中一時翕然稱之爲試官所得多當代知名士歷官吏禮刑工戶諸部尚書兼充管學大臣皆稱職無間言於世公自庚子始大貴顯方是時天下溺於晏安因循守舊法潤色藻飾若不足外侮猝乘天地改色一切無所措手羣愕眙相顧噤不能贊一語迄今凡七年前後異視昔之所爲若醉若夢而公獨能燭計於未事之先忼慨陳辭爲來者倡劃然若割左券而操之豈不偉哉公於興學功尤大辛丑以後大闢學舍規模廓然遠近知嚮學得所依歸皆公力也譯學館者創自今奉天將軍趙公趙公官大司農時慎重職司慮任此者或鮮學術不能勝飭各司員各入學不一年而趙公去公繼趙公後或告公以譯學館鮮成效徒糜經費無可用公曰是因噎而廢食也諸同學聞公言皆激厲思自奮倍於昔日計學館亦因

以駸駸有起望夫人苦不學已久非可責功成於一朝一夕之間因其無效而遽廢之天下尙可爲歟於是益知公之所設施者遠而其所維持者大也抑我尤謂公爲朝廷重臣出入鞅掌昕夕急國家之務其任可謂至貴其事可謂至繁其身可謂至勞而推賢進士順於接物一介之士或修刺入門至者無虛日雖衣褐衣穿敝履公習見不厭惡門者或阻之而公每立命入見温温與笑語如故舊家人相對每竟夕無倦容甚有抵掌高談拍案大言評隲古今縱論時事揚人之善則驟然立忽然舞疾人之惡則戟而指怒而呵睥睨譏切無所顧忌彼亦見公推心置腹直自忘其在大官貴人之側者哂之者則曰此狂生也詆之者則曰此不覊士憐之者則曰身居卑賤更事未深故語言無檢束而公則獨優容之禮遇逾衆人當夫虛懷接下吐納

包涵百川走渠大風吹壑如奔如馳有容乃大非古大臣其孰能與於斯或曰公容人多矣而人之容於公者或湮沒不能見短長其能出而爲公用相與撐大局而任艱鉅者未之見也公不負天下士天下士實負公雖然士固不易得夫人懷一藝之能一節之長雖極微細無足數所得既深往往豪放無聊顧而自喜一不見信輒望望然去之況夫社稷安危萬鈞一髮茫茫浩海濟者何人中國之需材益亟矣以禮爲羅萬方以致之朝拔其尤暮拔其尤猶恐士或不遇遇或不顯不然則又何望抑天下未嘗無人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公者抑然自下俾人得盡所欲言而後已豪傑有志之士方羣以不得識公爲憾自今以往其大有造於我邦家者豈徒然哉泰山河海塵露咸歸引領邑極祝公千春（飲冰齋文集四）

清德宗光緒三十三年　丁未　四十九歲

是歲清廷更政改戶部爲度支部公授度支部主事仍充兩廣方言高等學堂監督兼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教務長

項葆楨書陳介石師監督兩廣方言學堂事云清自光緒甲午庚子兩役識者知中國固有學術不足與東西鄰各國相抗衡於是設譯學館於京師設方言學堂於京外重要之省區以造就溝通中外學術之士兩粤地處南服與外人通商最早僑民之衆爲各省冠因亦併游學預備科譯學館爲方言學堂丙午六月西林岑公春萱適奉命總督兩粤輒以薦舉方言學堂監督爲重是時吾師介石先生方官京師故以經濟文章負海内望岑公因奏調先生爲兩廣方言學堂監督兼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教務長卑辭厚幣執聘禮甚恭先生與岑公故無一介之

通而岑公識賞之深人謂岑公有古大臣風而先生亦以岑公推轂之殷毅然去京師而走南越當是時各地外國語文學堂風起學者趨之如騖有能通其文而讀其書者輒自矜爲通才次之不過備員通譯耳其下焉者學成尋常語言藉供外人奔走服役之勞甚或有作外國工商傾銷之先導陸海軍之間諜者嗚呼此豈國家提倡外國語文之初意哉　先生受事之初力矯斯弊嘗謂古者象寄譯鞮各有專官官有世守蓋以明各國衣服之異宜五味之異和器械之異制寒煖燥溼之異時廣谷大川之異形民生好惡之異俗剛柔輕重遲速之異齊使吾有所備而爲之防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之亡遺脫無見之者揚子雲繼嚴君平林閭翁儒之業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積二十七年乃成

方言一書郭景純謂其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雖其時所謂異國近皆九州之故地遠僅朝鮮洌水間而止未若今日五洲交通語言文字國殊軌焉然要以通達方言之故俾明異國之情勢固非僅習其語言文字而已今學堂以方言命名蓋仍此物此志也　先生之重視方言如是故其措施逈異恆流其選擇外國語文爲德日英法四國以世界數學術必首推德國數商業必首推英國數共和政體必首推法國而日本與我同種同文關係爲尤密焉其延聘中外講師故多知名之士東莞倫明張伯楨順德黃節天台褚傳誥仁和馬敍倫新甯鄺富灼李照松嘉應熊崇志興安張翼廷會稽石光琦靖江瞿士勳上虞冀壽康日人松永信嗣篠田友彥中村米壽牧田貞雄諏訪敏人菊池勉法人杜臨福高第盎皆其選也

故吾鄉從先生遊者永嘉王雋卿毓英劉冠三景晨樂清黃仲荃式蘇高心博誼泰順劉贊文項宣瑞安則章味三獻猷林伯齡濤余松舫思勉林仲伊公任黃儻夫公起唐澂志閭及葆楨與先生猶子孟聰懷也其招錄生徒必以中學富有根柢而又熟識時務者爲合格計先後錄取七百餘人各就其性之所近與國家地方之需要分爲德文一班日文一班法文甲乙兩班英文甲乙丙丁戊己六班蓋法屬越南英之租借地香港皆與兩粤密邇爲鄰小有牴牾交涉立起自非養成多數熟識洋務人員不足以應事變故分習法文者多於德日文分習英文者多於法文也其考核各科功課尤有同條共貫之義　嘗集諸生而詔之曰近習西學者鄙中學爲固陋習中學者視西學如皮毛須知學無中西惟求有用耳今東西各國物質文明日新

月異而政治組織尤縝密無以復加雖我成周遠在四千年前已有此學術制度荒廢至今存者幾希不能不借鏡於人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雖然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狂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我國固有之倫理道德文章經濟皆足爲立國之精神諸生須以中學植其根西學佐其用庶幾學成各國語言文字進而求各國之政治學術工商業或折衝樽俎之間則本末兼賅進退有主不至泛泛然如不繫之舟矣抑先生爲學教人嘗以躬行實踐爲主每言治學之道以上下四千年爲經東西數萬里爲緯讀古史者若坐對古人於一堂評判往事之得失研新學者如置身異域與彼邦賢士大夫游頡頏其議論至習各國語文者尤若親歷柏林倫敦巴黎東京之間得見其政制學藝之優思謀吾國之進步遇有國際交涉之故事儼然身

居壇坫侃侃而談如此則學成可以致用諸生亦拳拳服膺勿失是故濟濟生徒皆身通六藝足爲四牡皇華之選共和成立兩粵方言學生爲國家服務者內而京國外而行省實繁有徒淸季兩粵學堂如林而造就人才以方言爲獨多益見先生敎道之閎矣　昔隋仁壽初年王仲淹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而游長安奏太平十二策而不獲用退居河汾敎授門人房玄齡輩百餘人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往來受業者不啻千數仲淹卒而隋亦亡其弟子卒起盛唐之治先生所學所遇與仲淹同而敎於鄉敎於國又敎於兩粵門人之盛較仲淹有過之無不及然亦多新國之佐命蓋世之亂也天特生一二大儒使之作育人才儲爲他日之用者歟通德門廣葆楨故在著籍之列亦嘗從游兩粵備知先生監督方言學堂事洮筆以誌其顛末云

高誼敍陳戶部公方言人材云昔戶部公承西林大帥之知膺兩廣辦學之命襆被南下辭京師而就兩粵誠以嶺嶠學務需人邦交孔亟賴有學術精粹教育熱心之碩儒方足以開啓文化培植異材而方言學堂所需尤在學儲根柢練習外國語言則國家資以倚裨故其所聘教師皆學有專長職員亦材皆有用　竊計公辦理方言前後五年凡贊襄教務擅長古學者則有教務長兼經濟科教授東莞舉人倫君明哲如文科兼倫理科教授仁和馬君敍倫彝初專充文科教授瑞安舉人章君獻猷味三漢陰舉人張君翼廷劍金天台褚君傳誥石橋會稽石君光琦琢如番禺張君樹棠蔭庭東莞單君懋脩松岡與瑞安陳君懷辛白陳君爲公猶子也右九人倫君工詩章君工書馬君治小學褚君工駢麗陳君粹於史倫馬陳三君之學實得之

公已而三君皆嘗受京師大學之聘有聞於時　凡擅長科學
教育有方者歷史則有東莞倫君敍達如瑞安項君葆楨任礎
唐君閶澄志地理則有瑞安林君濤伯齡理化則有日本長崎
滕田君友彥靖江瞿君士勳晃垓博物則有日本松永君信嗣
東莞倫君鑑淡如算學則有香山林君廷鋆贊卿瑞安林君公
任仲伊上虞龔君壽康菊人番禺馬君季海法科則有東莞張
君伯楨子幹右十三人項唐兩君有政治才倫君達如淡如兄
弟或治地質或習地理四人者與龔君皆公高第　凡擅長外
國語言最負時望者德文則有嘉應熊君崇志新安何君活樂
生英文則有新甯鄺君富灼耀西李君照松月泉廣州譚君向
榮秩卿番禺丁君峻嵩甫黃君家俊少培錢塘周君繼善敬齋
東安李君漢楨法文則有法國利用城高君第盎番禺林君寶

森香六法文副教授番禺黃君繼祥頌文法國巴黎城杜君福臨日文則有牧田君貞雄菊池君勉諏訪君敏人右十六人熊鄺高諏訪四君尤爲諸生所心佩熊鄺雖治英德文而時以中文詢褚馬兩君自熊爲唐山路礦學堂監督而何繼之鄺就上海商務印書館之聘而李繼之周君爲公高第英文尤精　凡以偏才著而用稱其材者體操則有日本東京長野中村君米壽鶴山李君亮壯悟圖畫則有日本東京府松永君信嗣靖江瞿君一點翼三通譯則有番禺朱君葆勤子勉章君吉甫南海阮君金壍右七人雖蒞校未久要不負公一日之知至若佐理校務忠勤將事者監學則有侯官郭君曾圻泰鴻江蘇彭君清震雨辰永嘉王君學訓俊卿黃巖王君佩瑤季球樂清金君駿聲眉孫陽湖盛君駿適宏聲花縣駱君鴻年少巒泰順劉君項

宣贊文永嘉王君威戴珊文案則有番禺邵君用霖宇丞會稽則有瑞安黃君公起儻夫管理則有平陽蘇君廷綸子金上元柳君廣忠厚存江甯鄧君邦迎禧仲瑞安薛君倬雯逸雲右十五人俊卿戴珊兩君老成持重贊文儻夫宇丞厚存四君才尤幹練而贊文儻夫爲公高第　記誼在粵四年繼林君伯齡而任地理教授自慙尸位計方言所嘗共事及溯所聞而未相覿或偶相晤而未共事者都五十九人其爲公所賞識而在優級師範學堂或在南武講學會者不在例　古者設學以教人雖分科傳授而弟子類皆守一先生之言後世宗派既歧門戶之爭啓大道遂分裂而不能合世變日亟士競趨於歐化不能不從事於各國語言惟公積學深邃名滿京師弟子遍海內其在方言雖以監督總其成而於暇時必與諸教師職員講論道藝

又分期傳詢校生以證其所得敎師如倫君哲如兄弟彝初辛
白敬齊菊人諸君實皆能得公之學以傳諸生而儻夫贊文兩
君尤輔佐之姚姬傳氏嘗謂天下之文章在桐城而當時嶺外
傳桐城之文者止在廣西而公自任敎京師及杭州滬上海內
故知有永嘉之學而兩粵學生畢集於方言則夫公之於永學
藉諸敎師之力以傳遍嶺南視桐城爲尤溥予故記公之學因
備紀方言人材幷敍其姓名爵里著於篇

謹案高儲廎徵君誼越臺筆記云丙午冬介師自粵返浙
與予相見滬上適平陽宋燕生先生自魯歸黃巖王公玫
伯舟瑤將有日本之行同在滬上介師宴王宋及予時玫
公方以候補道監督兩廣優級師範學堂介師則以戶部
主事監督兩廣方言學堂兼優級師範學堂敎務長因薦

予於玫公充師範學堂教習丁未春玫公赴日介師於是兼主師範校事二月中浣招考優級新生試卷由予與孟聽彝初兩君分閱是時予取闗某卷置首介師與孟彝兩君亦不予易也開學時兩校會宴與予同席者有英德法日諸教師蓋方言校所聘多外國人也於是英人在左上德人在右上皆面南日人在左予在左次法人在右彝初在右次介師在主位孟聽在師右日人故知予曾留日操日語詢予予亦答以日語席間日人酬予以酒予辭不能飲介師起代予飲於是同席故重視予已而英德法日諸教師各以酒酬介師介師旁席傳誨明輩皆懼介師不能多飲爭來請代介師飲於是各國教師益重視介師甚夜闌日人爲奏風琴一曲以侑觴焉方言學生故分爲英文德文

法文日文四科英文三班德文二班法文一班日文一班總計四百餘人介師平時對於各班學生分期傳詢定每日傳詢七人凡兩個半月傳詢全校始遍介師每傳詢各生於各教師功課外旁及身心性命之學然必視其學問程度才智高下而施以感化之方故學生一經受其傳詢高者必多得成就低者亦不失爲端士其教化感人爲獨深云

撰天台褚君墓誌銘飲水齋文集三爲褚石橋先生傳誥父聖懋作也

東莞張參軍墓誌銘飲水齋文集三爲張幹盦先生伯楨大父翕和作也

張母謝太恭人家傳飲水齋文集三爲幹盦先生大母謝作也

張母盧恭人墓誌銘飲水齋文集三爲幹盦先生母盧作也

題東莞人傑紀念錄飲水齋文集二

清德宗光緒三十四年　戊申　五十歲

是歲春應廣州南武公學講學之請　瑞安先生南武講學錄敍云清光緒戊申春順德黃晦聞節諸君倡講學會於粵省之南武公學請瑞安陳介石先生涖會講學聽衆達千餘人先生欽粵人之好學而欣然就講凡五期惜粵浙相睽數千里方言多齟齬不通退而爰命弟子馬叙倫及先生猶子懷筆述之以與諸子相切磋焉

第一期三月十六日講　弟子馬叙倫筆錄

學不可不講而學不可措之於事施之於世者不必講昔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宋豫闇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自後人以讀書爲學學始窳落湮闇以迄於不振夫所謂學者將出其所用而措之於天下後世者也然三代以上之學著於六經

趙宋以前多經學專家自伏董劉服杜賈馬鄭諸大儒而下家法相傳一經沒世獨龍門王氏出於衰亂之際講學汾河之間師弟子斷斷問難雖續述六經比于僭竊然亦近古所未嘗有矣五代之季睢陽戚同文以隱君子講學于濁弊之世而開宋學之盛及安定泰山諸先生以振頑懦肩覺知爲一世師表當時發憤言學者有宇文止止侯無可士熙道劉子望陳述古石徂徠輩而吾甌王氏景山處僻陋之鄉與中原未通聲敎屹然起衰敝而扶之正杜門著書從遊者常數百人學者號爲儒志先生其言曰復者性之宅无妄者誠之原又曰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身之公卓哉先河後海功有攸歸世人述道學者率攘臂稱濂洛關閩蓋由南宋之季朱考亭弟子主盟墠坫推原師學所自來不免丹素

相非數典忘祖然吾聞橫渠少年好譚兵爲有用之學而范高平硋之以爲非聖人之道顔易直曰宋儒胡子外惟橫渠近聖門學教且曰有宋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然師弟子之間往往以聖賢相推許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顔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爲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生者況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如子路冉有尚不可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于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顔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顔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

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攜手以少帝入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夫顏氏之說偉矣雖然諸君子負才不遇未能稍稍有所設施于世其顯者亦率抑遏不得伸其志不久輒厄而去之顏氏以此詬病豈遽然哉況如永嘉學宗之薛艮齋氏葉水心氏金華學宗之陳同甫氏唐說齋氏皆喜言事功與程朱稍異趨艮齋師專袁道潔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弈小數方技兵書無所不通同甫議論英偉揣摩天下之形勢為縱橫兵家言滔滔不絕於口雖時或放言過當然條理井然往往中肯綮無銖黍之謬戾說齋肆力于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而水心尤為南宋傑出學者全榭山曰水

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旣沒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我謂水心當開禧用兵時爲韓侂冑計畫如燭照而龜卜之深謀遠慮下語如山立不能移易使侂冑用其言金源氏不足平也然韓固躁妄寡識一蹶不能復振至函首與敵人而後儒爲成敗之見遂以罪韓侂冑者幷詆當時言用兵者之非抑思朱晦翁再上封事亦俱以堂堂中國入于夷狄仇讎爲言果如後儒之論明君父之讎可勿復國家之恥可勿雪歟於乎戾矣永嘉之學旣衰唯金谿陸氏之傳稍稍與朱氏敵然自甬上四先生而後亦微弱幾中絕朱氏之傳迄宋末有魏鶴山黃東發金仁山趙江漢至元而草廬吳氏魯齋許氏行

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齋曰習齋帥門弟子力行孝悌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竿弓矢籌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乾坤之禍莫甚於釋老之空無宋儒之主靜故其學以事物爲歸未嘗以空言立教嘗與孫啓泰書曰朱陸之學即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而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又與陸桴亭書曰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乃二千年來無人道夫易直處喪亂之世憤民溺之莫救其言稍偏激不平然苟持其說以砭礪陋俗鄭

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顏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禮孔子告哀公則曰學問思辯篤行其歸于知行並進同條共貫者也若如兄之說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耶是甘泉之學較陽明爲切實有着處然陽明處上下相疑之際順物應施措置裕如功業煥然彪炳於一世所謂知行合一者陽明殆非虛言歟明之季世欲以學術措施於天下者東吳顧氏衡麓王氏姚江黃氏盩厔李氏四先生各著書數千卷爲有用之學然顏易直氏獨爲北方學者之宗易直少尊陸王學兼習程朱後皆棄去以爲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靜坐禪也讀書講經空言也於是

其學而有明之宋浦江方正學吳康齋輩承之以久盛不衰

第二期三月二十八日講　　猶子懷筆錄

陸氏之學至明有王陽明氏出始接餘緒而光大之陽明稍後陳白沙白沙學于康齋而別以自然爲宗嘗曰當于靜中養出端倪論者謂其入于禪學然黃梨洲曰有明之學至白沙始精至陽明始大湛甘泉學于白沙與陽明分主講席爲學人所宗仰當時學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陽明言致良知甘泉言隨處體認天理黃梨洲以爲甘泉言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指腔子裏以爲心故有是外而非內之誚然天地萬物之理實不外於腔子裏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爲廣大即甘泉仍爲舊說所拘也然吾聞甘泉與陽明書曰論學之最始者即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衛盈耳振以韶濩乎不可尚已抑我謂今之世倡顏氏之學尤亟夫人不患無學而患學而無用學而不能用者非學也昔王五公從孫夏峯講性命之學而獨慕陳同甫之好談王覇大略且曰傅巖渭水何曾貯此空踈無用輩卓哉我聞易直嘗與商水大俠李子青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於乎今世號爲文人學者處天下太平無事上下古今議論縱横踔厲風發一旦倉卒變起拱手無策溝瀆自經等於小諒于國無扶危之功于家無濟溺之益如是國烏得而不弱且危哉苟行顏氏之說以事物爲歸則無空疏無具之學而天下皆有用之材況如易直崎嶇山路不避萬死走絕域以訪其父遭人倫之變盡孝悌之道艱危貧阨終身不渝其志亦大可風薄俗振衰靡矣雖然心性者體也事功者用也終日屹然靜坐如木偶人求其

所謂心性之本原而起不能行跬步者是眞蹈於末學之痼弊已然心性不能靜定則事物紛拏當前莫决昔程明道嘗與張橫渠論定性之旨蓋謂心性靜定而後能應事耳不然何事功之有哉

第三期四月十一日講　　猶子懷肇錄

無事功之心性無用之學也無心性之事功無體之事也且舍心性而言事功溺富貴利功名之士竊其術以賊天下昔張南軒與呂東萊書曰薛士龍我欲詳聞其爲人事功固所當爲若曰喜事功則喜字上煞有病東萊又嘗與人書曰薛士龍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卻甚知難我謂艮齋先生承程門弟子之傳得其緒論與鄭景望陳止齋葉正則輩指畫天地陰陽之變參當世之務於謝上蔡楊龜山尹

和清諸家外獨標宗旨岸然自立黃梨洲先生言永嘉之學教
人就事上理會步步着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黃白
家謂士龍考訂千載凡夫禮樂兵農莫不該通委曲眞可施之
實用非溢譽也是時考亭之徒拘墟於一先生之言攻擊異軌
目爲功利之學於是有永嘉喜事功之說雖知艮齋如南軒東
萊猶不免有疑於此可惜也夫然所謂喜字上煞有病與經歷
一番却甚知難等語則眞顚撲不破之論也夫事功者爲天下
非爲一己也出於不得已之心而非好事之心也天下太平國
家乂安民甯其居樂其業亦何事功之云孔子曰天下有道某
不與易也危者誰扶溺者誰濟吾方懍懍焉懼其失當以重天
下之害而何喜之有哉喜事功則其視事功也必輕以易視事
功輕以易故卒然爲之而不顧天下之安危國家之利病民生

之哀樂則是以天下狥事功非以事功爲天下也且天下事固有卒然視之若甚易然而爲之則殫精畢力不得一當者大抵士大夫心性未定視天下事若一舉手投足之勞無不可爲一遭蹉跌則又盡喪其勇敢之氣退然不敢復攖一極微末之事此皆喜事功而不知其難故也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故不喜好謀故知其難蓋人非有悲痛哀憤之情積于中以之服官致用雖令勳業可稱卓然有益於世要是聰明上作用久輒罅漏百出蔽于私而不能自掩古之人蹈此者多矣是故張橫渠之言曰民吾同胞物吾與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高景逸之言曰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卽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天地卽大腔子也錢緒山之言曰我生平于愛衆親仁二語

得力最多然親仁必由愛衆得來顔易直亦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于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于子臣弟友實爲其品節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樂致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以言兵農禮樂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見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又曰向謂有心作欺之害大無心作欺之害小今知有心作欺之害淺無心爲欺之害深又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膜矣尚忍膜外夫人爲有惻然

不能已于斯民之故舉耳目所聞見皆若芒刺之中于吾身憂深之不釋奮而爲經制之學雖以觸當世忌諱人皆欲殺加以九死而不避蓋亦生平所蓄積者然也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昔范純甫言司馬涑水氏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家人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嗚呼非勤而且至者何能及此然我又聞陸象山謂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葉正則與及門言天下事每激切哀痛其聲動人聞者至泣下不自禁嗚呼是亦發於心性之自然而不能自已者矣蓋心性之學非空言靜坐之談也以求夫仁義禮智之編擴充之而施於天下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愀然終日不敢有佚樂之心若舍我必無人任焉者卽有任者我則不敢讓矧夫操存有素義理充溢於

其中累蔦折而不奪其志如文文山陸君實暨明季東林諸賢授命不辭相攀援以就死地者豈動於一日好名之念迫而爲此歟蓋亦忠誠所激意氣彌厲以視夫死心槁木視世興喪若無與否則移其心於利祿之途慕紛華而陷溺焉其得失不可同歲月而言矣我友某嘗爲我言天下有一人之飢我不忍獨飽天下有一人寒我不忍獨暖我與之言曰天下有一人之不飽我願受其飢天下有一人之不暖我願受其寒夫自治以治人之道要自吾心殼中流溢而出無他謬巧以得之而人或分心性事功爲二派斷斷致辨於其間至千年而猶不止嗚呼其亦未之深思也已顏易直於程朱之學亦幾深惡痛疾貶斥至無餘地矣然易直嘗云今日若遇程朱亦當在父事之列又曰我尊孔學而抑程朱苟一事自欺何逃於程朱之鬼責夫爲學

術之異則辨而正之爲道德之同則附而下之古君子之持論不苟若是誰謂顏氏之輕詆程朱哉以終日空談爲無益於學而別求古人六府三事與孔門六藝之傳斯顏易直之苦心毅力也要之顏氏之學不貶言心性則又可質之萬世而無疑者矣或告我曰某君赴歐西不三月而歸人叩其所得曰吾中國倫常太重此所以弱也又曰外人謂釋迦孔子爲世界之罪人嗚呼其智下於羊童牛豎其毒等於蜂尾蛇舌

第四期四月二十五日講　　猶子懷筆錄

夫學術之凋敝于今極矣欲求夫眞能行孔孟之學者旣無其人卽求夫眞能行程朱之學者亦曠然不可多得以世之衰亂國之敝弱歸過於孔孟程朱此有識者所嗤也或乃以顏易直氏貶斥程朱援爲口實不知顏氏疾世之學程朱而非其眞者

務爲空疏支離而無濟于民故不得已而鍼其失非薄程朱之爲人而貶其學也我聞易直與王法乾交最篤法乾少狂放後從李洞初問道奮然曰不作聖人非人也遂取所讀八股焚之誦五經依朱子家禮行禮易直聞之納交與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歉逐時自勘注之二人規過辨學聲色俱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以視昔鹿洞講學新安金溪二先生持論稍有異同而其徒逐影附聲不達二家宗旨所在持矛攻盾劃然如剖肝膈而離之爲秦越終其身不復合毋亦較然不同歟孫啓泰刁蒙吉王五公者易直生平所謂父事之列者也啓泰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爲正宗以嗣孟子之後其學于憂患中默識心性原本嘗曰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

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
謂大德之敦化也蒙吉之學以謹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身之
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吾日
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乎於
梁溪高忠憲公尤篤好之曰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如
其父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半晨詣悔謝曰某不肖甚愧吾父
吾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年六十六居母憂毀瘠過甚遂致不
起嗚呼斯所謂躬行君子之流矣王五公偉岸有大志自負爲
王佐才然其始從定興鹿太常遊旣而受業於孫啓泰之門是
時明鼎變遷五公値國家之難悲世事之不可爲隱居不出與
孖啓泰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遠近從遊至數百人薦紳先
生往往構講堂具安車迎至受業五公幅巾褐氅鬚髮皓白數

往來上谷瀛海嵩岱間兒童野夫見其過輒隨觀之曰王先生也鹿太常學宗姚江啓泰參朱王二者之間然吾聞五公父爲縣諸生當天下亂時散萬金產結客遍天下三子長餘恪次即五公季餘巖皆有奇杰氣闖賊之變京師淪陷五公父帥三子及從子餘厚餘愼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後五公父爲仇家所陷將死餘恪餘巖謀曰父死吾兄弟何面目視息人間仲繼世父不可死吾二人死之迺赴難夜馳至琉璃河聞人唱伍員出關曲餘恪憮然曰阿弟誤矣吾二人俱死誰復仇者迺揮餘巖去自赴京與其父俱死餘巖歸與五公帥壯士入仇家殲其老幼男婦三十人無遺者嗚呼五公一門父子兄弟赴死如歸是豪傑不覊之士也然孰知其爲鹿孫道學先生之高第弟子歟總之世俗之儒讀書未能終卷輒藐然傲視古人不究其辛苦

得力之處執一言一行黨同門而棄道眞往往爲一孔之論夫使陽明氏僅傳其傳習錄論學書數卷無平宸濠撫思田之事必以爲空虛枯寂無當於聖賢經世之學寃鬱以迄終古矣是故周程求孔顏樂處考亭主敬金溪求先立其大白沙於靜中養出端倪甘泉隨處體認天理易直三物六藝之說皆自艱苦卓絕中得來實有見於義理精至之處而出以生平體驗之力爲甘苦積厚之言非後世浮疏無實之士執一卷之書沾沾然自以爲得之廓然無復遺蘊者比也惟此數君子者自信堅卓謂非此不足以接先聖賢之傳而爲天下萬世之準辨析過精攻難過甚自命一己之獨是而遂疑他人之皆非孰知非亦一無窮是亦一無窮天下之學術不可以一家言盡者多矣黃東發曰象山之學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然亦未嘗不

讀書未嘗不講授未嘗不援經析理凡其所業未嘗不與諸儒
同至其於諸儒之讀書之講授之援經析理則指爲戕賊爲陷
溺爲謬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得非恃才之高信己之篤疾人
之已甚必欲以明道自任爲然邪吾夫子生於春秋大亂之世
斯道之不明亦甚矣而循循然善誘人未嘗有忿疾之心甚至
宰我欲行期月之喪不過曰女安則爲之闕黨童子將命亦必
明言其與先生並行與先生並坐爲欲速成未聞不言其所以
然徒望而斥之也諸儒之所講者理學也豈無一言之幾乎道
者至其趣向破正而講明有差則宜明言其所差者果何說講
明雖是而躬行或背則宜明指其所背者果何事庶乎孔子之
所以教人者矣今略不一言其故而概以讀書講學者自孟子
旣沒千五百年間凡名世之士皆爲戕賊爲陷溺爲謬妄爲欺

誑爲異端邪說則後學其將安考善乎黃氏之言歟顏易直謂
宋儒殃其一代君臣毒流異世復指爲氣運之大厄且曰淫中
破禮淫文破曲其宋儒之謂乎此則偏宕失中有類於黃氏之
所詆斥而譏評者矣然其言曰朱陸兩先生有一守孔子下學
之成法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
而精之凡弟子從遊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
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
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己事物
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則君相必實
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修
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
明親止致大學之道也惟其不出如此以致紙上談性天而學

陸者進支離之譏誠支離也心中矜覺悟而宗朱者致近禪之誚誠近禪也夫以顏氏之言起朱陸於九原而問之其不引爲諍友者幾希是故王崑繩爲之說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卽君若臣功卽德治卽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卽功教卽治視二帝三王益皐伊傅周呂甯有殊哉大矣夫充顏易直氏之學之所至雖以亘大瀛海窮萬世而不背可也不然張魏公當宋師大衂之時身爲主帥喪赤子數十萬駻然不以爲意偃臥不起渺然無覺黨之者猶以爲心性之功佚然其諸淪人道於禽獸之域者歟斯則爲顏氏學者所哀傷不平而不能已於言者也

第五期五月十六日講　猶子懷筆錄

我聞之李恕谷先生曰梁少保夢龍爲安平劉戶部鑑作墓表

載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順直偪神京援兵四集城下戶部選曹屬給餉皆畏避劉公奮然請行衝鋒抵大通橋餉以給嗟乎公加于人無算矣當時兵火燎原大掠城外號哭之聲徹於西內舉朝震恐世宗詔犒勤王師牛酒不知所出部文往復始得數餅開倉發粟囊橐釜甑一無所措士多餓死嗚呼以中葉全盛太祖太宗之神威未遠而惶惑無具至於如此所謂部進鄉舉纍纍若若素揣摩以應朝廷者是何物也承南宋道學後守章句以時文八比應試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萊陽沈迅上封事曰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利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蠭起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讀其語未嘗

不爲之悲且慟也痛矣夫其言歟夫學問之道非僅以爲己也
己欲求安而不思濟天下之危是無人心己欲自治而不思拯
天下之亂是無人理雖然濟危拯亂非可以意想懸揣得之是
又不可以無術唐虞六府三事周禮鄉三物之教顏易直氏欲
以其術施天下以及於萬世也昔宋李延平氏生平不作費力
事爲後世所稱仰而易直闢之曰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
下事皆吾人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
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卽習俎豆升降稍長卽多能鄙事至
老設教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干戚弓矢會計一
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爲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
暇暖而輒還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身爲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哺握髮以

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费力事雖日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相去幾何夫自教化衰廢風俗卑下士人習爲無用之學視天下之民困窮顚沛相率以入於塗炭陷阱之地望望然去之不一思引手救卽救之而亦瞠目相顧無所施十一於千百之餘者比比然矣是故有六念之不可對人君子所疚心也爲一事而無益於人尤君子所疚心也王或庵曰後之學者苟能以顔先生之學爲學絶去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止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或庵非私於其師而爲此阿好之論也葢自秦漢以來二千年天下不得

儒者之用儒之爲世詬厲久矣著書萬卷或不勝有司之才目空千古或不辨咫尺之物爲顏氏學者齒擊矣雖然此非獨易直氏一家之私言也我讀程明道上神宗治法十則曰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卓哉此明體達用之言胡敬齋以爲推此術以期三代之治可運之掌豈虛美哉而張横渠之論治道曰爲治不法三代終非道也横渠弟天祺少試其術於靈寶諸邑所至民化居然刑措陸象山與其兄梭山復齋自爲師友暇時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盧陵有寇警旁郡皆入保請先生兄弟主之凡先生兄弟之所以講明屯禦者而皆可爲世法而里中盜賊羣相戒曰是家射命中無取死葉水心知建康

金兵南下人心搖奪先生率門下士起疲乏之兵從容指揮若無事夫是時中朝急於求和全師瓦解上下方惴惴然畏金人若虎狼未見旌旗而士卒奔遁若赴市先生獨能支持危局於一隅之地士氣奮發擊退敵師顏易直謂葉水心辛稼軒輩支吾於北金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是則痛哭流涕以言之而其所以心折水心氏者至矣嗚乎誰謂南宋無人歟若夫金正希氏薦用申甫將兵申甫本遊僧爲術者言頗驗而正希信之當崇禎之季流寇犯境京師戒嚴申甫造戰車皆倉卒取辦而所給軍士又皆募自街兒丐戶以七千人戰於蘆溝橋大師繞出車後車不得轉全軍覆沒正希亦遂謝歸此雖見知人則哲之難然其術固亦疏矣易直氏曰父子君臣夫婦昆弟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知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肴不達之德嗚呼斯言過矣雖然
我又悲夫後世詐僞之徒一物不知挾語錄數册利其言易假
託因竊之以爲名斯亦程朱氏之大罪人也况復門戶角立大
言欺世王或庵曰嘗聞一理學者力詆陽明而還官稍不滿其
欲流淚不能止一識者譏之曰不知陽明謫龍場時有此淚否
其人慙詛無以答又一理學者見其師之子之妻之美悅焉久
之其夫死納以爲妻未小祥而納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賊之禍
皆陽明所釀成嗚呼國之弱教之敝民之不救而賢者不出此
復於世何尤歟是故吾謂爲學必本之禮義廉恥以植其體參
之物理人情以擴其用徵之詩書禮樂以明其是非求之日用
行習以觀其得失措之天下後世而人人被其澤而蒙其利故
曰學問之道非僅以爲己也且使得其道則行雖南面無所動

於中不得其道則死則辱則歿世而名不彰而不悔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顏易直氏曰聞道者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得之謂也達人歟顏氏也吾附諸弟子之列所忻慕焉或曰宋儒之流弊顏易直論之詳矣爲顏氏之學其遂無弊歟曰弊在廢書夫自今聖人不作師門無口耳之傳獨存此殘篇斷幅以留于後以遺諸人而三代之下有志之士往往格于當世之禁網温温無所試於世因託諸書以傳之空谷荒江古人可作此豈得以空言無用爲其人咎歟抑令世運代遷人亡書絕後死者不得聞其一言見其一行今人不讀虞書則不知古有六府三事之說不讀周禮則不知古有鄉三物之敎抑不讀顏易直氏二書幷不知有爲唐虞六府三事周禮鄉三物之說之有顏氏矣顏氏非不讀書者然而憒當世讀書之士獵摭浮華不求實

學以書爲名利之羔雁浮漂不歸貽禍後世椎輪大輅蔽罪朔服凡言稱著述者必斥之顏氏爲救世之言斯亦痛矣然其弊將廢書或曰然則子路所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宋豫閻所謂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非歟曰讀書且未足爲學況不讀書乎

唯是學報三
甌風雜誌

是時浙江始設優級師範學堂公舉公爲監督電告之日兩廣生徒千餘人相率遮道力挽公尋亦不果來後卒聘永嘉徐班侯御史定超任焉

嘗與永嘉呂文起觀察渭英設溫州中等醫學於郡利濟醫院延同縣池茂才臥廬主其事 池志澂誄詞云蟄廬既歿醫院將傾君又與永嘉呂文起設立溫州中等醫學於院中遂以余監督醫事將欲以繼蟄廬未竟之志不意又爲二三僨事者所

敗然余不能無過而君亦不能無或慍於余也瑞安先生哀輓錄

撰金華葉母徐太宜人墓誌銘飲水齋文集三爲葉佐文孝廉渭清母徐作也

吳楚翹翁七十壽序飲水齋文集四爲吳生之翰父作也

宋衡介石先生行年五十生日壽詩有序

瑞安之爲縣也在吾温屬縣中爲最近府治府治則永嘉也蓋瑞比於永則野之沃穀種之良工業之精商賈之豪富山川之明秀祠宇園林之壯麗四時遊觀之繁華飲食品之佳且備珠玉錦繡之照耀尋常男女言容之都雅皆弗如遠甚而獨以文學勝自頃孫太僕學士黃部郎通政諸先生相繼名天下天下譚文學者必數瑞孫黃爾來羣賢接武益盛而陳介石先生最近崛起衡尤幸得悉其生平焉蓋先生弱冠即意氣不可一世當是時同縣許先生啓疇金先生晦樂清陳先生國楨虬

兄弟皆高峻少獎許然皆折節與先生爲忘年交引共結社講學所謂求志社也當是時孫太僕歸田提倡鄉哲薛鄭陳葉之學設詁善祠塾以館英少其後瑞人才所出苟非詁善祠塾則必求志社求志社聞天下當是時孫學士掌教府中山縣玉尺諸書院憎抑嘉道後所謂墨調而愛賞胎息三史及周秦諸子之文每得先生課作輒嘆曰文壇飛將文壇飛將不置則必以壓諸卷當是時詁善祠塾中英少獨同縣林上舍慶衍文學庶幾足伯仲先生先生既鄉舉則負笈受業者益多於是仁和葉茂才瀚錢塘楊太史文瑩諸暨趙茂才祖德先後千里走書幣延主講席若學報席先生初講於杭也學者驚其博通皆以爲足亞復堂先生當是時復堂先生雖老病矣然尚在復堂先生者及見魏默深而師友龔璱人

孝拱父子能隙非常之義之東南泰斗仁和譚大令獻也然
先生雖負物望日以重乎而比其成進士得以主事需次戶
部也則光緒癸卯而行年四十餘矣然甫成進士管學大臣
吏部尙書長沙張公百熙即延主京師大學史科講席已又
引入編書局及戶部計學館當是時張公望重天下書侍以
上莫與倫雖不得政權然門外勝流車尙塞巷然與先生非
有毫髮世誼若杯酒之故先生又未嘗投刺上書自薦天下
以此益多張公乙巳浙入擬設浙公學於京師投票公舉總
理當是時自故樞相仁和王文勤公聲不列舉外雖書侍皆
列舉然卒得最多數者黃學士紹箕次則先生皆籍温之瑞
温浙人之素所鄙也當是時聲價蓋一躍千丈云丙午黃學
士出提鄂學先生以次任浙公學監督而廣督尙書西林岑

公春煊忽奏調襄治學務卑書厚幣堅促入廣岑公者所謂三開府之一也其望蓋與故湘撫陳公寶箴故廣督陶公模等當是時大臣望重天下者書侍則張公爲最督撫則岑公爲最然岑公亦非與先生有毫髮世誼若杯酒之故先生亦未嘗投刺上書自薦天下以此益多岑公然比先生至則岑公已拜移督雲貴之命見而遽別是年京部大改制增爲十一減一書二侍置左右丞參議尙書得辟丞參以下於是張公得郵傳部尙書將以丞參位先生則招先生還京未成行而公遽卒岑公移督四川中途以前樞相善化瞿公鴻禨之引奉召入京改授郵書將參樞矣當是時御史中有所謂三靈者廉直震天下瞿岑二公爲表裏謀澂清將奏解黨錮設民選議院天下欣然拭目庶幾更政俄而岑公仍出督廣中

途與瞿公俱免而趙御史啓霖以妄彈親貴削職所謂楊翠喜案之結果也於是先生遂以兩廣方言學監督淹留嶺外矣戊甲春全浙師範學始設同縣孫部郎詒讓山陰湯京卿壽潛杭防貴協領林皆力薦先生爲監督而浙東八府亦公舉先生會有間之於浙撫者先生不果來大抵丙午後部郎之負物望者往往得越級奏補或且由主事轉瞬丞參若外省美差缺先生乃寂寂勝流不平之然比於丙午前之需次主事則得差已爲甚美且今大學士壽州孫公家鼐學部尚書長白榮公慶皆先生舉主亦豈竟忘先生哉廣州雖亦一大都會然水土殊劣四時蚊不停噬炎風起則戶懼天行人語不可曉作食拙於五味之調居室隔絕日光先生亦豈甘久作虞仲翔而不登高望中原耶周公攝政吐握禮賢行招

先生還京矣先生百行無疵孝弟尤篤然其太封公琳山公太封母林太恭人亦皆夙以好行仁義著於鄉者也兄弟三人先生其仲伯號燃石叔號醉石亦皆温温君子也昔伯年未三十而卒先生乃至幾不欲生猶子字孟聰博通亞先生先生愛逾己子孟聰亦敬事仲父甚女兄弟六人嫁後合門衣食住之費其全仰給於先生者四氏其雖非全仰給而亦待先生補助者二氏舅氏二人皆以合門衣食住之費全仰給於先生然衡聞先生之於舅氏及諸女兄弟也其密給之數乃過於琳山公顯給之數云其他姻友門生補助之無定者則指不勝屈也科舉時代士之得入學而爲廩增附生者號曰衿其得舉貢以上者號曰紳紳衿之利專在魚肉非紳非衿者而已魚肉之法固大有別而勒借爲最普通雖號賢

者往往不免故天下紳戶恆有負債務數千金乃至數萬數十萬而主人不稍失其天君泰然之度者徒以握有彼債權者不敢索償之隱柄也先生自鄉舉至成進士鄉之弱而擁厚貲者固亦爭相親近或至乞附葭莩然先生獨未嘗倚一爲外府偶有勸借先生可敬乃最在是矣是時廩增附同爲生員而廩生有認挨保押權往往挾功令以索文武童賄重或人數百金憶吾温之爲廩生而不索賄於文武童而爲衡所親覩者則吾平有先君而瑞有項明經仲芳及先生耳温新娶婦縱姻友七晝夜戲謔量足撫乳至無禮平時觀燈若劇沿良家門若廟廊閱評女貌甚或故以油燭汚其衣裳雖號賢者往往不免先生獨自少不染此習元明後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說始有權於支那全社會而纏足之慘俗始烈先

生早著論痛砭之今瑞城有五女學而上中流社會之女概解足纏先生與有力焉先生律己甚嚴而容接道廣有太邱之遺風故雖以衡之欲恆戰勝理怯弛無節行而亦錄其粗解辭章然每見先生雖嚴寒未嘗不汗欲浹背故雖願爲弟子也久而以負疚萬端懼玷門籍至今不敢也先生初室蔡恭人舉一男繼室薛恭人舉三男一女樂清余太史朝紳者盛年得館職以性恥媚世遽歸不出蕭然閉戶娛文史天下高之先生亦異之以女許室其子焉今年先生行年五十矣姻友門生將共祝其生日壽言競進衡積承拯護感刻肺肝且誠服至極非獨感惠敢亦獻詩爲壽卽以壽太封公太封母而自序之如此於是琳山公年八十五林太恭人年七十五矣既見先生科第仕宦之成而膝下又有內外孫男女數

十人晝夜環侍之樂蓋里中父老諸母莫不望若神仙焉詩曰教爲政之母此理吾所疑政爲教之本此語吾所持弊政苟未除善教安所施先生起甌駱九州稱大師北鐸幽燕市南帷瘴海湄中更講吳越積使形神疲劉子玄鄭漁仲尋墜緒黃黎洲章實齋證新知近引法英德遠徵姚姒姬豈計效如何但矢志不移先生似曉徵猶子有獻之學提百氏要識破千齡迷日本學者某氏有周末諸子三宗六期之分其說頗新奇可喜海內通人多述之先生猶子孟聰茂才獨嘗箸論痛正其似是而非陳義高圓得未曾有其時年甫逾冠衡見其論而大驚由是以師友之間待之堂上雙白髮扶杖相唱隨含飴弄曾孫視履如壯時五世得親睹此樂人間希此樂人間希孔孟當羨之莫非師也齋文錄

清宣統元年　己酉　五十一歲

是歲清廷預備立憲詔各省設立諮議局爲我國實行舉辦選

政之始公被選爲浙江諮議局正議長嘉興沈鈞儒鄞縣陳時夏副之　議事錄云浙江諮議局成立於宣統元年八月照章先行選舉假定正議長法部主事沈鈞儒假定副議長度支部主事陳黻宸翰林院編修陳敬第於九月初一日舉行開會典禮時浙江巡撫部院增韞親蒞會場致開會詞出席議員一百十二人依法重行選舉正式正副議長投票結果舉出陳黻宸得七十六票當選爲浙江諮議局正議長第二次選舉副議長陳時夏得五十九票第三次舉出沈鈞儒得六十七票均當選爲副議長乃由假定正議長沈鈞儒介紹正議長陳黻宸副議長陳時夏就議長席與議員行禮畢副議長陳時夏沈鈞儒即退就議員席節錄浙江諮議局第一次常年會議事錄

九月初十日議長陳黻宸致答辭云我浙江諮議局開幕之朔

增中丞親蒞行禮宣誦祝辭首述我孝欽顯皇后與德宗景皇帝神聖創制今上皇帝承繼先謨以有今日復以我浙江諮議局得顯令聞以樹士民之望惓惓相勉甚盛意也惟我中國人士無參預政治之權久矣其於國家一切興革大政悉任一人宵衣旰食勤勞於上下不敢過問而於國民應盡義務又以譸昧罔知不克自奮馴至高卑懸絕呼籲勿聞以釀成積弱不振之象至今日更有可爲吾民痛者水旱之災盜賊之患饑寒疾苦之狀無一事不上廑聖天子之懷與夫賢大吏之旰夕焦勞百計圖維謀所以撫恤安徠之術然而宿弊太深民隱未達無上下溝通之機關以爲采取輿論興革庶政之輔今者我國家發憤圖強詔各直省設立諮議局以爲采取輿論之所黻宸等謬膺民選爲諮議局議員敢不敬繹先皇帝三十三年九月十

三日上諭之遺情指陳通省利弊籌計地方治安上以紓朝廷
一夫不獲罪在朕躬之慮下以矢我民天下安危匹夫有責之
忱此固黻宸等所旦夕惶惶懼不能盡天職於萬一者也
議長陳黻宸演說辭云黻宸譾陋寡識於政治尤渺焉罔聞謬
從諸君子後被選爲諮議局議員諮議局者非一二人之諮議
局亦非百一十七人之諮議局乃浙江數千萬人之諮議局且
中國數萬萬人之諮議局也中國數千年來人民不得參預政
治蓋以君主獨立視人民無參預政治之能力而幷無參預政
治之智識以致上下隔閡疾苦不能自達呼天無聲愴然自絕
今朝廷鑒於東西鄰國之治首設諮議局以爲采取輿論之地
則朝廷之視我民甚重而我議員由初選複選爲地方人民所
公舉則我民之視我議員尤重議員應負何等責任而今日中

國爲何等時勢以最實貴之地位當極困難之時勢應有何等之籌畫何等之措施應如何始無負代表人民之天職此固統我中國今日之議員所當惕然深省者也然乃畛域歧立或分省界或分府界其甚者分縣界分城與鄉界是朝廷有鑒於昔者上下之不相通而思所以通之而我民反自處於彼此不相通爾我不相通之地異日憲政之不能成立是誰之罪歟且我民疾痛困苦之狀至今日已達於極點矣微宸就身之所歷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慘苦萬狀往往出於情理夢想之外言之傷心潛然淚墮況爲微宸耳目所不及見聞之地其慘苦當更有千百倍於此者諮議局者所以達人民之隱痛而將種種弊害陳述於上使掃除而更張之以拔去其病根者也況今人心日險道德益衰推厥根原其由生計之艱難所致者爲尤多以生

計艱難之因而成道德腐落之果益復以道德腐落之因而成生計難之果輾轉相因必將無道德可言無生計可籌不達於同歸於盡之地不止是卽無東西鄰國之窺伺於旁我中國亦有自亡之道而況外患日迫岌岌難保我議員念此而有不惻然心動者非黻宸所敢知也是故朝廷旣重視我民我民又重視我議員我議員尤當自重當從其關係之重且大者着想庶幾盡心竭力爲民請命以冀上不負國家下不負選舉是故我民皆飢我議員不忍獨飽我民皆寒我議員不忍獨煖我民皆苦我議員不忍獨樂我民皆危我議員不忍獨安抑且我民有一人之不安我議員當受其危我民有一人之不樂我議員當受其苦我民有一人之不煖我議員當受其寒我民有一人之不飽我議員當受其飢今而後立憲有望矣昔以民人不得參

預政治而咎在上之棄我民者今而後無可咎矣俟蟲時鳥鳴者何心冷暖自知切膚同感惟我議員有以自勵而已

謹案浙江諮議局籌備處報告載全省議員名册計杭屬十六名嘉屬八名湖屬十一名甯屬十名紹屬十七名台屬十五名金屬十二名衢屬五名嚴屬三名溫屬六名處屬五名駐防專額議員三名有墨爾根圖梁有立洪錫承范耀雯章毓才朱寶璋盛如彭朱其鎮蔡煥文蔡蒙俞宗濂王序賓柳在洲張傳保陳訓正陳翼亮王家襄王佐樓守光張迺明周鍾俊管穰祝紹政蔡汝霖王廷揚余敏時黃世基詹熙張芬鄭永禧葉浩青王秉融沈國琛劉燿東連正釗褚輔成王理孚黃式蘇等凡一百十有七人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浙江巡撫增韞劄知奏報浙江諮議局開

會始末情形原摺節稱竊惟我國創設諮議局爲地方自治與中央集權之樞紐即爲國家與人民參政之權輿然在遠慮士夫恐創辦伊始程度未至權限未明不免爲行政之阻礙乃以所見就浙省諮議局而論自開會以迄閉會其間秩序井然實能共攄忠愛以圖富強之基其所議議案之多切實可行深有以上紓宸廑而爲立憲前途慶幸者謹爲我皇上縷晰陳之浙江諮議局成立以前於七月間提前召集議員互選假定正副議長並由分飭主管事務官署調查全省應興應革事務設立審查議案委員會業經先後陳明在案至九月初一日開會之時舉定議長度支部主事陳黻宸副議長附生陳時夏法部主事沈鈞儒先期派員恭賫欽奉諭旨懸諸議場臣等親蒞諮議局宣布朝廷德意及亟亟求治之心並選派明悉法政富於經

驗之委員隨同到會與議員往復論究質疑問難然皆爲事理之辯明無意氣之爭執官紳一致惟全省利益是謀計開正式會議二十八次合官署與諮議局提出之議案共五十六件經議決呈報者二十七件其中經批准公布施行者十有七件須待奏咨而後定奪者一件屬於爭執之案照章咨送資政院核議者九件其應准公布施行之十七件中屬於興利者曰農田水利會規則案曰籌辦全省簡易識字學塾案曰訟費規則案曰礦務警察規則案曰修濬浙西水利案曰推廣全省蠶桑案曰統籌全省師範教育案曰清查地方公款公產案曰公用土地收用規則案曰實行刊布廳州縣錢糧征信册案曰通用龍元案屬於除弊者曰實行禁革地方差徭規則案曰禁革廳州縣衙門供應案曰停止無關本省行政之經費支出案曰釐捐

革弊案曰收回賓石山莫干山地畝以保內地主權案曰裁撤民壯護勇衞隊團防弓兵提撥工食餉項并移緝捕經費充辦巡警案以上十七件要皆按諸地方情形切中當時利弊雖不敢謂措施之無遺大抵權衡重輕以為通變宜民之先導其屬於爭議之九件或因全部主張各異或僅條目疑義未安意見不同難遽加以專斷業經憲政編查館電准在資政院未成立以前暫行錄案咨館核復一俟復到分別查照施行統觀各全案在官署欲切實舉行於公布之後故必詳愼討究於批准之先而在議員有各舉所知共抒讜論之誠心故無負指陳利弊籌計治安之責任此皆由歷次諭旨諄諄誥誡無偏無頗而又嚴定範圍納諸軌物之中使有可循之塗轍嗣後逐年開會智識磨鍊而益精權限分明而不越似可於今日之諮議局操其

左劵此臣等所默察情形深爲立憲前途慶幸者也除將議案
全部情形編訂分咨以資參考並督飭各主管官署將公布各
案切實施行外所有浙江諮議局會議始末情形及議案大略
理合恭摺具陳浙江諮議局文牘第一編

謹案公是時當選吾浙議長宋平子徵君有贈聯云德行
文學是唐陸贄宋司馬光浙東西幸福偏多其天其人哉
竟克獲斯代表歷史時機異西歐洲東瑞籬國海內外馨
香共祝且喜且懼日何由慰我相期又唐叔玉孝廉龢墀
聯云七百年前於越論學最盛永嘉一朝長諮議參軍扃
重浙東西幸吾鄉復覩葉水心周浮沚二十世紀支那立
憲當如日本他時建責任內閣集長海左右願先生勉爲
大隈伯山縣侯

撰杭縣馬太君壽序飲水齋文集四爲仁和馬夷初先生敍倫母作也

享倣帚軒嶺南吟草合刻詩序飲水齋文集二爲天台褚石橋樂清高諸廣二先生作也

清宣統二年　庚戌　五十二歲

是歲九月浙江諮議局舉行第二屆常會奉撫院劄知於八月初一日召集　諮議局文牘三編載本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局議長陳黻宸副議長陳時夏沈鈞儒議員葉誥書等五十一人爲浙路事呈請撫院開臨時會文略謂竊自浙省鐵路幾經艱鉅困難始達完全商辦之局當拒款事起販夫豎子以及勞動食力之輩莫不爭先認繳萬衆一心集股得逾千萬之鉅七月十九日總理湯壽潛奉旨革職不准干預路事人民聞信惶駭異常僉以浙路本屬商辦總理係由民選湯壽潛以言獲罪非以路獲罪朝廷罪湯壽潛並未罪及於路總理不准干預路事

則商辦不完全郵部飭令另舉總理則民選爲無效投資者懼莫明理由各府州縣團體及旅居外省紳商紛紛集議函電到局日必數十起其他勞動食力之輩傳聞異詞誤會殊甚類皆以爲血本無着憤懣不平凡此情形亦殊可慮本局立於代表輿論之地位內疚人言外虞暴動應視爲緊要事件呈請召集臨時會議員贊同陳請者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適符局章第三十三條之規定理合呈請撫院鑒核酌定日期剳行到局云云

迭經八月十三十八日兩次呈文續請召開臨時會不果

九月初一日浙江諮議局第二屆常年會開幕浙江巡撫增韞親蒞議場行禮致開會詞初三日開始正式會議提議爭回浙江鐵路商辦事件羣情憤激當經全體議員一致議决呈請巡撫部院代奏文略並議即日停議待旨爲民請命云

謹案諮議局文牘三編載諮議局因浙路事呈請浙江巡撫部院代奏停議待旨疊經撫院允奏不奏劄催先行開議不果迭於本年九月初四初六初十十三十七日節次勸告無效尋於二十日接准撫院函允即電入告並囑三日內開議諮議局即於二十二日呈送議事日程定二十三日開第二次正式會議是日到會議員八十八人詢知撫院尙未出奏不入會場因以不足法定人數宣告延會是夕即奉撫院停會三日之命令二十六日又奉劄詢果能悛改即行具文呈報二十八日續奉停會命令仍以三日爲期二十九日議長陳黻宸致撫院質問書有議員雖不以解散爲心然究不能不以停會爲辱黻宸旣未能曉然於執事停會之由更何敢任議員悛改不悛改之責之

語撫院旋卽出奏竟不報故當時國聞一大公案也

又案浙江巡撫審訂諮議局議案錄浙江諮議局呈報第二屆常年會議案文云竊敝局本屆之常年會計正式會議廿八次審議會九次資格審查會一次法律審查會十二次財政審查會三次庶政興革審查會八次建議審查會二次特種審查會六次連合審查會五次又本屆議案由撫部院提出者計十一件諮議局提出者一件議員提出者四十四件議員提出修正者十件其業經議決議案計廿七件併入他案者計十一件已付審查而未報告者計一件未付審查者計二件緩議及廢棄者計廿五件又議員建議案三件人民建議案廿一件所有提出議案建議案及議決案除分別開具清摺外理合備文呈報計開

議決議案計二十七目　浙江辦理災歉規則案　農田
水利會規則法律案　移房捐及裁撤綠營餉項改充全
省巡警經費議案　浙江訟費暫行規則法律案　浙江
礦務警察試辦規則法律案　關於諮議局議決權內之
本省行政命令施行法　清查地方公款公産規則案
籌辦浙江全省簡易識字學塾議案　籌辦浙江巡警經
費議案　改良徵收錢糧方法案　公布本省各種現行
章程規則案　通用龍元議案　實行禁革地方差徭規
則法案　禁革廳州縣衙門供應案　革除收糧積弊暫
行規則案　停止無關本省行政之經費支出案　議定
浙省釐捐收用銀元折中定價案　收回寶石山莫干山
地畝以保內地主權議案　裁撤官紙局議案　裁撤民

壯護勇衛隊代防弓兵提撥工食餉項並移緝捕經費充辦巡警案　統籌全省師範教育議案　疏濬浙西水利議案　實行刊布各廳州縣錢糧徵信册議案　推廣全省蠶桑議案　釐捐革弊案　公用土地收用規則法律案　禁止彩票規則法案

宋平子徵君卒　宋平子哀詞云宣統二年庚戌春正月二十三日徵君宋平子先生卒年四十有九嗚呼哀哉君少余三歲余視君殆不啻百歲人君死矣然自今以往設天假余年復數十寒暑竭吾力讀書日孳孳求益余所不逮欲令學問識解如君之今日不能也嗚呼哀哉自余十三歲即聞平陽有宋生天人也越數歲君自平陽應郡試道瑞安余遇君於路君古貌岸然與常兒異舉止余自愧形穢不敢交一語以去後乃讀君所

作賦數首益驚嘆以爲古司馬相如揚子雲復生也又數年君過余於郡治之旅舍是時座人滿君昂然一揖謂余曰公何事余曰無事君曰公學爲伊呂歟顏孟歟余目視舌撟不能答然自是君屢過余余亦竊私喜以告於人曰宋生幸過我余時固年少然喜從老成人長者遊聆其議論與頡頏其意氣當時與余相過從者或年倍於余或數倍皆志節凌厲居常自期許爲豪傑聖人不屑隨流俗然皆心折宋生自謂弗如遠甚君於諸儕輩最號稱善談口滔滔常連數晝夜不寐必無倦容君於古人之書無不讀必能識作者之意於其是非得失劃然如目覩色之黑白而指證之君於余有問必答答必詳有疑焉爲委屈而道之必得激其意而後已必皆如余腹中所欲語君於天下事必若有前識於其後觀之如符券之操必應而無絲髮之異

當是時帖括盛行風尙靡一世君乃思以所學易天下獨肆力於政治社會之言姚姒微辭孔墨精旨玄覺眞宗東西哲理謋然節解益達其祕又慮其懸而無所寄也必欲求異人而師之日行百餘里足繭首濡於山之崖水之濱庶幾有隱君子焉不問眞僞冀得其似以至鄉曲愚夫圉役走卒一節之長諮訪必至許布衣拙學者方與陳志三金遯齋諸人相砥礪爲經世之學邀余與偕所謂求志社也拙學一日謂君曰某也賢去此百里某也才去此數十里某也爲方外之學去此百里外是時督學使者按溫州余與拙學諸人同舍居君日必一來翊日獨不見君來或曰試期近宋生宜有備將不來余曰不然宋生或趨訪某某君耳至夜君果復來謂拙學曰吾見某君見某君矣有道人某者闢一室居不食粟米積腐狗貓死鼠之類置席間生

啖之臭穢撲人鼻近之輒生噎十步中蟣蝨盈盈然地上恆徧有客來輒自搔其背膚格格有聲君嘗與余同詣之余見有難色而君與靜坐相對鞫躬求教竟日乃出謂余曰學問之道何有成見我安知其非異人也一日與余行野中見一僧荷鋤至君遽悚然避之立道旁如遇尊長有位者然余問之曰是大慈悲佛弟子也我敬佛弟子我敬慈悲佛夫余自幼寡聞見所講肄無心得虛憍自喜偶讀韓退之原道篇歐陽子本論心好之則自命聖人之徒斷斷然力闢二氏之說相仇視若不足既交君乃稍稍知自悔然結習未化君之爲此乃以隱感而俾之救其失也君性慈祥愛人而余稍刻覈余與人交濫於取與無軌度君則一介不苟然苟當於義見其可爲雖傾所素積以任之不復吝余所不及也余見人過失不少一假借然於親戚朋侶

見思堂校刊

或掩護若慮其不甚君君與人愈厚則責愈嚴一語相得往往出肺肝傾情愫指摘毫微娓娓爲陳其善否人或以是嫉之雖然君於余亦厚矣余雖一出言之誤一動作之或乖於理君未嘗不言言未嘗不盡或感怒相加不可狀至大聲痛責以爲常余稍不能忍則目中淚涔涔然哀以乞余之庶幾能改者余感其誠則改顏謝之然余亦衲心多疚矣余之失君未能盡知余亦不能盡舉以告君君之責余皆未有不當於情協於理而苛以求不足於余也夫人中奪於流俗毀譽之見平居廣交遊馳聲氣亦自樹道義肝膽比比相稱譽不已聖人滿街頌聲盈耳於世故周旋亦工矣抑稍作規誨糾勸之言以塗飾耳目亦人人見聞所能及一二舉其最無重輕者施者市直聲而受者矜大度若其人諱忌如弗及恥人之知之爲隱微深痼之病則雖父

子家人不能言嗚呼德非宣聖而世無季路余復與誰聞過歟
嗚呼君死矣憶余年二十餘猶未脫少年輕薄之習嘗從稠人
中聞人言人家帷薄細故稍稍附和作戲謔聲不自禁君輒厲
聲責余曰是人間大可悲傷之事公不知哀之而取談笑以爲
樂公何謂公甯有人心歟余自遠道歸家人爲余殺雞余聞其
聲哀置之既而私自念曰我輩當爲生民戮力任天下事生殺
人惟所處不能效婦人女子煦煦不忍於一物之死適君來以
告君君曰始念聖也轉念獸也余聞之憮然一日與君觀魚於
湖側有大魚銜鉤而上勢若墜旁立者數十人皆拊手慶得魚
或切切祝其勿失魚忽大躍逐水去則皆大詫作歎息聲有色
然怒者余亦爲魚者惜之君曰魚方死而得生君喪心歟何狂
也非仁人君子所樂聞也君性善哀而篤於用情悲愁之色常

溢於面目睫中淚常滴潸潸然終日無斷時或作終夜泣穿衣枕常濕或成血以故目似失視嘗與余書曰我心中事不可說出來一說出來便眼淚打斷談鋒矣嗚呼君無貴賤貧富皆平視之其論人無親疏德怨爲評隲其是非以爲是則哀稍止非歟則愀然作大悲痛色若不得其人而告之嗚呼哀哉君雖當快意縱談時聞有人哭聲及病聲呼暑者遽變色爲泣數行下見有行道乞者或老人婦女抑病廢有痛苦狀必哀而問之舉所攜以贈必盡而後止嘗與余觀獄中人囚一丈夫森然立凶悍不類恆人余曰惡人也君曰有司者之過耳彼何罪爲哽咽不食者竟夕過人奴婢如對其主人曰彼亦人子也君喜果食而厭羊豕生物之類常太息言曰人生不過數十百歲月然所殺物必數百萬計旦旦而爲之於心安歟彼無仇於我我食其

肉而甘焉必大不仁而後已恣一己口腹之欲而戕天地生物之心而謂仁者爲之歟有蚊集君之膚君不忍殺而驅之余問之曰我苦癢耳蚊令我癢我不忍令蚊死也余曰不殺蚊而驅以嚙人於蚊仁矣於人則不恕君曰蚊之罪要不至於死君之言類如此自余稍有識知能取友迄今三十餘年夜雨孤燈夢魂猶如昨周麗辰爲古文家言以自拔於俗者也蘇雲卿行誼卓然平生無欺人之言陳仲舫勁學自修兼達名理許拙學陳志三則以濟時利物之說先一時將救民於水火之中者也此數君子皆先余而死梁月故人愴然增感況我宋子猶絕其羣嗚呼哀哉正月初七夜余與君同飲於唐叔玉家次日余將有杭州之行去辭君而君病君固善病余未以爲意也十四日余在郡治得姪孟聰書謂君病頗甚十五日復得孟聰書謂君病

益甚然猶以爲丁酉戊戌壬寅甲辰之歲君皆大病而皆得痊君病嘗無恙亦未以爲意也然余自郡治歸視君而君病不可爲矣君病篤之夕集其親戚家人以身後事屬余而令其女昭檢藏篋得書若干種曰女爲我成之益執余手欷歔而言曰以累君昭余次兒晳所聘定媳也嗚呼君自十五至二十二日侍君疾凡七日余復辭君赴杭州而君於二十三日戌時卒余是時方由台州之海門渡甯波嗚呼哀哉余自郡治折回以視君疾而不能少待以視君之含及殮天歟人歟余之心滋戚焉嗚呼道可以光海內而澤不周於鄉人才可以致三代而官不能以一邑君書猶在君名常存千秋百世必有識者余不論論其私於余者以哀君辭曰有殷明德挺生奇英萬物齊視厥命曰平遭時不類瀝血輸誠哀音激越乃不平嗚君豈不平大聲里

耳格格不入蹈蹈者彼謂君狂生謗言蝟起君狂非狂語無苟訾孔仁佛悲堯行周履伊尹佐湯呂尚值文嗟矣君身獨丁斯辰鵩鴞巢樹鳳鳥淵淪眼枯淚斷哀哉黍人嗚呼君歟泰岱可移君書蒿祀河水有竭君靈不死嗟余何人乃辱君知君年余友君學余師不師而友君謙則然寄余妻子授余遺編悵望何極地末山嶺一淚萬滴報君九泉蓋棺定論毀滅譽全嗚呼君歟君死猶生余生可憐平陽縣志九十四

宋佩璁祭公文云璁聞之先君子曰余年二十遭家難逃屋四海足跡所至京燕扶桑北極幽燕沿大江順流過湘楚齊魯轉而吳江越山所交何啻千百萬人類皆一時選而余待之以師友之間者惟瀏陽譚君復生杭州孫君仲瑜瑞安陳君介石三人而已譚君戊戌殉國難天下皆能知之然其人堅忍有餘簡

默不足故其事不成孫君翩翩公子恬默寡交世未盡知其和
藹仁慈實所難能陳君文章道德似復生仲瑜而性情過人處
卽復生仲瑜亦微有不及每與余談古今成敗窮數十日夜滔
滔不絕索隱道微如指如畫目光炯炯曠絕千代故余聞陳君
之言未嘗不心折而起敬雖嚴寒必汗流浹背故畏陳君亦在
復生仲瑜上他日吾其託命於陳君乎因以姊昭許字公之次
子晳時璁年少誌之於心不敢忘然未識我公也庚戌春初先
君子病我公方有杭行聞信折道歸視疾問醫忘寢食者十餘
日先君子棄養託家事於公當是時璁家多忌誹言四起外侮
內憂朝不待夕不但不利於璁卽先君子之遺骸亦忍而無人
顧問我公處理周詳愛護甚備若家人父子然璁於是始能祭
葬稍盡子道璁之生存惟公之賜追念先君子之遺言益涕零

不敢忘瑞安先生哀輓錄 平陽縣志三十九宋衡傳衡無子以三弟子佩聰爲嗣故稱先君子云

作褚石橋五十壽詩序飲水齋文集三

謹案公輓仁和陳藍洲大令豪聯云太邱公有道者流況復家乘口聲生兒乃得紀湛輩烟霞洞何人所闢從此名山終古詩魂常在義皇間當繫此年

清宣統三年 辛亥 五十三歲

是歲三月十一日浙江諮議局召開臨時會 浙江巡撫增韞奏報諮議局議決宣統三年預算案及各項議案情形摺稱浙江諮議局於本年三月十一日召集臨時會議經臣將度支部奏交之試辦宣統三年地方行政經費歲出預算案提出交議旋據諮議局議決交由會議廳審查科審查有照議核准者有交令復議者諮議局復議後有查照修正者有仍執前議者臣

詳加復核除關於民政類之省城巡警經費善堂經費教育類之兩級師範學堂經費仁錢高等小學堂經費實業類之化分礦質局經費工程類之浙西水利經費等項認爲爭執事件照章咨送資政院核議外其餘各項均經一併核准公布施行惟此次編訂預算之始因查照籌備憲政清單力求完善以致所列各項經費積成總額一百二十餘萬其中不免有虛擬無着之款今諮議局議決全案於經費總額雖無甚出入但既遵度支部奏案須量入爲出祇有一面進行一面督飭主管財政衙門竭力籌措以期仰副迭次諭旨維持預算之至意至本屆會期内尚有議決其他各案共二十四件經臣批准公布施行者五件曰脩正釐捐革弊案曰清查公款公產由自治職辦理法案曰官有財產管理規則法案曰脩正籌辦簡易識字學塾案

日停止各屬認解師範學堂膳雜費案又批准奏請再行公布者四件曰全省官荒撥充地方自治財產辦法案曰籌備禁絕鴉片法案曰各廳州縣官立戒烟局簡章案曰關於禁烟之各種單行章程規則修改案此外咨送資政院核議者五件交令復議及修正後再行提出者共十件所有本年浙省諮議局召集臨時會議決地方行政經費預算案及其他議決各案緣由理合附片具陳

行述云三年六月川路事起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羅綸蕭湘首發難力抗清政府清川督趙爾豐拘蒲殿俊羅綸下獄蕭湘自京將返川至鄂亦被捕海內大憤而先君首電清政府請斬趙爾豐以謝天下幷電各省諮議局力爭至八月而鄂軍遂大起天下響應英傑豪俊遂雲集而亡清族矣

墓誌銘云辛亥之役武昌兵變震天下蘇浙相踵應附當其時有能出入生死履忠信秉仁義解紛而紓難毅然以擁民命杜殘傷爲己任使揖讓勃興世繼銷亡幾不喋血而告成功且易如反掌者翳誰力歟吾友陳公介石其人也是秋杭州滿營協領貴林潛受浙撫增韞將軍德濟指儲礮械麾健將擄卒營誓死與漢人鬬不惜糜爛城民公方爲吾浙諮議局議長故與貴林厚獨奮身銜險入說之曰清天命已矣君毋膠守違天當視闔城生死重名節輕勿以一人私害天下公貴林涕泣不從入拜其母垂淚白之母意動教貴林當如陳先生言陳先生天下傑也勿負之由是旗營始與民軍和納械墮防城中安堵如常公因倡議馳檄諸革命區毋戮滿人天下聞之相戒以浙爲法滿族知不死亦罕抵拒以故不數月獨立環海內清廷迫大勢

不得已從袁請讓尊圖共和世羣推袁功而不察有陰相其成者也不然彼功固奚爲弗遂而縣諸夷互歲時旣盭天道且安知不有用是藉口以撓袁計使不克潰然竟厥施者天下事未易闚矣非公有以陰相其成者而誰乎

謹案宋平子徵君中權居士協和講堂演說錄敍有云越州湯蟄仙氏屢辭徵辟温州陳介石氏東身四勿二君者皆不可一世然皆與君相過從中權居士者卽故協領貴翰香林也

墓表云武漢事起先生方長浙江諮議局號召士商設民團遂被推爲副理先生謀藉民團發難省垣以應武漢會巡撫者略聞其事遂遲不致照會復靳械不予俄而浙軍亦起

九月十四日杭州光復公嘗被推爲浙江省民事長未就因舉

中華民國紀元元年　壬子　五十四歲

是歲公被舉爲世界宗教會會長　行述云民國初立先君居海上而海上有世界宗教會之設求所以領袖者難其選以先居博大精深善溝通諸說無門戶因共舉爲會長江蘇姚文棟英吉利人李提摩太釋諦閑副之

謹案是時民國新政社成立公舉餘杭章太炎先生炳麟爲社長公爲副社長章公與公均以他故弗就尋改選公爲正社長公亦力辭故公出處於此可見矣

作欠泉庵文集序　天生奇傑文章之士必窮困之以至於顚倒不欲生飲食衣履無所得槁首垢體指爪積埃濁怒目視天下人一無足當意悲痛流連大呼頓足口截截念古人操紙筆

立就數千萬言狂哭不已繼之大笑以自擠於死而後止是大可嘅已然人生何足惜古之人窮於其身必當傳之於後名山歌泣鬼神如聞可驚可愕可喜之辭或千載一見相對不啻同晨夕一文章之傳往往起百世之下好奇嗜古之士規撫遺躅致寶惜如得拱璧讀其書而悲其人爲之感慨不平恨斯人之不遇而哀當世之公卿大夫酣豢庸鄙旣志得在上位乏知人之明爲萬世罪人不可赦亦可以慰九京而無憾矣然如我友周盥孚又何其生之窮而死又幾不傳爲尤足痛而可悲也盥孚生有異稟讀書能彊記過目不復忘余辛巳始一識盥孚是時我邑孫琴西太僕致仕歸置詁善家塾招當時能文士講肄其中人才稱盛而太僕謂人曰他日得我文眞傳者其周盥孚乎太僕故以文章名海內於是盥孚之名始大著然當天下無

事士人攘臂修科舉業揣摩有司者之愛惡非此無階梯可進取靡然成氣習故盥孚文益工而遇益困盥孚性豪放氾濫百家嗜酒而不喜諧笑醉則大聲作莊語最不善治生賣文度日夕家人數十指常號啼愬饑苦一月之中日不得一食者恆十見盥孚頹然不置意得錢數百輒向市中沽美酒引刀割大肉攜之以歸劇飲十數杯輒盡之而後已不少餘或不得飲然非酒盡則不置一飯故家中常無食有客至則又慇慇致款當邀與共食飲家有一尺布必質之以市酒肉與客同豪飲極談與論古今國家興壞政治得失人類賢否風俗良窳一飲一呼如屈伸指數物多寡歷歷不差絲黍聲若洪鐘徹屋庭隔數十舍聽其言如覿面環盥孚家左右居者皆曰盥孚先生酒狂也遇空乏無酒食客至則相與長對竟日如醉飽狀或泫然不能作

一語客知其無食皆自引去然每至無食時則文氣益充下筆益滔滔有味與會淋漓鍛句鍊字益復温雅與古爲會悠然動人無豪情矜氣盡其浸淫於文者深矣然得一文輒棄去不復惜未嘗絲毫爲後日計也㽞孚之死十有六年矣其子元稍葺其餘稿得若干首將以付梓人而問序於余余讀之爲淚下曰嗚呼㽞孚之文其盡於此乎余讀㽞孚之文多矣此作大半得之新聞報館舊刻非其所樂而爲也若夫㽞孚快意之作余雖略不復記憶然猶能髣髴述其一二視此諸作蓋不啻倍蓰而伯什也汝萁曾求之乎元曰亡之矣嗚呼以㽞孚之才與學令得志可以治天下輒不得志以死而所爲文章者又皆散佚無可見遺其精而拾其粗佚其全而存其闕天之所以窮困㽞孚者乃竟至於此極歟生不得遇而死不得傳余念此益憮然有

感也夫自古豪傑者流有志於當世之事往往不樂以文章自見盌孚故用世才而年適強盛不自知其遽死所爲文方日進而未有艾故於其所作輒不能滿意恆厭棄未曾錄而存之以遺其子孫以傳其人余交盌孚非一日余於盌孚之文每惜其不傳又庶幾幸其或傳盌孚之文之可傳者多矣然今之所傳者乃止於此也嗚呼其可悲乎哉其不可悲乎哉嗚呼天生奇傑文章之士而命之如是是又何心哉嗚呼如盌孚者其可謂眞窮也已瑞安陳黻宸（欠泉庵文集卷首）

宋徵君墓表　先生諱衡字平子浙東平陽人其先宋微子之後也先生生有淑質七歲出語輒驚其長上讀書舉目成誦輒心解解必異於人當清咸同之際考據義理之學皆幾廢然學者竊宋元明諸子緒餘獵粗而舍精襲非而遺是豐蔀自喜往

往溺一先生之傳守其說不變而歐美大同學理自海通後稍
稍漸中國然篤於舊說者疾之若仇讎有稱者輒撇衣叱之平
陽故浙部窮處聞見尤隘寡然先生獨謂古儒者之學自契相
有虞氏爲司徒世其業歷夏商周以及魯爲孔氏之教皆以仁
民愛物爲體公天下爲用以爲嬴劉代興斯道遂裂迄二千餘
年惟顏習齋氏爲能接孔門卜子夏氏之傳黃梨洲氏爲能接
言子游氏孟子輿氏之傳而能見諸行事不獨託之空言者惟
今美英日本諸國有然每讀彼都通人論箸及其國家所設施
輒欷歔慨歎淚涔涔然下曰嗟乎素王之志今乃行於海外哉
今乃行於海外哉先生旣立言與世異故雖揖讓公卿名滿天
下而沈滯廢鬱無所遇志不得行蓋其知先生者大率喜其文
章驚其華藻等之司馬相如班固張衡之流而不知先生固以

力接孔孟之傳自任也然自是天下之言論亦一變與先生遊者旣習聞先生言漸知古今政治眞理與古帝王理人經國之道相戮力提倡以求其是卽平素嫉惡先生而其人尙稍有覺識者久之亦皆大驚且服而朝廷之上因敗圖功一挫於甲午再衂於庚子士大夫亦稍悟往者僿固之非言變法步趨東西鄰惟謹人始知先生有先知先覺之明淸室巽位建國共和去先生之卒一年有奇先生不及見矣然先生常爲儆宸言古聖人之傳之失也久矣末俗虛僞之士爲趨時勢因人之言貴耳而賤目往往隨物遷化口能道其說心不能知其意方今之時羣治大進揆大運而察人事自嬴劉以降一君家天下之制必不能久存於中國國體之必變不遠矣我輩所身逮然吾又恐國體旣變學者或喜爲無本之論數典而妄其祖不知仁民愛

物公天下之旨當嬴秦之前書傳所詳賢人君子所稱大義微言固自彰彰可識而後儒淺學之徒投時主之好而轉謬託之六經之言附會竄易以文其非至天水之後而其說遂大盛矣鄒魯晦塞商李當塗此豈古儒學之罪哉近似者亂眞矯枉者過正邇年以來人且以古帝王爲專制之治而尊君抑民之說實始自古儒者之敎我孔子爲世界大罪人也嗚呼江河滔滔逝者不返此又先生所隱憂而深念也德清俞曲園太史序先生所箸卑議曰嘗讀後漢書王符仲長統傳所載潛夫論昌言諸篇輒歎誦不置以爲唐宋以後無此作也不圖今日乃得之於宋子燕生蓋燕生所爲卑議實潛夫論昌言之流亞也其意義閎深而文氣樸茂異時史家采輯登之國史亦可謂甯固根柢革易時弊者矣先生少字燕生曲園世人所羣推爲一代老

師者也雖然斯猶先生所自謂卑無高論者耳先生箸書數十萬言爲數十種皆閎遠精奧發前人所未發世之能讀者尠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有聖人者起雖百世以下不能易也先生以庚戌正月二十三日卒於瑞安寓次又二載壬子七月二十五日葬於瑞安東垟山之原陳黻宸爲表諸墓不及其家世次與其行事以別有壙志及傳故不著嗚呼先生之名蓋千萬年如一日不待表而後見雖然吾以志吾之思兼以質之後之人

平陽縣志九十二

中華民國紀元二年　癸丑　五十五歲

是歲公當選爲國會衆議院議員兼充國立北京大學校文科教授　行述云二年春先君被舉爲衆議院議員復適京兼任北京大學文科史學教授而遙領世界宗教會事是歲十月前

大總統袁公以非法解散國會先君因謝外事獨任大學校史學及諸子哲學教習踵修前說論史既裒然成帙又益闡老墨莊列之微言輔以管荀屈原諸子爲書數十卷舉畢生精力所在盡瘁赴之謂藏諸名山傳之其人今世不易有知者

成中國通史二十卷　自序我中國自黃帝見於史記按曆鳌然載籍相續盈千萬且未已尙書春秋之作尙矣然我讀秦始皇本紀稱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古籍之或不傳久矣自嬴秦以降惟遷作爲獨絕班固斷代爲史體例或不純後世之過詆固者多矣然其言亦往往矯枉而失其正考班固作漢書人有上書言固私改作史記者詔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幾不免於大戮然則固固不能盡其作史之才者也太史公之言曰予誠以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雖萬被戮不足惜史記

册藏名山副在京師爲司馬氏私家著作之本非帝王之權力所能強而奪也昔漢制太史公位在丞相上遷以父談世職爵居上公以視公孫宏衞青輩蓋尊貴遠過之然遷每自以懷欲陳而未有路漢武帝之薄待史公彰彰矣然其職固歸然尚在也咸陽之火無論矣我又謂中國之史有三厄一厄於漢宣帝再厄於漢明帝三厄於南北分朝之世史曰司馬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文書而已昔倉頡沮誦輔黃帝以首出義叔和仲爲唐虞之上官是故終古弇商向摯歸周國家存替視等蓍龜漢初天下制書必先上太史公而後以其副上丞相蓋史之尊貴於古有自矣而宣帝奮其私智奪數千年歷代相承不易之席而擲而去之夫以行文書爲事此則胥吏役徒所優爲奔走衣食之司之所習而從事者也而史職復何可問哉王莽代漢

置柱下五史而求還後爲史通子盛矣夫不得以莽制而易之漢氏中興舊觀頓復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又詔固與陳宗尹敏孟異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此曠古之變局也夫孫盛實錄見嫉權門王劭直書負讎貴族予奪之端禍福斯伏斯亦人之情歟而况以天子之尊有殺人之權受命人子而傳其父曲筆阿時甯存直道自明帝首爲此例而後世無私撰之國史濫觴江河椎輪大輅事涉君親語必忌諱雖勢非得已而直筆無復存矣劉聰之殺公孫彧聰故虎狼之族犬羊之俗非經無古人倫斯盡聰亦不足責也然而趙淵車敬之作見廢於苻堅吳均之書被焚於蕭衍堅夙禮賢衍亦嗜譽本非無道之尤乃蹈燒書之轍愛惡在人聞之寒慄至崔浩之獄乃以書拓跋氏先人事崔故一世大才其書必有可觀魏

起荒夷先德曷掩斯非浩所能枉筆而就也然乃俯首東市遽赤其族直史之禍慘何忍言是故史無定評惟南北之世尤甚島夷索虜仇黨相尋異乎吾黨所聞輒令人廢書而不能卒讀矣於乎我中國之無史久矣上下古今曠然獨往文獻之繫來者誰徵我於此不能無餘嘅焉雖然自昔作者多矣沿流溯源百川匯海好學深思之士其所撰述或不虛往籍亦燦然大備矣其關於治亂興衰之要與夫制度沿革人物臧否庶幾不失什一於千萬之遺斯亦讀書考古者所穆然意滿也因論次自黃帝以來迄於清世與治史聞者商榷而質明之北京大學講義本

撰梁潤溪先生七十序飲水齋文集四爲新會梁任公先生啓超父作也

建德周大帥七十序飲水齋文集四

中華民國紀元三年甲寅　五十六歲

是歲專任國立北京大學校文科教授遙領世界宗教會事成諸子通義十卷　自序昔緦有言曰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夫道之湮滅於世久矣我嘗謂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諸子者立言之極則也六義微而百家鳴官守衰而師教盛孔子生春秋之世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文武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所著春秋孝經論語諸書粹然爲一子之言漢繼秦興劉子政司校讎之役向卒劉歆承其父之業總羣書而奏七略區諸子於六藝之外而孔子之書巍然與諸子異流殺青所編懸諸金石於是有春秋二十三家論語十二家孝經十一家類皆沿載籍之餘流成一家之學說凡六藝略所列芬菲特起蔚爲百世不祧之宗經子異派而

百家諸子之書等諸小邦杞宋故封附庸秦晉子之爲世詬厲也久矣嗚呼自古道術之不昌又何言哉我謂子之於經立言則同昔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謀餘文遺事錄爲鬻子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鬻惟文友李實孔師筮磬同音義緜軒輊按漢書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列之道家別出小說十九篇今小說亡逸而二十二篇者止存十四篇唐逄行珪所獻也行珪之言曰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實申師傅鬻子以文王降己大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成章研神聖而啓沃彌綸彝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抑我聞鬻子年九十始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

國事尙少也文王乃師之今十四篇所載上自五帝下及周公治曲阜及康叔往守於殷之事別有三王問政七篇爲明楊之森所補輯采自賈太傅新書修政論之森曰賈太傅應及見鬻子遺書也鬻子當周公成王之時年蓋百有餘歲太史公作老子列傳曰老子百有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然則鬻子亦古之脩道而養壽者歟然鬻子所箸大道貴道守道諸篇與夫道符禹政篇所錄類能經緯家邦致之弘濟大率近儒家者言其義奧遠恢達銓發心靈而於德刑之用政事之要語有旨歸爲王者理世致治之著蔡雖百世不能易也惟揆之道家之言雖其大端皎然不可移易而求其曲折合符應物變化所謂精神耑一動合無形爲道德虛無之術者其言亦稍殊矣不知漢志何以列爲道家蓋其書之殘闕不傳者多矣抑

其篇目次第往往錯亂不可通曉又未知果爲鬻子之作與否要之陳義弘遠不類秦漢以後人語闕疑以俟從政之士有所擇而取焉今不論自老子始北京大學講義本

撰侯官郭侍郎六十序飲水齋文集四　爲郭嘯麓銓卿則澐尊人春榆先生作也

劉我民先生七十一壽序飲水齋文集四　爲劉孚若先生盥訓父作也

中華民國紀元四年　乙卯　五十七歲

是歲琳山公九十正壽　胡鍾翰瑞安陳太公壽序云翰己酉歲始識瑞安陳先生介石聞諸其鄉之人則曰其家故積德其祖若父則鄉里所稱陳善人父子者也辛亥秋先生爲浙江諮議局議長翰長記室在先生左右當是時武昌舉義旗稱革命海內響應杭州故八旗駐兵處浙撫增韞旗籍也增韞調遣新居[illegible]城外而括軍械局所有利兵予旗人故旗兵在杭號勁旅

難敵杭城內有旗虞而外當四戰之衝進退不足自存翰與地方衆紳集議辦民團舉湯蟄仙與先生董其事而先生告翰曰清之天命盡矣革命軍必得成惟多殺人無益而昔洪楊之變漢旗相猜忌舉城內數十萬人無一得免者斯古仁人君子所深念而心惻也駐防協領貴林與我有舊亦公之篤交也公能下貴林俾貴林不以旗人故自疑撤兵備就漢軍約我當以杭倡天下傳檄各省不復爲種類爭中國之福也翰就林多方譬喻爲言先生之意林許諾九月十四夜浙江獨立軍起旗兵釋甲內外無譁自中夜達旦三小時而巡撫受拘大局遂定於斯時也居民安堵商旅如歸不損一兵不戮一人自古克敵攻城之捷未有如斯之易也向使先生貪一時之功以多殺人爲能欺生平夙交而縱士卒以必鬬漢旗爭相持不下城門之災誰

爲池魚浙江之成敗未可知卽使得成而民喋血併命爲兵者不知凡幾矣當時喜事邀功之徒以浙省革命獨無流血之禍少赫赫之功而轉以降納旗兵爲先生咎謗忌交集必思有以中傷之是時先生與翰皆幾不免迄今三年矣向之謗先生忌先生而思有以中傷先生者或死或亡或殞於兵或斃於火或覊於獄而先生歸於其家父子室人熙熙融融一堂之內如登春臺今年仲冬爲先生父琳山公母林太夫人九旬並壽之辰當世能文者咸獻詩歌文章爲太公太母壽北湖清芳集

撰老子發微二卷成北京大學講義本

莊子發微二卷成北京大學講義本

謹案陳鍾凡自述讀書時事云余前肄業北大哲學門與黃離明兄建中同班時所授各課除西洋哲學論理心理

生物學外以中國羣經諸子爲主任經學者爲象山陳伯弢先生吳縣胡綏之先生閩侯陳石遺先生任諸子學者爲瑞安陳介石先生杭縣馬夷初先生則授宋學伯弢先生訥於口後改任說文課綏之先生對當局不滿中途與辭石遺先生講尚書三禮歷時較長特以賦性剛毅與人無假借介石先生授溫州語非吾輩所能盡瞭而先生每至教室揮粉筆急書累千百言一聞鐘聲戛然而止錄出讀之洋洋灑灑韓潮蘇海無以過也（朝報副刊）

撰朱益敷先生六十壽序（飲水齋文集四　爲黃巖朱劼成參政文劭父作也）

蕭文圃先生七十一序（飲水齋文集四）

中華民國紀元五年　丙辰　五十八歲

是歲國會恢復公復出爲衆議院議員兼主國立北京大學文

科教授　行述云五年夏袁公稱帝義師四起憂懼不知所出發疾自斃而今大總統黎公繼職召集舊國會而先君復出爲議員仍兼校席蓋先君先後出入數十年志不忘天下欲致身爲民解倒懸而出諸水火然所至皆與敎俱

謹案袁世凱謀叛稱帝使人說大學師生上勸進不可時公持之最力北京大學遂獨未從賊主者故不利辭去因共舉蔡元培爲北京大學校長

撰中國哲學史成　自序夫人之生吾知其始於猿馬之類矣猿馬之始我知其始於動物之略有覺感者矣動物略有覺感之始吾知其始於微生蟲與草木之生矣然此微生蟲與草木之生者吾又惡知所自始也總之必始於知者近是一蕩之微必有坿焉一蔓之長必有依焉非知何生有生必知一切因緣

與知俱來卵生胎生溼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自一微塵達無量界造物非造因知而造唯我有知乃造愛心愛愛相續其類乃成物各有類矧復在人與我類者我必愛之愛之不已因而有爭爭之不已知乃益進其進愈銳其知愈微無知之始我何自來有知之終我何自往我本無往我復何來往來兩窮知於何着謂着自我我復何着謂着自知自知自我自知自我何處着我我既無着何況於知積恆河沙普徧大千相減相息於空虛中吾目能視視於何及吾耳能聞聞又何及耳目不及乃生思想故以吾目界之所接耳界之所傳不足以逮我思想界之萬一然以我思想界之所存又不足以逮我非思想界之萬一吾之身至思想窮矣吾之力至思想盡矣況此思想者乃猶在思想之界中者也是亦斥鷃之見耳

何論於目何論於耳且以我目界所不及而有鏡焉以闢之而十焉而百焉而千焉而萬焉而無量數焉而目界所不及者能及之以吾耳界所不及者而有電焉以達之而十焉而百焉而千焉而萬焉而無量數焉而耳界所不及者又能及之又安知吾之思想界中必復無一物焉而舉吾思想界所不及者忽若有以啓之而十焉百焉千焉無量數焉雖然是亦蜉蝣蛄螻之識耳夫自有鏡以廣目界之所不及有電以拓耳界之所不及未有鏡無電之先我之所見所聞者何在旣有鏡與電之後我之所見所聞者又何在曰目有簾以感於色耳有鼓以達於聲然則我本無見因色而見我本無聞因聲而聞是其所感以爲色所達以爲聲者幻色耳幻聲耳卽所謂十焉百焉千焉萬焉無量數焉者又必幻色幻聲之萬無可疑者也況於我思想界

所不及者卽有一物焉能達我思想界於其十焉百焉千焉萬焉無量數焉又安知其十焉百焉千焉萬焉無量數焉者非猶我思想界之所及而豈遽能於我思想外而別搆一境焉是乃猶其思想界中之幻者耳然則吾果有知耶吾果無知耶雖然吾之有知又與生俱來者也故吾無問其知之何如而旣有知矣是亦吾知之所當盡也瀛海中通歐學東漸物質文明讓彼先覺形上之學甯惟我後數典或忘自叛厥祖輾轉相附竊彼美名謂愛謂智乃以哲稱按爾雅云哲智也揚子雲方言亦曰哲智也我又未知古中國神聖相傳之學果能以智之一義盡之歟雖然智者人之所以爲知也人之有知自有生以來非一日矣其所以爲學者我無以名之強而名之曰哲學然則中國哲學史之作故亦學者之所樂與從事者歟不佞上觀於莊子

道術方術之辨而下參諸太史公六家之旨與劉氏父子七略之義輯爲是篇自伏羲始其略而不存者多矣要之無徵不信亦求其有徵斯已耳雖然學歟哲歟哲歟學歟後必有能正其名之謬者是篇也講義之云爾史云乎哉史云乎哉北京大學講義本

列子發微一卷成北京大學講義本

撰孫母富太夫人六十壽序飲水齋文集四　爲錢塘孫仲愚監督寶瑄母作也

闞母錢太夫人七十壽序飲水齋文集四　爲息侯先生梁母作也

林姻母余太君七十壽序飲水齋文集四　爲妹夫林茂才仁杲母作也

謹案是時蔡松坡將軍鍔故以討袁而死公輓語有云三戶亡秦紀項誰追太史筆萬家寘冢弔韓空續大招篇

中華民國紀元六年　丁巳　五十九歲

是歲中德交絕公任議員彈章首劾內閣總理段琪瑞禍國殃

民之秉義聲大震　行述云當歐戰時中德之交絕當路怫民好惡且意有所私遂從英日之後更宣戰約率民驅諸死地而不顧羣情側目重足腹怨不敢言而先君獨先抗議糾其失直聲被海內旣而有嫉黨圍攻議院者獄未具而疆吏藉制法不良竊名猝舉兵向京師迫停國會國會於是遂再亡矣皆如先君所逆計云先君每擘畫理勢多奇中百年間事預決其後所至懸一語以爲之的待之久十常八九驗當國會未遣散時先君知亂且發然欲以公制私以理奪勢不忍恝然置而適以先叔父病故馳歸一月之間而復辟禍作當路亦終下令與德戰而先君乃於此際卒矣

醉石公卒年四十五　林損季臯陳醉石先生事略云先生姓陳氏諱俠字醉石琳山公之季子也生而岐嶷年五六歲時琳

山公課之讀每晨起輒受書數千言及夕而叩之應聲背誦口無留滯申以詮釋一字必究其義於古傳疏之外潛心自得時逹新解既稍長條理前說出以視人雖老師宿儒不能難僉以爲天授也性孝友九歲值伯兄燃石先生之喪哀慟逾常人而進退以禮雖成年無以過慈惠愛物蟲蟄之屬非有所侵損不忍傷蚊蚋嗜膚驅之而已亦不欲多殺也數載諸經畢通乃從仲兄介石先生治文史之學暨諸子百家言嚴事若師敬禮無敢懈　介石先生以文行負海內重望弟子來學者日益衆先生恆在側及出主三溪羅山書院各山長皆與先生俱弟子中有未逹師旨者輒以問先生先生爲條晰之必令心知其義乃已或值介石先生有他故暫攝館務探索深頤與衆語相與悅服翌日介石先生歸或舉以質之乃與先生語無不合也因共

議以所事師禮事先生先生弟承則相呼以師叔師叔之名遍五縣雖婦人女子販夫牧豎闤士林中言師叔者雖未舉其名皆知爲先生而向學之士未得爲介石先生徒者咸願從先生游資所啓沃然亦隨衆人之後以師叔稱之也介石先生旣通籍於朝退而教授杭州上海北京廣東之間著籍爲弟子者萬餘人先生經己丑之病體已羸弱不克從然聞風景慕者猶時時馳書問學郵傳不絕於道於是四海之内皆知有師叔陳醉石先生矣　先生以病故學醫執贄志三先生之門盡得其傳益切磋琢磨之蔚然爲近代治醫學者之冠志三先生嘗語人曰我讀書十年臨證十年僅免愚誣之誚今遇陳生乃以數月之功而盡通之信後生之可畏也又曰人之習醫也精於勤而荒於嬉若陳生所謂以神遇者也我始教之醫授以黃帝神農

之書自以爲至高矣顧省其私則惟老莊管列諸子呂氏之春秋淮南之鴻烈解諷誦不釋於手他若無所覩者進而求之又往往默契於醫發前人之所未發是豈人力所能至耶　先生性敦厚居鄉黨恂恂若不能言至其掬學於心誨人不倦樞機乍發千人皆廢從游之士飫其緒餘緣而飾之即以睥睨一羣號爲良醫獨先生深藏若虛不欲自建聲聞平時不輕出治疾惟親戚朋友中情所不能置者必躬臨視不待延促而後往也寒苦之家延之則必往或無力購藥石必資助之遠方來就診者必款以果餌曰貧與飢能傷人我恐重其疾也其立方善用少以解衆紛然時有烈劑他人所不敢輕試者識力所及一投立愈愛人如己爲病者立一方旣令服之又時時遣使往探其家有故輒急以告病家侍疾者或反厭其勤而先生不顧也矜

慎不苟用藥毫釐失平歸而覺之必馳改乃已或道遠使者未返報至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彷徨憂懼不知所出或曰君之存心厚矣然何自苦乃爾先生曰昔扁鵲嘗自謂越人非能生人人自可生者耳我亦非能生人者若人自可生而由我致之死則我之戚也　先生故好學而年適彊盛不自知其遽死窮理深造方日進而未有艾故於所作輒不能自滿恆厭棄之其於醫學亦嘗有所論述嘗爲內經發隱傷寒論解達生篇商榷等或未成或旣成爲不知者悞檢失去今存而在世者惟悲儒上下篇算緯首二卷類皆得諸報章舊刊而當壬寅五六月間疫癘大作霍亂轉筋倉卒不起流轉遍數行省自扶桑以東亦間有染者羣醫束手不能治先生曰此非病能死人亦治之非其術耳因施診於利濟醫院全活者以千計乃箸霍亂病源一書

邑其旨遠近咸宗賴焉　先生善與人交久而彌敬無狎侮之
容人欽其德亦不敢相狎侮性好施與友朋中有假貸者一諾
毋或吝悔每出鄉鄰之貧病失業者共候於道乞米貸金相絡
繹先生皆一一應之先生氣度和藹居恆與農言農與工言工
雖至稗販皆因尋而導諸善咸令自悟爲文亦神似其人善以
淺語發新解不加雕飾而天趣流出自然中法度若陶潛白居
易之流儉樸自持大布之衣十餘年不忍易夏服不以絲冬服
不以裘食尤粗糲無嗜好治醫數十載所全活以萬計未嘗受
一金之餽一物之謝鄰有貧而患瘧者先生爲治之未愈而甌
海道尹某公以重金來聘先生以是人故不忍卒卻之佃者納
租待以賓客之禮虧減不問而出糶必盈升斗逾其量　先生
自己丑病後歷癸卯庚戌己卯皆患篤疾皆自治而愈甲寅乙

卯間里民議竟介石先生志續濬北湖推先生主其事先生昕夕籌畫纖悉備至里民感其德然先生以勤苦故體自此乃益羸　初先生有大志每自任以天下之重後既以病家居意不能無自惜嘗獨登城闕或步行邱墟間默然而歸隱几槁坐嗒然若喪其我人莫測其旨損昔居海上意抑鬱不自展嘗馳函先生愬之先生報書誨其失有曰吾亦時有所懷不可以告人當俟臨危易簀之日一傾吐之耳然聞先生之卒四顧無他語但以不得終事老親如恨而已叔苴閣文錄

六月十三日未時公卒　行述云初先君在大學時每有異感又嘗夢顧炎武持刺來謁觀其貌與己似云他日當相俟名山石室中覺而奇之因顧謂旁者曰我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形乎動靜非可枉也且我方治易佛老之書而益信天

人之微幽明之會內寂外通恍若有開而告之者非執妄識以爲眞也因復推論屈原離騷九章諸篇廣其說以自證及卒之夕有絳雲來覆室上里人相率奔赴以爲有火光燭天移時始滅彌留時語不及私所論皆天下大計謂世有能用之者猶可以撥亂世反諸正旣而曰我生有所來死亦宜有所往因索大悲心陀羅尼咒誦之旣畢卽逝惟先一時許呼大父母者再而已

墓誌銘云易簀夕有絳雲來覆舍里人相率奔告以火移時始滅余嘗詢諸觀宗寺僧諦閑諦閑曰介石鮮大功德曷克臻此余笑曰猶謂介石無功德乎辛亥秋全杭城民命且賡拯天下旗人厄者非功德而何諦閑瞿然

墓表云建國六年先生見督軍會於徐州知藩鎮之禍將作憂

憤見於辭色及夏假歸卒遭弟喪以慟致疾遂卒於家

行述云先君旣有大名於當世容止猶昔日布衣冠無所改遠近識與不識咸相稱述以爲楷模父以詔子兄以敎弟而其子弟則恆謂如陳公者雖衣敝縕袍與販夫走卒雜處而岸然不可侵犯共識爲有道之士莫敢不敬若吾儕服其服而無其容則侮辱隨之矣蓋德之潤身固不可以虛襲也比年以來先君鬚眉益奇古而精神矍鑠不衰兩目素閃閃如電居闇室中輒有光射坐隅雖旣老猶能觀蚊足細書盡數十頁凡百餘萬言無眩倦之意聲如洪鐘與人語天下大計滔滔不絕不知日影之移雖或三日不輟而氣息不以少緩喉舌無失潤者腰足尤健每日可步行百餘里速而能安或從行者必坌息始及之先君固以親在恆言不稱老又以生平抱負未展不得施諸事功

益刻勵自奮思假年以竟其業而內顧神明未衰耳益聰目益
明筋柔握固如壯者謂庶幾可以終盡其才居常謂年未七十
輒巽懦不能治事厭倦求息營菟裘以自娛悅聊優遊而卒歲
者是無志也若古太公望營邱丈人之流斯可謂不自暴矣
又云先君生平固自任以天下之重其慈祥惻隱出肺腑而益
面背覩斯民有疾苦輒愀然不能自已如己推而墮諸溝中居
恆謂一民或飢我不忍以獨飽一民或寒我不忍以獨暖雖在
古昔爲恆言然苟能善體其道由之弗疑天下之治可翹足以
待今之民旣鮮誦之矣而能言者又未必能行且其言亦徒以
塗飾耳目上不由於誠明而下又格於徵取於身家利害之故
亦未燭也夫使天下皆飢寒而惟有一人焉以飽暖處其間私
則有親戚貸求之情公則有遠近刼奪之勢勃谿在室寇盜在

門當走險之衝犯蠆尾之毒環攻得必勝之時千夫競詛詈之口亡可立待雖有粟帛烏得而衣食諸彼自營之徒私據財利能積而不能散爲一己謀未必無噬臍之悔也又以爲匹夫匹婦誠能存心利物則必有所濟是故先君雖嚴一介之取而與人不吝千金先君每歲固無他入爲山長教習時恃館穀自贍服官恃微祿而爲議長議員有歲費雖多寡有不同悉數之乃可以屈指遽窮也然先君多所入則多施之少所入亦少施之而當館穀稍豐時每歲所周給助恤者必數千金然皆以濟貧乏之庇寒士或謂先君公何爲而愛寒士今寒士多負恩不足惜也先君遽應之曰君貴盛子弟固宜爲此言我始出以寒士故知寒士苦誠不能忘情於斯人之徒也然先君亦終不願締交於富豪權貴之徒藉繁縟之禮儀以貨財相餽遺徵逐酒食間

以爲榮誇而所謂富豪權貴及其門下亦交議先君以爲惡衣菲食過儉樸徒自苦耳而先君所施與寒士雖多皆未嘗舉其名以告人惟躬受者得自知之苟人心之未死則先君之惠必猶有能憶之者顧先君又嘗謂此小惠耳固不足以徧及民比於爲政今我方無勢位未嘗有尺寸之用徒節一己口腹而欲以衣食天下庸足道乎故先君之自待尤儉大布之衣一服數十寒暑不忍易敝則數改爲之有塵垢則躬自澣滌惟其潔不惟其華也一日三飧尤粗糲或細民所不能忍甯飢餓無肯下咽者必勤治爨令稍變其味而自進焉先君曰於禮有之貨惡其棄於地力惡其不出於身天地間一草木之微固不可以妄廢之我乃爲物力惜非爲財計然亦豈爲名哉抑我素食貧習之久矣又何可以一旦忘其故且我惟能儉故猶得仰事俯畜

幸無匱絶乃勉分餘力以及師友之間使稍自奢縱則因以凍餒者恐不知幾何人矣況天下方多事我既不能自遯空山中痛癢肥瘠與民共之尤未可以漠視此身既公諸萬民矣苟倉卒臨大事非嘗膽臥薪忍勞苦不足以率羣衆口體之謂何亦安足以累天君而梗作息哉嗚呼先君之儉德無識與不識皆能言之其所以儉則舉世無知者

又云先君百行既無累而容接道度淵然若不可測嘗謂君子律己守道行欲方而智欲圓故不肯死守一先生之言姝姝自悅立門戶以抗異己紛紜喧號若不共戴天之仇生平雖在夙怨一言中理稱譽之不容口論古尤恕一下筆閒審愼矜重懼其周納鍛錬嘗夫風雨晦霾之夕獨坐斗室中青鐙熒熒若聞鬼哭若起古帝古王之靈爽據南面之席堂皇萬丈赫然下臨

而莅决之剖晰如流無狀不燭一或失當輒有無數聖人賢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流大聲號咷作不平鳴奇冤萬古天地無色四顧悠悠愴然涕下而或懷瑾握瑜一往直入德性自成無假雕飾徒以不學無術無以自表不見錄於大雅之林必爲書而出之又或振采負奇見厄當世操難恕之心而涉嫌疑之跡功辠付諸千秋辨雪由乎賢者而薄躬厚責之士陽儒陰法以理殺人吹萬牛之一毛索瘢垢而無已遂令負屈莫伸遺恨地下則爲委曲推求知其人而論其世略跡原情窺見微隱拯諸九淵之下登乎袵席之上精喻志通往往有觸於外莫逆於中冷暖自知悲喜俱集不知涕淚之何從古今人我之有異也至於九流百家之學竺乾希臘之書先君既以爲皆原於一不宜分裂疆理持戈矛相攻難則皆治之治之必求其精遺其粗

資乎己而不役於人故於孔孟佛老莊列管墨之説皆有所取亦皆有所棄惟其當而已矣不問其人也久而與之俱化則置以爲荃蹏芻狗別出所修證者鼓鑪冶以陶鎔之必粹必純藉以自命一家其宗旨體用亦咸一以貫之無所雜使讀其書者咸知爲先君之學而非孔孟佛老莊列管墨之學也先君既於書無所不讀然不務涉獵治一學必原始要終洞澈其本末統類然後顧治他學其工力亦如之未嘗間其思想尤極深研幾一空往古或衆目之所共覩衆耳之所共接而精心獨闢忽發奇解不求異於衆而衆人咸瞠目驚愕卻步而走嘗較論孟子荀卿高下以爲孟子主思荀卿主學孟子非無學而言學必自思出荀卿非不能思然能思又自學入又謂荀卿蓋以人佐天之窮而孟子則生有淑質而天縱之才也皆自道也故先君平

居爲學善養大體而雕蟲小技則不屑以措意其文章旣揖讓
莊周而俯瞰司馬遷而詩歌詞賦曾不肯一舉手爲尤惡纂類
策括之書以爲天下之最可痛恨者莫如類書而天下人之最
無羞恥者莫如纂類書之徒自人人恃有類書以盜竊無恥之
心爲塗飾耳目之計平日可不讀一書一題入手開卷瞭然朽
腐之質幻爲神奇居然入詞壇而雄視一軍天下遂靡然而不
知返可謂大愚不靈者矣總之讀一類書則多一愚民讀百類
書則多百愚民言之齒戰思之腸斷故自少及長恆深絕之不
以寓目而弟子輩偶取玉海韻藻便檢索先君見必立命撤去
以爲襲博驚愚作法於貪非豪傑之士所宜出也自新學崛起
古書東閣而後生少年揭幟自雄日爲編經約史之說或割裂
往籍自逞其私巧布楷式使天下共由之於是眞意茫然但工

塗澤無限竅於心手化精微爲掌故名山事業據之坊肆朽骨千春來者誰愬先君尤太息而痛闢之終其身無或貳也先君雖於九流百家之學不肯偏廢然獨尊孔老及佛以爲三子之於道一也直所從言之異路耳晚於佛益推重而獨嫉刑名刀筆之術尤惡言兵以爲刑名者法家之流弊以法家視道德仁義斯卑矣況刑名刀筆之徒益以慘覈少恩無誠愨愛民之心去生人之行而操死人之具陳其器於天下欲以禁制而馳驟之譬猶削木範土其形則似其質則非甚非所以圖長治久安也又以爲兵者殺人之器仁者所痛肓故孔子作春秋凡戰必書以深戒當世人君老子言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墨翟作非攻宋牼以禁爭寢兵爲務孟子謂善戰者服上刑自古無道德不講內政不修而能藉兵力以自強者夏

后殷周以前無論矣漢之興也以蕭何爲功人而諸將爲功狗其坐鎮關中轉漕給軍食不令乏絕司馬遷特數舉之可謂知務者也厥後王猛蘇綽王朴張居正之流皆能與文德以制武人使兵禍不作閭閻安堵而諸葛亮每伐魏必先之以教化申之以政令屯田積穀不失農時故雖勞師而民無怨爲政者可不知所效耶遇所識有將兵者必諄諄告之曰君愼以禦暴無多殺人昔光武言吳公多殺人且無後天道信然不可誣也且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自古善用兵者恆不得其死雖或非其罪後世寃之然其君之待功臣信薄矣要不可以爲無負於當時之民也聞者咸憬然汗下其後先君數爲議長議員每有建議一是皆以斯旨爲本内抑法吏而外制強梁有跋扈稱兵而好戰者必抗議以力爭之其素所蓄積者固然也此皆先君治學

之大端也

又云先君故善談論每閒居輒與家人言天下得失利病娓娓不倦其誨他人子弟尤勤懇切摯出奧窔相示無所隱甌故僻遠在浙東南盡境隔萬山中語言不與他郡縣通先君既講授於外或口舌所不能宣者輒借書於手粉墨鉛黃不離左右每一時許與生徒相問答恆積三四千言兀兀不肯自已或以勞先君先君曰一人不智天下或受其愚天下皆愚我又安忍獨智且愚者益多智者亦將無所容其身知身之不容則求以其學智天下非徒賢者有是心也自政體既易國家用人不以次然不能出四途曰科第文望昔之所遺也曰學生自科舉罷後一國俊秀子弟咸出之曰東西各國遊學生挾歐化之學自外入曰議員由於民選而先君介其間先君雖晚登進士然年輩

稍長在先君前者多已死或猶存而以衰老退不肯出獨癸卯
甲辰二科所取士最後起有聲爲能握大柄左右天下然皆與
先君同列亦多謙讓自以爲不及焉而偏國學校首推大學先
君乃適爲之師故大學所出子弟大半及先君之門者而兩廣
方言學校其初嘗爲遊學預備科其餘適他國者或自本國學
校派遣或入學旣畢業負笈自出以增益所不能亦半嘗從先
君遊或歸國後復行束脩請誨色先君亦不拒也而先君又復
躬爲議員先君時內自顧當生民塗炭之秋而有可爲之會故
益孜孜不怠然環視天下人才一空思造育英彥爲時匡輔故
於教尤無倦又以世異事異張弛時有其終雖不能以畢同其
初亦不能以遽異末流不察動言因襲德法而不溯源明清是
有衡無縱以兄弟而忘父祖者也故於諸史尤所詳典志尤爛

熟胸中口說之滔滔不絕每聞國家舉一政設一官建一局議
一事必歷舉漢唐宋明之因革利弊指掌縱談纍纍若貫珠若
燭照而數計咸欲以藏往知來戒前車之覆而正後軫之轍聞
者初不解所謂歸取證之乃無片語無所寄也自爭孔說與初
發軔以宗教之議各挾一是漸流於毀蔑道德詆訐孔子之言
行不遺餘力先君乃平心主之令無偏倚其尤無忌憚者斯辭
而闢焉

中華民國十年辛酉七月葬公於瑞安縣東南三十里帆遊鄉仙
巖山秀才垟之原友人錢塘孫寶瑄銘其墓弟子仁和馬敍倫
為之表仙巖山志

孫寶瑄瑞安陳公墓誌銘　辛亥之役武昌兵變震天下蘇浙
相踵應附當其時有能出入生死履忠信秉仁義解紛而紓難

毅然以擁民命杜殘傷爲己任使揖讓勃與世繼銷亡幾不喋血而告成功且易如反掌者緊誰力歟吾友陳公介石其人也是秋杭州滿營協領貴林潛受浙撫增韞將軍德濟指儲礮械麾健將卒據營誓死與漢人鬭不惜糜爛城民公方爲吾浙諮議局議長故與貴林厚獨奮身衝險入說之曰清天命已矣君毋膠守違天嘗視闔城生死重名節輕勿以一人私害天下公貴林涕泣不從公入拜其母垂淚白之母意動敎貴林當如陳先生言陳先生天下傑也勿負之由是旗營始與民軍和納械墮防城中安堵如常公因倡議馳檄諸革命區毋戮滿人天下聞之相戒以浙爲法滿族知不死亦罕抵拒以故不數月獨立環海內清室迫大勢不得已從袁請讓尊圖共和世羣推袁功而不察有陰相其成者也不然彼功固奚爲弗遂而縣諸夷互

歲時既盭天道且安知不有用是藉口以撓袁討使不克潰然竟厥施者天下事未易闚矣非公有以陰相其成者而誰乎公諱芾原名黻宸温州瑞安人父琳山公生三子長燃石季醉石公其次也幼而歧嶷既長岸然剛重不苟言笑淬厲攻苦文章學問行誼爲鄉先輩孫琴西渠田兄弟所推許所交賢士大夫尤相契者樂清陳志三虬平陽宋平子衡稱温州三傑與之獲交於公繇宋平子屬光緒丙申丁酉間平子及輿咸隱滬瀆公過之相見如平生歡方是時吾國外挫日本宇內競扼腕言變法梁啓超汪康年以時務報風動遠邇未幾戊戌變作又未幾庚子難興自茲以還神州搶攘新故紛乘其僿陋頑鈍者勿論矣沈溺歐化一流又往往過焉而失其中惟公慨然獨懷仁義道德之旨覩斯民昏墊即欲被髮纓冠往救如己推而納諸溝

中嘗曰一民飢吾不忍獨食一民寒吾不忍獨衣故平居論議非不道自由也而異夫自恣非不道民權也而異夫民權之專制自由變而自恣擢人自由民權專制君權是侔二者皆足釀斯民昏墊而飢之寒之不恤又不獨暴君橫厲爲足憂也公之與平子交獨厚大抵皆邃於史而秦漢下數千年典制尤該洽其於吾民膚受弊法痛苦洞焉悉慭焉傷故其講學嘗出入唐陸宣公白樂天宋司馬温公葉水心明顧亭林諸人之間而於新法之草又不肯詭隨流俗曰昔舊之弊者吾推而覆之今弊在新吾又將翼之匡之必衡國情必準故習毋暴毋躐等而要以救民爲宗尤惡法家學及兵家嘗聞公之言曰法家諸子尙刑名慘刻且專逢一姓而晲國民若草木若牛馬供其用者也乃今標法治者崇焉以爲先導斯不知本兵家佐獨夫屠割萬

姓虎狼其尤更多殺人爲功滅仁捐慈橫絕人理是以古來名將多還爲其主所殺如劉季朱元璋皆善夷戮功臣誠自負其私然號其爲下民報怨烏不可也以余聞諸平子暨公緒言畢是矣平子早卒惟公存壬寅余移家京師公尋北來蓋公於癸己科舉於鄉癸卯成進士官戶部主事管學大臣張伯熙聘主大學史科講席繼禮入編書局戶部計學館乙巳浙人旅京議闢公學投票復戴公爲監督以故滯京久爲余會遇彌稠會粵督岑春宣奏移公兩廣將任之方言學堂監督及優級師範教務長而公始翩然南矣然猶不時與輿通書問用道義相切劘宣統元年諸行省諮議局成立公膺選爲吾浙議長乃歸踐職越二載川路禍作鄂軍倡義天下響應而公因是有保杭城援旗族事與雖聞而未之詳民國二年公被舉衆議院議員兼主

北京大學史科講席於時輿則以監督浙海關涖甯波而公再居京師然每歲時返甌必之甬留昕夕抵掌談輿始盡聞公曩在吾杭震古耀今之舉且質諸平日之持心操論而一一符也洎袁公非法解散國會公遂獨任大學史科及諸子哲學教習五年袁公稱帝義師四起袁憂死黎繼復召國會公再起爲議員丙辰中德交絕當路堅持公廁抗議列段免職彊吏兵向京師迫停國會公南歸余方旅滬比旋獲片楮日過茲相左殊惘惘然旬日當再至罄所言俟久寂然又久而公卒之書至嗟乎悰公悰公其遂終是耶古語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之言余揭諸前者其梗概也若夫學問之淵綜識鑑之精朗與持議之平以恕皆詳公著經術大同說獨史倫始地史原理德育闢天荒諸作及闡發子史微言叢誌余無所復贊一辭矣

功之大無逾辛亥杭州一役而教育之績厥閎蓋公居鄉固已迭爲平陽永嘉樂清各書院山長遍之厥後新昌童亦韓山陰何道南錢唐楊雪漁仁和葉浩吾諸暨趙彝初先後隆書幣禮主講席蓋公之通博名溢浙東西每在京師先後主大學講者八九年又主講兩廣三年公生平志不忘天下蘄致身爲民解倒懸出諸水火是心未嘗須臾違然出入數十載踪跡所至輒與教俱從遊弟子殆萬人矣生徒之受昜於公也罔勿心悅誠服公嘗曰吾縱不能得國爲政當爲天下扶樹人才是故薰德而被化者咸濯然有以自厲且多崛爲聞人嗟乎假天畀之年異時秉國鈞翕納羣材亮天工熙庶績其相與弼成郅治豈有涯哉而惜乎公既沒也吾滋爲天下痛德之厚先哀公內行公之孝事琳山公及母林太恭人也愉愉色養先意承旨及既有

亭四方歷冬夏必歸溫凊無或闕始居北都汽車未興北方涸寒堅冰積海舟阻勿通南行必紆秦皇島達申以至甌艱憊殊絕而公夷然不少阻尤篤手足長兄燃石所從受書者其卒也公齒猶弱哀痛病幾殆以親在強制藥焉而瘳自是與季弟醉石相憐愛居家寢食必俱跬步不少離比公宦遊醉石當侍親而丁巳夏公聞弟病遠道歸視醉石竟卒公亦一痛相隨病歿嗚呼自古兄弟之愛能及公之為者幾人哉其施及親枝也有胞姊妹六人或早卒遺孤或寡而相依或貧無立錐公皆善事之招五家與同居又益母黨十餘人盡取養於公子若女或資之讀書或為擇壻咸引為己責焉蓋公生平嚴非義之取而待人獨厚周恤罔怠其於鄉閭里鄰亦如之律己儉嗇大布之衣一服數十寒暑敝則改為日食甘粗糲靡所擇嘗謂諸子曰於

禮有之貨惡其棄於地天地間一草木之微不當妄廢我非惜財愛物力耳積年奔走四方所入僅賴山長教習月脩服官微祿議員歲費公惟能儉未嘗虛糜一財故仰事俯蓄恆充然斯皆公道德餘事其諸已爲人所難能矣公爲文章得莊馬神骨若長河之奔注而停蓄多古意宋平子嘗稱之曰我輩文猶患沾習氣繡其鞶帨獨公不然故其創學報上海等地也一篇旣出不脛達萬戶遐邇諷誦之鬚眉奇古目爛爛聲如洪鐘然口操甌音與人交非素習多不解獨施諸教育也以筆易舌情意罔閡故信從者衆又性剛不能容物以是忌者亦夥往往造爲蜚語揚之獨平子及余輒爲別白公恃以無患自平子卒公與與交益深如京師必先過余逮公之南歸也又道甯波亦恆視余嗟乎以余之學膚末奚敢望公而公不恥與交者亦視夫志

與道之相浹耳輿嘗爲統一分治芻議世多迂之獨公韙其言
且力爲流播非有私於輿也誠恐世運遷流或將出乎其塗公
之卒也在民國六年古曆丁巳六月十三日亥時年五十九易
簣夕有絳雲夾覆舍重人相率奔告以火移時始滅余嘗詢諸
觀宗寺僧諦閑諦閑曰介石鮮大功德曷克臻此余笑曰猶謂
介石無功德乎辛亥秋全杭城民命且廣拯天下旗人厄者非
功德而何諦閑瞿然公有四子同公之元配蔡恭人出哲哲中
繼配薛恭人出孫五人公之卒父琳山公母林太恭人皆九十
餘彊健如昔逾年而琳山公始卒民國十年七月某日公之子
同哲哲中始奉公柩葬於縣仙巖山秀才垟之原以輿與公相
愛之摯而知之深也來請銘銘曰神州混濁鬱生英賢懷仁抱
義持危扶艱衆口鑠金獨立不懼績學育材誰毀誰譽我忝公

知日月幾何濡筆銘公洙泗滂沱旣奠厥室山阜永藏公德遠
歇千禩勿忘仙巖山志卷八

馬敘倫陳先生墓表　先生姓陳氏諱黻宸字介石浙江瑞安縣人也瑞安在宋時有魁人曰葉適陳傅良以性理文章經制之學與湘胡氏閩朱氏相頡頏學者宗之謂是永嘉之學清道咸間縣人孫衣言鏘鳴昆弟號能繼承其風然衣言昆弟仕宦京師又多接乾嘉遺獻稍稍傾側於故訓名物之業衣言子詒讓遂以樸學爲晚近大師先生幼秉庭聞別無師緒少與平陽宋衡樂清陳虬密相切磋衡爲鏘鳴女夫又師俞樾其學則近王符仲長統徐幹虬則與蘇軾陳亮爲近先生於學雖無所不窺然亦宿於性理文章經制治性理宗陸九淵王守仁以爲人致不爲私欲所蔽之心自應萬事而曲當苟求於外則支離而

無歸言文章稱司馬遷以爲能橅寫眞實自出機杼經制則自
治史始謂不通史學則於民生習俗之故世運遷移之迹不能
推原而究末所設施爲無當衡箸六齋卑議虬箸治平通議皆
舉列當世之故欲有所興替而先生獨勤於教人初主平陽樂
清永嘉諸書院學者旣附緣矣會先生與虬以會試至京師與
諸憂國之士昌言變法自強康有爲欲爲保國會浙人汪康年
蔡元培及先生與虬意皆不然謀歸與保浙會抵上海因主速
成學堂是自歷主杭州之養正書塾京師大學堂兩廣師範學
堂兩廣方言學堂終於北京大學教授先生教人誨之不倦嘗
設耑啓發及學者有所悟則申之以問難而終沛然盡其所懷
滿學者之意而止故從先生學者各以其資有所成就學者以
是厭伏初章炳麟昌言排滿革命浙江巡撫某將逮炳麟黃紹

箕孫詒讓宋衡及先生知之促炳麟亡之日本而先生之主養
正書塾也以教授歷史卽陳夷夏文野之義於五胡金元之迹
反復而不厭又以孟軻鄧牧黃宗羲之說敷引於講席之間於
是杭之學者莫不盛張排滿革命而談民治風浸被於全浙及
諸曁趙某延主上海新世界學報先生與其弟子數人槖筆其
間益有發皇先生旣成進士新令當入京師大學堂之進士館
肄業管學大臣張百熙以先生宿儒嘗矜異獨聘爲教習先生
之教人一如杭州時遂爲提調袁某所摭禍且不可測管學大
臣榮慶持不發而張百熙亦不然某因得解然大學堂爲四方
羣才所萃英俊之士聞先生之說莫不興起至有投筆買劍欲
效荆軻曹沫之所爲者輒夜就先生决去先生每資助之武漢
事與先生方長浙江諮議局號召士商設民團遂被推爲副理

先生謀藉民團發難省垣以應武漢會巡撫者略聞其事遂遲不致照會復靳械不予俄而浙軍亦起先生惇性過人孝友於家周恤里黨信洽遠近在杭州一歲之暮將歸省親有青田縣二農人傭於杭之郊者來謁先生卒出銀五十圓乞爲持歸先生曰汝輩素不識我不怕我用去耶二人曰吾鄉人皆言先生可信故來託耳竟置銀而去建國六年先生見督軍會於徐州知藩鎭之禍皆作憂憤現於辭色及夏假歸卒遭弟喪以慟致疾遂卒於家年五十九先生學行詳於其孤所述行狀敍倫從先生久謹次其大者及諸孤之所不及知者揭於先生神道之原以示後世（天馬山房文存外篇）

池志澂陳介石先生誄辭　民國建元之六年古歷六月十三日我瑞安大儒陳介石先生卒於家春秋五十有九距其弟醉

石先生歿僅二十餘日一邑一家彌月喪二巨士抑何天之不憖遺也余與君訂交在清同治八九年間余年十七八君方十二三同應試學宮見君文豪邁奇君畏君後七年余自金陵回浙鄉試君亦與伯兄燃石先生應試杭州相遇客邸既而偕歸見君事兄以友律己以嚴接人以敬則又知君篤行君子益與君密乃偕許拙學王雪耘金遯齋陳蟄廬何志石諸君與君爲布衣交當時吾黨布衣之名聞海內未幾皆變服獨君衣布如故又數年余不得志於鄉去妻子朋友負書擔囊飄泊海外五六寒暑不歸獨蟄廬與君顧念我室家而君又以妹之女妻余之子舊特新姻高情厚誼有古人風甲午中日役興余歸自臺灣知天下事不可爲乃同蟄廬與君辦郡城利濟醫院欲肆志於醫時君方主講樂清梅溪暨永嘉三溪各書院四方從學者

幾千人君本鴻才碩學以名孝廉登進士歷官部郎負海內文章經濟之名人爭望其丰采師道之盛我浙無兩未幾又奉命爲兩廣方言學堂監督君屢促余赴粵襄校余不果去而余壻林柏齡亦以余薦主君輿地教習君復屬柏齡致書於余曰介石先生望翁來久矣翁可速來嗚呼君可謂厚契於余矣其後余壻又不幸病卒於校君爲之厚殮請卹追悼歸喪人皆高君之誼而余更感君也蟄廬既殁醫院將傾君又與永嘉呂文起設立溫州中等醫學於院中遂以余監督醫事將欲大昌醫道以繼蟄廬未竟之志不意又爲二三僨事者所敗然積疑張狐載鬼一車余亦不能無過君亦不能無或慍於余也光復之初四方流血君歸自杭有誣君者誣我以誣君君或信之然余心實無他也太史公曰一生一死交情乃見余於君亦然自是數

年君教學參議在京余挾醫在家君不常歸余亦不常見君間或見君君亦或不得見朋友離合蓋亦有天存也癸丑君父母九秩壽余登堂祝嘏見君鬚髮蒼白精神似有就敝之漸余方欲自言於君而嘉賓滿座不過禮文數語自是又與君不相見者二年去歲君歸余適大病又不能見君今夏聞君來急欲見君以君年已六十余亦六十有四人事靡常或恐余先君而死則此生終不能見君而適君弟醉石患病余兩視君弟必欲望君而君之家人皆以君感暑在樓而君之妹夫黃儻夫唐成之又以君病不多見客余遂不復請而君弟又於是遽死矣其後余雖屢弔君弟之喪鶺鴒急難君憂方深恐見君者觸君悲余益不敢見君故君病一月並未一參病狀迨彌留之夕君忽問余余遂視君君已奄奄目瞑大聲呼君者數君皆不聞不知嗚

呼平生全交訣別無言我實負君君何尤焉聞君初病尋常温熱繼以哭弟之悲輕淸疏達或可解鬱而竟有以茯苓犀黃數重劑椓君嗚呼天乎命乎數祇斯耶抑果藥以誤耶今君巳死君之子若姪若甥家學淵源皆爲經世之才必能紹君之志昌君之道君亦可以無恨矣獨君父母在堂年將百歲君兄弟先後殂逝亦君之一大恨也嗚呼君亦可悲也耶爰爲之誄曰天地反覆兮陵谷變遷朋黨搆禍兮羣飛刺天狐鼠稱聖兮南北腥羶嗟國政如猛虎兮哀同根之自煎生者皆死兮奚暇死者之憐人百禩而必死兮惟文與德以永傳翳偉才之挺生兮信當代之謫仙大名垂夫宇宙兮壽已逮乎耆年獨雙親之白髮兮當戀戀於庭前矧介弟之才殂兮何一慟而長捐豈友于之成性兮聯雁序於黃泉念今歲之在巳兮運適厄夫高賢我與

君總角交兮共肝膽以周旋昔蓬飄於海外兮歎家室之迢遙賴良朋之我愛兮爲牖戶之綢繆歷歲月而懷舊兮皆宿草之芊芊獨君才之晚達兮如鴻鵠之高騫育英才於兩浙兮更南粵與北燕今君又棄余長逝兮哀我生之多邅聞君病暑而鬱兮或輕藥而得痊誤庸夫之猛劑兮抑天命之使然余悲君無訣別兮空傍榻而涕漣黃鶴去不復反兮望白雲於天邊嗚呼浮生若夢兮滄海桑田富貴功名兮過眼雲烟惟文章道德之不磨兮如日星而長懸名山石室兮著述萬編素車白馬兮弔客八千願魂魄長留兮我將求君於水之涯山之巔（臥廬文錄）

倫明瑞安先生誄

歲在著雍序屬炎離昊天降凶喪我人師搢紳儒林咨嗟涕洟古云不朽身歿名垂盛德靡述曷表旒旂悼往昭來誄之以辭英英夫子篤實光輝代有明德生秉淑姿

汪乎其度粹乎其儀道宗儒墨聖齊惠夷令聞施身天爵自縻
教育英才所樂在茲善誘善導聞禮聞詩貧饋原憲善說項斯
發爲文章自鑄瑋詞渾灝之氣深湛之思幽幷悲壯莊列恢奇
論史尤雄恣肆不羈才學識德怒罵笑嬉君研哲理多聞新知
神遊瀛海夢想軒羲大同說經專制訾時如在晦夜忽放曙曦
君遊嶺南時雨沛施塾誦章句貽誤童兒君培其本廣養師資
家習蠻語徒工隸廝君救其偏政藝並治百粵文化視君轉移
甘棠蔽芾桃李葳蕤天厭清德人揭義旗軍府初立民政是司
鵾鵬並逐鴻鵠高飛國步驟改朝局若棋藩鎮抗命朋黨營私
君負言責不激不隨威武詎屈利祿難淄大廈之傾一木奚支
聞鵑識亂思鱸見幾方冀晚節暫息塵機著書娛老學易知非
天不假年生也有涯溘感朝露遽隕少微嗚呼哀哉君志果毅

慷慨自爲才憎命達道與時違君體強固宜享期頤憂傷其性病死於醫君有老父歡承綵衣君有季弟吹壎吹篪韡韡棣華忽折其枝哀哀鶺鴒交頸相依易簀猶呼未報春暉吁嗟孝友君則兼之嗚呼哀哉昔侍夫子氣肅顏怡獎善規過賞奇析疑金臺雪冷珠海風漪遊愛同舟訪每叩扉日月倏忽風雨凄其牙琴感逝旦夢驚衰嗚呼哀哉青牛西去白鳳宵騎自生必化無成不虧達士樂天飾巾待期賢者憫國祈死患遲獨自後生望古增悲魂招舊館淚墮新碑落落遺文藐藐英徽九原不作吾誰與歸嗚呼哀哉瑞安先生哀輓錄

葉爾愷祭陳介石先生文　嗚呼遇不足以展其抱年不足以酬其德伊古如是者多矣況今鈞天醉夢大地墨穴同獨於君乃悲慟其若此惟君道德之崇高性情之篤棐器識之超邁而

佐之以學術之粹美故其施於楮墨發爲詞令籠萬派而趨一
軌凡世之聆其名讀其文者罔不心傾而足跂矧其爲道義之
交洽歲寒之素交聞訃撞胸愴永訣於生死嗚呼君以癸巳鄉
舉於吾弟爲同歲而與余深交則自丙午京師創辦旅學始以
君之才氣磅礴淹貫百氏而其處事應物必歛尋而就尺故其
在學也訂教程立表經獨與我意見融洽若宮之應徵洎乎蹤
跡睽分我滇君粵猶時通乎素紙愴國是之變更我獨蟄居乎
滬瀆而君往來南北逆旅經由必左顧而莅止痛海宇之瘡深
感龍蛇之陸起念聚促而離長每傾談而移晷何圖別未一年
訃告飛傳竟長眠而不起嗚呼以君體魄強固筋力堅卓宜若
可壽並乎黃綺乃以骨肉彫零悲懷填鬱中壽甫登遂爲二豎
所摧靡然而恆幹雖謝精靈不滅其灝氣英光與雁蕩山而並

峙而教澤之涵濡浸潤於士心者亦將共甌海溫江長流而不已又況臨終正定神明不亂誦經卷而頂禮則君方解除纓絡脫卸塵滓洞然於幽明之故去來之理所難堪者天末故人同調無幾知我如君既未獲視疾臨喪僅能遙酹清醪望風而淚

泚瑞安先生哀輓錄

褚傳誥弔瑞安陳先生文　嗚呼先生一時雋望勝國南雷吾浙陳亮掀揭天地脫落恆蹊學以品貴萬華與齊上台文章遠暨南極龍裔馬流化雨栽植臂指忝助辱荷分庭虛懷若谷纍桐取聲齒媲先生余向少一贈余以文琳瑯幅溢既長諮議旋旆錢江發聾振聵炳續鄉邦桑海變翻九州長夜美雨歐風揭竿淩鷙吾道其非迄無寧日先生憂之方歸漆室日暮無聊梁甫抱膝勉徇衆望被選復出都閭額手多士景從太平十二獻

策王通政教並舉留滯帝鄉白雲回首天各一方無何鴒原忽遘陽九身隨電迴如斷右手撫棺增痛同命俱亡室中聲去甲馬堂堂嗚呼先生九十椿萱方嗟大耋老淚濃彈痛不腸裂花甲身凋萊衣待戲非熊有知人間何世雖然亘孝本在顯揚挺之有後伯符騰驤知名海內門戶增光三槐既植簪笏滿牀謝庭子弟尤稱幼度學博能多肩茲託付勗勵勤才名並垂盈庭珠樹更遞譽兒弈葉重光孫枝挺秀玉雪在抱迎祥戶牖文範世澤得人而傳死可不朽含笑黃泉諾以非材夙蒙噓拂聞訃驚嗟感懷落月睽違德教七載而強京華北斗山高水長鴻飛天末白露生涼追思往昔笛裏山陽爲位以哭淚下沾裳臨風灑酒聊傾衷腸

瑞安先生哀輓錄

馬敍倫奠陳介石師文　嗚呼哀哉麟傷大野永閟音徽誰似

夫子請事毋違嗚呼哀哉憶我有志始從門下行兮我範文兮我治行則不稱文能河瀉倫也甄鬲譽之瑚璉倫也鶩伏期以鷹騫顧茲藐藐何殊昔年嗚呼哀哉三千之中視我猶子父事未能亦吐肝肺今也何如浩浩江水嗚呼哀哉憶我從師於茲廿祀南北東西無往不侍中或相離日月焉耳言念及夏夫子南還趨車欲別關山已延謂此暫分豈云永捐嗚呼哀哉廿載晨暮語無留鬲獨此長謝不與一訣雖來灑奠人天異域嗚呼哀哉我哭誰聞我言誰答仰矚遺容猶此衿恰神兮焉之欲籲天閽嗚呼哀哉一勺之水師是享之一掬之誠師是鑒之海山萬里惟魂共之嗚呼哀哉天馬山房文存外篇

陳鐘凡先師陳君哀詞　余肄版成均從先瑞安師講學三年其所啓悟者甚衆論難發蒙欣然交契師生之誼何減天倫今

夏君聞弟喪言旋遽以哀慟嬰疾不起得訃累日神志惛然追
惟昔游難爲胸臆爰命毫素以寫哀思豈罄心喪之懷略盡在
三之誼其詞曰陟高丘之崝嶸兮望南天而縱目矚靈忽其西
逝兮悵景光之難續歎哲人之遂萎兮心怮怛而慘戚繄夫子
之闓肆兮騁上襄於周秦批羣書之窾郤兮振華藻之繽紛覃
玄極於徼藏兮接遺緒於獲麟究勝誼于竺乾兮參幼眇于能
仁閱衆甫以爲美兮抱樸素而守眞行終始而不忒兮斯善建
之不拔念己立而立人兮芳與菲其未歇使金口而木舌兮宣
雅敎于成均喜夫子之行道兮著編牒者千人咨蓬心之否塞
兮時執簡而誾誾惟斯人之善誘兮啓頭角而日新豈希言之
自然兮信玄德之有鄰彼大造之有定兮夫何往而不臻念脊
令之急難兮指故鄉而遄返弃哀情于景玄兮慟人琴之俱遠

應妖夢於堂奧兮邀亭林而握腕弔禮堂之西日兮嗟寫定之已晚悲夫厚夜不可起兮謦欬不可復聞儻精靈之不沫兮顧終牖夫頑痞寄吾言於東甌兮藉南征之浮雲 —國學專刊一卷三期

林損陳先生遺書序

嗚呼此吾師陳先生之遺書也昔中庸有言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固至德之士言動視聽何適非道發於箸述特其至而凝焉者耳夫宇宙渺茫非人無以宣其蘊人事代謝非倫無以持其紀主倫者我而大患在於有身眞我曰心而良知不可遺物求天君之泰然必萬類之並濟惟善可以遷性命之根惟靜可以反中和之本致中和而天地位研幾神而體用彰是故不繼一欲萬象供其指揮不滯一隅六合歸其朗照由曾之恕行墨之仁循莊之齊究老之眞觀列之化斥楊之詖體佛之空以自建其極此皆先生之所以深造夫

道者也若乃通蔽相兼權衡在我取左逢右即流討源中規中矩咸李於自然觀玅觀徼並出乎玄旨治經不嫌於大同論史無讓於見獨文學闢其天荒地理窮其八綖藏往知來而無假蓍龜執古用今而非乎陳跡聽訟令皐陶服而力排法家議兵使孫吳驚而深戒善戰民貴君輕之旨見曉於冥夜計功謀利之辭絕書於簡策繁星分羅辰極居所終始本末一以貫之蓋由積之者厚故吐納自宏養之者純故馳驟如一擇之者精故語必韶夏居之者安故行以簡易非盛德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哉自先生旣沒微言稍湮及門諸子尙窮鑽仰執瓢飲海自期於滿腹負鼎上山或廢於中道而遺書未出端緒莫尋天下滔滔並猶牆面趨風嗜利逐臭應聲遂令異學猖而正誼隱大道裂而袄孽橫人將相食滋足悲矣損昔事先生粗承啓沃愧升

堂之憂嘆幸天道之得聞歲序淹遲惟終淪墜而先生猶子孟沖先生校勘方竟將付梓人槀篇既動庶徐出之時雨日月意在斯乎輒僭附數語以為至榮至於疏附奔奏願與諸子共勉焉叔苴閣文錄

謹案瑞安先生哀輓錄計哀額二誄文二祭文四十三輓詩四十六挽詞一輓聯五百八十六輓幛五百九十五唁電七十二附錄家奠文三詞一詩四聯十一都爲一千三百六十六首因錄其有關茲譜考證者凡若干首而附載之楊增犖詩年年杞國憂天墜平生所學竟無濟學佛方知世法難不知此去安心未姚絜詩昔遊共謁三君廟獨愛虞翻骨體疏萬里故人悲宿草青蠅階下漫驅除符璋詩在世剛中壽平生事業空儒林顏氏學黨派漢京風交

諠初何改鄉評久自公蓋棺知不瞑上有白頭翁其一人琴今日痛鄰笛異時哀不及青鳥卜相偕白馬來元注高足馬君彝初自杭間關赴其喪病軀方強飯往事易成灰好共蕭山老掀髯聚夜臺其二崔適詩孔老牟尼道並張通人學術自兼長昔年主講明湖畔三舍辟君譚復堂四首錄一沈尹默詩先生之志在天下先生之學在永嘉遂目先生永嘉學此論奚啻千里差永嘉學自成一派先生未嘗名一家語大莫載小莫破胸羅萬象窮虛誇聖人肉眼自不識詆諆贊頌空紛拏小生蠡測那有得望洋向若與咨嗟其一先生之道隱而費微鑒往往驚神秘從來睿智不世出古未有一今育二亭林不過同面目同甫不過同姓字樂育何止七十賢設教豈必希洙泗有姪曰懷錫曰損善述其事繼其志孟沖機

譽夙所稱攻瀆超奇更莫比稱心欲造百無論充棟圖書盡可棄小儒捫舌不敢聲鴻儒亦當三舍避精深博大要有承大道於今得所寄千秋萬歲此盛名梁壞山頹聞歎喟其二顧名詩隻眼觀千古微言通百家如何一痛哭便已餐烟霞激濁敦天性沈研惜歲華高深不可測豈去說無涯其一記立門前雪當年效用期九州方鑄錯一局只圍棋態變勞分屬隆情費夢思不堪重省念熱淚已雙垂其二黃式蘇詩河汾水咽岱雲愁一代儒宗失太邱人物昔聞宋南渡風流猶見浙東甌諸家學派止齋異夫子文章同甫儔愴絕後堂絲竹冷那堪二老雪盈頭其一昔年射策詣明光一日才華動帝鄉朝貴同聲稱得士名流自古屈爲郎出開南粵談經席歸領西汾議政堂棋局長安眞未料人

問轉眼海生桑其二大雲一出未爲霖吾道難容匪自今樞府薇賢甯異事都門講學豈初心黨憂海內爭方急兵諫朝端禍已深誰料角巾歸里日東南一夕忽星沈其三刼餘杖履隔天涯訃到山城悔莫追天不憖遺嗟此老吾將安仰欲誰師心喪豈獨三年恨腰折終緣八口飢滄海門生猶負米禮堂侍坐痛無時其四孫寶琦聯得漱老之傳師友雍容遺風未墜繼蟄翁而歿湖山黯澹吾道其孤蔡元培聯數故鄉人物渺然若志三若仲容若平子死別經年而今又弱一个得天下英才而教在杭州在廣東在北京師承作記相期共有千秋張元濟聯文章江海聲望河汾碑刻無慙郭有道囊括古今牢籠宇宙精靈合契顧亭林孫寶瑄聯挽君莫罄欲言無非爲感塡匈處痛弟相隨以盡

況是雙親垂白時陳衍聯臨岐斷執手橫舍罷論文陳漢
章聯永嘉學統尙有典型官禮一經存政策羣推陳待制
樂清同年早傳丰采講筵三載共人師痛失郭林宗黃節
聯南武憶過從論學尙留訶子樹北芒傷顧覽入山難續
念高吟黃侃聯龍蛇遇讖通德人亡私淑顧亭林此日先
儔堂與夢牆壁著刀論衡文在平生王仲任小儒曾見悵
中書劉盥訓聯學通天地人濟世奇才空留著述德兼智
仁勇及門私謚莫尙高深馬敍倫聯先生如葉水心是南
渡第一流壯志未酬卓識曾懸驚百世弟子似阿難陀於
法筵爲上首多聞緜證遺經待集愧三輪湯爾和聯獅象
聽敷陳縱與古人抗手又何讓焉生非其會歎鳳傷麟竟
莫展張載胸襟酬王逌抱負魚龍紛變幻能以博士終身

亦云幸矣昔之所期空梁落月秖合隨巨卿素蓋服子夏心喪廖道傳聯爲教宗魁宿更國學大師中間領袖議壇敦盤報社同甫慷慨言事孟公豪俠好賢五十載農部聲華盡傾海內悠悠天地獨鬱奇才氣淩黃嶽赤城而上繼粤嶠皋比溯辟雝衣鉢半生雍容講席嘯傲王侯遠挹蘇湖遺風近軼全杭茂矩一萬餘絳帷弟子忽歎山頹渺渺予懷尤澮孤淚魂斷青楓黑塞之間

又案常熟孫師鄭太史雄感逝詩百二十一首之一陳介石同年詩云重席談經似戴憑議郎抵掌語生棱飄蕭白髮研新學苦望黃炎早代興壬癸詩存

陳謐既次其叔祖戶部公介石先生年譜竟都十萬言於是自書其後曰嗚呼當清之季士習科舉帖括之業有能奮其孤踪慨然獨往於天下盛衰興亡之故大聲疾呼以爲舉世不爲之學自明顧亭林以後一人而已然世方羣推以謂能復永嘉事功經制之舊是未足與言公也公故尙論道德仁義之恉爲儒家言尤深於史其文亦類司馬子長晚自精通佛典治諸子視莊列無有也及其推諸政事則不離於尋常耳目之際轍跡昭然皆可步履求其言爲世法行爲世則咫尺之間神明立見凡百設施自我作故於是益自堅信其學可爲世用而不居居以訓詁名物之數自表此固陸象山王陽明之業足以垂敎萬世而不儆者其何有於戴東原王石臞哉故世習見公之說而未嘗不與其孝悌慈祥之心怦怦然有動於中若鞭撻之於其後

也蓋公生平足跡遍國中所至皆與敎俱門下箸籍者所成就以萬計嘗曰我縱不能得國爲政當爲天下扶樹人才於是敎育之績厥宏然雖終以此見忌當道不能竟其用而世謂百年以來師道之盛未有及公也嗚呼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君子具三不朽於人無間言焉箸公年譜謹次其大故略而不書者多矣世於是以知儒術之可貴也條理方聞猶俟他日

甲戌孟夏從孫謐謹記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桂林梁先生遺書卷首

年譜

男煥鼐 煥鼎 編次

公諱濟．字巨川．一字孟匡．籍隸廣西桂林．我梁氏之先可考者．當元世居河南之汝陽．舊族譜載一世也先帖木耳兒公．云公爲梁氏始祖．公與其二子並爲元之右翊萬戶．孫曾襲封．終元世弗替．考元史．也先帖木兒（清乾隆間刊元史譯作額森特穆爾）爲世祖第五子利克齊之子．至元十七年襲封雲南王．後改封營王．故或以爲吾宗即營王後．然元人國語命名率多從同．不敢必也．特元初以萬戶典軍旅．世祖朝嘗命宗臣爲左右萬戶．部兵翊衛．位在諸將上．其後定官制．以萬戶千戶百戶爲世爵．視領軍多少爲爵秩崇卑．則吾宗先爲元之貴近重臣蓋可知．至入明時．元裔之未從順帝北歸者．往往改其舊氏．汝陽地屬大梁．故以梁爲氏．五世成公始入明．六世銘公以典兵建功．封保定伯．明史有傳．七世瑶公又以平貴州苗功．進爵爲保定侯．明史附傳．子孫世襲．訖明社既屋．始失茅土．銘公之弟鑑公遷江寧．而族姓大蕃．逮十八世諱兆鵬．公之高祖也．清乾

京華印書局刷印

隆間爲廣東永安縣令。曾祖諱㕔。永安君之第三子。始遷桂林。祖諱寶書。道光甲午舉人。庚子進士。歷任直隸定興正定清苑等縣知縣。官定興最久。實惠在民。志書稱有清二百餘年。得循吏二人。其先有謝某。迨後則公是也。升授遵化直隸州知州。居三年。以事迕上官。被吏議罷去。旋開復。亦不再出。誥授朝議大夫。父諱承光。遵化公之冢子。道光己酉舉人。內閣中書。委署侍讀。截取同知。借補山西永寧州知州。在任候補知府。誥授朝議大夫。永寧公少負才氣。年十八舉順天鄉試。廿四官京洛。磊落豪放。交游甚廣。喜談兵。好騎馬。遵化公罷官。債累極重。固無錢。而廄中常有數騎。既外官山西。以瘁力防寇。遽卒於官。年三十六。有遺集淡集齋詩鈔行世。在京所與遊者。錢萍矼孫萊山潘伯寅諸君。皆一時才士。抵晉取資師友者。徐松龕繼畬李東樵守愚兩公。皆理學氣節之賢。尺牘詩集猶可徵焉。生平事蹟隨舉以入左譜。不備什一。吾家自遵化公以會試來京師。兩代宦遊北方。子孫僑寓京畿。遂未歸桂林。訖今三世矣。受業表甥長樂鄭慶甡拜塡譜

咸豐九年己未公生。

公生十月十日子時。於潘家河沿京邸。永寧公方供職內閣中書。遵化公已罷官。奉養

在京望六之年。深以得孫爲喜。嫡母劉恭人直隸通永道貴州畢節春坪劉公諱延熙之女。通書史。能學問。性剛毅。氣象嚴正有威。公既早失怙。恭人劬育教誨。以母作父。實二十年。誥公一生節概。蓋悉出母訓。生母氏陳。永寧公之側室。後以公官亦誥封恭人。懷七月而生。故稟賦素弱。兩母所撫。唯一子。公固無兄弟姊妹也。

咸豐十年庚申公二歲。

是年八月英法聯軍陷天津。文宗巡狩熱河。恭忠親王留守京師。逮和議既成。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持國際交涉。永寧公奉調爲章京。草創伊始。多所規畫。受知於恭邸。

咸豐十一年辛酉公三歲。

是年七月文宗崩。八月曾文正公克復安慶。

同治元年壬戌公四歲。

是年永寧公以截取同知赴山西候補。公隨侍劉恭人奉遵化公依外家居良鄉縣城內。遵化公罷官後累極重永寧公宦京師內閣譯署故無俸入居七年累益重而俸日偪至是乃不復能支庚寅侍疾日記所稱劉恭人九月著夏衣者當在此時是

京華印書局刷印

年譯署初開保案遂呈請改外恭邸愕詫致問直陳窘狀不可終日邸嗟歎惋惜留之不獲竟辭京闕詳辛卯雜記

同治二年癸亥公五歲。

是年隨侍劉恭人仍居良鄉。永寧公仍需次太原。

同治三年甲子公六歲。

是年始開蒙讀書。庚寅侍疾日記云。甲子年在良鄉僑住。所讀之書皆慈親手鈔大楷字。時方六歲。祖父開蒙。猶堪記憶。慈親授讀學庸論語皆能熟誦。又癸丑作別竹辭花記云。吾母墨蹟尚有可寶存者數事。手寫大學一本。親自裱褙縫訂。爲余開蒙時所讀者。自同治甲子起至甲戌常溫誦之。孩提不知護惜。頗有污損。然裱訂極堅。雖書皮不存而字仍完整。

是年六月曾文正公克復金陵。南中漸定。而北方捻匪大熾。

冬永寧公補官永寧州知州。是時魯豫捻患方殷而西北陝甘回匪肆擾永寧爲山陝咽喉防務緊要大吏以公知兵專摺奏補詳辛卯雜記永寧今更名離石縣迎養遵化公於官署。公隨侍劉恭人奉遵化公之任所。

同治四年乙丑公七歲。

隨任在永寧讀書。公辛卯追記永寧公事蹟有云。某於甲子年底到山西。年六歲。轉年七歲。只記得神采音容十分之五六耳。白皙豐貌廣額黑鬚。有一次在二堂外蹲地上教男背書。書與人交問能解否。又以手比喻云凡兩事文涉連環皆交字之義也。

是年捻勢益張。竄擾及於八省。欽差蒙古親王僧格林沁陳亡。曾文正公奉命督師北上。永寧南近河洛。西與陝西交界。防務至急。考曾文正年譜是年七月十五日上諭有叠諭籌撥一軍兼顧晉省及防賊竄越秦晉之路等語又八月寄諭有命李鴻章馳赴河洛兼顧山陝門戶等語又十一月奏報有捻匪全數西竄語

同治五年丙寅。公八歲。

是年仍隨任永寧讀書。春遵化公大病。永寧公躬侍湯藥。不解衣者數十夜。久乃獲愈。辛卯追記永寧公事蹟云丙寅之春祖父忽然大病日重一日父憂危焦灼寢食俱廢躬親侍奉晝夜不離某猶憶來京之後慈親一日訓誨以一敝裘指示上有朵血跡發黯點斑說係滿云是父當日着以侍疾者

九月張總愚竄陝汝。捻患日偪。永寧公晰夕籌防。至極勤瘁。十月帶勇出防黃河渡口。

臘月以病還署。歲杪驟重。竟致不起。辛卯追記永寧公事蹟云永寧地濱大河與爲陝界防務之最重者在河渡口自秋徂冬時須帶勇巡守曾賦防河四首見遺集中入冬軍報日急父每日乘馬衝冒風雪巡行河岸督兵役打撈冰塊不使凍結防賊偷渡晝夜不休受病實在此今考曾文正年譜是年

京華印書局刷印

十一月奏報有劉松山由汝洛進兵力保黃河先顧山西爲主之語則危急固可想

同治六年丁卯公九歲。

正月初三日永寧公卒於任。年三十六。大吏請以軍營積勞病故例議䘏。

二月公隨侍劉恭人奉遵化公由山西扶永寧公柩北旋。三月抵良鄉縣。厝柩於城外關帝廟。四月入京借寓兵部窪中街陸侍御家。陸公諱仁愷遵化公之長女壻也。公晚年既有殉清之志以一册自記往事。題云小己其首一段記此時劉恭人刻苦節嗇狀云。同治六年丁卯先母劉恭人陳恭人偕三姑母隨侍祖父由山西扶先君柩北來。四月初六日到京。避債埋名。未能自立家宅。在兵部窪中街陸澹吾姑丈家借住。祖父寓於客廳。先母住西廂下房。此屋三間。先母三姑母率余暨長生表兄住一間。先生母率兩婢住當門一間。其他一間則陸姑母前表兄弟午莊芸史隨兩乳媼居之。擁擠惡縮屏營困苦。每日除侍祖父兩飯外不花一文。隔一年餘。偶與乳媼絮言十幾個月零用。茶葉潮菸胰城紙等等合計共花二兩幾錢銀。以爲侈矣。問一年零用二兩銀何如此之少。則正月不買年糕。元宵。端午不買櫻桃。秋節不買月餅。其餘更可想耳。蓋實無一

錢之入。亦不解向同鄉故舊告幫。如是者三四年。母乃出篋底銀二百金。又酌將袍褂皮衣賣去。合併銀款。密交吳表姑母家緞局生八厘息。以資日用。二十年無舛誤。至余完姻。始將銀取回。故余嘗感吳氏之誼。今吳家上輩人俱物故。無能證知其事者矣。

劉恭人親課公讀。訓督勤厲。具詳庚寅侍疾日記。此不具引。錄小己記中一段於此。記云。同治六七年之事。今人不及知。而有物可見。母託陸家表兄買詩經書經。親手裱褙貼滿於牆。復釘成本。俾不破壞。又用高麗紙親筆寫認字本。起首八字。必成令名天地山川。今尙保存完好。篇首有陸姑丈題年月日。尙可見同治六七八年劉恭人寒鐙授課。陳恭人揭衣炊爨之實情也。又癸丑作別竹辭花記。敘晚年追念母教一段。結語云。余勉承母教。作事不避迂拘。思喚起世道人心。去澆薄而就誠篤。不惜以性命貢獻於社會。故謂余近年之行事。以及今茲最終之局。爲同治六七八九年間吾母寒宵督課時所結之果。至此時而始成熟發見可也。

同治七年戊辰公十歲。

同治八年己巳公十一歲。

京華印書局刷印

移居高碑胡同。從陸氏靜存表兄讀。（靜存先生諱㵾會。姑丈陸濬吾公之仲子。同治癸酉舉人。）晚歸則劉恭人又親督温課。庚寅侍疾日記云。男每日在陸府讀書。夜歸必將一日所讀察核一過。重背一番。孤鐙相對。訓責諄至。常勉以成人立品數大事。頻問男長大願爲何等人。而男殊無志氣。所對皆卑靡庸劣不稱旨。慈親嘗廢書而哭。掩袂告生慈曰。如此鈍劣。終恐潛天負我。吾兩人何所望耶。然訓責之後。仍復勸勉。或命作對。或命講書。夜分始息。男一有過失。以及經人告訴。必嚴怒重責。不少姑息。頗有人疑責打太過。近於苛刻者。而慈意謂蒙童之始。必使有忌憚。每一責罰。必言明致責之故。並教以當如何改過。於衆人諱忌之詞全不暇計。此在己巳庚午辛未數年也。

同治九年庚午公十二歲。

同治十年辛未公十三歲。

同治十一年壬申公十四歲。

住高碑胡同。仍就陸府讀。別竹辭花記云。常謂人生之樂各隨心之所好。余幼年在高碑胡同情景極不能忘。每春日早起赴書房。門猶未啟。立望晴空。紫燕飛舞。要聽春城

寶物之聲如一竿紅日寶花聲之句最爲留意。

庚寅侍疾日記記劉恭人親授五種遺規當在此時。

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十五歲。

從陸靜存表兄在願學堂讀。庚寅侍疾日記云癸酉甲戌之時。叔父仍行役在外。（諱承華字蔗香遵化公之次子側室徐宜人出時在西陲戎幕）家門氣象未見轉機。祖父之年益加遲暮某從靜存在願學堂讀。每日兩餐計錢四百隔兩三日回家詣慈親領取或兩三千至數百不等。慈親損自己之用以與男。嘗云一日兩餐四百文。如此飯食苦我兒。然實無錢。厥後因有設帳課徒之舉。

同治十三年甲戌公十六歲。

在願學堂讀。因漸習舉業。劉恭人爲手鈔唐詩試帖詩陳太僕制藝等數本俱白摺小楷字。見庚寅侍疾記。

光緒元年乙亥公十七歲。

移居石碑胡同。仍在願學堂讀。劉恭人設帳課徒。以資膏火。見庚寅侍疾日記。又小己

京華印書局刷印

記中云。乙亥丙子丁丑等年。先母在家中設蒙館課徒。以所入爲余在順學堂膏火。自石碑胡同歷安福胡同新簾子胡同皮庫胡同。先母所授學生前後三十餘人。學生中有羅鎮西潤東甫周贊卿等。潤後官四川知縣

是年德宗沖齡即位。太后垂簾。恭親王輔政。

光緒二年丙子公十八歲。

光緒三年丁丑公十九歲。

公在順學堂讀。劉恭人在家課徒。一如前。

庚寅侍疾記云。年十八九歲間有譽者。慈意稍欣。又小己記中有一則云。能證余幼壯之時。自負有爲。慷慨習兵。逢狂風大雨。路濘天寒。必出街行走。以矯畏縮者。爲陸祖庚。今祖庚已死。特追念曾有此一人耳。余幼抱練習艱苦之心。同輩皆譏笑。祖庚亦同在譏笑。然稱余爲能。且事隔二十年。猶能指余某次因風大而愈出行。故祖庚臨死以諸孤託余照管。余嘗比祖庚有僖負羈夫人之才智。祖庚陸氏姑母之長女。於公爲表姊。適雲南張公士鍠託孤事詳後案此云幼壯。意當十七八九歲事。今公手澤遺籍之存者。皆二十以

後作。早年所爲。旣不可見。壯年晚年追述往事。於母氏之苦節深心則言之至再。顧無一語自道。故於公弱冠以前志學情形。竟無能徵。茲譜不敢妄着一字。今觀此則。亦想見少時氣象一斑耳。

公生平好讀兵書。插架爲滿。當自是始。

光緒四年戊寅公二十歲。

是年春陸氏靜存表兄病故。公繼其後爲願學堂義塾教師。時塾中分十齋。各有齋長。公長其毓秀齋。月脩五金。劉恭人猶設帳如前。

八月從表兄劉永詩先生（諱祁傳）問舉業。小己記中有云。永詩先生以疏遠表親而眷念衰裔。不俟求請而自願授余詩文。其夫人韓浣雲女士常與先母談詩酬答。問燠噓寒。實爲先母最幸之遇。余受業數年。以貧無錢。又昏不解事。竟未嘗有以作謝。某年僅送梅花兩盆。猶係母命迫之。歉極。

光緒五年己卯公二十一歲。

移居安福胡同。仍在願學堂授讀。

京華印書局刷印

四月二十六日遵化公棄養。自上年來。劉恭人在家設帳。公外就義塾館。均月有束脩。得奉甘旨。晚境初舒。遽以老病謝世。享年七十有六。公以承重孫治喪盡禮。

光緒六年庚辰公二十二歲。

是年在願學堂授讀。得友南海潘佐階先生文鐸。同館兩年餘。相與砥礪切劘。誼兼師友。獲益最大。感劬山房日記數言之。不具錄。至老別四十年。常在念不忘。（晚年筆皆有可徵）自言一生志行。除幼承母教外。以得力於潘先生之開啟者爲多云。

是年訂有日記一本。癸未日記云初見佐階時亦訂日記一本。今檢出觀之。雖多向善語。而庸愚陋劣可哂已極。然不可不留他日觀之。蓋初心極眞而見解亦尚能合理也。（此日記今不存）

光緒七年辛巳公二十三歲。

館於願學堂。與潘佐階同處。

七月服闋。

光緒八年壬午公二十四歲。

仍館於願學堂。與潘佐階同處。既而潘公去遼瀋。一別久不遇。

十月訂日記一本。署曰省疚錄。今輯入感劬山房日記節鈔。

公與滿洲壽廷（字格平光緒丁酉戊戌間爲駐美公使館參贊）宗室榮光（字晴川）約爲兄弟。道義交勉。當在此時。

光緒九年癸未公二十五歲。

始辭願學堂。前後十年。始就學塾中。繼爲塾師。各五年云。

是年館於顧康民刑部家。課其子女。顧公諱肇新。江蘇吳縣人。（後官至農工商部侍郎）雅相契。

與其同里姻戚鄒公嘉來（字紫東丙戌進士官至外務部尚書）張公廷鑾（字叔田）並訂爲兄弟交。

光緒十年甲申公二十六歲。

館於顧氏。正月寄潘佐階一書。有云。某以庸愚不肖之質。當趨向未定之際。胸無把握。隨俗浮沉。已幾乎走入下流。如天之福。幸遇長者。殷勤誘掖。無在不以古道相期。至誠感人。鋟鏤肺腑。別後馳思。愈知奮勵。先生平日教我之言。譬如穀種入土。日久發生。勃乎不能自已。

是年有中法越南之役。公日記中論其事者。已殘佚無可見。壬辰年日記批注有云。余

京華印書局承印

性最迂拙。甲申年因豐潤馬江。曾細心揆度形勢。反覆辨別。抒寫己見不下數十紙三千餘言。亦有中肯語。今難於追憶。又因煩碎不存。所云豐潤蓋張公佩綸。以好言兵事出爲會辦軍務督師閩中者也。

光緒十一年乙酉公二十七歲。

館於顧氏。

是秋舉順天鄉試。出仁和徐公琪（字花農）房。主考常熟翁公同龢（諡文恭）吳縣潘公祖蔭（諡文勤）皆同治初年永寧公在京時知交。已廿年不通音問。至是謁師。兩公皆以得睹故人子成立爲欣。

冬辭顧館。顧公推轂爲慈幼堂義塾司事。公因顧公識其同里姻戚長洲彭翼仲先生（詒孫）在此時。其後訂兄弟交。聯兒女姻。生死患難相扶持者三十餘年。

十月公配張恭人來歸。恭人諱瀅字春漪。故直隸候補道宣化府知府壬戌進士雲南大理張公諱士銓之長女。通書史工翰墨。與公爲同歲生。始議婚時。公慮久宦嬌貴不慣寒家操作茹苦。意頗難之。延宕數年而事卒協。至是恭人願勤儉若素習。所以自抑

自勵者甚至奩飾豐腆。一無所惜。粥之以營薄產。別竹辭花記有云。余幼無恆產。而今較之則有屋可住。有塋可葬。此屋與塋多半由夫人春漪奩中物毀變而成。蓋紀實也。

光緒十二年丙戌公二十八歲。

在慈幼堂司事。　冬生女大元。後四年殤。

是年英人併緬甸。

光緒十三年丁亥公二十九歲。

在慈幼堂司事。　十一月十四日長子煥鼐生。亦字凱銘

光緒十四年戊子公三十歲。

光緒十五年己丑公三十一歲。

在慈幼堂司事。

是年德宗大婚。太后始歸政。

光緒十六年庚寅公三十二歲。

在慈幼堂司事。

京華印書局刷印

二月侍劉太恭人疾作侍疾日記訖五月止五月以後另記一本今不存。

是年會試未第小己記中有云庚寅會試備中薦卷房師余揩珊夫子 諱聯沅 剛直有古道最屬意人才余雖未中而特加親愛詢問家世甚詳時官御史數命繕寫奏摺余偶有獻替曾蒙採用。

五月大雨致水畿輔被災公出張恭人奩資百金助振施。

八月十九日劉太恭人棄養公哀毀若不欲生既祥感念母氏劬勞不能去懷因榜所居曰感劬山房請李仲約侍郎書額十數年中恆懸之。

光緒十七年辛卯公三十三歲。

在慈幼堂司事是冬辭去計前後在事六年。

十月順德李仲約侍郎 文田 奉命典學畿輔邀公入幕隨赴順直各屬校士閱文。

是年始以傭書佐家用故事凡視學典試者必覓人代書聯扇又以京員外简者例倩人撰具稟啓公恆應其請以筆墨代耕如是者垂二十年 訖宣統間猶然 小己記中記此云

庚寅年潘文勤師以梁經伯病故招余代爲書啓屬由陸鳳石 潤庠 屢相敦促余以母

病不暇顧旋卽丁憂未及百日而文勤驟逝鳳老得備悉先君在咸同間與諸公交誼皆文勤在南書房告之自是鳳老遇放試差年輒爲余薦寫扇對辛卯癸巳甲午丁酉所薦不下三十餘家以訖庚子八九年間約入三千四五百金勉資餬口

光緒十年壬辰公三十四歲

在李公學幕周歷順直各屬校士閱文六月回京

公留心時務雅以西學爲急是年四月初六日日記論讀書次第緩急有云却有一種爲清流所鄙正人所斥者洋務西學新出各書深切時事斷不可以不看蓋天下無久而不變之局我只力求實事不能避世人譏訕也

十一月服闋

自丙戌間公嘗以室人奩資暨戚家金付方氏茶行權子母其後陸氏中表復因公介亦以萬餘金付存而不知其虧折固已久迨上年夏暨是年夏兩次歇閉風波甚險而其人顧不肯負公所以謀償者甚至公得其所返金悉舉以歸諸戚家不足至自出數百金補之而納其劵於己凡經手者並獲完歸其欠己者轉積數至三千金念其實不

京華印書局刷印

相負。又憫其餘業已微。不忍信拖牽廿餘年。償不及半。蓋至今存其券猶千金也。公於是冬陸款獲清還後。記其顛末於日記中。其略云。廣信經手之事。前後四年。幸能完璧全歸。足見叔田薦之誓不相負之實心。似此朋友。洵非易得。亦可使我告無罪於人矣。余始於甲申年在顧家識叔田。因叔田而識廣信茶行方子青。為商賈中老成宿望。局面恢宏。而其實虧累甚重。康民等皆不知其底裡。余又性太老實。無閱歷。深信以為可靠。以內人奩資數百金付存。生八厘息。丁亥年冬。忽周轉不靈。因而决裂。始漏洩風聲。勢將倒閉。一時存欵諸宅紛紛提擠。危窘異常。子青避不見。賴叔田等從容排解。漸漸帖息。紫東熟心走告我。須作速打算。余答不肯乘人之危。萬一廣信眞負我區區之數。惟有義命自安而已。次年二月。廣信復開。至戊子冬。子青死。薦之接辦。戊子己丑兩年。諸存欵之用心精細者。皆秘密提欵。而廣信力顧局面。以圖支撐。凡來提者。皆勉強應付。合計徐頌閣等諸大老闊人。共提回者數萬金。於是刮削益空。而廣信眞窘極矣。余當時仍未深知其隱。於丑冬芸史由山東來京。滙到銀二萬餘兩。再三問余有何處可存。余憶叔田有薦之誓。雖周轉。若有人助。必可翻身之說。又利稍厚。而一年按期歸本。

或不致遽至坍塌。因微露於芸史。芸聞廣信老號甚喜。遂先寫切實信問叔田可存不可存。以叔田一語爲憑。叔田回信有蔿之生平重一信字。不苟然諾。以此觀人當無險失之語。芸史以爲言中有物。大可辦得。遂於丑年底借芸送去七千兩。寫五厘半利。一年之期爲限歸還。旋又於除夕日芸史自己送去三千。次年春芸又自送去三千。此事余不過介紹認識。并非作中保人。况諄諄告芸。一年之後務須另圖。不可長恃。芸以爲如此老號基業深固。區區之數無所妨。而豈知己丑年底蔿正因客貨緊急枯涸萬分。大有呼吸潰裂之勢。得此大兵救至絕處逢生。買賣復興。庚寅年大有起色。詎至辛卯六月蔿正當上貨開發水脚關稅各項日費千金。有其同行汪某故與爲難。制其死命。蔿知事不可爲。乃背遁。囑其兩弟請衆位公議倒賬。而私告其八弟。梁陸之事另說。於是道路喧傳。風聲大惡。康民於接廣信請帖後飛速問余大局裂矣。將若之何。余亦接帖正懸疑間。細思平日與叔田蔿之要約忠信。不諱言危。叔蔿二人似亦深感患難之交。或別有安排。因答康民云。惜不早聽紫東之言。今事既已壞矣。余雖非中保人。反不便置身事外。但看叔蔿相待如何。余素日已要約至再。患難扶持。傾以義烈期許。終不

疑有他意若薦果負我我立劵異日賠償芸史雖係寒儒覩萬餘金猶若藐小古語所謂利不得而動害不得怵頗有此等胸臆祇惜滿腹古情不用之於大端而用之於市井也云云廣信倒賬請帖交余手者五六件陸芸史張老太太循初慈幼義學寶善義學繼述堂李幷余本身者總計二萬金皆交與余余悉秘之家中不知幷循初等至今亦不知惟寫極長信詳告芸史如此如此不必驚疑恐懼總宜沈默深靜臨變不驚萬一敗塗地有余在能向叔薦設法務能有著落也幸芸肯聽余言雖驚惶尙不動聲色旣而大家齊集餘慶堂公議合計虧欠四十八萬有零俱減爲二厘行息五年之後方准提用本銀令廣信將鋪產十餘家連環保結詎方氏家庭內裡不睦錢財不清薦之叔桑來管號把持十餘年未曾結賬但逼令薦又含胡開張至壬辰六月內外交訌薦又拂袖走於是又下請帖更比去年大亂屢議而皆無成於是亦只好聽其自然無人敢管而廣信於是眞關閉矣當時薦有逃意先到余家微露以天瑞抵賬七月十五臨走時又告叔田梁陸之事不能把送殯者埋入墳內至冬間薦復回安撫各鋪家買賣人幷客人衆咸願聽命雖廣信行未能開張而十四五家鋪產照舊營業衆客人日

勸薦再開行。薦不肯。自辰冬以來。薦惟將伊舖所入小款。點綴孤寡極貧之債欠。作爲歸還本銀。不付利。大債主概置不提。衆亦無如之何。於余所經手者擇要歸本。亦不塌欠利銀。頗使余對得住親戚。至芸史鉅款則以天瑞全套新舊紅契一律交付芸史。并由方薦之寫契賣斷與陸聽陸自賣。從此余可無干係矣。至十月間芸轉賣得價。較之原數有贏無絀。余更可告無罪矣。余於此事替朋友白擔責任。當危急時以一寒儒負此大險。而事後亦毫不矜誇。無聲無臭。絕口不談。惟深感薦行事有天理。講忠信。叔田實心爲友。頗有古風。而紫東之屢次催勸索物產以爲質。亦俱係關垂切摯之謀。不可忽也。余先儘各經手者清理。而自己之款則無年無月。目擊薦之艱辛苦阨種種難言。余寧受窘。斷斷不忍催偪。聽天安命而已。夫余之深重薦者。爲其歷年來不以櫃上銀錢入己一文。且將自己每年印結銀數百金盡添入公中。開付衆債本銀。念念以方氏子孫自督。於家庭隱事忍淚不言。大有可取。余既遇此人。豈可不結交。不以市井棄之也。吳季白不取薦芝。則文人迂曲之見。不足有爲。叔田張公廷燮字。薦之方公光紹字。

光緒十九年癸巳公三十五歲。

館於鐵獅子胡同那蘇圖公舊家。課其子女。

五月大雨。訖六月不休。公爲民憂歲而尤念永寧公遺柩寄厝良鄉城外。恐或致水。日記中憂急悲痛溢於楮表。節錄於此。六月初九日記云。連年以來。天災流行。氣象慘沮。觀天心卽可知國運矣。眞令人焦愁無計。而熱鬧場中庸碌之人全不介意。是誠可爲痛哭也。溯計近年大水。皆係春夏秋三季雨不調勻。春間旱日積久。五月節後忽降大雨異常之多。甚至五六晝夜不少休息。其一年雨量殆分數三年之用而有餘。乃會萃併注。致山水暴發。河流漲溢。衝沒田廬。慘不忍言。此歷年之形景。而庚寅爲最著。其實窪處雖成澤國。而高原或竟未能霑足。人皆知庚寅水災極重。而不知六月杪七月無雨。禾稼並不得力。甚至九月地乾。秋麥不能播種。此等情形。富貴人豈能盡悉。且癸未甲申乙酉數年既屢遭大水矣。吾君吾相曾不預思善計。每次皆必待奏報到後。一紙空言頒帑發粟。竟成循例套頭。並無眞實憂勤之意行乎其間。詔旨雖下。依舊嬉遊。不知儆懼。若看今年局面。又與前有異。自春間卽多雨。似南方黃梅天氣。而入夏以來時復連綿。農人欣欣望歲。以春雨貴如油。得此當必豐收。忽五月十三大雨竟日。其勢甚

猛。麥已收而未乾者十之六。熟而未割者尚居其四。原是極好收成。忽經此暴水漂沒。驟折一半。自十三後。至多開晴三日。必連陰數日。昨初七夜起大雨。連至今初九夜勢更狂。大岌岌可危。且想上半年雨既勤。山澗積水不少。經此滂沱。勾起暴決勢所必然。永定河一潰。西南東三面黎民遭大苦矣。近者廣東大水。陝西大雹成災。上天示儆而朝中貴近皆不知憂懼。余與居停言。居停泛泛酬答。蓋由生長富貴不知艱虞。然以親藩王公而亦自居局外。全不以天心民計在心。則國事亦復何望。天運如此。人事如此。此何時耶。原注初九亥刻對雨悲憤又同日記云。大雨徹旦。子丑時更猛。中夜起坐。心如箭攢。先靈寄厝良鄉城南關帝廟內。庚寅大水院內牆根有水嚙痕。大危險。今又大雨如此。恐廟外河渠漫溢進廟。水侵先人廚體。某罪重大。可爲奈何。遙叩西南。心痛欲絕。寸忱耿耿竟不能邀上天之鑒。天乎天乎。原注夜四鼓初十日記云。卯刻少霽。飯後未刻又復滂沱大沛。凡有血氣莫不仰天太息。誠有何辜。降此大禍。十一日記云。晨起又復大雨傾盆。且雲堆雨重。天竟有不能收住之勢。當國諸君何竟無一人爲民請命者。歷觀史鑑水患多盛於末年。眞怪哀哀諸公乃有心醮樂。耽樂忘危時事難問。原注是時演戲之風方盛有以小孩

京華印書局刷印

彌月而演戲者又同日記云午後雨更猛大而且氣勢甚長。一片洶洶。迷茫無際。呼天不應。叩天不靈。遙憶西南不知成何景象。十二日記云。雨大非常若決江河。聲震天地。較庚寅年之勢更烈。間有雌雷隱隱之聲。陰霾四塞。陽氣全無。而天半間浪涌濤翻。疑有蛟龍出沒。屋瓦飛鳴。直至夜半。令人動魄驚心。肝膽碎裂。大水滔滔平地四尺。奇災罕遘。可勝痛哉。十三日記云。一夜不寐。雨如懸繩。枕上濤聲滄江海岳。此身不知在何處。心神大不定也。十四日記云午刻大晴。人慶再生。而無牆不頹。無物不壞。無價不昂。各城門兩日不能啓。居民閉戶。商賈罷市。聞永定河開五口。大水數百里汪洋南下。西南東南人家存者寥寥。有年過古稀而未經聞見者。此何事哉。乃朝中貴人惟頌揚皇上聖德。一禱即晴。眞有靈驗。十一日有詔擇十三日求晴並無儆省憂傷之意。且查災之詔亦第在京中旗人兵丁官廨房屋等處。而於民生大計顧未及焉。吾不能爲當國諸公恕矣。公平居先天下憂之懷舉此徵一斑。

九月九日次子煥鼎生。鼎字壽銘一字漱溟後以字行

十月十八日公奉永寧公暨劉恭人柩合葬京兆房山縣南公村河西之新塋。蓋無力

歸粤。而求葬甚急。遂卜地北方矣。日記中自云。求葬十餘年。屢覓地而無成。六月大雨後。於十五日急函託良鄉外家視永寧公柩。因及卜地之意。二十日即有良鄉遠親霍姓。投京以地求售。九月往勘。旋即定議。頗出意外云。別撰有購地安葬詳紀。題云昭茲來許。藏於家。

光緒二十年甲午。公三十六歲。

館於那公府。家授讀如前。（此後辭館年月不可考。姑記至此止）

是歲有中日之役。時合肥李公鴻章在北洋。爲陸海軍總樞。固不欲戰。而中朝爲羣主戰者所持。督之至急。濟寧孫公毓汶（字萊山謚文恪）在政府。獨持異議。大爲士論所攻。公既夙好兵家言。於戚南塘胡文忠諸作。致力甚勤。得其精覈樸實之旨。極知兵不可輕用。獨是孫公。孫公固父執。平日未嘗輕謁。至是乃上書陳時事。其略云。再近日兵事蹉跌。由於承平日久。節制不精之故。昔胡文忠公言兵事須從什長隊長哨官營官澈底講究。必得精選頭目。眞能糾察督責。臨陣不跑。而後可謂之兵。統領果能不徇私情。選能結士心之人。寄以營官。下而至於哨官。下而至於什長。皆加意遴選。非十分可信之人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不敢派充。到臨陣時什長不跑。九人必不敢跑。以上均可類推。是全營皆有稽察。如竹之有節。節節相制。上下氣脈聯貫而後一兵得一兵之用。似此等眞實之兵。苟得數萬人已足敷調遣而摧強敵。若徵調冒濫冗弱之兵。或招集游惰流離之衆。虛張聲勢。懈散不齊。雖二十萬人亦徒糜餉需。幷無絲毫之益。且易於僨事而損威。此理勢之必然者也。昔年王國才將五千人而勝敗無定。多隆阿卽就五千人挑成千七百人。嚴整部勒。遂爲常勝軍。威聞天下。可見欲求好兵。必須先求好將。兵將眞正可用。然後論及調度之合宜與否。今日之兵不但步伐紀律不如敵之嚴明。槍炮器械不如敵之精利。而屢經敗衂。實已膽寒氣餒。欲使之殺敵致果。齊力向前。須大加振作。必得廉勁忠誠而又才大如海。心細如髮。能陶鎔戰士之人爲之帥。認眞訓練。剔除其弊。鼓勵其心。蓄養其氣。壁壘堅固。方可以言戰。但轉弱爲強之事。其中亦有次第。斷非倉猝所能奏功。目今事已臨期。思之萬分可慮。似又宜以屈爲伸。乃克有所濟也。姪自知屝下書生。理不應妄談時事。況此等勦襲之說。眞等贅疣。何勞多語。然竊思山海高深。包容萬有。雖孺子淺識無當萬一。亦無妨在包容之列。而不必果見施行。冒昧而陳。情難自已。是寄後經文恪

手付袁藏民國九年公孫筠生出示煥廷猶得見當日手蹟焉書中所云以屈為伸。蓋是時已致敗衂。言當籌和議也。

八九月東邊敗訊迭聞。言者猶紛紛以增兵遣將為請。而都中羣宦又或以警報之傳各謀徙避。公於日記中致慨甚深。八月二十五日記云。自六月與日本接仗。始聞互有勝敗。實則并無勝仗。只是一味望風潰退。官軍虛冒粉飾習氣太壞。至八月十七日平壤失守。事局大壞。左寶貴陣亡。尤墮軍氣。論兵事則敗勢已成。論國勢則尚未至於覆亡。斷無因此遂搖本根之理。而吾遍觀士大夫走相告者。交頭接耳。驚疑變色。紛紛流言。鄙俚不經。全不知揆察情勢。其迂酸淺陋膽小無識之態。異常可笑。真正不可與言。何以深沈凝重之人竟如此難遇耶。又數月來封奏雖多。而條陳兵事真知形勢深中要害者絕少。皆不察其致敗之由。不知其兵不堪用之故。而盈廷皆督戰責效之人。無日不催進兵。無日不請招兵增兵調兵。以為招集多營。遂足以壯聲威而侮敵也。夫以新集冗雜之兵。而嘗試精銳方張之寇。此何事哉。真不知彼我形勢之大者矣。況營愈多則機緒愈亂。將領那能一心。號令難周。猶治絲而棼之也。頓足搥胸。謬矣謬矣。余歷

京華印書局刷印

聆侍御言其所奏。歸輒慨然深思。前途恐難收束。又六月間內地帖然無事。而某御史請辦團練。此蓋恐落人後而特先發之。其實則務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又九月初五日記云。日本兵尙在高麗境內。中國全境晏然。而京官挈眷遷徙出京早避者至一二百家。旬日之間。各省京官聚其所親商議行走。江浙廣楚汴之人尤多。或將衣箱書籍等物先運回南。或倉皇逃走。棄官不要。輕舉妄動。種種不一。足見其心中之不深沈凝重。幷不知眞正情形。妄爲測度。竟說出傳檄而定。此國必亡。浮淺囂動。至於此極。溫州黃貢一代偉人之名。而早早令其眷屬逃難。順德李爲滿朝文人所崇拜。而慮及隨扈。又慮及書籍。遭楚人之炬。似此膽小無識。唯知全身家保妻子。國家要此負重名之大臣究有何毫末之益耶。又有兩賢極關切余。諄諄勸余云。爾老母在堂。亟宜戒塗遠避。余極感其古道仁心。而心知事固不至於此。此人蓋未思寒士從何措一二百金之路費而避此無影無踪之禍。諸公既慷慨言事。何不以險境練膽識。而視身家如此其重。是猶未能看破也。總由平日專讀濫書。識見迂腐。專享安舒。不悉艱難。故萬萬不能圖大事。原注專讀濫書是設科取士之病所學全爲無用專享安娛是家居不出之故衣食器用皆坐享現成竊意中國自強必先將文

士全行屏棄而後可。原注九月初五記當時情狀

十月十四日長女煥誥生。誥字新銘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公三十七歲。

春闈會試未第。備中薦卷房師爲湖北韓梓樵侍御培森。

購得宣南扁担胡同寓宅。自是始不賃廡居。

四月初間。與日本講和。割台灣遼東。賠兵費二百兆。議將定。都下士論憤激。有欲糾合公車千人上書阻和者。問計安出。則曰背城借一可以獲勝。公私歎曰。背城獲勝者蓋有之矣。然觀其君能有爲之君耶。臣能致身之臣耶。將爲有才之將。兵爲有氣之兵耶。若聚昏劣之衆而爲背城。則是速亡耳。語見日記中

中日和議既成。濟寧孫公罷政。以公前投書未答。七月遣公子椸字孟延來拜。於是公乃以故人子之禮往謁。因爲孫公記室者五年。小己記中記其事云。萊丈豪邁無倫。與先君少年交好。原注孫文定公爲己酉座師 先君常稱心服才士二人。一爲錢萍矼。一爲孫萊山。自遭丁卯大故以來。未通音問。余乙酉中舉後。萊丈方柄政。聲勢烜赫。余不敢謁之。甲

午乙未攻擊者極多竟有欲殺之心其實皆由爭權者嫉忌嗾使無恥文人交章彈劾以逞其門戶之私耳丈當國十年豈無可議之處然其見事明決聽信合肥能知敵情不輕主戰比較同朝諸老如徐蔭軒之愚蒙李高陽之沽譽翁常熟之輕信人言號稱忠義而實懵於國情致誤大局者相去天淵甲午九月京朝士夫人人趨附翁徐李之門余獨以微末投書濟寧論列戰事並附以濟寧少時爲先君所寫詩扇以證往日淵源濟寧得書心許乙未七月遣公子孟延同年先來拜余始以故人子之禮初往見之氣象雄闊局度宏深而並不倨傲素有腿疾起跪不便余行禮猶屈膝回叩廻溯三十年舊侶余以當年父執爲我公暨錢萍矼江蓉舫潘伯寅許星叔諸公對丈掀髯點首謂萍矼冰雪聰明蓉舫熟腸古道云云詢及功名生計乃嗟訝不勝呼余爲老姪爾來何遲晳爲我作書記我不容氣動筆改竄以後相機招呼自是余爲書啟五年雖未得其培植功名而高風古誼慷慨照人余實心感不能忘也原注余謂論人不可隨俗當就衆毀之中發見其偉異之點而後其實異象乃得宋芸子育仁以詩論甲午事其於孫公云自許江陵業未終蓋棺功過論何從欲留强飯他年社早悟棲塵訪赤松又稱濟寧剛悍坐待和議成而即去云云是能知濟寧者余於是不敢以文人目宋先生當時翁潘徐孫許諸公於余皆父執有殊誼欲辨明世事不敢有私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公三十八歲。

爲孫公記室如前。　二月初七日次女煥紳生。紳字謐銘

四月公在琉璃廠㭎畫店得睹胡文忠公往日在軍中與閻公敬銘手書二百餘通。以素所服膺亟就店中借紙筆鈔取一二。翌日復往續鈔。凡七日而後盡皆錄入雜記册中而識其前云。余敬愛胡文忠公以爲中興第一人。衷懷慕念久矣。今日清晨忽在寶華齋見人㭎胡文忠致朝邑親筆草書信簡二百餘函。縶爲生平奇遇。蓋文忠實有萬古不磨之精神。其片紙隻字皆足珍惜。況余自恨久困牖下。見聞太隘。末由知當代名賢眞實底裡。得此少窺諸公相與之際。精誠流露。道義紛披。與夫治事章法。運籌蘊曲。皆有可識。顧不大可寶耶。因亟亟錄得數函。時丙申四月二十日也。按此爲第一次抄時所識語六月復於其店中見彭剛直公與閻公書若干通。公摘抄之。亦得二千數百言。而識其前云。彭剛直雪芹信札有應酬語。不如文忠精實。然亦一代偉人。余既親見墨蹟。摘其篇略緊要處錄之。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三十九歲。

京華印書局刷印

爲孫公記室如前。

正月於壽延公家得識無錫許靜山先生珏。許公以通習洋務爲時所推。公數就與討究世界大勢。　是年德人佔取膠州灣。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公四十歲。

公屢試春官不第。以是年大挑教職。遂改官內閣中書。四旬入仕蓋甚晚。

公平居存心君國。而公生之年適丁國家多事之秋。自庚申英法陷天津。甲申法人併安南。丙戌英人併緬甸。甲午日本併朝鮮。乙未割台灣。丁酉德人取膠澳。及是年俄人又索旅順大連。外侮日偪。公每訪問通人研究世界大勢。隨以所聞札記之。家貧親老。自憾不獲遠游。諄諄以教子弟出洋爲言。有務必以出洋當一件正大要緊之事。勿惜費。勿憚勞。即使竭盡大半家貲亦不爲過之語。是年次子煥鼎六歲開蒙讀書。公爲延師於家授地球韻言。取其略語世界大勢也。俗例以論孟學庸詩書禮易春秋課童子者。公顧以爲未急。訖不使讀。第令誦朱子小學而已。亦謂變法以停科舉爲先。決計不更教兒輩事帖括也。其後煥鼎既就學校習英文科學於經書竟未一讀稍長自取紬繹其義而已不能熟誦也

是年德宗銳意變法。朝政一新。帝故與太后積不睦者且十年。諸宗臣耆舊因附太后以遏之。八月初六日有詔殺新進諸用事者。太后復垂簾聽政。新法悉罷。方變法時聽臣民言事。公默揆時事夙知變法維新爲急。然慮官吏苟偸欺罔。舊俗錮閉。民不相習。倉卒以法令行之。於事無實。或且轉爲弊政貽巨禍。擬奏有云。非有實心必不能行實事。非有正人亦不能有實心。故臣謂變法爲自強之本。而正人心又爲變法之本。欲革弊政必先革弊風弊俗。欲革弊風弊俗必先官吏百姓上下一新其心。請朝廷愼簡大吏。仿中興諸臣胡林翼曾國藩等講求吏治之法。精選州縣親民之官。而後可舉新政之實。施政之始不必急急多所興舉。且從教化入手。解釋民疑。行之以漸。官吏一新百姓一新。變法圖強之基乃立。語詳日記中。都千餘言。稿成未上而朝局驟變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公四十一歲。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四十二歲。

供職內閣奉派本衙門撰文。

是年有拳匪之亂。拳匪冏白蓮教餘孽。自言有法術。隨處設壇祀神。集少年數十輩練

京華印書局刷印

拳。始自山東。正月間潛來京師。蔓布漸廣。三月而大熾。揭旗幟大書扶清滅洋。時民間故有仇外仇教心理。又素迷信神仙。於是鄉愚盡惑之。市井無賴。又憑藉張揚之。朝中有旨拏禁。顧竟莫行。蓋太后以戊戌之變。遁犯既庇於外人。蓄意廢立。亦怵於外勢不果行。方積恨思一逞。得此適投合其意。諸親貴用事者。瞶闇挾私。更慫恿之。或招匪練拳於其府邸。而士大夫亦多獎為忠義。信其術之可恃。諸翰林侍御史。或為奉章薦言。益神其說。匪乃橫行於市。縱火殺人。莫敢誰何。公始覩其事。亟語所稔巡城御史彭向青述陳玉蒼璧諸公。趣其捕禁。數言之。皆不應。公乃幽憂憫歎。知大禍之必至。尤以民愚無教為深慨。四月十一日日記。擬取其所傳諸誕妄語條記之。存其目什數而未及屬文。五月二十日匪焚大柵欄老德記西藥房。遂燬正陽門。方火初起。公又飛函彭陳兩御史。請速集五城練勇。傳水會。分別施救捕治。詎達晡時。正陽門城樓已燼。而官員兵役皆奉匪令惟謹。信其神靈自焚自息之說。瞠視不救。以待之。公益歎恨於人心之愚昧。具詳日記 當是時人無敢以一言議匪者。尚一洩漏。必遭毒手。無幸免。公之為是。不啻冒死也。六月間京官各徙家南歸。比及七月。留者什不逮一。七月十五晨公猶趨值

內閣路過菜市口見無辜被殺之男女老稚橫尸百數十皆匪所指爲奉洋教者夜雨甫晴泥水殷漬公爲慘然不已十七日始屯積米鹽爲閉守計十八日而京師陷德法日本等八國聯軍入城兩宮西幸越八月閏八月訖九月初間市中百業乃漸復

自經拳匪之禍公深痛國人之愚昧無知決然以開民智爲急於是越年有贊助彭翼仲先生創辦報紙之舉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四十三歲

供職內閣奉勅修皇史宬書公奉派預其役

和議成兩宮回鑾公以去歲留守京師賞加侍讀銜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公四十四歲

供職內閣預修皇史宬書　詔舉經濟特科奉天學政鄭公叔忱以公薦

是春彭翼仲先生創辦啓蒙畫報出版公實贊助之主於灌輸新知啓迪童蒙略分六七門類以白話演之永清劉炳堂先生用烜爲作畫其始日出一紙後改爲旬刊而別出京話日報以開牖普通社會同時創設蒙養學堂以滬上所出教科書課童子公命

次子煥鼎女新銘謹銘皆往受業焉。報館學堂同在一處今五道廟街同益印刷局其故址也

六月公配張恭人胞叔雲南張勵吾先生諱士[illegible]卒於京館。以諸孤屬公。先是勵吾先生娶於陸。則姑丈陸澹吾公長女諱嘉年字祖庚。少時與公同長大之表姊也。比張恭人來歸。固先生姪女。婚姻稠疊。其情益親。先生以進士官內閣二十年。邸居甚困。身後至無以爲殮。公爲醵金經紀其喪。奉迓陸恭人挈諸孤來寓扁擔胡同宅之西院。陸恭人明通有學識。公素致服。至是因命次子煥鼎等行謁師禮。而秉教焉。又小已記中有一則云。余幼年不知先母之苦。及老乃更思之。最愛誦留茅庵徐母壽文故紙徒鑽。愧博頻年之白望。夜燈有味。難望前度之黃昏。又春風上塚之天。並嚴飲胙。斜陽下學之地。預戒呼朋。又天邊冷雁每答乎咿唔。砌畔寒花如對之太息。又紙帳依然紡磚猶在各等句。深中我心。壬寅十月張鎔西之太夫人率諸孤來居余舍。余曾以此文請看比喻。謚高風亮節偉矣。其難。余平日心中極不能忘。故逢知者輒相語也。勵吾先生子女五人。鎔西其長。公耀曾字也。於煥鼐等爲舅氏。而亦還以舅氏禮公。又師事焉。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公四十五歲。

供職內閣。修皇史宬書成。以公有勞。晉侍讀。加四品銜。

詔試經濟特科。公被徵不赴。　是年始設商部。由各衙門選送人才考試。後候旨圈用。公被咨送與考。既錄。未蒙圈用。　京師譯學館初設。公遣子煥鼐與試。入館肄業。

是秋張母陸恭人卒。公又爲醵金治喪。籌遺孤生計。經理十有餘年。小己記中記此云。能證余壬寅癸卯兩年間。爲身後貧無一錢之固窮君子。張勵吾夫婦先後歿。向其己卯庚辰鄉會兩榜同年。寫信寄訃。將及百函。募積賻欵。統計得三千一百餘金。除辦兩次喪事外。餘爲諸孤十一年來京津學膳費居家用度者。爲于晦若式枚　朱桂卿祖謀　褚伯約成博　郭春榆曾炘　李嗣香士珍　諸君。原注癸卯十一月銘西赴東洋留學余送至火車家餘弟妹四人余爲照管次年送其弟寬西入譯學館每年學膳費百元又送其妹三人赴天津學堂亦俱有學費後其長妹亦赴東洋由孤兒招呼同往其兩小妹仍在津校以時往返訖後尚餘七百餘金房產五百餘金存欵民國二年銘再赴東寬西赴英余又爲經理　太息廣東區朋霄福建鄭扆丹暨孟敭臣先生并已逝。是皆當時能知余者。

彭公所爲報紙於京師爲開創。先乎此者唯日本人順天時報一家　當時風氣未開。呼爲洋報。求售匪易。而成本願甚重。自置印機。招募工人。聘日本匠師指教印刷。所費不貲。經年虧累。私

財一空。房產折售。尋及婦孺衫飾。垂危復續。其不絕者如縷。以是年臘月暨下年甲辰臘月稱最困。彭公固百苦備嘗。幾以身殉。公爲接應周轉。前後千餘金。大半出於典質。或不得已時。以所集張氏賻欵權爲抵用。蓋亦身負其險矣。後二十年煥鼎檢得當時摺券公有批語云以財助報館譬猶拯災救難雖立此券縱失不還亦所心甘公生平勇於爲善赴義大都類此也

光緒三十年甲辰公四十六歲。

供職內閣。

九月公編次永寗公淡集齋詩鈔付排印。壽州孫公家鼐元和陸公潤庠爲之序。

冬月陳太恭人七十生日。公夫婦率二子集賓朋假江蘇會館稱觴爲壽。

京師女學初興。內城外城約三五處。公配張恭人皆與其事。爲任國文教員。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公四十七歲。

供職內閣。

六月爲長男煥鼐授室。婦彭氏。翼仲先生長女也。

公取魯漆室女憂魯故事。著爲劇本曰女子愛國。以引起國家思想爲旨。全稿二萬言。

以是年屬草。翌年丙午演於京師。爲新劇首創。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公四十八歲。

供職內閣。是年五月經巡警部尚書徐公世昌奏調。乃改隸巡警部。九月詔改巡警部爲民政部。

二月外城巡警總廳朱廳丞啟鈐檄公爲西局委員。時警察固初設。行政司法猶未分立。公所任在審理詞訟。

四月奉派爲外城教養總局分局兩局總辦委員。局爲五城賑恤所改設。事屬初創。規制未定。公訪於津保諸新式監獄習藝所。因其舊而規畫改善之。以總局容罪犯。（局址在敷子胡同）分局收貧民。（局址在梁家園）總局建工廠。俾罪犯分科習藝。習藝所成。設肆市中售其物品。（售品處址在騾馬市大街）分局興小學。教貧兒。織悉畢舉。而所費至少。公總辦兩局。月薪才銀幣五十耳。同時內城有習藝所。收容罪犯人數視此僅及什二。而所費顧逾之。又少己記中有一則云。能證余爲教養局總辦。局中經費較後來少四分之一。而所作事多數倍。月薪較後任少十分之七。而在局時間每月多二十天者。爲昔司事王君今司事

任君吾舉此非必自明也慨政事之虛浮民財之可痛耳。

八月十二日彭翼仲先生以報紙言論遭當道之忌被逮於外城巡警總廳旋下刑部獄。自甲辰以後。先生所爲報紙乃漸由困而亨。始都中無肯閱報者由熱心人士一二輩多方倡導張報紙於牌植立通衢供衆閱覽繼又進而有閱報所講報處之設皆各出私財爲之遍於內外九城不下數十處今之署曰京師公立閱書報處通俗講演所者多半由此嬗蛻而來而昔之私家設立者竟不復見流布北方各省大爲風氣先導東及奉黑西及陝甘凡言維新愛國者莫不響應傳播。而都下商家百姓於京話日報則尤人手一紙家有其書雖婦孺無不知有彭先生。其間以倡言反對英屬斐洲虐待華工及美國排斥華工兩事又首倡國民捐償還外債爲最發同情國民捐積至數十萬兩存大清銀行上自王公下逮走卒小販皆與助捐盛極一時於是聳動宮廷。太后遣內侍採購。特囑晉呈。啓蒙畫報冠有兩宮御覽標題繼又有中華報出版日爲一册。如今政府公報式而啓蒙畫報於是停刊。計爲時兩年稍不足始二報主喩俗。此主論政。始以白話。此以文言。海寧杭辛齋先生諱愼修彭公妹壻也實爲之主筆。迄是年八月亦遂一年有半。會北洋營務處有曖昧毒殺保皇黨人吳道明范履祥之事。中華報揭發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遽電巡警部尙書徐世昌封禁報館。捕編輯人。於是彭杭二公皆被逮。事後乃以妄論朝政揑造謠言附和匪黨肆爲論說爲詞。並未指實

其事由巡警部專摺奏參請各予遞解回籍禁錮既而將起解又別以彭某攜帶手槍在押所行爲暴詞奏下刑部獄翌年乃由法部奏結課罪（刑部改官制爲法部）竟發新疆監禁十年公與彭公故生死交始彭公在繫公營救不獲嘗欲謝官去廳丞朱公啟鈐挽之殷朱公固於事急時力任疏解陰有保全者又以教養局事依任公礙於其情不獲辭彭公既以公之資助成其業及有興發方擬歸償遽遭此變公乃先就代爲經手各欵分別清理其欠己者千餘金固不忍問矣（彭公念公困後數年每從戍所寄少許歸之）

九月公表妹適鄭氏陸恭人卒遺孤二子一女並幼稚舉以託於公恭人諱嘉坤字荇洲其與適張氏陸恭人實姊妹也適長樂鄭公叔忱（字昆丹官奉天府丞先一年乙巳九月卒）既以遺孤相屬託是年春陸恭人受聘爲北洋女子高等學堂總教習挈子女寓天津公間時往視之至是復染疫繼逝固有三子并染於疫既喪其一餘二亦危公遷之於家公配張恭人親爲看護二子既獲痊而張恭人大病喉腫飲絕亦幾危焉遺產無多貲公以其摺券票據之屬別存於林公朗溪所而已爲之經營挹注前後十餘年訖戊午公殉義後乃歸諸鄭氏子（長慶甡畢業北京大學今任北京大學女師範大學教員次慶珏肄業民國大學）林公蓋同受

京華印書局刷印

託於鄭氏者也。小己記中記此云。能證余受鄭扆丹夫婦之託。照撫孤兒經理遺產者。爲其同鄉親戚甘再薌（聯超）馮申甫（汝騏）李秀瑜（毓芬）林琴南（紓）林朗溪（灝深）諸君。又金筱珊（鋭芙）同年係扆丹之門生。又云能證鄭孤帶極重之白喉瘟症。由天津遷入余家。傳染及家人。而幸全活者。爲琴南秀瑜。暨陳仲勉（寶瑨）陳歔廷（瀚年）諸先生。

是年秋長子煥鼐渡日本留學。（計在東六年）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公四十九歲。

供職民政部。分警政司行走。仍兼教養局總辦。四月。點署主事。始公奉調到部。尚未開去原衙門。至是年十一月。部中乃奏留以員外郎候補。開去內閣原衙門。

三月。彭翼仲先生成新疆。起解。囑託照料家室兒女。公送至良鄉縣揮涕而別。

六月。公以部職局務勢難兼顧。向外城警廳懇請辭教養局差。不許。八月。因犯人增至四百名。慮有疎虞。復以爲請。九月乃獲允。仍囑薦員自代。公在事一年有半。綜覈精細。財無虛費。於呈報奉准經費之內。月有撙節。積零爲整。自上年四月到差。訖是年三月。滿一年。得二百數十金。乃舉以興建講堂三間。添置桌椅。爲犯人聽講之所。又闢小屋

三間爲犯人養病室。事後以公文申報警廳。略云此本在呈准經費之內。平日稍不加意。理無贏餘可得。況係業經報銷之欵。既不屬於公家。使當時不事撙節。長官亦何能責備。事後即以入己。正復無人得知。惟念國家一錢當得一錢之用。此心作事必求精白。故以之捐建房屋。不另請款。當事者面加稱獎。而謂形諸公事將多窒礙。不予呈部。亦不批答。

十二月二十八日公生母陳太恭人棄養。太恭人前一日起居猶如常。晨起遽逝。殊無疾苦。壽七十有三。公哀痛爲之廢食。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公五十歲

正月治陳太恭人喪。而公配張恭人忽遘疾。猶勉強盡禮。事既病益甚。自是連病五年。或時小愈而病轉深。公一身籌醫藥。持家計。又兼顧張鄭兩家事。而時煥鼐游學日本。煥鼎肄業順天中學。兩兒學費措辦尤匪易。丁憂後守制不營官祿。恒無一錢。焦勞困窘以此五年爲最。其時京官風氣已變。在制而從公者皆是。公固不肯爲也。

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同崩。

宣統元年己酉公五十一歲。

春公奉陳太恭人柩葬房山。祔永寧公墓。

五月移居崇文門外纓子胡同新宅。自上年公賃扁擔胡同舊居以營此宅。三月落成。

至是移居。

是年農工商部奏設京師高等實業學堂即今工業大學監督袁公勵準引公爲任齋務提調。在事年餘。

宣統二年庚戌公五十二歲。

三月服闋。起復到部。始巡警部設置之初。徵調京外能員創辦。公既奉調與其役。厥後補官。同列者或雜職得超擢。或虛銜得實任。公以四品銜內閣侍讀創辦教養局有勞。缺補既竟。終不之及。蓋其時奔競成風。而公顧不肯伺候於長官之門。始徵調者前尙書徐公世昌於公雖有一日之知。亦以疎冷忽忘。辛亥擬請代奏稿跋語有云余之調部出徐公意當時奔競成風凡奉調者必乘機親附躬謁栽培一造不過必屢造之至有追趨數十里在頤和園退値處求見者而歲時慶祝以及出餞入迎大都靴脚忘疲版手不釋聞餽酒筵價至六十金爲一席票送奉天行至天津站始下火車諸如此類盡態極妍有一次不躬預者則惶然道歉余則於丙午五月奉調後到門投過一刺其餘應酬槪不到場始終未

嘗在宅見一面此事鞠老當心知之余嘗欲先鞠老而死乃可得其證明余以正途出身在內閣十年資格而不如虛銜末吏候選雜職之先得補缺蓋以不自求進而徐公亦因冷淡忘之也見辛壬類稾又旋移官去。大學士軍機大臣那桐公暫權尚書。故與公乙酉同舉北闈。爲一點署主事。肅親王善耆繼任。由其門進者或假途於博奕嬉遊。公益不自求通。丁憂起復後。訖不見省錄。時京朝祿制變更複雜。有官缺烏布指部中職任如掌印主稿幫稿差使指部轄局所學校之職任俸薪津貼或閒散無事者酌給津貼諸名色。公蓋無缺無烏布無差使無俸無薪無津貼者四年。以終清之世。公目睹時事日棘而親貴昏騃召亂。亦不復求用於時。慨然欲挂冠去。私爲奏議。別爲君德民德官德三大端。將請代奏辭官乞老。以是年夏秋間屬草焉。

六月嫁女。先是吳縣鄒公嘉來爲姪應莪聘公長女新銘。至是于歸成禮。應莪父景彭公諱嘉年。早卒。自幼鞠於伯父也。

宣統三年辛亥公五十三歲。

在民政部。雖無所事。猶間日一入署。日唯經營擬請代奏摺稿。又以親視張恭人醫藥。稽遲延誤。六月撰成論君德民德兩節。即今辛壬類稾所錄論官德者擬草未竟。會以

京華印書局刷印

武昌革命舉事而止。

是春有閩人楊詵。故公在高等實業學堂任齋務長時學生。又公曩內閣同官楊公某之胞姪也。以嬉遊揮霍。其家不予接應。而負債已累數千金。既畢業獎官。畢業優等獎舉人知縣不得歸閩。債家環逼之急。乃以死哀於公。謂有母早孀。惟己一子。今幸成名。倘於債不獲歸省。乞假百金。應付目前。兼作路資。脫歸。家業不薄。必可清逋。苟不得請。有吞藥死耳。即手藥以示公。公夙愛其資性聰明。因語之曰。明日更來。當有以復汝。明日楊來謁公曰。我有最大要求。爾能答諾。當代設法。楊急問是否畫押覓保等事。公大笑曰。此時要爾畫押覓保顧何用。今茲拯汝。我惟尙義耳。汝今求貸。亦惟以義爲擔保耳。汝不負義斯可已。何取市井俗例爲。我之責求不在此。我所要求於爾者。要君從此痛悔前非。立志作有用國民也。楊爲感激泣下。自稱今日始得聞善言。願改過。公乃出張恭人衣飾數事。偕其同赴典肆。典質得百十四金畀予之。楊既得還鄉。而所假金竟不歸。公於時固迫窘已甚。日與典肆爲緣。適益增累焉。

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舉事。旬日間各省響應。人心驟變。次子煥鼎年十九。亦從諸少

年遊。組織京津同盟會。（同盟會之京津支部）秘設機關於東單二條胡同。公知其事。誡之曰。立憲足以救國。何必革命。倫大勢所在。必不可挽。則疇不望國家從此得一轉機。然吾家累世仕清。謹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從其後也。十二月二十五日遜位詔下。公讀以政權還諸國民。長受國民優禮句。曰誠得如此。亦是好事。然來日大難。負荷伊誰。

是年春二女新謹銘畢業於京師女子師範學校簡易科。秋次子煥鼎畢業於順天中學。長子煥鼐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商科。七月應學部試。列優等。八月奉旨獎舉人。鼐以家計困竭。瀕畢業將輟學。賴汪公伯棠（大燮）駐使在東。月助二十五金。得竟其業。至是又引爲使館繙譯生。十二月返國。

民國元年壬子公五十四歲。

正月十一日北京兵變。焚東安門。大掠於市。公所居偏僻。不及於難。以下月日據從陰曆俾與前一貫

春廣西同鄉團拜。在甆慶胡同粵西老館行禮。公以死義救俗之志。誓於神明。戊午遺筆云。吾壬子癸丑兩次在粵西老館團拜。隨同鄉先達在關帝文昌兩殿行禮。皆告於神明。必將死義以救末俗。兩殿行禮畢後。必到先賢位前行禮。先賢牌中有嚴親永甯

公之名。兩次行禮必敬告興亡之際當發明正義。不敢辱親。（見遺筆彙存敬告世人書）

五月初三日公配張恭人卒。恭人自戊申以來病彌久而症益雜。胸腹間有癥作痛。必引嘔得吐乃快爲狀至苦。五年之中屢瀕於危而家計方困。或時不能延醫。皆公自檢方書治藥劑。晚年筆墨每自言遭境駁雜者蓋指此。恭人故生長富厚。來歸三十載毀奩安貧於公伉儷至篤。而垂老卒不獲一日舒。公追念生平。悼痛莫能已。

公有謝人寄賻書。因述張恭人生平慈善施與事。其略云弟本赤貧。賴內子來歸典賣妝奩經營度活。內子崇信陰騭。拖施財拯災恤孤之願。憶二十年前曾兩次以雙百金捐入慈幼堂義塾。此事爲吾兄經營當時承詢來歷未以奉白。蓋不欲露名也。又若庚寅壬辰癸巳水災奇重。迭出鉅款交義紳散放急賑。至其人因勸捐得保官階官昌平州多年。而不知錢出自誰手。此外並交余揞珊師暨俞幼萊翁弢夫諸君鉅欵放賑。皆未嘗露名。又曾交顧景棠君收養貧童。辦理義塾。（原注此塾在鞭子巷）款目與前相等。此皆舉其最著者言之耳。其餘亦不及悉數。弟於時方以就館月入三四金爲生。不啻身嫁黔婁。顧竟不爲一身私謀。兒女後計。數十年減衣縮食茹貧無怨。卒至並自己疾病醫藥之

費幾不能周此眞今日新學家所謂社會主義矣

是年四月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內務總長趙公秉鈞故前民政部長官五月初八日有部令辟公入署辦事（時官制未定但云到部辦事而已）時張恭人新故停柩在室國難家恤百感傷懷公雅不欲赴顧憫念民困徒以不仕潔身尙非夙志躬逢新國亦欲一覘其改革何如爰且請假旬日治喪於料理喪事之頃亟草一書論立國以民德爲根本社會教育實爲首務某於爲官殊不相宜擬犕力於牖民之業以自給預露退意上之趙公然後入署時五月二十九日也

七月公携次女謹銘在所手植竹中照像於是作別竹辭花記

八月十四日公遞呈內務部乞退自七月間迭聞政府議爲官吏加俸而京僚士夫亦唯各務祿食上下鮮以民生爲念公慨然歎開創之初淬礪不聞暮氣已見以民國爲號而民困欲殆顧不之恤則革命云云徒爲大盜竊國之資辜負先朝禪讓之盛美逮八月初十日部發俸薪果加公推辭不受即日草書陳請退職并附論加俸意見四端於十四日遞入遂不復進署趙公得書派次長榮勳訪公於家挽勸至再公固不肯復

京華印書局刷印

於九月再呈乞准。部令溫語維繫加慰。十月三呈乞給假不限期。假中不支俸。以冀暗退。部令給假一月。十二月乃四呈懇准退職。部中不批。公亦置不顧。前後所上四書並輯入辛壬類稿。此不錄。

公所爲雜記署云伏卵者。蓋作始於是年夏秋間。

是年秋長子煥鼐赴陝西就西北大學教員。留五年。月以束脩滙京供菽水。

民國二年癸丑公五十五歲。

住纓子胡同宅。長子煥鼐在陝西。次子煥鼎次女謹銘侍。

正月作留上趙智庵書。（時趙爲總理柄政）訖五月初三日乃就。都八千言。今影印入遺筆彙存。

別竹辭花記云。癸丑正二三月間余寫留上趙智庵書。謹女雖未看見而覺我有異。頗事窺覘。余不能不加心防備。故作好整以暇之態。時常聽戲以明無他。蓋二月間次子煥鼎啓秘篋得別竹辭花記本。驚稔公所蓄志。亟語妹共防伺也。

二月彭翼仲先生以元年大赦由新疆戍所還京。重得聚首。時相過從。復舉京話日報出版。南中革命事起。以持論不袒袁氏。九月再被封禁。（其後民國四年再出版）

三月第一屆國會開會。爭選議長匝月不定。始公嘗欲以所懷訴之國會而後死。故遲遲以待之。至是乃大失望。又是年夏長子煥鼐旅陝不得歸。公所蓄志亦以是遲阻。語幷詳遺筆中。見遺筆彙存甲寅作敬告世人書

六月有湖口之役。是爲二次革命。自後南中悉定。政乃一歸袁氏。

民國三年甲寅公五十六歲。

正月移入積水潭新置書齋。閱書治筆札。凡小己記別竹辭花記伏卵錄。遺筆中敬告世人書。甲寅撰半就貽曹纕衡汪玨齋二君書。各稿幷作於此。潭在城北隅。一名淨業湖。上年夏間次子煥鼎侍公游履至此。愛其清曠。以數百金得敝屋兩楝。置爲書齋。至是移入。仍不時回住纓子胡同宅。

六月長子煥鼐自西安歸省。長女新銘同鄒壻亦自青島寧家。團聚承歡。八月煥鼐仍去西安。壻與女遂留侍左右。

民國四年乙卯公五十七歲。

住纓子胡同宅。間一寓積水潭書齋。爲札記。子煥鼎女新銘謹銘侍。

京華印書局刷印

七月都中倡籌安會。於是帝制之議興。而人心不附。十一月西南舉義師討袁氏。

民國五年丙辰公五十八歲。

住纓子胡同宅。間一寓積水潭書齋。爲札記。是夏長子煥鼐歸自陝西。兒女均在侍。

二月袁氏撤消帝制。南中猶未罷兵。五月初六日袁氏殂。國務總理段祺瑞奉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復國會。於是南北統一。

八月次子煥鼎以司法總長張公薦。署司法部秘書。以漱溟字呈薦自是以後易今名張公者公夙所顧護張氏表甥。又公內弟鎔西先生耀曾也。癸卯東渡留學十年。辛亥以還以議員預國事。乙卯參西南義師討袁。至是組織南北統一內閣。被命爲國務員長司法。引煥鼎爲其記室。

九月長子煥鼐奉農商部派爲主事。上任事。

公配張恭人故後。柩停佛寺。訖茲既五年。二子屢請安葬。公輒曰勿須忙。且卽與我同葬耳。其意隱然可覘。二子顧忽焉未之省也。

十一月郃壻應莪邁疾卒。年二十六。時方在纓子胡同甥館。遺二子二女。公悼死憐生。

傷痛莫能已。

民國六年丁巳公五十九歲。

住綴子胡同宅兒女均在侍。七月長女新銘扶鄒壻柩還吳。公命次子煥鼎伴送其行。

五月十四日安徽督軍張勳等擁清遜帝復辟。先是大總統黎元洪免國務總理段祺瑞職。各省督軍勒兵天津迫總統。號曰兵諫。總統召張北上解圍。張因挈兵入京。公於其來京之初。以復辟之謀傳聞已久。而其事固亡益於國家。大不利於清室。秘爲書亟阻之。略云効忠故君須計久長。勿爲復位迂謀。第一表示不以天下爲利。惟嚴責民黨違辛亥禪位詔書行眞共和。要使人民之禍眞能得紓。設若黨人祇爭政權不恤民困。竟可援遜位本意武力質問務使禪讓之心大明。共和之美漸能實現。此即眞正忠於清室萬年不朽之業也。幷告以屯兵養望。宜知自檢。如在徐州縱恣豪奢。部曲行動驕橫不法。種種幷當虛心反省。莫謂黨人詆毁盡屬誣蔑。黨人搆造誣蔑者一望可知。紀律未周者事實難掩。不欲爲千古傳人則已。果欲眞成不朽。須取戚少保所謂將才將德將屏將品等等自勵。不獨以武勇勝人。眞以儒者極功聖賢能事黽勉行之。原注此即戚公

京華印書局刷印

語又言髮辮不剪終非長久竊爲數萬健兒計總以勿招形式上之疑忌導國人以循分守法爲宜全書三千餘言屬草七八日而後就先三日十一郵去署名無求蓋素昧生平聊進藥石竭盡迂衷而已不虞其事之遽發也迨是都下遺老故官交相慶市民亦厭累年擾攘思太平有喜色公獨懍懍有深憂復於十六十七連日有兩書投去其一告以當行虛君共和勿昧循舊制并指陳有宜防諸弊其二力言應表示非以天下爲產業故無須一姓制度龍旗等類并勸辭王爵（原注有人親見封王上諭）引左宗棠辭侯爵上下交儆諸語蓋事既發亦不能無希冀萬一之想已而各路舉兵討逆迫於城下公復投書於張以死節相勵時在二十一日二十五日討逆軍入城張敗託庇於和蘭使館

公前後四書俱不存稿今於雜記册中得其梗概如右（詳見伏卯錄）

公既久蓄死志而復辟敗後諸預謀其事者名士大老十數輩無或有致命殉節者一人尤用感慨自勵戊午留示兒女書云若使世事未壞到極處我亦不必傾身救之若世事雖壞而辛亥與丁巳（原作丙辰係屬筆誤）或有耆儒或有大老表彰大節使吾國歷史舊彩不至斷絕則我亦不必引爲己責（見遺筆彙存）又是年所爲雜記中有云因復辟諸人

事敗後以保證生命爲條件吾故代公等赴死。見伏卯錄并可見。

十月次子煥鼎受北京大學聘任講席。自上年蔡公元培爲大學校長嘗以講席相屬以法署事冗辭是年復辟役後內閣更迭旣謝秘書任乃就聘

民國七年戊午公六十歲。

住纓子胡同宅。子煥鼐煥鼎女謹銘侍。

公取陝西易俗社劇本爲之增削點竄。成好逑金鑑暗室青天庚娘傳劇本三種。於是年正月五月九月次第付伶人排演。

三月再從子煥奎字璧園遜化公胞兄紫宸公之曾孫光緒癸巳恩科舉人江蘇特用知縣以避亂挈眷自湘中來京。就寓纓子胡同宅。親族團聚歡樂。公所懷志頗以是牽阻。遺筆留示兒女書有云。去年已決定今年不復聽寶菱角聲。不喫西瓜矣。三四月正徬徨間而璧垣忽來。灑掃房間。懽忻聚首。諸事羈絆又苟活半年。七八月間正思履行。而稍一因循事端又集。至九月則慌忙趕寫。始知精理非弱力所能發揮。而有此倉卒雜亂之遺筆。見遺筆彙存今按遺筆敬告世人書於九月二十一日寫竣。補甲寅敬告世人未完稿於二十三日寫竣。留屬

袁馮林周彭五公書於二十七日寫竣。其餘各書則十月二四五六等日作。

先是九月間子姪輩以十月十日爲公花甲生日。謀徵詩文治爵觴爲壽。公固不許。曰非虛僞點飾之詞不能成詩文。詩文世界卽是虛僞世界。奈何置我於虛僞之中而隱意尤以國變餘生作壽爲恥。尅期就義。決計不過生日。數年前嘗假表姪壻王勁聞銀幣二十。特往還之。又詣乙酉房師徐公花農所候起居。預奉臘月壽誕祝敬二十金。又購書冊數事遺姪孫女培肅等。從容料簡。不使兒輩知。兒輩昏瞀。固亦莫識公志之所存也。生日期近。慮親朋來集。請稍潔治屋舍。許之。然苦掃除擾筆墨。自理書簏紙筆。携赴積水潭彭冀仲先生家。謂小住三五日卽歸。初公買得積水潭屋。彭公亦買屋爲宅。在其南數十武。有臨湖小閣極爲公所喜。兩年來每就其間治筆札。輒爲數日留。故家人不以爲意。時十月初四日也。至則扃戶疾書。彭公或中夜望見小閣燈光不息。亦莫審所爲。初六日家人以車迓公歸。不應。謂我翌朝行自歸耳。翌日初七昧爽闢門出投身湖中。卒殉焉。兒女聞變奔赴。既不及救。遺言都十七緘。并素所爲札記稿冊悉陳案上。以宣布遺言纂訂遺稿屬友人袁珏生 勵準 馮公度 恕 林朗溪 灝深 周霖叔 紹昌 彭

翼仲（諱孫）五公即日舉遺言暴之報紙。更分別影印排印成冊。隨訃致送。都人士聞其事者莫不哀感生敬。清太傅陳公寶琛以聞於皇室。賜諭矜悼。予謚貞端。有蒙古旗人故理藩部郎中吳公寶訓（字梓箴）佐彭公為京話日報編輯有年。因亦與公稔。感公事。後二十日投湖中繼殉焉。

公遺言流布遠近。濟南太原各有重印以相傳播者。然皆簡本。僅及什二。民國八年公蘭交天津林墨卿先生（兆翰）約同志集貲取公遺言十五緘付影印。即今之遺筆彙存本則遺言大備。於是今序次為遺書第一種。民國十四年夏二子煥鼐煥鼎續輯遺書感劬山房日記節鈔。侍疾日記。辛壬類稾。伏卵錄。別竹辭花記五種成。六種合印成帙。幷訂茲譜焉。

京華印書局刷印

譜後記

先公年譜纂次既竟。念公平居容止。未以入譜也。則於譜後敬爲之記。曰公面方近圓。少時癯瘦。晚年轉腴潤。顏色益好。鬚眉甚偉。身材如中人。肌肉勻滿。肩膀少寬。臂舒長。指修銳。皆過常人。平日起居飲食。攝衛周謹。莊敬日強。盛暑不袒裼。在私室無惰散欹斜之容。方汗不卸衣。候汗止而後卸之。坐不當風。臥必覆被。煥鼐等自兒時聆此語。三十年常在耳。湯飲或冷或熱。不輕入口。食品或膩或燥。斟酌而進。兒孫輩有疾病不爽。必預知之。蓋既察見乎其不謹所在。而有以燭料於疾病之先也。不吸菸。家人兒女相率無吸菸者。不近酒與宴集。不喝拳。不耽滋味。每食菜蔬列前。獨取其惡者。曰爲大將者自己先喫苦。餘其甘美與人享之。公好讀兵書。出語輒因引喻及之也。歠粗糲亦如珍羞。顧於營養之足不足。恆三致意焉。稟賦素弱。而一生六十年無大病。悉由此謹慎將護之。蓋自煥鼐等有知以來。未嘗見公一困頓於枕榻間也。訖老精神體力不爲衰。耳目不失於聰明。每晨猶必先家人興。有晏寢。無晏起。日夕爲札記。字或小於蠅頭。行列釐然。出門游散。或時不假代步。於衆中語。吐音朗澈。中氣

京華印書局刷印

充實。聞於遠坐。生平於博奕之事一不之習。或不知爲之。或知之而不爲也。都中新闢游樂之場猥鄙雜遝。紛不一履其地。足跡尤未嘗一進女閭。蓋自少年來所以自勉者遠而賦性端正剛大。其於叔世敗俗固不能安也。獨喜觀劇。然實不解其音律。雖嘗自製劇本。率因他人所譜者而爲之詞。未嘗一自哦咏。所當心留意者唯在其科白作派情節意趣之間。而隱以懷抱相寄託焉。嗚呼。公之一生。大德小閑。炳炳硜硜。疇不足以風末俗而示後昆哉。男煥鼐煥鼎謹記。

思親記

十四年春漱溟既自曹州還京師客清華園始謝絕外務出先公遺稿校理而纂次之事既又成年譜一卷并付印敬以布之當世其去公之捐生遂志蓋已七年矣嗚乎漱溟之不肖負罪顧勝言哉顧勝言哉每於理稿次輒手遺稿俯思而痛作思親記嗚乎漱溟之負罪吾親也獨在今日哉吾親肫愛人也孝於其親慈於其子胞與乎天下靡在不致其肫肫款款則兒子之仰被顧復其奚待於中說區數吾親又周匝謹細人也每事無在不運以神思躬其瑣屑吾兄弟姊妹四人蓋一一長於公之手漱溟生而孱弱又多罹災病公之育之也獨難矣六歲躓於石階洞其額骨絕焉既甦養息之公爲多列玩具枕前引與嬉笑此景思之常在目十歲生癤瘡在額在臂在股在足隆起如棗大者七數不得坐不得立並不得臥日夜啼公資白米粥哺之半年此景思之常在目嗚乎公之育之也爲獨難矣公之於少子又所深愛也溟年十四五以訖十八九間留心時事醉志事功讀新會梁氏所爲新民說德育鑑輒爲日記以自勉勵讀廣智書局印行三名臣書牘三星使書牘獨慕胡文忠郭筠仙每稱

京華印書局刷印

道其語。公喜曰。是何其肖我少年時所爲也。爲書以嘉之。錫字曰肖吾。（是己酉春間事時漱溟年十七肄業順天中學寄宿校中）愛之至矣。然語四子之侍親。則至悖無狀者漱溟也。噫。痛已。方公幼失怙。受吾祖母劉太恭人教。禮法綦嚴。恆終日侍立。不敢發一語。有不莊。訶譴朴責無少貸。由是持躬立品。植其基礎。然天機才慧亦以是不無窒損。其後公有省於此。念之而自惜。既壯有子。則一意覺放之。亦入於新教育家言。不加朴責。溟茲追憶從前。蓋竟不得遭朴扶者一事也。然因是兒輩無復知有悚惕敬禮。迨晚年。嘗一日飯罷燕談。兒輩或轉在上座。而公在下。公乃太息曰。我昔不以禮相督。不圖爾曹遂亡知如此。嗚乎。兒子平日之無狀可知已。公尤好與兒輩共語。恣之言。一無禁。吾兄既早就外傳。及長又出國游。兩妹則女兒稚弱。健言者唯漱溟。公固關懷國家。溟亦好論時事。於是所語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舊風教之間。始在光宣間。父子并嗜讀新會梁氏書。溟日手新民叢報若國風報一本。肆爲議論。顧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國。漸以生乖。公厭薄黨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議員。并疑其制度。而溟力護國會。語必致迕。諸類於是。不可枚舉。時局多事。倏忽日變。則亦日夕相爭。每致公不歡而罷。然意不解。則旋復理前語。理前語。則又相持。當午或爲之廢食。入夜或致晏寢。既寢矣。或又就榻前語不休。其

間詞氣暴慢至於喧聲達戶外者有之。悖逆無人子禮。嗚呼。痛已。兒子之罪不可贖已。而溟自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尙遠西。於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尤大傷公之心。讀公晚年筆墨暨辭世遺言。恆覺有抑鬱孤懷。一世不得同心。無可訴語者。以潄溟日夕趨侍於公。曷嘗得公歡。而卒昧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嗚呼。痛已。兒子之罪。罪溺天地。已逮後始復有痞於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輕率言之。無有一當。則公之見背。既三年矣。顧可贖哉。顧可贖哉。溟又以慕釋氏故。輒從其戒條。茹素不婚。以出世自勵。於時吾兄既成室十年而無子。公垂老。又懷決然遺世之隱志。終不得見嗣續之延。雖曾無一語示督責。而於邑含忍在衷者。從可想。兒子之罪不益以重耶。後三年納婦。廟見。率新婦拜公遺像而哭。嗚呼。是烏可贖哉。始在宣統間。溟年十七八。輒不願有室。時先妣久病。自知不起。挽兒手而泣。開喻叮嚀。情詞甚切。兒重違母意。請如教。而有難色。公旁坐。獨無語。明日以書示之曰。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語私情。瀆吾兒遠志。失於柔纖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願有室。且從後議。不娶殆非宜。遲早所不必拘耳。蓋公於子女一身前途。但有自度於其衷者。則發慮陳情。無弗納。其或未可。則公固自有意向。

隱然詔示力持不移俾之旋省平思潛移默轉而不欲強其相從大都類是釋氏之教公所不喜也溟年二十日誦其言未公嘗一言止之其時溟才卒業中學耳學業半途無成竟不更爲升學計公未嘗一言督之然而公之所以爲教者至已其卒不率教者則兒子乖謬不能承公志耳吾國禮教之極弊既於子女詘抑過當致拳曲無以自立其人格家庭間或外覩儀雅而內各茹痛於隱隔閡不仁比及輓歲又被歐風簒亂舊俗親子之分際至難已公之爲教獨使情餘於禮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其間分際斟酌蓋有足爲一世法者世其無以漱溟之負教不才而沒公之楷則焉則兒子之罪或少紓耶戊午十月公既不惜以一死寤世人遺言諸稿皆心血所在纂輯之責溟既引之於己顧遲之七年而後輯印行世是豈可以人事羈牽相諉謝耶蓋不能以公之心爲心於公之精誠未云有喩喩矣於公精誠之所詣未能澈達無間則猶未喩也故雖時時在念終赴之不急而謬博時名外緣日以縈繞所與接者既在彼而不在此故雖念之輒懷疚而旋念旋忘七年之間卒卒役役誠不知其所爲者何事竟置此一大事於不顧嗚乎公在天其不瞑目矣兒子之不肖負罪極矣即欲自誅自責誠不識當作何語每於理稿次輒俯思而痛雖百死其安贖也雖然往事不可追

敢不知勉於今。竊自循省。起年十四五知有思想以來。嘗數變其宗旨。顧二十年間。實未嘗敢一妄自非薄。然一向以淺衷矜氣行之。蓋無往而不負罪抱疚矣。去歲之冬。賴朋友之力。悟其昔非。始一一有悔心焉。公在天之靈。其相之矣。既謝外務。讀公書。日夕迴環。所得有在二十年趨庭侍膝之外者。或者自今其始爲奉吾親之教耶。嗚乎。天下溺矣。公之志苦矣。飢溺惻怛精誠之所詣。終啟兒子矣。兒子雖劣。自今以往。其敢忘吾親之志。不孝漱溟記於勉仁齋。

瀞園年譜

族曾姪孫　啟源儒甫編輯

北京圖書館藏

公諱啟霖字芷蓀號瀞園湘潭十四都梅村里人也先世本江西吉水伍氏明永樂初文英公始遷湘潭易姓伍道稱千戶墩伍趙氏五百年來人口繁衍號為啟盛洎公始入詞翰立朝着風節天下嘆異焉曾祖曰咸寧妣氏左氏陳祖曰照德妣氏朱父曰長春妣氏蔡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妣贈淑人家世耕讀逮長春府君而生事益微與里人合資營貿以誠信着聞生平篤守矩矱不苟言笑課子尤嚴妣蔡太淑人生子四女二公居長自幼穎悟過人家既寒素族之長老恒醵資助學嗣得外舅周月池先生培護之力學業克底於成公所著奏疏詩文　啟曇裒于役武昌

為校刊瀞園集六卷行世其未刻之稿經公親自釐訂者尚存六卷屢經世變大都散佚即原刻之瀞園集版亦被燬獨公自述年譜一卷尚完整無闕然公謙抑殊甚其敘以年譜自居辛亥鼎革以後紀載尤簡略嗣君家宸昆仲以世變孔急恐久益湮晦難稽屬啟重為整理乃就見聞所及暨詩文有關掌故者分別補輯以便觀覽至公自述原文悉仍其舊不敢僭易俾後有考焉

瀞園自述

予行能無似不敢居年譜之名祖述生平俾後人識其大略焉

咸豐己未一歲　己未十一月二十日午時生予生之前後二夜外祖母蔡母趙太君夢　曾外祖曰趙家祠堂生一大孩汝盍速去照護乎　外祖母即於十九日馳至吾家因二十日爲　曾外祖冥誕乃將先一日烹雞豚致祭即將雞豚攜來俾吾　母充膳二十日遂生予時居梅村祠側莊屋也

庚申二歲

辛酉三歲

同治壬戌四歲

癸亥五歲

甲子六歲　是年十月　先君請房伯陽城先生行銀七爲

予及四弟授讀予誦三字經甫及半一夕師就寢　先
君於燈下將三字經令予誦至卷末約六百餘字皆
略上口

乙丑七歲　陽城先生授課誦四書及詩經國風畢同學
有讀幼學者予聽之能背誦一卷間與四弟荷蕢
登山拾松髯為薪

丙寅八歲　陽城先生授課誦詩經大小雅書經易經
及禮記曲禮一卷族戚之見聞予頗穎悟醵百金助
學費誦書經時一夕　先君抱予戲問曰汝何人乎
予應聲曰男乃伊尹　先君為囅然

丁卯九歲　是年　先君請朱芳塢先生授課禮記誦畢
時予尚未習文法先生初至館時以學而時習之命

題 八股文首二句謂之破題 予作二語云學能盡其心學在君子也
先生賞異之及放學贈以小瓦缽盖先生入鄉闈用
以盛食物者其屬望殷矣
戊辰十歲 是年 先君復請陽城先生授課誦春秋
左傳每值放學閑暇 先君或有事外出命予在
家鈔書日以三千字為率
己巳十一歲 本支漢卿兄令予至其家就學津貼膳貴塾
師為族叔梅莊先生 行輩五 始学為八股文
庚午十二歲 仍在漢卿兄家從族伯錦堂先生 行元六 受業
先君每諭曰吾家赤貧汝讀書宜加倍用功十月從
族叔曉溪先生受業 行德二甫 入塾先生命屬對云
聖門四科先德行後文学予應聲云大学八條始格

知終治平

辛未十三歲　仍在漢卿兄家從曉湶先生肄業是年漢卿兄之父雅南六伯津貼膳費八月束裝晉省應小試先君挈予行至梅林巷憩於旅店適外舅周月池先生經過取予所作制藝閱看甚為嘉獎隨至學市因以女許字焉十月攜予至泉塘山莊与妻兄珏仙同學塾師為劉雨蒼先生（名汝霖岱中己卯鄉舉）自是以後九年皆外舅資之誦書也

壬申十四歲　在泉塘山莊從劉雨蒼師受業予昔所讀禮記左傳頗删節至是補誦之並漸次讀孝經周礼爾雅公穀

癸酉十五歲　在泉塘山莊從汪子川先生（名宗泗）受業時予所

作八股文漸有進步　外舅每出輒携予文誇示於人曰
予至泉塘趁居服食飢寒疾病體念周至摯愛如
慈父每戒予用功不宜過勤恐傷身體外姑向太君於
予濟衣製履尤懇懇也

甲戌十六歲　與玨仙兄從岳伯周信芳先生 名諧蓀 就其家中
受業是歲外舅頻挈予應試三月縣試縣君為盛峙衡
先生 名鎮南湖北人 五月府試府尊為宋惠人先生 名祁德江蘇人 皆頗
見賞八月院試學使為顧持白先生 名雲臣江蘇人 院試首題
五百有餘歲至百有餘歲次題自求多福予俾入學籍
家中是年欠梅村祠祖穀十餘碩得獎乃能完租

光緒乙亥十七歲　與玨仙兄讀書麻衡橋 距石潭不遠 葉師為
碧蔭亭先生 名文欽 七月中元祀祖一夕　先母坐庭前假

寤恍惚見　祖父照德公自外入謂之曰中鄉举尚須
遲〻也

丙子十八歲　外舅命与珏仙兄同晋省從章墨林先生俊名
受業先生為省城大師同学二十餘人先生特偉視予
啟授公文集中有章先生傳特附錄於次
先生長沙章氏諱俊字墨林幼穎異父文田翁授章
句日盡千言甫冠籍於庠文譽纍著久之補歲貢廩
應鄉舉僅得而失遂絕意進趣授徒湘城門弟子著
錄至數百人嶄然為大師者四十年道咸以來士狃
於踈陋六經置弗習者制舉文字纖猥尤甚先生獨
撢究往籍窮其指要復剌取前明歸胡金陳諸家之
作刻意躭咏之其所撰著皆原本義訓粹然澤於

夫雅務得聖人所以云之意雖與時俗殊路不顧也初先生假館城北文昌閣適旁近軍藥局不戒於大聲如巨霆震數里屋瓦飛擲空中有柱礎墜閣東偏壞鴟尾及地距先生講席纔數武幸免於阨因別僦学舍諸生鼓篋來者益曆至先生隨宜誨接多斐然有聞於時隙中丞啟泰相隨數載貧而好學先生特偉視之郤書脩且免膳資其他孤寒可造之士曲意提獎多如此生平廉儉自持跬步必循禮度於及門諸子不事訶責皆尊仰翕服出於至誠最後館東城師氏祠啟霖與杜侍御本崇皆列門牆時先生六十餘矣兀坐一氈終日無倦容燈下猶能作蠅頭書無一筆率易者未幾兩翮君豫吾右文先後物故先生摧傷之餘意

忽忽不自克遂返鄉居又數年卒孫邁廷克安皆早夭存者立名曾孫忠發忠剛忠懿方折節自奮於學以先生耆德清望垂老鬱邑以終誼宜有人焉發皇宣耀宏其家聲者啟霖獨念從先生遊時年未及冠遂哀頓成老翁而當時海內承平閭里晏然由今思之如九幽之望天衢其何能無繫於懷也

丁丑十九歲　是年与珏仙兄讀書泉塘山莊对門宮家嘴仍寄文藝請讀墨林師指授

戊寅二十歲　與珏仙兄及同邑羅芳浦讀書縣市高家巷羅君莊屋仍寄文藝就正墨林師是年冬從墨林師在省度歲

己卯二十一歲　仍在省從墨林師受業時風氣趨重八股同

學守有湘陰甘君樾樓（名光黻）所購程朱陸王諸儒書義理書甚多予得覽觀焉与甘君志行契合互相切劘又有長沙粟君谷青（名拔）喜吟咏購尤西堂王阮亭諸詩集予亦与研究是年鄉試予薦而不售十二月周淑人來歸時居何家衙茅山背国屋暫假從兄體正雷家衙房屋成婚

殿按公晚年憶舊詩有甘君樾樓五律一首云不辭安渾樸真氣所存多一見能新合經年興切磋斯文方有屬餘子豕同科萬里天山路驪駒掩袂歌（君因奔父丧赴新疆）

庚辰二十二歲　正月予自家徙芳晉省讀書嶽麓書院　外舅與銀五兩助膏火二月撫部院甄別予列正課第三名自是頗有文譽官課所得獎資差可自給且略有餘裕

以助家用又以家況窘窘假妻兄周約循百金寄　先
君以濟要需時吾邑教諭梅石卿先生（名琛武陵人）甚優待
予有知己之感八月女瓊英生是年冬五妹適蕭氏
辛巳二十三歲　是年假館省城黎家坡陳宅学徒二人修金
四十緡甄別仍列正課陶紫瑱学使（名方琦）試士予列一等
壬午二十四歲　復讀書嶽麓与同縣孫蔚林黃俯山兩君以
文行相砥礪二月学使曹仲銘師（名鴻勛山東濰縣人）甫履任按試予
列首選得食廩餼八月試優生予與湘鄉潘碧泉常
寗王藎宣龍陽師介臣皆得優貢會考座師為卞頌
臣中丞（名寶第江蘇儀徵人）優貢三年一考湖南例取四人
癸未二十五歲　時吾家由茅山觜遷栗山觜二月間一夕不戒於
火　先君先伯及弟妹輩皆起而大呼予從夢中驚醒

仰視屋上火棧方熾急扶 先母踉蹌從後門出復攜室人趨出頃刻間全宅已燬矣 先君率家人暫居城子屋場予從用好中假百金為川資於三月首途赴京朝考過洞庭登岳陽樓過武昌騎黃鶴樓尚未燬亦登覽焉抵京寓草廠十条胡同湘潭會館六月在保和殿考試揭曉引見 養心殿奉 旨以教職用各省優貢共八十餘人集京師皆得晤見其中如棉州楊銳通州范鐘上海姚文棟知名者頗不乏人七月南旋

甲申二十六歲 家中由城子屋塘場遷新塘衛以德公祠予奉撫署麻陽教諭地与貴州接壤經辰沅灘河乃達以九月往十二月辭職歸因官況清苦路途險遠思親念切也

乙酉二十七歲 是年鄉試予在省寓湘鄉試館習舉業七

月無部院下公循例試士謂之決科予列第三名聞中頭場首題而盡力予講逆次題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三題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詩題蓬萊文章建安骨試畢出場因外姑向太君病篤即歸省視揭曉中第三名舉人下公謂文有定價自謂評文之不謬是科試官為陳芸敏師（名琦臺福建侯官人）謝南川師（名集杭山東福山人）房官鄭慧庵師（名文思江西人）我族從前無得鄉舉者至是宗人咸嘉嘆之先是七月間梅村宗祠人夜夢多數人促之赴言喜報且至可速開門起視寂然冬月將庠長所假周約循百金及癸未赴京所假百金悉數償還周敘人是年得心疾神志昏憒六妹以冬月適譚氏

丙戌二十八歲　正月偕同年羅順循孔靜皆劉振愚鄭茶農
諸君同舟由海道赴京會試歸途過滬購政治書十數種
八月署武陵訓導衙齋手書楹帖云自習勤勞遲百辟
不妨草摹觀摩書又有聯云不分閒來書柿葉聊從醉
後賦梅花是年家中由新塘衙遷長生堂

丁亥二十九歲　五月　先君因覓得冠山塋地遣四弟至武陵
措資買山八月予自武陵卸職歸九月湘鄉劉襄勤公
以詩尋塋地至我家得聆偉論

戊子三十歲　卞頌臣師二月薦予至衡山閱縣試卷逾月歸
襍病　舅氏蔡東海先生診治服薑附甚多久而不愈六
月外舅月池先生偕醫士周[illegible]初來視改服熟地等滋陰
之品遂漸奏効九月乃全愈是年六月子家騏生周淑本

久病無乳一切鞠育撫養皆譚氏妹任之夜則亡先母抱
之眠備極勞瘁如是者歷二年

己丑三十一歲　正月偕同人會試五月歸十月署澧州訓導因
來年復須赴京會試遂於十二月辭歸其修金託教諭
李君石貞代收臘底五弟至澧領四百餘緡歸

庚寅三十二歲　正月復偕同人北上時家中難備川資族伯
澂泉先生言於宗祠支祠共墊百緡以促其行六月歸家
家驥已先旬日病殤極難為懷　先君時寬譬之

辛卯三十四三歲　假館鄂藩署時陳右銘丈權鄂藩予與陳
伯嚴正月由湘江泛舟至鄂舟中談甚樂抵鄂為伯嚴課
長子衡恪二月接家書周淑人沒　伯父楚恒府君亦逝世予
以道遠未歸無限傷感三月俄國太子遊歷漢皋予有詩

紀事六月郭筠仙侍郎逝世予為祭文輓詩時適卅范
仲林亦客署中相與晨夕論文恩文忠鼎芬方為兩湖書
院監督予初與定交
嚴按是年二月公偕陳伯嚴泊舟洞庭賦七律一首云黯
黯黃陵赴暝鴉盤螺孤翠隔明霞初移蠟炬看湖月
更聽波聲似海槎北渚夢回春一片東皇歌斷鬢雙
華樽前剩有澄清願遙夜津亭咽戍笳　又俄國太
子抵漢皐公賦七律四首云有開詩史並錄於次　九陰
龍燭晝冥冥玉劍犀渠歷四溟冒頓舊傳饒勇略呼
韓親遣識威靈天南花護戎王子規外槎迴少海星莫
訖郊迎優禮數仁皇寬大有遺型　鳴葭春殿楚江
千飛纛龍腥過海寒千色雲華開繡幞萬窗花眾動

晴涌衣裳列會仍周代樽俎重筵亦漢官試上危譙孤眺虜敲山鐙月憶長安　大長威儀一例沿居然黃屋下戈船中朝議禮勞蕭傅絕島傳詩到樂天來道賢聲隨去驛北盟故事有長編他時為憶江流壯翼際山頭痛飲年　遼河東盡關門接雪嶺西行塞路分絕漠近傾天馬使射潮誰試水犀軍四洲蒼莽思王會五餌從容靖狄氛省識抗稜談笑外明時不覩戰場勳　又公以郭侍郎筠仙碩學閎才未竟厥施有深慨焉輓詩云　四國仍多故摩賢各傑幽哀時增涕淚此老復山邱獨立江湖晚悲歌杜蘅秋平生忠讜論輕重付時流　侍從艱難日殷憂屬萬方即看天梧靖瑞類鼎護寰文獻今誰輩精靈略盡

亡無因路蒙蔽悽斷八哀章 曾持都護節忠憤屢冒言高睨傾瀛表沈幾洞物原龍蛇方澶漫蛙黽亦啾喧慘淡康時畧回瀾未可論 絕域東歸後憂危直到今湖山支病骨滄海動微吟已召人褒譏其如天地心江郵高臥枕處南斗夜來深 恤緯還今日抽簪祇閉關誹疑從俊傑啼笑謝江山萬目孱流外孫裏千載問禮堂書手定蕭瑟鬢絲斑 直為斯文計尤應海內無君鄉精學故高密本經儒感事該無底看天意轉孤招魂更何處周道歲榛蕪

壬辰三十四歲

正月繼室周淑人來歸二月赴京會試遂遇漢陽魏君子提因同寓退郎魏君偶出問卜卜者以所書小箋數百字令魏君任選一字以待評判魏信手拈

得題字歸謂予曰此殆君吉徵乎三月初抵京十三日二
場甫畢劉雨蒼師驟病不能語言狀類中風急為覓醫
藥終日夜療治無效次日予擬不入場同人敦促勉强竣事
十六日清晨出場雨蒼師病更危篤一息奄奄予計無
所出詣正陽門神廟為雨蒼師求籤籤云知遇何愁晚
功名此日成雲梯高百尺穩步到蓬瀛又云五十功名心
已灰那知富貴逼人來但行好事行方寸便專比岡陵
位鼎台兩籤詞意於雨蒼先生無甚關係若似為予
言者雨蒼師竟不起予與同人為治棺具殯於義園尋交
友人舁其靈櫬南歸既而會闈揭曉予中五十四名進士是科
頭場首題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
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次題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

及壬辰人三題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詩題柳拂旌旗露未乾 己丑年予因病請湘潭城隍廟求籤籤云紫陌春陰入漢陂鑾
攔漢漢駐過絲花迎劍佩星初落會送龍入鳳
池此次詩題即花迎劍佩對句也 座師為翁叔平先
生 名同龢常熟人 祁子禾先生 名世長壽陽人 李苾園先生 名端棻貴筑人 霍子藻
先生 名穆歡正藍旗人 房師為姚菊仙先生 名丙然錢塘人 殿試次日清晨
詣西苑門聽宣故事傳出前列十名即須引見予名
列第八引見勤政殿朝考一等七十九名 欽點翰林
院庶吉士移寓庶常館小住 在東城根 請假南旋繞道
至福建經過滬漢小有勾留抵家已歲暮矣
癸巳三十五歲 予八月由家起程赴京過武昌伯嚴仲林皆
有詩送行蔣族姪廷獻遊戎領一營駐金陵城樓予
便道經過因留度歲乘暇詣孝陵觀明太祖畫像

謁靖難四公祠

殷按 先王父遊戎府君是時管帶督標新兵右營駐防江寧留公度歲公修族譜撰遊戎府君家傳云予以甲午年過君金陵營次淹留浹旬相與憑眺鍾山形勝尋雨花臺當年血戰處及明建文殉難諸君祠廟君策馬偕行意氣偉如也嗣 先王父解組鄉居嘗舉公在營中手不釋卷所閱各祠廟碑文歸能背誦不遺以勗勉子姪

甲午三十六歲 正月自金陵至揚州流連兼旬謁史忠正公墓（有詩紀之）旋由海道入京仍寓庶常館散館引見奉旨授翰林院編修同充國史館協修同人多勸在京供職予以 二親年老仍乞假歸過天津小住與通州范當世

肯堂（敎：作還）合肥幕府李鴻章七月抵里門　外舅月池先生已先數日逝世追念疇昔玉成之恩哽咽不自勝將宗人擬四修族譜計劃將及一年因意見參差復議停止予歸督促從事族衆翕然是年家中買思古堂田八十畝由長生堂遷居十二月為劉襄勤公題主

啟授公謁史忠正公墓賦七律一首云四鎮蟲沙恨未平孤臣袍笏尚如生（公沒遺骸未獲家人具袍笏招魂以葬）提兵竟殉偏安局拜疏頻聞痛哭聲再世英靈文信國（公為信國後身）千秋識鑒左桐城（左忠毅公督學畿輔早賞識公）高墳不種冬青樹白有梅花繞月明　公學業成就外舅周月池先生培護之力居多是年周先生沒公為祭文悽惋真摯附錄備考文云　嗚呼昔霖弱歲謬試有司童騃不學藉

以頑嬉停驂路隅菁菁樸被實始遇公歲推辛未一
見虔異挈我浮湘以子妻之遂居婿鄉命与覺兄同
習師訓探以窮經易以好問霖文有進獎譽有加置
諸袖中出以相誇既学二年公曰試可由邑而郡殷勤送
我逆旅留滯扁舟往還朝携我弱夕衛我孱倖隸学
官依然髮齒公愈欣欣新其衣履自是遊學不常厥
居思我勞思頻有戒書恩勤回益增期許日益遠睽隔益
多瞻依益鮮歲時歸休貳室周旋侍公房闥接公笑
言一篑區區蓋無足道我稍騰騫公已衰老公之愛我
豕可言擧外而膚髮內而心腑日而晦明時而寒暑大
而畢生細而累黍我不能詳人不能識飲食教誨特其
遐迹默默平生追思疇昔萬感如攢千秋長畢憶歲

戊子我病沈綿公冒溽暑挾醫來痊及歲辛卯我喪
其偶公命愛女以續以繼公之體幹素號健強思煩
慮煎寢以自傷去歲沉痾霍然良愈顏狀雖衰神明
如故露以歲莫倉皇北征拜別含悽送我門扃私念往
還秖須數月音問修阻夢魂飛越我去既恝我行亦
滄歸來哭公奄痛如砍歸舟夢中入公帷閣恍惚闃
寂謂詣伯嶽醒而自訝繼以疑猜果聞公計湘城之
隈公病未扶公危未侍公語未聞公心未慰追悔無
及再見無望浮生易盡會侍公旁二十四年去如奔
電我也依依公也戀戀愛不可狀悲不可終天荒地遼
鑒此哀哀哀尚饗　又是年中日肇峰公於南旋途中有
五律十六首已刊濤園集中未及備錄

乙亥三十七歲　是年宗祠設譜局予任編纂舊譜參用無錫式費紙既多尋閱不易予改用提綱法分別大支小支按照世次及長幼先後以五代為一段五代敘畢另行敘纂以次銜接皆同一律既可省紙尤便檢閱九月女瓊英適七都唐氏親家唐君敬齋予僚壻也

丙子三十八歲　予尚無子　先君命曰五弟所生次子家宏承繼為嗣以便登載族譜　是年予主講永州濂溪書院修金六百元每課士擇史傳中忠孝節義事蹟發題俾諸生藉得注意探討以激發其志氣初至時諸生多盤髮跣足衣履不整者予戒之遂漸修飾復捐修金廣購書籍俾資觀覽及予辭館歸永紳為設長生祿位牌以奉予予力止之時來君叔彝為永州太守熊秉三同年方

贅於朱日與晤談衆服同遊渼巖頗得山水友朋之樂二
月女壻唐彥崟病沒璦英自是守志終身六月族譜印完
適遇予歸告　祖頒發十月偕湘鄉曾重伯南城饒楨庭
兩編修同舟由海道赴京
丁酉三十九歲　在京住湘潭館與黃俯山内翰朝夕同餐四
月以後被病精神困憊考差試卷訛誤遂於八月初南
旋抵家見　先君神明頓衰十一月十六日　先君晨起
盥漱手震動不自禁及進飯不能舉箸急扶入卧内
就寢以後遂無語言醫藥罔効十二月初二日遽棄
養窀穸事畢已屆歲除
戊戌四十歲　三月赴永州主萍洲書院講席歲修六百
元六月歸為　先君建墓又湘陰書院歲致乾修百

金少浚五年皆由首府寄來

己亥四十一歲　仍主講瀛洲

庚子四十二歲　是年服闋擬赴京值義和團之變不果行
仍主講瀛洲

辛丑四十三歲　仍主講瀛洲

壬寅四十四歲　以　先母七十誕辰未便赴京仍主講瀛洲十一月始首塗北上到京與李翰屏內翰同住南橫街圓通觀

癸卯四十五歲　四月考差後數日張文達自南齋出語予云須得內廷消息君名列第一必可簡也既而屢月寂然同鄉官皆為詫異將草廠十條胡同因拳變被燬同人募集捐款於保安寺街建築新館謝君滌荃獨任其勞及落成予遂入居焉

甲辰四十六歲

京師貢院因庚變被焚是科會試借河南闈場舉行予奉旨爲同考官四總裁裕中堂德陸尚書潤庠張尚書百熙戴侍郎鴻慈時京漢鐵路未通予偕同考官十八人馳驛赴豫沿途皆地方官供應過湯陰謁岳王祠至黃河地方官照例備牲酒予與同人於河濱致祭乃渡抵豫駱知貢舉陳小石中丞夔龍詣闈房屋寬大同考官每人住居三間各有庖廚供給周備四總裁先至各房官住室小叙以示敬禮頭場既畢次日齊集公堂閱卷謂之堂薦然後乃各歸住屋評閱同事諸君予與劉（詒）幼雲蔡君燕生姚君釋筠尤爲契合也放榜後予與幼雲請假省親抵家以所得贄儀稍爲散給親串隨即回京本房新進士林志烜等皆到京次第接見惟福建林

辦鶴未到林志垣字仲樞福建閩縣人邱景華字瑞甫安徽滁州人岑元樾字敏仲廣東順德人張恩壽字頤伯江蘇丹徒人劉啟瑞字翰臣江蘇寶應人張茂炯字仲清江蘇吳縣人邢端字冕之貴州貴陽人戴寶輝字伯璿貴州貴筑人王垣字著明甘肅皋蘭人郭鍾美字舜欽安徽合肥人陳煥章字重遠廣東高要人劉鍾俊字用章貴州修文人張俊英字子霖直隸東鹿人張復謙字六吉直隸建昌人孫家鈺字少平河南固始人李鳳書字管浦山東莒州人十月同鄉京官推予為湘學堂監督聘初議興學規模草創今電邀邑人朱君菊泉助理

啟按是年公過湯陰有謁岳王祠七律一首云　二聖

生還真唾手兩河恢復在宗朝英雄不惜膏鈇鉞社稷如何等弁髦南渡錄成仇未雪（辛棄疾著南渡錄）東窗謀定恨難消忠魂來往西湖路長共靈旗作怒濤

又殿親闈公言是科進士原定林志烜第一而張尚書百熙以科舉將停有清二百餘年湖南無會元就商各總裁可否以原定第三名湘籍者移置第一各總裁僉表贊成故是科會元為茶陵譚延闓

乙巳四十七歲　仍為湘學堂監督修身一科予自任之首分勵志植品循禮知恥崇本養氣持儉七則撮述宗旨以引其端以後逐課選古人嘉言懿行分別臚列俾資取法暑假後予辭職学部奏派充諮議官八月南旋在家度歲是年家中買雷家衝三十三畝價九百壹拾元

丙午四十八歲　正月赴京四月考御史記名八月補河南道監察御史上論官制疏九月請假省親十月回京供職補掌江蘇道監察御史上請辦京師高等實業學堂疏十二月兼署山西道監察御史上請將內外要政逐年列表刊布疏論禁煙事宜疏是年家中買仙林寺衙老屋左頭田四十畝價一千三百七十六圓

丁未四十九歲　正月上練兵不可徒襲形勢疏二月上請緩改外省官制疏劾吉林將軍達桂疏請將大儒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從祀文廟疏三月上請撥磅餘以賑江北疏時予由保安寺街邑館移寓校廠頭條胡同甫數日上劾段芝貴及奕劻載振疏予上此疏后袁世凱即私詣慶王府為之計劃令載振將楊翠喜遣送天津及醇邸與孫中

查霞謂參劾失實遂於四月初五日奉　旨革職言官糾
劾權貴者久無所聞予既被讒一時輿論羣相嘆息罷
官之次日晨起即有朝官數人至予寓慰藉自是逐日
賓客闐溢且多平生不識面者兼旬酬酢應接不暇一月
之內各報館對於予評論獎譽之語甚多外間且有將
此事撰成小說者有編成戲齣者有仿長恨歌為詩者予
既自覺慚愧且恩虛名為累遂從速料理出都都下聞
予南旋有期多招飲贈詩者其餽以金錢者皆辭謝不
受鐵寶臣尚書良姚石荃左丞錫光所餽尤為殷勤亦卻
之臺長陸文慎公率同臺醵四百金以贈予堅辭陸公
再三敦迫不得已受二百金此外受者惟羅順循同年百
圓張筱浦同年三百金熊秉三同年五十金喻庶三同年

二百金交誼較深難於拒卻也瀕行或餞於椒山先生諫草堂或餞於吳柳堂先生祠林琴南汪穰卿胡漱唐曹梅訪諸君約集數十人餞於龍樹寺撮影為圖江杏邨蔣性甫後至另與予攝影 龍樹寺公餞者林紓琴南福建人汪康年穰卿浙江人胡思敬漱唐江西人曹培篤齊四川人沈曾桐子封浙江人□□棨笎予安徽人王致爵三湖北人曾祖章述庭江蘇人章茼蓀叔安徽人位鋐莘叔薛廣東人陳毅孟樂江蘇人陳桑蘇江蘇人黃維翰申甫江西人朱德垣樹屏廣西人趙炳麟竺垣廣西人王儀通書衡山西人李哲明星橋湖北人冒廣生鶴亭江蘇人舒鴻儀彬如安徽人吳錫金止伯桂廣西人饒積士瑞江西人吳少成繹之浙江人楊祉祥儀曾湖北人丁惠康叔雅廣東人黃允中執齊福建人朱有濂伯千江蘇人梁未翹楚南山西人曹廣權東寅曹廣禎梅訪黃瑞麒次如戴展誠遜菴彭紹宗印根皆湖南人先去而未攝影者姚錫光石荃江蘇人高爾登子白浙江人吳祿貞綬卿湖北人舒鈞彥達安徽人沒到而補攝影者江春霖杏村福建人蔣式惺性甫直隸人史履晉康侯直隸人 予賦詩留別 詩云寥落聲華中年萬□而山斜照對樽前青蒲寒寒之初何有白簡區區但偶然物論稜題滋歎詒天心元漠與回旋秋霜烈日嵯峨在真覺風裁愧昔賢 諸公繾綣念投簪別路微看天際陰王球羞欲舉養使銀臺堆覺負恩深敢聞詔旨謝公遂以四月直始濫朝天有苦心獨向崇蘭芳杜處八埏悵望入孤襟初出都諸朋好送至車站丁叔雅郎中於車前贈三十金意

極懇摯勉受之予啟行先一日梁節庵函約至鄂句留及
予由大東抵鄂節庵與曾君理初逆於東站即導至漢口
迎賓館設宿是夜張文襄公差人持帖約次日晚餐次晨
節庵遣人儐肩輿迎至臬署節庵時為臬司流連竟日傍晚邀
至督署宴談座中惟節庵及黃仲弢學使時天暑賓主
接見照例皆寬外褂朝珠文襄直至就席斟酒後始寬
珠褂以示特別尊禮之意殊令人感媿席間文襄詢都
人贈詩及予所為張文達輓聯宏奬見公之大汎愛或見公之真服去町畦歸磊落 數一賜秀
世所欽達孫文為世所誦梁難時事有款啟文襄復自誦新作俞曲園輓聯儒林上壽王朱
翁諸并高名李白詩並論及袁端岑三督優劣是日予宿臬署明晨
文襄來答拜縱談久之屬予八月赴鄂辦存古學堂是日節
庵約予與易實甫至洪山羅忠祠啜茗盤桓兼作詩鐘

適茶甌上有日大正人四字因以為題節庵句云正氣一歌光日
月文文三策貫天人又句云大難未可悲來日正需還當繼
古人予有句云大統力爭方正學日知勤錄顧寧人傍晚乘
文襄所派小輪由武昌渡江文襄餽二百金辭謝未受附輪
船至長沙文襄已先電提学吳子修年丈言鄂省已聘予
監督存古学堂湘中慎〻勿强留云〻文襄尋入直軍機予遂
未赴鄂六月振家副室張孺人来侍未幾節庵自鄂来電
知予已奉　旨開復革職處分　聖朝寬大感激涕零隨
即具摺謝　恩請湘撫代奏并聲明母氏衰老暫难入都
供職方予獲譴時總憲陸文慎公及趙芷垣侍御先後
上疏論救　諭旨已有寬容之意及開復陸文慎〻自京詒
書云京師久旱得雨論者以比洪北江予尤覺愧悚無地也

殿按公在諫院僅九閱月先後上十餘疏皆當時切要之圖
務錄其最重要者於次俾述清史者得以覽焉
請三大儒從祀摺　奏為請將國初大儒從祀孔廟以
光道學而崇國粹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時世遷變
而日新聖道昭垂而不敝自中外交通學說紛雜後生
狃於別擇或至輕詆國學自忘本根欣逢　皇太后
皇上崇儒重道千載一時升孔廟為大祀且建曲阜學
堂以樹圭臬風聲所被海內咸凜然於聖教之尊其關
係世道人心至遠且大矣雖然斯道所以綿延勿替者亦
實賴真儒間出相與昌明而扶植之其羽翼之功既鉅
斯俎豆之報宜隆國初若孫奇逢陸隴其湯斌陸世儀
張履祥諸儒已經先後從祀此外尚有三人焉核其學

行皆享盛無愧於崇祀之典者則王夫之黃宗羲顧
炎武是也王夫之於六經皆有纂註其推勘義理
往往獨造精奧發前賢所未發所著周易內傳
即象以見理即理以定占即占以示學統羲文周
孔於一貫爲漢宋以來言易者所不及所著俟解
一編示學者實踐之道尤爲鞭辟近裏又著通
鑑通(論)宋通(論)以剖晰古今興亡得失之故其言多有
裨治體故大學士曾國藩亦稱夫之所註正蒙數
萬言註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源顯以綱
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
進之旨往往近之又謂夫之終歲孜孜以求所謂育物
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

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
君子曾國藩生平究心理學故於夫之尤為服膺如
此黃宗羲為劉宗周弟子所輯宋元学案明儒學
案為七百年來儒林淵藪近年奏定學堂章程特
列其書於人倫道德科以備講習宗羲學派最為博
大論者謂其融冶諸家如張載之禮教邵雍之數学
呂祖謙之文獻薛季宣陳傅良之經制靡不旁推交
通兼綜條貫他儒莫能逮也顧炎武生平論学以博
學於文行己有恥二語為宗旨謂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
皆学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
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
澤又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即無足觀文不關

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為也所輯天下郡國利病書意主經世切於實用其日知錄一篇尤為終身精詣之書詞旨往復冀挽回薄俗躋於隆古晚年益篤志於六經謂經學即理學而以空談心性為戒國朝經術之盛實惟炎武導其先路焉臣查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其立身行己皆於堅苦卓絕之中具忠貞篤誠之操毅然以救世翼教守先待後為己任其於聖賢之道非但多所闡明皆能躬行實踐深入堂奧為後來儒者所不能及其論著之關於政治者多具運量詳載開物成務之識於今日變通損益之宜往往懸合事理承學之士咸奉為斗杓嶽嶽人無間言應請 旨令其一併從祀孔廟膺兩廡之典禮即以樹薄海之儀

型俾遠近聞風者咸知以希賢希聖為心自不至畔道
離經蕩軼於禮法之外於以敦崇正學維繫世變裨
益實非淺鮮所有請將大儒從祀緣由懇飭部議
覆施行為此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初二日禮部咨各督撫文 祠祭司
案呈本部會奏議覆御史趙奏請王夫之黃宗羲
顧炎武從祀文廟一摺本年九月初一日奉 旨原摺
留中初二日軍機處片交禮部軍機大臣面奉 諭
旨禮部會奏遵議先儒從祀分別請旨一摺顧
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均著從祀文廟欽此相應刷印
原奏移咨各督撫等轉行所屬所有應行添設
牌位之處遵照辦理可也

啟按光緒中葉郭嵩燾孔祥霖曾奏請將王夫之
從祀陳寶琛潘祖蔭尚賢等曾奏請將黃宗羲
顧炎武從祀均經禮部議駁未經實行而清史潘
祖蔭等傳竟以為當時即已奏准實屬錯誤以
眼前事實尚舛謬若此其他更可想矣故修史者
不可不慎也

劾吉林將軍達貴（桂）摺　奏為大員徇私溺職按實
糾參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東三省為根本重地近
來介於兩強之間協以謀我日甚一日全賴大吏銳意
整頓以公忠之風采折他族之野心乃以臣所聞吉
林將軍達桂用人行政之昏濁有可駭異者謹陳
重捐酒稅固係新章乃官吏等於造酒燒鍋之

應按照章程抽捐一分及其賣出時再加一分商家向
燒鍋躉買者亦抽一分商家售出時再抽一分酒店零沽
時復抽一分章程抽一分者必抽至四五而後已而歸公
者不能及一分焉其招墾之法某旗售田若干招人投
領願領者各自交錢多寡不等迨均交齊視交錢最
多者即以田歸之是固然矣乃其餘所交之錢並不發
還故承辦招墾之員最為富饒而民怨沸騰亦以此
事為最甚其鑄造錢幣任聽員司侵蝕所鑄制錢惡
劣異常為內地所無至該省官場之肥饒更駭聽聞
長春府知府歲入多則百萬少亦數十萬其他缺分
未有不優裕者苛虐病民可以想見達桂與本地紳
士于萃霖舊交至好萃霖素行淫蕩穢聲播流以

候選知府充餉捐局總辦甚為達桂所倚任作福作
威有二將軍之目帝霖之子于小霞甫近日亦捐知府
謀得優差候選同知王鴻過素以挾妓賭博為事夤緣
拜于帝霖之門名遂派餉捐局提調候選知府李世禮素
與優伶交結亦因拜于帝霖之門委木植公司總辦同
知銜王丙葵亦夤緣于帝霖派為鹽捐局總辦兼交涉
局文案處等差王丙葵之父王嘉禾又因伊子夤緣達
桂亦派要差貪污猥雜用比比為奸徒以地處偏遠不擢
發覺因上行私至於如此無怪人言藉藉謂該省吏治之
黑闇他處殆無其比也臣維吉林本膏腴之地礦產豐
富山川綿亘苟能認真整理自可以紓邊患張國威
乃該將軍與國營私任吏治民生之腐敗以龍興之

要地廹虎視之强鄰而弊政貪風若此其甚竊恐民怨日滋外侮日急淵魚叢爵後患將不忍言臣既有所聞不敢緘默應如何嚴切查辦之處恭候　聖裁所有大員徇私溺職按實糾參緣由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是年八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據御史趙啟霖奏參署吉林將軍達桂徇私溺職各款當諭令徐世昌確查茲據查明覆奏該署將軍任用匪人辜恩溺職著即行革職永不敍用候選知府于芾霖遇事招搖貪黷無恥著即行革職仍交地方官押繳公款候選知府李世禮狎比優伶工於奔競候選同知王鴻遇鑽營取巧劣跡昭著即行革職同知銜王丙奎

聲名狼籍物議沸騰著革去虞衡驅逐出境該部

知道欽此

劾署撫段芝貴及慶親王父子摺　奏為新設疆臣貪

緣親貴物議沸騰援實糾參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東三省改設督撫原以根本重地日就阽危內而積弊日

深外而強鄰交迫朝廷銳意整頓特重封疆之寄冀

收拱衛之功不謂竟有乘機運動夤緣親貴如署黑

龍江巡撫段芝貴者臣聞段芝貴人本猥賤初在李經

芳處供使令之役繼在袁世凱署中聽差旋入武備学

堂為時未久百計夤緣不數年間由佐雜至道員其

人其才本不為袁世凱所重徒以善於迎合無微不

至雖袁世凱不能不為所蒙上年貝子載振往東三省

道過天津段芝貴復夤緣充當隨員所以逢迎載振
者更無微不至以一萬二千金於天津大觀園戲館買歌
妓楊翠喜獻之載振其事為路人所知復從天津商
會王竹林措十萬金以為慶親王奕劻壽人言藉藉道
路喧傳奕劻載振等因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
龍江巡撫不思時事艱難日甚一日我 皇太后 皇上
宵旰焦慮時時冀轉弱為強天下臣民稍有人心者
孰不仰深宮憂勤之意在段芝貴以無功可紀無才
可錄並未引見之道員專恃夤緣驟躋巡撫誠可
謂無廉恥在奕劻載振父子以親貴之位蒙倚畀
之專惟知廣收賂遺置時艱於不問置大計於不
顧尤可謂無心肝不思東三省為何等重要之地他

旗適處為何等危迫之時改設巡撫為何等關係

之事此而交通賄賂與罔朝廷明目張膽無復顧忌真

孔子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旬日以來京師士大夫

駱讀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貴而交口鄙之者若任其盜綰

疆符誠恐增大局之阽危貽外人之訕笑臣謬居言職緘

默實有所不安謹據實糾參應如何懲處以肅綱紀之

處伏候　聖裁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啟按此摺上後奉　上諭派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

家鼐確查切明務期水落石出按實覆奏一面諭令

撤去段芝貴布政使銜毋庸署理黑龍江巡撫又開去

載振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農工商部尚書缺及一切差

使旋按載灃孫家鼐覆奏謂派員前往天津詳細

查訪楊翠喜實為王益蓀即王錫瑛買作使女現在家內服役王竹林即王賢賓充商務局總辦與段芝貴並無往來實無措款十萬金之事調查帳簿亦無此款等語公遂以參劾不實革職事後左都御史陸寶忠御史趙炳麟先後奏請寬容臺諫維繫人心是年六月初七日奉　旨著加恩開復革職處分

又按公南旋時舟抵長沙汪頌年熊秉三譚組菴王芋田四君招飲賈太傅祠公賦詩云　長沙自古謫遷地君到天涯我故鄉驪驪代猜靈如款接舊交談笑更軒昂文章不朽惟經國花草無多總信芳欲浣征衣猶戀惜東華塵土在輕裝

戊申五十歲　三月副室張孺人病沒吳子修丈聘予為學務

議紳月薪五十圓撫部岑公復請籌諮議局未受薪金
尋由鹽局月致修金三十兩此項修金予入蜀時請鹽局分給唐牧齋周有吾王克皆唐信臣四君庚戌八月停止
先是予罷官出都時湖南同鄉官由印結項下提千
金餽予予再四辭至是諸公復由京師將前所提千金仍
交滙莊寄來且公函諄切言萬不可辭函中有云慎勿獨
成先生之高而忍拂同鄉諸君之意等語乃勉强登受
擬容遲璧還門人郭端甫琛少平以予家居清苦各寄
二百金漢陽黃小魯觀察寄二百金亦勉受之是年因
國史館議敘加四品銜
宣統己酉五十一歲　吳子修文請予為嶽麓高等學堂監
督涖事逾月奉　旨簡四川提學使具摺請陛見奉　硃
批趙爾巽電奏學務重要促卿就任已降旨令卿速赴

新任可不必來京請訓也予宦情懶淡曾慕于清端之宰羅城陸清獻之宰靈壽思為知縣以外則願為言官亦嘗思開復思久在諫垣自效蜀學之役殊非所堪也閏二月副室湯孺人來侍予學室人及兒子家宏起程赴蜀從者華孫弟敦初厚夫兩姪譚柏村周立吾廖江岐胡濬明言蔭松龍心梅唐蘭舟從姪銀芬三月初一日由長沙借官輪送至漢口附輪船初九日至宜昌換船入蜀所過新灘葉灘及三峽處處奇險幸平安無恙亦深得紅船護送之力抵萬縣換肩輿沿途一切食宿旅費皆自備未受地方官供應四月十三日抵成都謁督師趙公爾巽即於是日接篆初至教育會演說大致謂現在辦學堂多鋪張形式敷衍章程而於學生之品行如何策勵志氣如何激發氣習如何滌除未嘗注重以致學風日壞浮躁自恣卑

陋相仍亟應提倡義理之学希望大家互相勖勉在本原上
用功學術有本原而後人才有效果云云暑假期內調取省城
各學堂講義核閱時井研廖平爲高等学堂及優級師範經
學教員所講經学離奇怪誕即飭該學堂將廖平辭退
並飭各屬学堂不得傳觀廖平講義廖平爲乙未進士
在川省夙負資望有經師重名省中學紳見予遽行撤退
群起反對予曉以正論言撤退廖平乃爲川省士習人心起
見眾始無辭各学生有囂張不靖者輒嚴懲不少寬縱
因就学務公所籌款購南城外揚侯故第立蜀中大儒范景
仁范純夫張南軒魏鶴山四先生祠大門聯云典型在昔道
義爲根堂聯云任五洲学説如許紛龐滄海橫流從此誕
登道岸萃兩宋名賢以爲師法岷峨萬仞無忘仰止高

山即於四先生祠內設存古學堂是年例應考取拔貢優貢
因議停科舉奉　旨講廣額此次川省取拔貢三百三十名
優貢三十四名川中舊習新得拔貢者皆豐具摯敬謁見
學政每值考拔之年學政官橐充賑予試畢之后特懸
牌諭新取優拔進見者均免備摯敬其時成都日報
言提學不受摯敬蓋所以砥礪廉隅挽回薄俗云云自
八月已後考拔考優考職至十月杪始蕆事

此次搭蓋考棚製備考棹考棚共費三千元此項向係動公款予以學務公所款項支給考試所費皆捐廉由理其數各費所入分給幕友六百元閱卷委員六百元本衙門書辦司事家丁親兵共二千一百元督署及首府兩首縣各署書吏僕從賞給共六百元又是年匯寄京師炭敬二千兩內一千兩係璧還上年所饋之款又寄曹伯鋆師吳巨年江右村慈生煜各一百兩汪積卿一百元又永川門人劉霆翥謝承周張基富張蒿宗入蜀共贈川資三百元又送總務科長馮子久一千兩又寄四鄉同鄉本縣文廟捐款二百兩送驍深師蔡東海舅父蕭韓兩妹倩各一百元又送覺生內兄四百元其餘少友饒贈仍共三百元又捐湖南教育總局四百元常德賑災四百兩湖北賑災伍百元江南賑災一百兩甘肅賑災一百元

考試既畢公事稍

服謁武侯祠拜工部草堂趙清獻公祠題聯云廟貌鄰武鄉同時雲霄萬古宗臣滿天冰有人琴鶴重來予以学務多來於部章殊鮮實濟又因 先母年逝八旬思歸甚切遂呈請終養督部再三慰留久之乃代奏是歲以覃恩 曾祖咸寧公 祖熙德公 考長春公皆贈通議大夫 曾祖妣左太君 陳太君 祖妣朱太君 先母蔡太君皆封淑人

殿撰公在蜀建立宋四先生祠自為碑記緘砭時俗闡發義理之學實為有關世道之文備錄於次

國愈危人心愈陷溺法愈新道德愈埋廢其可憂有甚於此者乎曩者天下之弊嘗亟矣一二傑魁之士遐甄遠攬聳動當世區區於法制形貌惟恐其不肖久之而孱如故也於是益迅厲督之于緒萬品以求其備銖較寸量以期其

合又久之而海內之焦苦日甚也嘗獨以謂道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人身天下方患沈痼積痿醫者但就一枝一節治之又不深察受病之所繇與夫陽絡陰紐之差分貿然雜投鍼方倖於一試所謂一枝一節者仍因劇無有效神明且益耗可不謂惑焉本根之不培妄冀扶羸起尫其奚由哉故云道存則国存道亡則國亡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非細故也啟霖謬膺簡命司蜀學嘗慨然有曠職之懼披覽學籍名氏著錄可稽者幾二十萬人此莘莘者非他日所覬幸成立裨於而國式於而鄉者乎大懼趨向之不端將與道背馳墜敎基也闔集諸生於庭勖以辨義利撥去猥陋之習遊於高明既自愧德業之不足軌訓而學校之師以道術相劘切者蓋鮮不有準範奚以

導率多士古之聖哲往矣就蜀中論若景仁然甫南軒鶴山四先生皆上紹孔孟之學希聖之志事立朝之風概卓犖具於史冊彰彰乎迥哉追踪躡塵之無人久矣歲庚戌正月白之督師襄平趙公為四先生於南城外立祠郊原夷曠庭序峻整以安神棲歲時祀于樹之表坊於是方奉功令設存古學堂爰就祠宇增其黌舍講貫之位藏修之室既具既備所以示學子景慕馨烈將有聞鄉先哲之風奮乎百世之下不自已者維夫斯道之嬗衍二千餘載既已不絕如髮數十年來辭詞外說益寖淫其間消長之幾不可得而究也或者以時勢萎憊見謂義理之學空談無用天下方熒心溺志惟私利之為競鄙夫得失之念自上以下狃於俗此而

無（与）疆涯之雖智略輻湊治具粲然猶之無濟也孰有本
原不清而可以斡回風氣興圖強國之大業者乎四先
生之遺蹟相望循其塗轍何必讓古人推而明之以
廣踐其鄉更進而執之弥綸夫聖緒綱維乎世宙皆
吾黨所有事也孰得而圍之庶幾來者興感於斯!!
庚戌五十二歲　二月奉　上諭四川提學使趙啟霖著准其開
缺欽此　天恩高厚莫名欽感遂擕官文卸一面籌办存
古學堂事定章程聘謝君无量為監督徐君子休吳君
伯揭為教員其餘職員分別選定予自捐四百元購書藏
貯其中一切規劃甚就緒預備下期開學及後任劉君幼樵抵
成都予遂將家務移交於六月初二日借督軍官舫暮雇
民船一艘解纜起行至夔州值江水大漲商船等候水退

乇船江干帆檣林立予抵夔次日水稍落急放船下駛湍流
迅急見隣舟覆没不能稍停往救心甚惻然予所乘舟經
過三峽舵折數次幸無恙十七日安抵宜昌稍事休息附輪
船至鄂時梁節庵已自請開缺往織布局予過訪相與
坐藤戒軒痛談終日並攝影為圖曾習經溫甫二君皆有題詩仍附輪船
回湘七月初四日抵家時　先母正在病中及予歸病乃愈歸
後酌給瓊英四百元楊春亭三百元繼兄楊春亭自幼依予家居住光緒二十四年稟　母
令爲春亭娶妻尋生子本一計予先後佽助六百數十元五妹二百數十元東海舅父百元妻弟
闔省各百元其餘親屬姻戚共散給千餘元予在蜀斥革廖
平發員反對者懷恨在京登報誣予受拔貢贄敬每人二
十元等語是時諸拔貢因赴朝考齊集京師見報紙誣
詆次日即聯名函致該報館辯白更正

殷按公蜀學之役入峽出峽均有詩極狀其山川險峻並有懷人之作詩繁不及備載茲錄其舟次夔門篙竿一垣杏村並示同臺諸公七律二首云　蘭臺並轡數英豪九月追隨別淚傾（予在臺戴九月）戀戀使如三宿去茫茫真有首歸生天台一出勞回顧神劍何緣得合并抖擻塵埃樽酒畔獨看北斗夜縱橫　羇鳥回翔憶舊村神羊環列近臺坡江潤夏憂樂擲舟楫臺閣風稜夢珮珂前席儻逢宣室召　聖朝弥覺諫書多消寒記否天涯客腸斷松筠載酒過

辛亥五十三歲　二月予家裏生三月　先母八十壽辰親串咸集予何賴　祖蔭忝竊虛名不可不留紀念宗祠上匾曰儲慶垂光梅村祠上匾曰先芬篤慶福田族校捐

壹百圓是年邑中文廟修葺完竣予為碑記並書萬仞
宮牆四字上年予請王顧黃三儒從祀奉 旨俞允至是
乃入主八月買冠山田二十畝為 先君墓田家中人口日增思
古堂房屋逼窄爰將寺衙房屋拆廢重新建造擬作兩
宅居住落成之後因念全家內外至數十人亦不能謀分析
与其兩處分居諸多不便不如就此析箸各自經理斯為將
久之計乃稟承 母命与諸弟商議分析予分思古堂四弟
分石橋五弟七弟分寺衙老屋及雷家衙相毗皆在咫尺
之間雖分仍不啻未分也十二月宏兒完娶先是丁未年
正月予在京即與朱望清比部語及聯婚姻其時不過
偶爾閒談初未有成說也及三月望清病沒予追念前
言未可背負遂決定焉至是始為宏兒成婚

殷按是年陰曆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軍起事九月初一日湖南宣布獨立各省相繼響應十一月清帝遜位滿洲愛新覺羅氏入主中夏之局至此遂告終結公自是隱處深山不復聞問世事而以後年譜自述亦愈簡略矣

壬子五十四歲　自去冬國變予遂杜門不出六月節庵自武昌以松石長春畫扇寄贈　先母十二月孫壽琅生於家安是年中学畢業

癸丑五十五歲　五月女湘瑩生

甲寅五十六歲　二月九日節庵寄　崇陵祭品二次是年收回粵漢路股款買賀家塘田一百六十畝

乙卯五十七歲　正月四日節庵寄　崇陵祭品二次

殷按澹園詩集中有是年正月為　孝定景皇后二周年　崇陵大祭節庵仍以祭品見寄淒感有作云　詩海謳思耿未忘軒臺雲氣接蒼茫淒涼麥飯陳虛席殷勤幂神衣出御牀向想配天締夏祀須知失國匪凡亡當年同與南薰曲自向蒼梧泣數行　又是年三月賦山居五律二十首自攄平生志趣而麥秀殷墟之感流露行間沖夷澹遠饒有陶意詩多未及備錄

丙辰五十八歲　正月子家寮生孫女韻芬生正月十月節庵

寄　崇陵祭品二次

殷按是年袁世凱變更國體恢復帝制改元洪憲蔡鍔自滇黔出師討袁各省相繼響應袁知大欲難遂仍恢復民國年號五月袁氏病殂瀰天風波始漸平息

當籌備帝制時海內遺老頗有列名勸進者公聞
之憤甚詈廉恥蕩盡國將不國矣
丁巳五十九歲　湘鄉陳詒重參議以女許字寮兒
殷安是年六月張勳在京復辟徵召海內遺老公亦
與焉旋因段祺瑞誓師反對失敗公有感事詩二首
茲錄其一云　五龍潛授事匆匆司隸威儀一瞬中左
袒具徵思漢切副車應識報韓忠翻雲覆雨成何
世貫日橫霜逝此衷浩嘆生民無量劫不關劍術誤
奇功
戊午六十歲　女壽筠生
己未六十一歲　正月十一日　先母棄養　先母自丙辰正月抱
病至是三年矣節庵自京師寄唁函及祭品

殷按公自撰 蔡太淑人行述享年八十八歲葬本鄉冠
山与 長春府君合塋
庚申六十二歲 鄉間匪氛甚熾三月間全家避居十七都中堂
拗花苗塘七月始歸十月至北京信宿即返
殷按公是年至北京有舟過武昌望奧畧樓懷張文襄
公七律一首云 閉户有如智井底超然来此看神州江流
去我終不顧雁影横天如許秋萬里邊聲傳畫角
百年世事到高樓東南半壁仍都會夢裏華胥憶
壯遊 又自詩卌以北至畿輔苦旱赤地千里感賦四均云
戰盡中原奈晚何窗前歷歷舊關河寒鴉自帶斜陽去
瘦馬猶依廢壘多萬事直須拚酩酊重來翻似未經
過荒郊浹漭無青草忍唱殷墟麥秀歌

辛酉六十三歲　請劉君幼雲廷琛為　先君墓表胡君瀛
唐思敬為　先母墓表
嚴按劉胡兩公所作墓表已登載五修族譜
壬戌六十四歲　正月抱病至五月始愈　九代祖天孫公屢議
建祠未果去年予捐百元糾集房眾釀資買上二甲童家
衛三棟瓦屋稍事修飾是年三月入主奉祀
癸亥六十五歲　是年冬五修族譜予仍司編纂
嚴按公兩修族譜均自撰序文發明敬宗收族之義
甲子六十六歲　十月族譜告成
嚴按是年十月馮玉祥逼宮撕毀當時所訂優待條
件遜帝幸天津公有感事詩一百二十韻
乙丑六十七歲　四月襄兒完娶襄兒初生蘇君厚生以女許

字至是成婚　孫女濤宜生

丙寅六十八歲　女壽筠字湘鄉趙氏是年冬兒輩分析家宏分賀家塘右頭屋宇田五十畝長孫田十畝家寰分思古堂右頭屋宇田五十畝家寮分思古堂左頭屋宇田三十畝及賀家塘二十畝予魁存賀家塘八十畝其賀家塘左頭屋宇除酌予家寮外餘係魁存並將思古堂正堂屋正退堂存公

丁卯六十九歲　三月適譚氏妹沒妹前以母病割臂四次從古未之有也七月媳蘇氏沒十月孫聲珩生

殷按公所作譚氏妹孝行紀略叙述刲臂療親病事頗詳前三次皆有奇效惟最後一次　母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七病已奉瘳蓋距逝世僅數月非人力所能挽回也　又是時國共合作鄉村遍立農民協會厲行階級鬬爭凡

家有田土稍負鄉望之人多遭凌轢外省訛傳公亦被
害海上有逕為輓詞祭章者陳詒重參議自津沽郵
書詢問公答詩有餘生輸報國偷活尚為人之句

戊辰七十歲　女湘瑩字湘鄉易氏　褒兒續娶攸縣羅氏
啟按是年公七十初度適啟于役武昌同鄉蕭理衡汶
約集湘鄂耆舊十餘人用啟登奧略樓七律二首韻賦詩
侑觴而公亦分別和答並各書楹帖為謝

己巳七十一歲　孫聲琪生

庚午七十二歲　女壽筠八月初九日患白喉二十四日戌時沒葬
雷家衝附張姨塚居右　聲瑔娶湯氏完婚　褒兒畢
業明德初中

辛未七十三歲　女湘瑩于歸易氏　瑔孫畢業嶽雲初中

壬申七十四歲　澥園集在武昌刻成始終皆源儒校讐其刊印裝訂則春蓉任之　是年省城船山學社推予爲社長力辭　湘埜生子醇兒

啟按上年武漢水災嚴重商場蕭條工人多失業時同族春蓉君在鄂開設益書書店適啟亦于役鄂廷廳春蓉君爲言刻後刊工價廉商及刻澥園集事啟夬躚之即據情函詢公意旨覆書贊同旋將底稿陸續寄鄂發繕啟任初校並寄公覆閱后方交手民開雕始於辛未秋杪至本年五月全部鐫成計奏疏二卷文三卷詩二卷共十四萬餘言公謂積年志願得於無意中完成實老年一快事也又此項板片旋已運湘藏思古堂經歷年社會改革聞已全部被燬尤堪惋惜

癸酉七十五歲　五月蓮孫四弟逝世兄弟四人忽弱一个感愴無已　孫聲瑷生　寰兒畢業明德高中

甲戌七十六歲　孫女韻芬適鹽埠王氏　九月室人周淑人逝世　琅孫畢業大麓高中　曾孫修說生　孫聲璩生　湘瑩生子翰兒

啟按是年為公重遊泮水之歲有人謂公盍賦詩徵和以娛晚景公謂此為承明點綴風雅之事今何時乎忍言及此力戒無聲張蓋公素懷淡泊如此

公自述至此止以下係啟續編

乙亥七十七歲　六月公寄啟書言九一八事變後當軸迄無辦法而愛國之士激於義憤昌言抗日猶鉗制之不許聲張開自古亡國未有之先例忠憤耿耿老而彌篤令人敬佩

七月公子家寰考取武漢大學中國文學系肄業 八九月
公被病先是晚年求書法者日眾以歲積久揮毫弱腕
先日書寫屛條楹聯要十幅勞動過甚是晚寫字失眠精
神萎憊食量頓減自是不復外出矣 十月公病日增醫
言心血虧損過度進人參苓桂附等藥俱未見效旋命公
子家寮完婚娶湘鄉陳氏（昂詔重參議之女） 十二月公自知不起先
後召公子家宏家寰歸侍疾並立遺囑處分身後事
宜不發訃不受賻贈不焚紙箔不延僧道自作輓聯云
故國竟何如千秋自有公評在浮生長已矣萬事惟餘積
愧多 二十三日[redacted]公子割臂和藥以進公飲少許覺氣味
不殊遂未多服 二十四日辰刻神智尚清命更衣並侍
呼兩孫及羣從子姪皆到延至巳刻正襟危坐而逝所著

身歿事宜悉遵遺屬辦理湖南省政府派湘潭縣長劉紹誠致祭賻贈治喪費伍百金公子等以遺命不受賻卹婉謝之嗣族族戚恐違政府意旨以公尚有續集待刻始存錄行為異日刊印之資　十二月　日出殯厝公於城子屋場後山祖父熙德公暮右仝年　月　日始舉行正葬靈櫬經過路傍婦孺多揮涕嘖嘖頌公生平蓋公晚年鄉居痌瘝（康）在抱於隣近鰥寡之户周卹尤至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湘主席[redacted]輓聯云鐵面冰心世德遠追趙清獻晨星碩果孤忠再見王船山余應長籍傳輓聯云前代之直臣鄉邦之耆舊士林之楷模湘璽重三湘大節昭昭欽皎日品學如清獻典章如文敏致政事萬恭敬歸程四皓高賢落落之感晨星朱廳長任家農輓聯云仕版著風棱早識早憂滄海宴詩林雅老宿哀音忍聽批評行鄭家與編修輓聯云兩論及先賢下明末顧亭林王船山黃梨洲三遺老之學行俱優特請從祀聖祠不處年老與三遺老同享國家殊言留直諫道教清季萬激廣江右都趙竺垣諸御史而聲名獨著今思考從故里在九原下應偕諸御史痛衍時艱聯多不勝載錄此以見士論一般云要之公一代完人中外無異詞啟生也晚親炙有年居嘗見公

事無鉅細而計劃周到區處精當其才力實有過人者使竟其用其建樹寧止如此惜生逢叔世運遘百六以勝代遺老鬱〻以終豈徒公之不幸哉公銘幽之文遺命擬由秦子質提軍或曹學使梅訪為之未幾秦公下世曹文已具初稿忽索還重改未及郵寄亦相繼病卒遭時改革原稿已佚茲錄長沙陳繼訓所撰墓表備觀覽焉

清前四川提學使湘潭趙公卒長沙陳繼訓曰光緒甲辰禮部試借汴闈是科鄉先生任衡鑑者三人總裁張文達同考官則蕭編修榮爵暨公也湘士獲貢舉十二人繼訓与焉卅年間文達先薨編修與公復相繼捐館合而十二人中亦惟余及張吏部稱達屢存然且髮纖〻白矣回憶追隨諸子訪古梁園走馬夷市後遊邈不可再世亂

如此耆舊長德率傾頹屆耕（佛）老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烏虖可勝慨邪公諱啟霖字芷蓀晚號瀞園曾祖咸寧妣氏左氏陳祖照德妣氏朱考長春妣氏蔡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妣淑人公生而特敏八齡誦尚書其父寘諸懷戲問之曰汝它日何如人畣曰伊尹年十二塾師以聖門四科先德行後文學屬對即應聲曰大學八條始格致終治平十六隸学籍旋食廩餼光緒壬午以優貢任教職歷署麻陽武陵澧州訓導乙酉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入翰林授編修丙午補河南道監察御史掌江蘇道監察御史丁未用言事落職是年仍起復宣統己酉詔以道員署理四川提學使明年以母老乞歸歸二十六年以疾卒距生於咸豐己未春秋七十有七葬城子屋塲之原祔大父墓配周淑人繼配周淑人皆同邑處士月池先生之女副室張氏湯氏先是公年三十八尚

之嗣立弟之子家宏既而湯氏生子家寰家寮女二瓊
英湘荃壽筠孫五聲琅聲珩聲琪聲瑗聲璐孫女三
韻芬澍宜安貞曾孫修銳公自少慕傅伯汲黯之于為蔣萬大陸
清獻之為人質直恬靜氣善色霽與人言如不能出口無
賢愚皆樂与昵近顧於義所居則堅果執持勿苟同拘
然獨行己意罔憚強禦必達其所揭櫫而後已其為御
史也論官制論禁烟事宜論練兵不可徒襲形勢論京
師宜辦高等實業学堂論吉林將軍達桂徇私溺職
宜急切查辦皆樹義謇謇尤有裨於名教者則請將王
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三大儒從祀文廟請令各学堂注
重讀經所植持者天下万世大計會段芝貴獻妓厚賄
夤緣奕劻載振公具發其事忤權貴被黜朝野大譁

陸文慎江春霖趙炳麟交章諍捄深宮亦知公可大用尋即以原官内召復拜提學四川之命顧公廢然知時事不可為既抵任旋自劾免蓋是時親貴柄政專擅如故僉壬充塞饕冒如故識者扼腕慶寬謂宗社之移斯暮間耳不盡二紀(其)國難遂作夫君子小人之進退國家安危繫焉公嘗贈其同年余參議肇康序云啟霖與君先後獲譴一二人之出處若形小不足道而推原消長存亡之肇端寧得謂無關係乎參議曾任鹽司有名績可指數徒以与瞿文慎姻聯誣枉牽引罣吏議公言蓋傷之也在四川立先儒范純夫張南軒魏鶴山四先生祠以樹師法設存古学堂以翊經術有廖某者久擁皋比附會經傳以狂蠱一世士習嚚然公立予罷黜学子踰軌多所懲竄期月風教丕振蜀人游以為文翁復興

而遂自引退措施遂止於是時論措之平居廉介自將翼〻
祇畏放歸之日朝士知其困乏相率餽贐公堅卻或不得
已而強受者迨入蜀仍各如其量訓償之且加隆焉提
學時甄別優拔適科舉將罷兩貢廣額近四百名舊例
修謁執贄羨盈公盡蠲至著為令祿養所入悉給親
族戚舊深山古榻守道樂貧獨禾黍之思時蒙筆札問
讀者可以知其志已公既以氣誼高海內又擅詩歌古文
辭歸田後四方具書幣以求者踵屬公有應有不應惟意
所可著瀞園集六卷行世待梓者如干卷其孤寫定藏於
家昔李文貞稱方望溪學行踵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
之間公其庶乎自公出都繼訓不得見者餘二十年然猶
有纂述輒就公審勘歲問不絕公嘗屬書澤古甚深室〻

剌取韓子喧啾百鳥鳴忽見孤鳳凰詩意以奬進之嗟呼黯藹如繼訓奚足以云若公者真所謂威鳳亭〻峣然物表不得其時孤鳴寡和卒跧伏叢莽荒江寥宋之墟而忽憤偃蹇以終夫亦歸諸命數而已矣繼訓既与公同為朝官又託文字之契所見聞志行宜紀述綦詳茲特著其大者

北京圖書館藏

嚴範孫先生於光緒丁酉視學貴州時以請設經濟特科之奏聞於天下至庚子後鑑於當世急務首重興學因在籍倡辦學堂不數年通都名邑靡然鄉風迨學部既立乃以清望攸歸遂膺侍郎之命然謙退不遑固未嘗有競進意在官僅逾四年即乞假還里嗣雖簡授度支大臣及國變後累徵皆堅辭弗就惟殷殷於造育英才始終不倦其所成就者大矣先生歷年事蹟俱詳所爲日記中其自定年譜一卷殆如史之有年表鑑之有目錄祇撮舉綱要而一生出處已昭然若揭每關大事

往往洞燭幾先至若平素以正義自持其於友道尤異乎因炎涼以趨避之者於此悉可考見也原著至五十九歲而止距沒時尚闕十一年高君彤皆近據日記所載依其體例補之哲嗣季約爰亟彙錄付梓以衍其傳儻異日更將日記全書刊印流布固知必爲宇內人士所爭欲快讀者矣癸未仲春金鉽拜題

範孫自定年譜

咸豐十年庚申　生於京東三河縣　我家自戊午避

英法聯軍之難遷居三河

咸豐十一年辛酉

同治元年壬戌　祖母之喪全家回津　是年余患痘

幾死　余妹生

同治二年癸亥

同治三年甲子　是歲官軍克南京

同治四年乙丑　始入塾從查師讀以能屬對爲師所

賞
讀
同治五年丙寅　第二妹生後一年餘而殤　從孫師
同治六年丁卯　始爲試律　從周師讀
同治七年戊辰　從周師讀
同治八年己巳　冬從沈師讀四書始畢
同治九年庚午　從于師讀始爲時文律賦　五月天
津有河樓教案
同治十年辛未　從于師讀　春應縣試未取旋大病

至冬始愈廢書數月

同治十一年壬申　從于師讀　冬應縣府試　祖父逝世

同治十二年癸酉　從于師讀　五月應院試取入府學

同治十三年甲戌　從于師讀　八月兄入府學　九月母逝世　十二月　穆宗大喪

光緒元年乙亥　從于師讀

光緒二年丙子　從張師讀仍從于師學賦　姊殤

姪女智珠生

光緒三年丁丑　始識陳先生奉周　奉周博文通西學表兄宋少南廣蓄書籍與二君遊深獲講貫之益　八月應院試補廩膳生　九月李夫人來歸

光緒四年戊寅　從張師讀

光緒五年己卯　從張師讀　八月子智崇生　應鄉試不售　九月父病經冬不愈侍病輟學

光緒六年庚辰　三月妹適華　四月父歿　八月葬　從張師讀始畢五經　始習算

光緒七年辛巳　從張師讀　張幼樵師主問津書院
謁見蒙獎借並同班十八人謁見李文忠師
光緒八年壬午　七月服除　中鄉試　始謁徐蔭軒
師　十二月次子智怡生
光緒九年癸未　從張師讀　中會試改庶常　八月
姪智惺生
光緒十年甲申　補讀爾雅兼課崇兒　十二月三子
智庸生　十二月赴三河借居鹽店讀書　是歲有
法越之役

光緒十一年乙酉　正月三月兩遊盤山居三河一年
冬入都　臘底還津
光緒十二年丙戌　正月入都　四月散館改編修
六月還津　七月入都供職　六月姪女智圓生
九月女智鐲生　冬補國史館協修
光緒十三年丁亥　在京供職　三月迎眷入京　十
二月女智舒生
光緒十四年戊子　在京供職、正月弔宋表兄還津
三日　四月考試差

光緒十五年己丑　在京供職　四月考試差　十二

月子智鍾生　充會典館詳校官

光緒十六年庚寅　在京供職　充各直省鄉試試卷

磨勘官

光緒十七年辛卯　在京供職　考試差　十一月第

三女生

光緒十八年壬辰　在京供職

光緒十九年癸巳　在京供職　考試差　九月第三

次遊盤山　第五子未晬而殤

光緒二十年甲午　在京供職　大考二等　召見一
次　考試差　六月子智開生　八月授貴州學政
召見兩次　九月出都家眷留京　十一月到貴
陽　是年有中東之戰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二月出省考上游夏還省　秋
出省考下游在銅仁府度歲　智崇在京迎娶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夏還省　秋復出省舉行上游
科試　途中度歲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二月還省　就學古書院選高

材生四十名居之　始習英文　十月長孫生　奏
請設經濟特科　任滿還津請假修墓　十二月發
貴陽在湖南晃州度歲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過洞庭經岳州武昌上海　二
月到甯波赴慈谿東鄉掃墓　三月到家　四月入
都　召見一次　因經濟特科之奏見絕於徐蔭軒
師　四月請假回籍　表叔陳竹軒公歿　六月兄
歿　迎眷回津　是歲有政變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在籍　冬爲智怡授室　第七

子生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在籍　拳匪之亂六月十八日

津城陷　是月長孫女生　陳奉周歿　姪女智珠

故　第七子及長孫先後殤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在籍　割去額上及臂上之瘤

改定先人所設義塾課程　又借陶氏宅設學二

處　王君寅皆林君墨卿張君伯苓終日討論學事

陶仲銘歿　冬　兩宮還京　女智安生　孫女

仁菊生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在籍　天津交還　王竹林君
李子赫君捐資設學邀余與共　夏借鐙牌公所設
兩齋　六月子智庸殤　七月率子崇怡遊日本
十月由上海歸　余在日本時墨卿諸君將鐙牌公
所之兩齋移會文書院且增一齋余歸又增兩齋始
名爲民立第一小學堂墨卿與王寅皆之力爲多
孫女仁清生　姪孫仁會生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在籍　墨卿又勸卞張兩家設
民立第二小學堂　官立小學亦成立三處　孫仁

緒生

光緒三十年甲辰　春又成立官立小學□處　三月代胡月舫總理直隸學校司司設於保定尋改名學務處　四月再往日本遊歷八月歸　延訂保定師範學校教員到保定就職　王寅皆歿　在保定設初級師範學校一處　設學務報　派官紳赴日本習法政　報告縣興學考成　改家塾英文館爲敬業中學堂

謹案辛亥以前按照奏定章程一律名學堂自壬子始稱學校本年內校似應作堂凡兩處下年同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移學務處於天津分科辦事往來津保　派各縣紳士出洋遊歷　改保定之校士館爲普通科學館　省城初級師範學校續招第二班　春次女適華　冬長女適卞　設各縣勸學所　籌設北洋師範法政等學堂　改天津校士館爲師範學校　收回法國人在如意菴所設之學堂收回普通學堂改爲天津府中學堂　家中設女小學設保姆科設幼稚園　冬署學部右侍郎十一月到任

謹案鈴鐺閣普通學堂與如意菴外人所辦之學
堂不同初由紳辦二十九年移交知府衙門接收
改官立中學堂至三十一年由學務處改天津府
中學堂是條似應云改官立中學堂爲天津府中
學堂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在京供職　轉左侍郎　是歲
各省學政改爲提學使　提學使未經出洋者補派
出洋　請日本人講教育行政　考試畢業回國之
留學生各科皆授進士舉人惟醫授醫士部爭之乃
從同　敬業中學始建新校於南開　孫仁葉生
孫仁芝生十二歲殤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在京供職　八月張文襄公管
部　女師範章程奏准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在京供職　派充考驗詢問各
省保薦人才大臣　冬　兩宮大喪　爲袁尙書罷
職疏請留外務部尙書任疏留中　孫仁蔭仁澤姪
孫仁統生
宣統元年己酉　在京供職　派充考試留學生閱卷
大臣　張文襄薨於位　冬十一月奉派赴東陵
遊盤山第四次　十二月請假修墓　回津度歲

宣統二年庚戌　正月南遊由彰德至漢口九江上海甯波再赴慈谿東鄉掃墓已又遊杭州蘇州鎭江登焦山三月還津　奏請開缺　秋往定興送鹿相國喪　智鍾娶韓氏　孫仁賡生

謹案是年十二月先生孫仁遠生應補

宣統三年辛亥　因債累太重租引地於郭氏旋作廢更稱貸而支拄之所辦學校或停或併或由勸學所接管僅擔任初等小學二處附蒙養園　八月武昌事起　袁宮保入爲內閣總理余奉　旨授爲度支

大臣電請總理代辭又奉派充南北議和大臣亦電
辭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下詔遜位　正月怡婦
曹病故十一月續娶夏氏　夏第三女智閑適盧
民國元年壬子　從民國令用陽歷　二月官紳聯合
會成立舉余爲會長凡月餘而解散　七月赴日本
九月歸國
民國二年癸丑　姪智惺故　七月率袁氏諸生兄弟
三人赴歐洲遊歷俄比德法和蘭瑞士諸國居倫敦
孫仁穎孫女仁英生

民國三年甲寅　二月電傳授教育總長之令請駐英公使代辭己亦電辭　三月女智錫率兩女來依倣成於倫敦　五月離英國至法至義至匈至奧仍由西伯利亞回國　閱報見中央新派參政院參政多人余亦與焉　嫂氏歿　入都辭參政雖不見允終未就職　冬入都居北海照料袁氏諸生讀書

民國四年乙卯　袁總統欲於輝縣蘇門建大學屬余赴輝縣查看建學地址歸過順德參觀學校　赴上海觀東亞運動會　遊杭州　孫仁華生　八月籌

安會起入都爭之不得遂絕迹於北海
民國五年丙辰　洪憲帝制取消余復入都居北海一
日旋歸津　五月袁總統殁弔畢即日歸　七月同
張君伯苓遊明陵過長城至張家口宣化縣　八月
往彰德送葬　家中女學復設高等班　在居宅之
對門設貧民義塾　九月同王少泉登泰山遊西湖
孫女仁娬生
民國六年丁巳　四月同盧木齋遊杭州紹興桐盧富
陽等處又同章馥亭遊蘇州泛太湖五月還津　六

月李經義組織內閣電召余爲教育總長黎總統亦
有電覆電婉辭之　七月復辟未成大戰於京師[illegible]
直隸大水　八月天津大水　入都與河工討論會
十二月與丙子先後入都居崇兒寓所度歲[illegible]
民國七年戊午　孫仁駒生　三月就京師日本同仁
醫院割去右足之瘤　四月取道日本赴美洲[illegible]
謹案先生子智開於民國三年五月
娶陶氏民國六年三月陶氏卒應補[illegible]

嚴範孫先生年譜補

民國七年戊午　十一月先生長子智崇卒於日本

十二月先生歸自美洲　晉京　先生姑適沈氏者

逝世

民國八年己未　赴彰德應袁氏襄題之請　赴太原

參觀華北運動會遂遊晉祠　遊金陵及金焦至於

西湖而返　避暑北戴河　晉京兩次　先生家中

女學成立中學班

民國九年庚申　赴湯山浴溫泉　避暑北戴河　先

生姪孫仁會赴美留學　就海軍醫院割去兩瘤
先生孫女仁梅生　是年有直皖之戰奉軍入關助
直
民國十年辛酉　避暑香山　先生孫仁覃生　晉京
兩次　門羅博士來天津
民國十一年壬戌　先生孫女仁萁生　晉京赴清華
園　習童子功　是年有直奉之戰奉軍退
民國十二年癸亥　晉京　先生子智開續娶全氏
再晉京入協和醫院割治攝護腺腫瘤　先生姪孫

仁會授室　鄉人捐資重修　文廟先生與焉
民國十三年甲子　先生孫女仁蓮生　臂肉生核延
沈醫割治　是年直奉再戰直軍退
民國十四年乙丑　因尿道不利就協和醫院治療凡
晉京四次遂避暑西山卧佛寺　先生孫女仁荃姪
曾孫文祿生　先生孫女仁菊于歸方氏　是年李
軍退馮軍入境
民國十五年丙寅　晉京兩次　先生孫女仁棠生
先生長孫仁緒授室　十月結婚五十年舉行金婚

式　是年馮軍退敗兵肆擾與紳商籌議維持迄無善法張褚軍入境乃已

民國十六年丁卯　晉京兩次　先生姪曾孫文祁會孫文朋生　先生長孫婦魁氏卒　與同人籌立崇化學會聘長洲章式之先生主講十月開學

民國十七年戊辰　崇化學會講席暫假西單牌樓與同人分日招待　五月晉京先生長孫女仁荷于歸曹氏　六月張褚退入心浮動與同人面請當局設法鎮壓　七月避暑西山　十一月楊村參觀石幢開

幕禮

民國十八年己巳　病中作自挽詩手書出示學會同人　三月十五日終

先生自著年譜至戊午夏止距先生之沒尚有十一年事應補爰摘取歷年日記所載依前體例輒足成之前所自著者偶有小誤僭加案語俾歸於是亦傳信之意耳高淩雯謹識

誥授光祿大夫學部左侍郎嚴公行狀

曾祖諱汝漢誥贈光祿大夫　曾祖妣武誥贈一品夫人

祖諱道尊誥贈光祿大夫　祖妣王誥贈一品夫人

本生祖諱家瑞貤贈光祿大夫　本生祖妣陳貤贈一品夫人

考諱克寬候選員外郎誥授奉直大夫誥贈光祿大夫　妣陳繼妣王俱誥封宜人誥贈一品夫人

公諱修字範孫姓嚴氏先世自慈谿遷天津五傳至仁

波公是爲公父修德行仁凡鄉里義舉無不與歲饑辦振以私財給公費恒數千金不惜遠近稱善士公生而俊拔多慧八歲與兄同塾兄爲試帖構思未就公若有得師覺而問之具以對師喜自此遂爲詩年十四補郡庠生十八食廩餼光緒壬午舉於鄉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會典館詳校官公在翰林有聲顧謙約無競進意定例科場入簾者戚族迴避不得與試公雖考差每會試前必請假先自避之甲午大考翰詹列二等是年簡貴州學政行部所至勉士

子讀書有熟於經者使背誦能無誤者優獎之發題避纖仄使得盡言以覘胸肊隨方施教如課生徒就省城學古書院選高材生四十人住齋肄業廣購書籍恣其探討刊印前賢所著先正讀書訣輶軒語書目答問分餉遠近使識門徑輔訓告所未及黔人相慶以為得賢宗師減供張禁需索其有不足分俸益之薄己厚人差旋而家舉債公在任嘗援照先朝召試博學鴻詞例有請設經濟特科之奏朝議允之海內明達方謂帖括之學不足以濟時此科既開庶有得人之望而掌院學士

徐公桐獨惡之徐公公座師也至拒其通謁假歸里居
二年值義和拳之亂公謂民智未開不學故也逮事甫
平國家新制未頒公已籌設小學一區以爲倡不數年
閒兼營並舉庠校如林矣公有家塾後擴爲南開中學
及大學者其時已由英文館改爲敬業中學生徒濟濟
稱極盛焉故學堂之設天津實開其先總督項城袁公
冀推行一省也以公總理直隸學務處未幾學部立公
先以捐資興學賞給五品卿銜至是詔以候補三品京
堂署右侍郎不赴尙書榮公慶使使敦促至長跪乃允

旋眞除轉左在部四年事多創舉人以公辦學有驗建白宜無不從公乃退然不專不僭有所咨而後言必待議而後行凡百設施什九出公意而不見其跡自來居高位者於庶政攬其要而已公則兼理其繁恒日晡方輟人謂嚴公貳部勤勞甚於司官歲戊申袁公以外務部尚書軍機大臣被黜公素知其智畧緩急有足恃奏請仍留原部疏入不報己酉請假赴原籍慈谿掃墓翌年奏請開缺宣統辛亥袁公再起總理內閣以朝旨召爲度支大臣公在官時無日不思去位初爲學部語人

曰吾書生無政治才行當避賢路耳天懷淡定不以利祿爲榮久矣遂力辭之復派充南北議和大臣國變後徵爲參政院參政兩次推爲教育總長終不一就公仁厚有容無疾言遽色尤謹內行父病疽廢書侍左右燂湯熨藥歷半載弗衰父沒事兄能曲順其意家故多善舉率舊而行不以困阻庚子城陷公居西偏避難來依者朋戚援引累百餘口一例視之飲食無稍闕即疾病死亡無稍厭交友以誠視人皆勝己有善不去口不逆不億以爲天下無惡人即有過亦可以忠言進在籍聞

袁氏籌安會起急入都力爭家人惶駴恐有禍公固坦
然以爲友道應爾也積書充棟天津圖書館立捐五萬
卷實其中而家尙藏千六百餘種之多從政餘閒或行
途旅邸未嘗釋卷而匡居誦讀可知爲學好博覽多識
前言往行而不騖著作讀經必究訓詁讀史不遺表志
凡前代名家專集與宋元明儒學案罔不寓目而近思
錄誦尤勤其律身大旨曰主敬曰强制曰有恆所爲日
記時有警惕語蓋惰既廢事慢亦敗德二者終身戒之
惟恐不力也自科學與疇人之術爲有用公少與同里

陳璋遊卽治此學及督學時復延師使書院諸生習演
嘗親課之而已亦從人習英國文字喜讀新書慕東西
各國政教生平嘗三遊日本一遊歐一遊美所至攬其
山川友其士大夫得識彼邦文物聲名之所在志怡神
曠跋涉忘勞蓋其最後之遊年且六十矣以民國十八
年三月十五日終於里第實生於咸豐庚申三月十二
日春秋七十生前封奏不留稿戒家人勿刻集友人輯
其詩得八百餘首釐爲三卷題曰嚴範孫先生古近體
詩存稿夫人李氏同縣咸豐乙卯舉人安肅訓導秉璋

公女子智崇蔭生民政部主事日本公使館秘書前卒智怡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生河北省委員教育廳長智庸績學能文未冠卒智鍾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生衛生署司長智開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生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校長孫仁緒仁葉仁蔭仁澤仁賡仁逵仁穎仁華仁駒仁覃仁緝曾孫三人女長適同縣卞燕昌子肇新次適同縣華世奎子澤宣次適沔陽盧靖子南生一未字孫女十人曾孫女二人公歿十二年傳志尙闕智鍾智開舉以相屬凌雯不學且老

無復能爲詞顧以忝附門牆又嘗備官學部義不容覼

公一生志行久而就湮不自忖量即素所見知者證以

公自爲年譜撰次以存大略其爲詞也質固有之訣則

未敢立言君子儻有擇焉辛巳門人高淩雯謹狀

疢存齋自訂年譜

大理周宗麟石君

予家原籍江西金谿縣。始遷祖漸鴻公逵六、明正德間宦滇。喜蒼洱山水之勝、遂占籍焉。世居大理城仁壽坊染紅巷。六傳至德盛公同梅、贅於周氏、並從其姓、更名際文、自此一支世居五華街周宅。生子五。三子翼亭公昌祖、卽本生高祖。亦生子五、以第五子訓爲季弟棨祖後、訓無子以季兄誥次子秉欽爲後。本生高祖翼亭公昌祖妣氏陳。高祖斐南公棨祖妣氏楊、本生曾祖勖康公誥妣氏段、曾祖宏謨公訓妣氏李。祖明軒公秉欽妣氏李。祖考生子三女二。先公其長也。二叔考觀成公樂、三叔考愛棠公棠、大姑母適同邑尹思誠、二姑母適同邑柳汝瑩、先考慕西公榛。先妣氏楊同邑楊嶰谷載彤公五女、生子四女一。宗麟其季也。中華民國前五十二年十月一日。卽清咸豐十年庚申八月十七日、生於邑之南鄉大井旁村、家世儒業。書香繼續。代有傳人。時遭丙辰回變。家業盡失。父母挈伯兄宗洛仲兄宗鎬。航洱海逃至鳳羽趙六姨母家、是年十二月叔兄宗瑩生。前四日而回衆大至。於是復逃、而雲龍而永平永昌蒙化。困苦顚連、不遑寧居。先是二叔考觀成公。未曾逃出困於回中。回酋杜文秀聞先公名、迫令以書招致。先公情深手足慮禍及。不得已。乃於十年五月挈眷歸里、文秀授以僞職弗受。隱居大井旁村。舌耕以餬口焉。 清咸豐十年庚申一歲、三叔考愛棠公棠、隨提督褚武烈克昌勦回陣亡祥雲縣靑海驛、 十一年辛酉二歲。時家計窘甚。先妣嘗負麟赴城領做鍼黹以濟用、要日往返二十餘里以爲常、 同治元年壬戌三歲、 二年癸亥四歲、時患泄瀉、諸藥罔效、先妣曰、此食積也、俾餐僅許食半飽、如是數月不藥而愈、 三年甲子五歲、胞妹靜弟生、先妣分娩。不用產婆。皆自行收檢。時在夜中、麟與仲叔兩兄俱同室寢。不知也、迨至天明、始呼曰起、生得一小妹矣。乃披衣亟起視之。至今宛然在目。 四年乙

丑六歲。始學認字。繼學寫學讀。是後四年皆先妣教授。先妣生長世族。幼嫻禮教。訓育諸子。一秉先民矩矱。至今鄉人士猶稱道弗置。　五年丙寅七歲。　六年丁卯八歲。　七年戊辰九歲。　八年己巳十歲。從丁先生受業。丁恩樂廩縣人。不記其名。仲兄宗鎬殤。兄性純孝。父母以處此亂世。子弟須習一實業方能自立。令學醫藥。甫二年。遘染時疫而亡。年十六。父母深悲痛之。　九年庚午十一歲。先公在村中設帳。麟與叔兄瑩皆從受業。先公十年來皆就館在外。伯兄隨侍。麟受庭訓僅一年餘。惟受母教較多。讀書外一切服食言動皆有法度。至今五十餘年猶耿耿不敢忘也。時迤西州郡漸次克復。父母以久陷回中。夷險莫卜。為宗祧計。乃商之二叔考遣伯兄宗洛叔之長子宗灝出走賓川鄧川一帶。兼習貿易。　十年辛未十二歲。六月先公聞統兵楊武愍玉科西上。紀律嚴明。所向克捷。識其能。乃率叔兄瑩暗渡賓川鳥龍箐走謁之。襄其戎幕。麟與妹仍侍母村居。時因家貧甚。倘資斧可措。合家出險。日後先妣何至慘遭其阨。誠令人悔恨無極。是冬十月患中風疾。危甚。延醫診治。右手自是不仁。步履亦艱。伯兄得信。馳歸侍奉。稍愈。仍促令出走。山是侍養朝夕者。麟偕七歲之弱妹而已。　十一年壬申十三歲。五月初七日漢兵克復兩關。午後漢兵猝至。村人強壯者多避山中。麟為一兵所虜。先妣求其給還。不惟不許。反以刀背擊其手臂。強曳而去。先妣手臂登時痛腫。僅靜弟妹相隨。次日逃至太和村。至一民家。屋虛無人。爾時憂恐交作。宿疾復發。竟於初九日午時長逝。妹幼弱無知。驚惶出走。適遇北門陳姓婦挈至下關。依二叔父母。不日伯兄遄歸。迭次往覓不獲。妹亦不復記憶門戶矣。痛哉痛哉。麟被虜後。是晚宿瓢窰。衆食予未食。次日衆兵方備早餐。聞回兵進攻。即攜械奔逃。未數里聞有督隊進者。旋復趕回。時虜予者不知何往。被第二者渰率而去。行至上末村北。見城回馬隊飛馳而南。兩旁翼以步兵。槍礮如雨點至。漢兵見之。復行奔逃。沿途屍骸橫陳。擁擠踐踏。瀕危者數。跣足奔走三十里。是夜麟與鄉民數人宿於關北茨籬之下。竟夜大雨。衣

袴盡溼，且不食兩日。厥明各自分散。因同宿者有一逃兵，見予與鄉民不類，詢之鄉民，亦不認爲同類。於是又被第三者之逃兵牽率入關。至則始識爲楊國發之文案處。是日爲初九日。自傷遭際，悲從中來，乃於僻地撫膺痛哭。不知此日此時，即與吾最親愛之母親生死永訣之日時也。居數日，偶出門遇尹大姑母之子阿方表兄，引至其家。晤二叔父母二姑母及靜弟妹，始知母亡凶耗。伯兄因主任黃家坪鹽局事，不能久留。乃奉貲二叔父母，令麟與妹寄食其家。不意兵燹甫經，時疫旋作，家中無人不病。二叔考柳二姑母宗濂堂兄定安堂弟煥弟堂妹靜弟胞妹，數日間先後病逝。時有一二奸人偷售藥彈於賊，而宵小遂欲波及難民。楊玉科不察虛實，下令無論男女老弱，限三日悉逐出境。先公時在玉科幕中，委任編制上中兩鄉保甲事宜。出與力爭，願以身家擔保。兩鄉難民故得不逐。委辦下鄉保甲係同邑知府李某，奉行惟謹，不留一人。麟時大病未瘳，乃與二叔妣宗泗宗郃兩堂兄攙扶出關，三十里程步行兩日，始抵鳳儀縣城。是後兩足浮腫，步履維艱。洎腫消退，全體瘦削如柴，席地而臥，尾閭骨等處皮肉皆穿。加以飢寒交迫，體愈不支。幸楡城攻克，先公因謁岑襄勤毓英至下關。麟亦由鳳儀來，父子相見，有如隔世。先公乃令人負麟先行回局。時先公總辦大理軍需總局，地點在林邑村。至則與叔兄宗瑩相見，悲喜交幷，呼兄呼弟一語外，哽咽逾時，不能出聲。延華亭族叔診視，謂疾危甚。藥餌一切，叔兄看護周至。旋移入城，日久始能健步。嗟乎，予生平所受之艱難困苦至此而極。以故數十年來，隨在知足，不敢稍縱，誠上念父母，下及本身，丁茲亂世，此情此境，終身弗能忘也。

十二年癸酉十四歲。兩髖復生瘡癩，廢學已三年矣。地方初平，諸凡建設均不可緩，先公日與岑襄勤諸公經營擘畫，日不暇給。祠房經回拆毀，玉科早有所聞。城未克時，曾許送給逆產一院。嗣後屢經催問，先公均未暇及。迨伯兄卸事歸來，始行訪擇。多許巨宅，先公皆謂吾家人少不宜，但覓得今善仁坊弟宅，謂爲適合。彼時僅北樓三間，東平房一廈，廚房一間，其餘房

屋及西面地基。皆日後伯兄增修增購者也。先公嘗撰門聯曰。鴻鵠欲伸千里志。鷦鷯先獲一枝棲。六月先公以地方
善後大體具備。而寓省族伯泉若公以手足闊別年久。屢函約會。乃借鄉試事。將地方公務辭卸而行。惟沿途甫經兵
燹。多無旅店。宿於野次。以積勞之躬。感受風寒。至省則精神頓減。病日以增。延至七月十二日。竟棄不肖等而長逝。嗚
呼。族伯來信。謂我念汝父係弟兄中苦節之人。我豈忍薄待於他。又謂汝父所需藥餌衣衾棺木等項。是爲伯獨力認
承。以盡宗族弟兄之情。汝弟兄不必慊然。此恩此德。願與子子孫孫永矢勿諼焉。　十三年甲戌十五歲。與叔兄從胡
葉封師如桐肄業。　光緒元年乙亥十六歲。從胡葉封師肄業。　二年丙子十七歲。仍從胡葉封師肄業。　三年丁丑
十八歲。從伯兄宗洛肄業。　四年戊寅十九歲。從伯兄肄業。六月應科考縣試。邑令爲秦壽彭述先。長案取列第二名，
九月府試。郡守爲河南郭懷禮。長案取列第二名。　五年己卯二十歲。三月院試。學院李少東珉琛。取列第四名入學。
是秋伯兄赴鄉試。即代教讀。秋闈榜發。叔兄宗瑩中式。　六年庚辰二十一歲。請陳霖蒼師改文。先公門生趙治大井
旁人。其戚居太和村者。言當兵亂時。有一城中婦人。卒於某宅。後葬於村首某地。某老嫗曾親見之。伯兄親往詢問。所
言身材面貌衣服一一脗合。乃具棺啓視。骨相宛然。腋下一琥珀鈕猶是先妣佩物。乃改葬於應樂峰麓。　七年辛巳
二十二歲。請王明生師改文。　八年壬午二十三歲。科試考列二等。鄉試未第。　九年癸未二十四歲。學院丁桐生立
幹歲試試前。親友間有謂伯兄業經補廪。考列一等必須覆試。徒勞而已。何如與乃弟換卷。成就其名。極爲慫恿。伯兄
心動。入場即覓麟言換卷事。麟執不肯。榜發伯兄名列一等第三。麟列二等第一。後伯兄向華亭族叔言之。承嘉奬曰。
爾誠不愧爲周氏子孫也。　十年甲申二十五歲。與同邑趙徵遠公圖南女趙氏結昏。麟少失怙恃。受伯兄劍公培植
以至成立。科試考列一等第一名補廪。　十一年乙酉二十六歲。在家設館授徒。鄉試未第。　十二年丙戌二十七歲。

在家設館授徒。十一月學院戴少懷鴻慈歲試。適大病未入場。 十三年丁亥二十八歲。就巴縣王潔之永廉教讀館。閏四月二十四日卽紀元前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長女汝嫺生。 十四年戊子二十九歲。科試考列一等第二。取調經正書院肄業。一日陳西道席珍月課。點名時謂麟曰。此次戴學台調你晉省。桂香雨太尊臨行。亦囑我敦促爾。言到省可寓渠雲南府署。實在幾時去。麟應之曰。不去。陳怫然曰。一經品題。便成佳士。何言不去。又一日西雲書院核賬。(麟是年任學長職)陳復對在場衆紳曰。周瑞章人真拘泥。我嘗請他閒坐。他總不到。有司衙門或因避嫌。西道衙門是無嫌疑的。轉向麟曰。你不肯到我處。可到李毓芳處。(李時爲陳之子教讀)你一到我就來同你坐。緣當日地方長官。皆博愛士之名。凡後生之有進步希望者。卽極意籠絡之。而地方人士亦希寵梯榮。以得交接長官爲幸。不知士各有志。不可强同。麟嘗曰。人以見官爲榮。我以見官爲辱。蓋生性使然也。鄉試未第。 十五年己丑三十歲。在趙宅設館授徒。 十六年庚寅三十一歲。在趙宅設館授徒。室人趙氏條患目疾。因此失明。家事不能治理。外姑楊太夫人憫念女兒。商令移居其家。麟不得已允之。每年醵貲爲火食費。此後七年室人毋女皆負累毋家也。叔兄會試中式。點卽用知縣。籤分廣東。 十七年辛卯三十二歲。在趙宅設館授徒。數年來束脩外。復增考課膏火筆貲。儘足自給。鄉試榜發。中式第五十九名。房師王潔之永廉。正考官南海戴少懷鴻慈。副考官懷寧王問山嘉善。先是叔兄欲接眷赴粵。惟無妥人照應。乃與予預約。如鄉試中式。卽先行送眷至粵。然後航海赴京。于是摒擋一切。十月十八日起程。由貴州廣西至粵。撰有辛卯北上行程紀略。 十八年壬辰三十三歲。正月初九日抵廣州省垣。與叔兄晤。且兄眷少長平安抵此。不辜所託。曷勝欣慰。二十七日啓行。二月二十一日入都。寓珠巢館街雲南會館。榜發落第。留京就前雲南巡撫張凱嵩家教讀聘。開館甫數日。而河南河道桂香雨霖之聘書又至。桂滿洲人。植品甚高。居官廉潔。知大理府事時。每延見地方士紳。必詳詢予之家

世年歲。且時邀予到署晤叙。麟俱謝之。戊子鄉試場畢。卽使人索文閱之。謂其必中。塡榜日。逐名翹盼不獲。曰。必在五魁中。（向例塡榜從第六名起後塡五魁）又不獲。乃書文稿後云。如此佳文。當共欣賞。何以不中試官。天竟何如。命竟何如。深爲扼腕。此次來京。又親到會館晤談。復贈卷摺多本。抵河道任。聞予留京。卽函託其友人陸鍾琦鍾岱代雇車馬。敦促赴豫。予以甫受張氏之聘。仍婉謝之。桂嘗對人曰。我宦滇多年。得士二人。周石君張鐵青（名諾昆明人鄉試同榜）也。如此隆情。非僞託好士者比。故表之以志予感。　十九年癸巳三十四歲。留京仍就張氏教讀館。　二十年甲午三十五歲。仍就張氏館。伯兄考選歲貢。那拉太后方大舉六旬萬壽。京內外極力鋪張。時日本入寇朝鮮。戰事倏開。我師水陸俱敗。謠言蠭起。京城中人南遷者車馬塞途。延至九月叔兄電至促令赴粤。乃辭館與周蘭坪楊席侯結伴。由海道歸。　二十一年乙未三十六歲。叔兄署理新會縣事。勸予終止會試之行。赴任襄助。其缺繁甚。兼以容李鬭案。日不暇給。卸事後叔兄分給予銀約四千金。加以歷年所得俸金學租薪水。以此稍置薄產。並放商生息。每歲所入。除開銷外必須存有贏餘。又以所贏之數。陸續放商上賬。增置田鋪。然此皆予平素謹小愼微。積銖累寸。不與家人婦子計怨望。不與地方闊人鬭奢華。儉約自奉。以至於此。　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七歲。在羊城娶妾盧氏。刊先公巢雲山館詩存。十一月取道南洋緬甸騰永歸里。撰有丙申歸程紀略。　二十三年丁酉三十八歲。正月二十五日抵家。初寓崇文街。娶妾楊氏。氏早經聘定。因多年在外。故延至今。七月典仁厚里楊姓宅。典期十二年。略事修補。始移居之。十月北上。取道黔湘鄂滬航海入京。二十四年戊戌三十九歲。二月抵京。會試榜發落第。四月出京赴粤。旋取道南洋緬甸而歸。　二十五年己亥四十歲。地方不識蠶桑利益。因剌取古今成法。爲栽桑六則。養蠶十四則。名曰桑蠶易知。刊布數千册。冀開風氣。　二十六年庚子四十一歲。二月二十七日。卽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長子偉生。（盧氏出）五月初四日。卽紀元前十

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次子俊生。（楊氏出）地方風氣閉塞。點種牛痘一事。多不識其益處。乃與族弟輔廷倡首。醵六十兩。輔廷二十兩。其他如趙霆若諸君各三兩五兩。共捐銀百兩之譜。設一牛痘局。延何寶森任之。每日隨到隨種。富者略收謝資。貧者分文不取。如是二年。風氣漸開。習此業者不少。始行停辦。

二十七年辛丑四十二歲。正月十八日攜妾氏盧及偉兒赴陸良學正任。同寅副學沈某。楚雄拔貢生。居是任十有七年。彼此初會。承其關照。謂予曰。吾儕在此。無他。祇要與堂翁合宜就好。予駭問曰。君所謂堂翁者誰耶。曰。州官也。予示之曰。稱州縣為堂翁者。彼之屬下吏目典史等輩耳。君不觀學政全書乎。學官一職。凡拈香祭祀兒督撫均與州縣同班。不惟在雜職位上。且在佐貳位上。今甘與吏目典史為伍。未免有玷清職。言已。竊思予生平所以不願作官者。非闇於民事也。若本此天良此學識。當可對得百姓。奈生此傲骨頭。實不能承奉長官。故傳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今則對於同寅之有權勢者。亦以長官事之。更難乎為情矣。居恆視學官尚清高而可為者。於是為之一阻。迨歲試院考。八屬學官十餘人均到。聚談之間。其闒茸卑污。可憐可鄙。至稱州縣為堂翁者已成普通名詞。罵不勝罵。及派監場。予則獨坐己位。或更番巡視。盡我監場之職。若輩則與承差並坐談笑。不以為羞。反以為榮。居恆視學官尚清高而可為者。於是又為之一阻。至科試州考。由學署彙名造案頭場學官頭門點名。州官二門點名。此向例也。爾時彼此由客堂出。步至二門。州吏目某行予後。微牽予衣。予佯若不知揚長而出。坐定。乃問書記曰。此間向來學官亦對州官參堂耶。曰然。點名畢。自思予若無言。彼尚謂不諳儀注。乃對黃牧曰。定例教官與州縣同班。此國家崇儒重道之意。予居是職。惟知遵守儀注。奈不能同流合污。隨班逐隊何。黃遽應曰。不要緊不要緊。予嘗謂滿清官場。卽實習驕諂二字。有權有錢者驕。無權無錢者諂。相習成風。無所不至。可慨也夫。署中課士。則訂每月一次。並撰陸邑學約。內分正心慎習體教博學操身學文六則。頒布諸生。共期遵守。向例

丁祭由學官辦理。應用器物。先期則向市中攫取。或僅給半價。麟出示減免之。概給實價。

二十八年壬寅四十三歲。七月初十日。卽紀元前十年八月十三日三子保生。（堂氏出）伯兄次子汝敦鄉試中式。時地方州縣官。無上司處卽夜郎自大。麟對之毫不相假。如拈香祭祀。候數分鐘不到。則先自行禮而歸。新任楊某。貴州甲榜。更恃才妄誕。一日謂地方紳士曰。我們貴州前岑襄勤於明倫堂之上建一催官閣。後發兩名狀元。現在我於本州明倫堂上亦仿建一閣。使你們地方亦發鼎甲。無論何地方。庸庸者必占多數。聞此等話。焉有不贊成者。未幾大小木材充塞學署之前。將興工矣。予使人告之曰。做官各有職權。有司官民刑錢穀事件我絲毫不相干涉。至於學校中事。非先商經予之許可斷斷不行。嗣倩人屢商。均未允之。至明春予辭職歸。所有木材尙堆積署前也。

二十九年癸卯四十四歲。靜念仕途蕪穢至此。初以爲教職一缺尙爲淸高。一入其中殊屬不然。尙不及早收帆。非目染耳濡漸喪所守。卽所如不合齟齬時聞。於是借故辭職歸楡。遂我初服。後二年停罷科舉。教職始裁缺也。汝敦姪會試中式。分發廣東卽用知縣。仁厚里典宅期猶未滿。原主楊姓卽欲變典爲杜。屢次請憑關說。因索價太高。予乃另向沈李兩姓購定西城南北兩院。楊聞情急。乃亟請憑說合。定價立契。旋復翻異加價。計前後產價暨稅契合紋銀一千四百九十三兩零。契內係載麟與叔兄兩人名義購買。査該原主楊姓計畫。初以典期未滿不能不向周姓議杜。旣售與周姓。則范姓借款可以不至扣還。繼見周姓所撰契稿。係范周兩姓承買。且言明必扣借款。則一變爲祇願賣與范姓。冀使周姓典期無效典價無着。嗣經中人責備。則又欲騙利息。言琇翁做官何以重利盤剝。（借銀書契時自寫月息一分）欲不扣借款。則謂契內已注明並無私債準折。（原因議價而曰私債）終由中人見其死不干休。乃於立契書押後勸再加銀六十兩。然仍不滿所欲。此後則恨周姓入骨。時施其種種離間骨肉之術。（始終爲扣此借款乃發生種種口舌予今知悔矣）小人之可畏也如此。計叔兄支項除扣由粵借款本息四百五十兩。由楡兌

交二百九十二兩零。二共紋銀七百四十二兩零。麟支項除扣典價三百五十兩。找補產價二百二十二兩八錢零。稅契八十三兩四錢。支墊翻蓋南北兩屋九十四兩七錢零。四共紋銀七百五十一兩零。此二十六年庚子十二月事也。現將前購南城脚舊屋移建西南園地。一切甎瓦木石。拆卸搬移煞費心力。並添新料大半。建造正樓三方。角房四方。平房一方。大二門兩道。計爲時二年。糜費二千餘兩。始得落成。　三十年甲辰四十五歲。二月十五日。即紀元前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次女汝媞生。（出嫁孟）學部通令。各省地方設立學堂。公議售坐落昭文里城區公房爲設備經費。就林文忠祠增建樓房十六間。并酌修內外置備器物。撥叛產田畝及公茶店下關渡口各租息爲經費。時太和縣令自爲總辦舉麟爲副辦任其事。南鄉陽南橋衝壞已久。每遇夏秋河水漲發。徒涉者人馬失事不少。乃商之趙星橋君俾肩督修之任。麟捐銀十兩以爲先導。又於城關兩地商號力勸資助。趙君亦始終其事。告厥成功。二十年來民未病涉矣。又二十八年間阮大定署太和令時。派其家丁顧郭二人。出鄉丈量田畝。復句結各鄉劣衿劣生通同舞弊。據其稟稱四月有餘一律丈畢。熟田之內共浮出一萬三千餘畝。藩署據稟札令升科。地方紳民兩次邀免無效。將隱忍受之矣。麟聞之曰。此非指控阮大定不可。且空言邀免。何濟於事。須引證歷史。根據實事。使駁無可駁。方冀奏效。乃與伯兄商定呈詞。並邀約城鄉人士之願列名者各書花押於己名下。衆以北鄉張某標進士頭銜。推爲首名。渠已允許。迨公呈遞進官署。其門房見有張名拒而不納。曰。昨日張大老爺親來言過。錢糧事件他未與聞。爾時伯兄遠在順寧。幸先已言及如他人不願居首名者可以用之。於是乃以伯兄居首。再行投遞。公呈遞未幾日。有北鄉趙某者布散謠言。謂錢糧[illegible]係重大。從前人民出而干涉者。某某充軍。某某監禁。某某抽攤筋。信口開河。於是前願列名者至此則多恐惶股栗。麟乃召集列名諸人謂之曰。事分是非。不可耳食混爲一談。此事在我們所持理由甚正。非從前愚民鬧糧之比。（光緒同道）

鄉民因苛征結衆鬧捐將收捐某某房屋拆毀身體打傷結果逐名獲罪如趙某所言者且大家都是爲公。非徒爲私。若分彼此。鄉間田多城內田少。再約言之。鄙
人現在僅有田十一畝零。即悉數被阮大定攫奪而去。有何不得了的。總望大家安心定志。無庸恐惶。隨事有倡首之
人去做。即萬一科罪。到了彼時。儘可諉之倡首一人當之。此刻萬勿紛擾也。演畢。二十餘人不贊一詞而散。幸公呈既
遞。由縣轉省。不日回文。允作罷論。以當日每石收納八兩餘計之。每歲約省萬元之鉅。雖然人民之脂膏幸得保全。而
其實爲一般劣衿劣生所怨毒者已不少也。　三十一年乙巳四十六歲。經縣令聘任大理中學堂正教員。太和城立
女子兩等小學堂之設。實開風氣之先。是年春伯兄劍公發起。麟與陳文政王巨卿楊洪智諸君助成之。借考棚爲開
辦地點。撥城內培英堂卷金項下田鋪店房租息爲常年經費。至是年冬中學堂外六屬額幫經費積欠一千有零。而
六屬又額外加送學生。蝕虧之數亦統計一千之譜。堂中經費因此支絀萬分。虧欠纍纍。會計員楊文佐再四呈請府
縣嚴催、祇是罔應、無計可施。廢商之堂中共事人員。乞代鼎力。時值吾邑集議推廣小學堂事。城鄉士紳大多數集會
公所。麟因楊君之請託。代將此事報告。當經大衆議決。謂此事必須稟官另籌辦法。以免一邑學堂牽掣破壞。呈稿託
麟撰擬。此第一次之會議也。及予呈稿擬就。報告大衆。涂文英君曰。呈中措詞甚好。惟不諳公事辦法。須將呈尾要求
各設中學提前作正筆。飭令清解幫款移後作陪筆。說緊一步。及至落點。方合要求目的。呈稿請另改過。衆皆贊成其
說。麟曰。改稿甚易。但如是措詞。六屬必起而爭執。彼時務須合羣抵制方可。衆曰。此是合邑事。不僅是學堂中人事。且
此事不發動則已。發動必非一呈得了結的。於是一次首名舉麟。二次爲趙澤溥。三次爲涂文英。取具各人花押具詞
呈遞。此第二次之會議也。公呈遞後經雲貴總督丁批云。定章中學堂各州縣均得設立。更望紳民自行私設。多多益
善。與小學堂情形相同。初不必專望官立。亦不必定須府設。不過無論如何爲難。每府必有一堂耳。其實按照章程不

難遵辦。其如官紳士民之漫不加意何。且僅僅由府設立一堂。各屬士子就學必多不便。不如自行設立之爲愈也。該縣中學堂。既非各屬公立。幫款亦多蒂欠。自以各自籌設爲是。仰雲南學務處卽飭大理府督同各該州縣遵照辦理。勿再誤會觀望。切切等因。又經大理府陳通稟。奉督部堂丁批。府城中學堂本太和書院。原有經費。亦係該縣一邑公款。自應作爲該縣一邑中學堂。各該州縣苟不以爲遠。而又力難自設。各願幫款送學亦屬可行。茲稟擬各該州縣各送學生二名。卽由學生帶銀一百二十兩。每名以四十兩爲率。卽入堂肄業。亦尙平允。如力難籌費及不願送學。或能自設者聽。仰雲南學務處查照飭遵等因。由是太和合邑紳耆士庶遂於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稟知郡邑兩尊。更立太和中學堂區額。是舉也。蓋以房舍田產的係太和一邑公款。而六屬歲幫額款亦復欠繳多金。若再因循必至破壞。勢處萬不得已。乃出此各設中學爲維持之計。刻事事合衆而行。遵官辦理。在太和不惟證據占優勝。公理亦占優勝也。孰知六屬不識已非。恃有金錢魔力。旣賄買委員熊辰昶。復借熊賄買錫良之文案某。假傀儡官銜。憑空枉斷七條。錫良者行尸走肉耳。後雖醒悟。終泥官無悔判。不過將熊辰昶借案劾罷而已。太和之寃案終存在也。究之六屬縱如何抵制運動。猶可說也。所最歎息者。吾邑人士當爭訟之時卽內奸迭起作種種之破壞。失敗之後則人人卸責徒冀諉過於所推之首名一人。縱百般激刺。興奮無從。語云。壓力愈甚。漲力愈高。茲乃洩氣之球。一經壓力。癟而已矣。何漲之可冀哉。噫。四月初七日。卽紀元前七年五月十日。三女汝嫥生。出盧氏

三十二年丙午四十七歲。任太和中學堂正教員。七月二十六日。卽紀元前六年九月十四日。四女汝妅生。出楊氏

三十三年丁未四十八歲。纏足之風。城市尤甚。且謂女足不纏。將來無人聘娶者。惡俗之爲害也如此。麟乃約會同志。設立太和天足會。幷手擬規約。且令家中婦女已纏者釋放。未纏者卽行天足以爲之倡。十餘年來吾邑婦女盛行天足。風氣大轉。裹纏者寥寥無幾矣。

三十四

年戊申四十九歲。任縣立高等小學堂堂長。校內缺操場。學生體操須至雷祖殿前。麟向南門公處議妥。將校西北隅閑地一區讓出闢爲操場。十一月初一日。卽紀元前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五女汝炤生。出楊氏 宣統元年己酉五十歲。任縣立高等小學堂堂長。年來整頓各處公租。經收不力者更易。中飽者侵蝕者勒賠。如岑楊生祠等。歲收經費大增、然爲地方小人怨毒者已不少也。長女汝娴與李氏子生池結昏。 二年庚戌五十一歲。是冬城自治成立。被選爲總董。兼縣自治經費委員。屢辭不獲。乃宣告暫行擔任一年。此一年中因經濟困難。無甚成績。略紀如下。一改良春醮。城區每逢二月十三四五等日做春醮會。佛事道場喧鬧街巷。直至末日。名曰迎會。裝扮許多蛇神牛鬼。四城出遊。實爲惡俗。本會議改爲太平春社。禁止佛道一切。專以賽花鬪巧。以及各種美術陳列。立異日實業賽會基礎。一設閱報社。城自治經濟困難。常年經費現無着者尚多。麟願捐此總董一年薪金。向滬上成都滇省等處訂購各種報章。並製備几凳、創設榆城閱報社。以供衆覽。一設宣講所。本區設宣講所。頭班已畢業。續開第二班。共學員一百四十六人。一修理城自治公所。宣統元年已設立籌辦自治處。惟該處於城自治經費及處所概未籌及。至二年冬董事會成立。始議借考棚。逐漸籌款修理。一整理街道。城區居人凡遇修造。每多侵佔街路。復於門前搭蓋棚廠。以故道路日愈狹窄。本會將該件列爲議案。交議會議決。定立規約實行制止。一分設小學。城內公立初等小學。本係四門各設一堂。近因西南兩門教員自圖暇逸。竟將兩堂合而爲一。至今三年。無人過問。茲本會將此件交議會議決。南門舊義學房舍作爲南門初等小學堂。並籌款修理完好。實行分校。一修治道路。城內街道缺壞者多。現議決由住戶人民各自醵貲限兩月修補完好。逾限不修者由董事會代爲僱工修補。其修費仍責令該住戶如數攤給。一整頓工業。太和工情渙散。團體毫無。祇顧目前。苦窳賤售。詐欺爲能。信用喪失。其成敗利鈍關係甚鉅。因交議會議決。知會商會分致各行。訂立

見約以冀維持。一改良街段。本區舊日分鋪。雜亂不清。茲自本年調查戶口始另行更正。其城內以南門口至北門口爲橫綫。東門口西上至壽春街西口。北過朝陽南巷。由舊縣學巷西上安仁坊。出口南過崇文街。出口西上富安坊長慶里至城埂爲直綫。其四隅分爲東南第一段。西南第二段。西北第三段。東北第四段。城外亜邑村甘家村至瓦丁鄉爲東關第五段。南北甲爲南關第六段。大紙房至上下水碓爲西關第七段。文筆村至洪家村爲北關第八段。又城內各街巷舊名、有俚俗不堪者。有無可稱謂者。有假借隣近衙署寺觀爲名者。殊不雅馴。卽調查亦多不便。因編定街巷新名揭示要口。

三年辛亥五十二歲。七月初九日。卽紀元前一年九月一日。四子俁生。出楊氏 九月初九日滇垣光復屯至大理。郡守周安元縣令胡懋芬祕不發表。惟與巡防營員等密調分防各營回榆爲抵抗計。陸軍協統曲同豐偵悉乃召周胡詰之。安元等知事洩。乃於十二日卽紀元前一年十一月二日午召集地方人士到府署會議。意欲聯合地方以厚其抵抗力也。彼時府閒縣胡參將李桂芳防營管帶趙勳泰等先坐候。地方人士至者。予與叔兄琇章周叜王巨卿李文源張汝厚楊上培趙紹周八人。出電傳閱畢。懋芬曰今請諸君至。卽商對於此電從違如何。衆默然。移時復問。疇曰、現今大勢所趨。在於實行革命。光復神州。時不可失。今日之事。須與陸軍協商。吾地方人士之動止。一視陸軍之在右而已。府縣等聞之。嘿然移時。嗣邀曲同豐迭催不至。衆惟默坐。莫展一籌。疇復言曰。觀此則彼此情志。尙未溝通。曲君未必能到。刻下危機一髮。若再遲延。必至變生不測。何若官紳同往謁之。以表同情。衆贊成。至則曲寓戒嚴。軍隊亦悉數布滿街市。入座後。曲卽問服從與否。叔兄曰。能保民者無不樂從。曲首肯者再。乃偕官紳詣府署前廣場。向軍士宣布革命保民宗旨。士紳相繼演說畢。曲卽分軍隊駐四城要衝。旋向府縣曁綠防營員曰。君等所調之兵。計已在途將如之何。勳泰亟應曰、當飭令各回防地。於是仍回府署。俯時標統涂紹烈一二營管帶孫紹騫蔣輔丞提督

李福興中學監督由雲龍先後至。共商覆省電文。並約次日會商善後事宜。時已夜十二鐘始各散歸晚餐。濒行。曲向衆言曰。彼此同情真是好極。否則今日之事不堪提矣。光復之明日。滿清設置之官吏。至是均失効力。議由縣城兩自治佈告光復大義以輯衆心。議設迤西自治機關部。十四日公推部員。被舉爲參事。屢辭不獲。分任財政職務。與同志諸人倡首剪髮。并通告三日後不剪者派人四城執行。以故剪髮一事大理爲諸郡先。未幾騰永軍陳天星等。率其黨徒四出擾亂。雲龍喇井順甯雲州蒙化之被兵者紛紛向部求援。其他各屬之未被兵者亦紛紛向部請領槍械爲防衞計。且該正兵已抵漾濞。美其名曰至大理參觀。斯時也。內地匪類暗被句結。號召黨徒到處開會。居民大駭逃徙絡繹。曲同豐已避禍出走。部中人員乃協同標統孫紹騫內安外攘。隨機應付。不旋踵而諸路悉平。大理禍機萌動者再。卒銷弭於無形者。部中人員未始無尺寸之勞也。十一月初四日李師長根源西上。機關部卽於是日裁撤。存款數萬請交李接收。李上其事。麟由軍政府奬同正校尉。暨銀質光復功章。更有一事足紀者。吾邑田賦。經滿清貪汚官吏巧立名目。每石糧竟折銀八兩有奇。隨征之積穀鐵路夫馬團費錢一千條糧票錢一百。混入折征。共加征銀二兩四錢。爾時麟在部中。以爲機不可失。以地方全體名義。手撰呈詞。屢次電省請免浮征。財政司以事關通案。該縣不能獨異。幾經批駁。嗣陳明此等浮征。正惟是本縣獨異。非通案之比。財政司駁無可駁。始覆電允許。知事秦恩逑與鄉間虎衿楊某趙某等猶從中舞弊。匿不發表。轉電請照舊征收。嗣麟知之。向秦索電。秦約期到縣自治公所相晤。屆時麟至。秦與地方人士十數人在座相候矣。秦出電閱之。財政司覆電紙後黏一秦函。略言財政司雖覆電允准減免浮征。在愚意仍以照舊征收爲是。請速議覆以便呈覆省司。是盼等語。秦函之後。黏楊趙等覆函。揑稱業經公議表決。公祖所見甚是。卽請照舊征收云云。麟閱畢。詰之曰。諸君所稱業經公議表決。是何日期。在何地點。到會者何人。請示知。何以我

等不得與聞。秦作色曰。我初到此地。不知地方有甚麽人。以縣參事會爲地方重要機關。始交議決。麟曰。先生固不知。試問若輩亦不知耶。此何等事。徒以二三人見好長官。尙假公議名目。抹煞大衆。不知此事經予箇人費若干心血。始達目的。茲乃經若輩輕輕一足踢翻。此先軫所謂武夫力而加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者。鄙人是斷斷不能干休。趙某猶強詞曰。我們用他報効軍政府。麟曰。何不以君私財報効。而以地方人民脂膏耶。秦見此事不易轉圜。始下氣曰。兄弟初抵此地。即見官紳不和。也不好看。此事業已稟覆財司。一時頗難措詞。惟有權且照舊征收一年。一年之後。兄弟認承將此事挽回。諸君認可不認可。一堂之人皆曰認可。麟獨默然。秦曰。先生請認可。麟曰。空言無據。無從認起。秦急遽曰。一年之後。我秦恩述如不將此事挽回。即死於此何如。麟曰。到彼時果挽回來。認可不遲。事後若張尙嘗議曰。周某很滑道。逼使地方官(即民國時代若張將稱爲公祖者)發誓。一年之後(地方人知有黠貳好惡貳是非此一年浮征當向楊趙等罰賠)更復詳陳軍府。始經批准。自二年起條糧并征。每石共征銀幣四元四角零一釐。其隨征之夫馬三百串費三百票錢一百五十統以銅錢收納。永爲定案。噫。世人嘗言滿清官吏例必隔省。故情義不屬。祇知剝民不知愛民。予曰。不然。夫人亦惟視其能葆此天良否耳。苟天良未喪。即適異國。有如家庭。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否則獸性是張。專噬同類。若前述之某某。前既虎倀阮大定。今復狐媚秦恩述。有出而保障人民者。反以讎敵視之。慫恿鄉部自治人員捏造七大罪狀。朦控各署。欲罝其人於死地。而鄉部之各自治人員。亦以畛域關係。變德倒顚。一味盲從。吠聲吠影。幸鄙人平素謹愼小心。脚跟立定。公堂質對。件件虛誣。不然必爲一般土豹所吞噬矣。誰謂公道尙在人心耶。

中華民國元年(辛亥至壬子)五十三歲。城區經費前因辦學辦警。幾經提撥。其有餘未盡者。又因縣自治舉辦在先。早爲捷足攫去。至舉辦城自治則拮据萬狀矣。夫凡百公款非錢不行。尸位無爲又非素志。前所選任之總董辭不獲命。僅許試辦一年。今履約辭退。旋屆議長改選。又被

遷爲城議事會議長、兼自治經費局委員。仁厚里街路、予來居後、丁酉歲曾修整一次。十餘年來居戶縱放豬畜作踐不堪矣。今乃爲二次修理、並將路心石加寬。（加送數寸寬石條）共捐給工料銀七十餘元。二年（壬子至癸丑）五十四歲。警察總局經費。分縣城兩性質。去歲縣自治推廣警察、徑將總局舊有經費剖而爲四、共之在鄉三區、於是城區警費陡然不敷、城董事會杜王兩君門攤戶派已一年矣。詎知總局經費。屬合縣性質者。如坐落賓川洱源本屬田租本城鋪園租是。年僅得六七百元。屬城區性質者。如屠行捐官肉折價升斗茶酒店燈香油等捐是。年負擔一千二三百元。經麟一一駁出。城區人士始各恍然。鄉區人士怪予何爲獨醒、銜恨次骨。某日在議場之上、衝突最烈。幾至用武。麟雖一人。敵雖衆多。然事實顯然。誰能誣抵。駁詰至詞理窮屈之時。始由嚴鎭圭君發言、今後三鄉區願自行籌款辦理。於是共之三鄉之舊有警款始得收回。城區門攤戶派之舉亦得停止矣。十一月二十八日。即癸丑十一月初一日。五子倬生。十二月八日午前八時槍聲突起。咸以爲異。轉瞬間叛兵滿城。刼餉械局。攻中學校縣警兩署、搶掠一空。始知爲三營步兵叛變。是時文武各官悉逃。居民皆閉戶不出。麟早飯方罷、因思此等禍變。非出維持不可以已。路過張其智君宅。即約赴城自治公所。總董董事皆未在。轉詣縣自治公所。各參事員亦未在。皆亟命所役狎召之。有頃總董王汝楫君至。問何事相召。麟曰。現在變兵如失巢狂蜂。全城鼎沸。如延至夜間。肆行刼掠。地方糜爛矣。愚意其必有爲首者。吾輩代表地方往見之。要求以衛民爲要義。或做得到。如各關門避禍。則大不可。佇候久之。有書記程某至。言變兵擁楊春魁爲僞總司令。入居旅部。王君謂麟曰所招之人皆弗至。在此癡待。不如歸去。晚上再會罷。麟不得已各散歸。然此心仍不安。乃與叔兄相商。中校校長李厚本君所用校役多人。或便於召集地方人士。盍往商之。至則李謂員生死傷數人。役使尙不敷用。弗許。麟曰。旅部電話通否。曰通。於是由電稱地方士紳。欲見你們總司令。答曰。請。但李君復不肯偕行。惟

我兄弟二人。代表一邑地方。不成事體。乃邀該校文牘蔡時敏。行至中途。見張德榮君亦約同往。相見之下。麟謂春魁曰。余等代表地方要求約有二事。一請保持地方安甯。一各營長官死逃殆盡。全城兵士紛無統紀。延至夜間。如有一二焚掠。即由全體名譽。請速推各營首領以相維繫。入夜悉歸營房。禁止在外游行。春魁一一許諾。是夜幸無事。九日地方人士集議舉辦民團。槍械由餉械局借用。春魁初已允許。十一日民團齊集。向楊領械。忽疑忌不發。延至翌日。始言須先由地方爲我電省疏通情意。詢其主旨如何。曰。有我起義通告在。於是會商此電。措詞頗難。先由李文琴周澤兩君撰擬。衆閱之皆謂不可。麟所擬者。庚日駐榆步兵。以加糧加稅有害地方。出而舉事。推楊春魁爲總司令。地方人士爲保護合邑生命財產計。組織警務民團。推舉李福興爲總團長。專此奉聞。懇即示覆。大理自治全體文等語。衆皆稱善。稿送入。始發械。春魁即對李福興諸君曰。此周某手筆。蓋已有偵探報知也。春魁復延予長其祕書。日到門催請數次。又費若干脣舌。始謝卻之。此十五日對此問題。不卽不離。費盡苦心。始不至於決裂糜爛地方也。

三年癸丑至甲寅 五十五歲。長子偉中學畢業。地方議修大理縣志。元年冬設局。推舉麟任分纂。茲復推爲總纂。固辭不獲。此事因經費之支絀。兵變之中斷。胥小之破壞。審核之稽延。蹉跎數歲。終底於成。亦云幸矣。

四年甲寅至乙卯 五十六歲。辭退經費局委員職務。此第六次也。辭文中言局中一切錢穀出入。向由同事委員趙攀雲及庶務員李國祥專任經管。麟如用錙銖薪水。皆向領取。麟所任之文牘及交涉一切等等。並無經手不清事件。自今日始。卽身不到局。與該局斷絕關係云云。如此乃得卸脫也。年來體力就衰。且多疾病。愛鄉之心志雖切。尸位之責備堪虞。自是以後。地方凡百職務。皆不願擔任。選舉之間。賄賂公行。人格掃地。故不望人選舉我。我亦從此放棄其選舉權而不願選舉人也。次子俊電政學校畢業。

五年乙卯至丙辰 五十七歲。

六年丙辰至丁巳 五十八歲。

七年丁巳至戊午 五十九歲。地方米貴。辦理購米平糶捐銀

二十元。三子保中學畢業。 八年（戊午至己未） 六十歲。次女汝媞師範學校畢業。營己身及室人趙氏生壙於光英峰。手記其事。略言予之自營生壙者。其意義有二。諸子稍長。皆令求學四方。共晨夕者婦孺已耳。有所豫備。則倉猝之間。庶免累人。地方風俗。侈靡異常。家有死喪。停柩庭內。泥風水。拘時日。營齋奠。宴賓客。復自製碑志銘旌輓聯輓帳。多多益善。當世偉人政客銜名、競相誇耀。綜其費貲。虛糜者十居九八。在富人鬬靡誇多。金錢固所弗惜。貧者亦質衣物。售田廬。苦撐門面。以爲不若是不足以對人也者。若夫地方公益。稍冀補助。則告窮告匱。不拔一毛。嗚呼。社會觀念國家思想之薄弱如是。所以一再風俗之改良。（開大改良風俗訂立規約皆余等倡首） 不旋踵而即經人破壞者。可勝慨哉。余行年六十。子孫十人。處茲社會。大都我行我法。任人非笑。雖不敢謂立身行己。自具本末。然流俗中種種慣習。幸未濡染。倘一旦朝露溘至。則當告我家人。遵吾誡囑。刋厥浮文。屏茲多口。三日之內。速行安厝。無或因宅兆稽延。致乖素志。斯又生壙之不得不先事經營者也。 九年（己未至庚申） 六十一歲。 十年（庚申至辛酉） 六十二歲。地方患疫。一月十六日（庚申十二月初八日）次女汝媞殤亡。二月十日（辛酉正月初三日） 室人趙氏繼逝。近三十年家境甚順。今忽覯此。情何以堪。亡室衣衾棺木壙墓皆預爲措備。比上縱云不足。比下敢謂有餘。至於世俗之種種浮文及迷信。則概行刪汰。其所節省無益之費。約銀二百金。則分別致送城立女子高等小學校師範講習所八十元。本城東區女子國民學校八十元。一塔寺南橋修建費四十元。曾憶七年歲暮疫癘流行。地方官民惟知齋醮祈禳。除各街搭棚談經拜懺外。無他法也。麟乃致函地方各機關。勸將公款各犧牲十元。就團保總局設臨時防疫公所。以警團爲主任。幷手擬條件。以禁縱豬畜清潔街道取締病畜及致疫食物之販賣等等。實行約二旬。疫即消退。此次之疫。余先行大病。以至家人十病八九。倡首者無人。地方人士惟日事其祈禳舊習。故疫癘亦遷延兩月始息云。叔兄次子師武留美大學畢業。得博士學位。三女汝嫥師範學校畢業。 十一年（辛酉至壬

(戌)六十三歲。地方米貴。捐助濟貧銀一百五十元。　十二年(壬戌至癸亥)六十四歲。次子俊與楊氏女鳳書結昏。捐送本城東區女子國民學校坐落同文街舖房一間。現年收租銀十五元六角。永爲校內常年經費。　十三年(癸亥至甲子)六十五歲。四女汝妅五女汝妱師範學校畢業。八月長子偉與楊氏女月英結昏。十二月三十日長孫女曾翼生。　十四年(甲子至乙丑)六十六歲。三月地大震。鄰火復延及。本宅二十八間。書籍字畫碑帖暨各種器物。完全被燬。桐菴別墅屋亦傾圮。兩處圍牆毀百數十丈。舖房四間典舖四間悉被焚。其餘數間俱坍塌無完好者。余生平躬行勤儉。屏諸嗜好。所有貲產皆積銖累寸得來。頃刻之間。竟受此重大損失。晚景其何以堪。幸人口清吉。僅一使女壓傷。旋卽痊愈。現將別墅塲屋。移建過廳地面。權且棲止。四月三女汝嫥與嚴氏子景光結昏。十月二十四日叔兄病故。十二月六日伯兄寓省垣病故。父母早亡。惟此兄弟三人。痛癢相關。至老彌篤。一旦永訣。能勿悲感。且兩兄體素健康。惟我恆多病。當必先驅地下。殊知意料竟相左也。　十五年(乙丑至丙寅)六十七歲。匪亂特甚。初在鄰境。二三年來各鄉村亦無寧宇。洎至今秋。竟擾及城防。人民登城守望。省兵至。驅匪出關。始息。長子偉香港大學內外科醫學畢業得學士學位。次子俊委任麗江電政局局長。　十六年(丙寅至丁卯)六十八歲。一月二十四日。長孫曾壽生。三子保由東陸大學轉學香港大學。　十七年(丁卯至戊辰)六十九歲。四月四女汝妅與李氏子虞韶結昏。八月三子份(原名保)與董氏女秀川結昏。余訓詞有云。務本勤儉家風。共同樹立基業。雞鳴戒旦。嚴惡社會奢惰之防。鳳翥高岡。展大國民經綸之志。是則老夫夙所期望者也。尙其勉之。

十八年(戊辰至己巳)七十歲。致送市立東區女子初級小學校銀幣二百三十元。以贖何姓前典公舖房。年收租息。補助校費。六月十三日次孫女曾祐生。九月十一日次孫曾敭生。

疢存齋集書後

疢存齋集家公所手著也。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初次刊印。爲類十六。爲卷十九。翌年家山震火。半付刼灰。茲重刊者。僅文存詩存隨筆年譜四種而已。家公生稟正直不阿之遺傳。幼受嚴慈兩方之善教。持躬嚴正。勤儉自勵。平等務實。破除迷信。出處窮通。皆守此而不渝。少習舉業。壯官教職。目擊官途齷齪卑鄙。羞與爲伍。乃急流勇退。棄職歸鄉。研究中西學說。以爲公德私德。道貴兼賅。利己利羣。無容偏廢。每憾少壯光陰。多銷磨於帖括。乃幡然改圖。致力社會事業。鄉居數十年。舉凡地方利弊。民生疾苦。悉心探索。洞澈隱微。何者當興。何者當除。苟足以開民智。勵民德。裕民生。植民權。凡裨益社會家國者。靡不勞心焦思。輸財竭力。排萬難而爲之。又或排難解紛。扶持正義。發抒讜論。正惑亂之人心。辯機應變。解一方之危難。顧亭林先生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匹夫之責。要端自社會根本事業做起。今之倡言社會改革。須到民間去。努力下層工作者。家公不已先知先覺。身體而力行之也耶。夫民爲邦本。而社會事業。經緯萬端。誠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爲力。洵有賴乎民衆明利害。辨是非。通力合作。乃獲有濟。矧際茲新國初建。基礎未固。數千年專制遺毒。積重難返。腐敗惡劣勢力。蘊釀潛滋。號稱主人翁之民衆。方沈迷醉夢。無由振拔。而忽有人焉。揭櫫改革社會。轉移風俗人心。鮮有不反脣相稽。目爲怪物者。然吾人不欲社會國家之改善。坐視其沈淪於萬刼不復之域。則亦已矣。苟猶欲挽茲頹風。日進光明。則當努力振奮。羣策羣力。腐化惡化諸勢力。胥一掃而廓清之。庶日月重光。康樂共享。富强之業。指日可期。我中華偉大民族。不由斯而光耀寰宇也乎。家公本此良知。本此毅力。以一身抗權要。戰惡魔。科舉帖括書生。奮爲民國斬新人物。以視世之但謀身家尊榮安富。甚或因利乘便。爲害鄉里。其相去奚啻霄壤。生

求我山人雜著 卷六

年譜

民國八年己未仲冬爲余六旬生日親若友羣至道賀摯友江南滇先生謂行年六十不可無所記以示兒曹爰草自述年譜一通藏之篋中今幸又增年一旬爰補述之

清咸豐十年庚申　一歲　十一月十六日亥時生時先父年三十五先母年二十三以予爲長

十一年辛酉　二歲

同治元年壬戌　三歲　是年避洪楊亂至上石盆外祖父家身體頗強能步行數里

二年癸亥　四歲

三年甲子 五歲

四年乙丑 六歲

五年丙寅 七歲 冬始入小學塾師爲族叔翁侚均

六年丁卯 八歲

七年戊辰 九歲 自是年起讀書之暇及春秋假期每從父老至山野或負薪或田作習農事焉

八年己巳 十歲 從橫溪石開朗先生學

九年庚午 十一歲 從本鄉卓開祥先生學

十年辛未 十二歲 從吳鑑堂先生學

十一年壬申 十三歲 同上

十二年癸酉 十四歲 同上

十三年甲戌 十五歲 父與二叔分居又連喪二弟家多事故幾廢學幸先父酷嗜讀書得未中輟

光緒元年乙亥 十六歲 從石盈周恪堂先生學於舊東山書院後改忠義學校

二年丙子 十七歲 同上

三年丁丑 十八歲 從鳩鵲陳月菴先生學同學陳子相朝夕相親聲應氣求三十年如一日焉

四年戊寅　十九歲　娶室朱氏父於是年逝世先母克勤克儉處理家政猶得勉强求學

五年己卯　二十歲　從卓茗園先生學於桐礁

六年庚辰　二十一歲　在家訓蒙仍遥從卓茗園先生

七年辛巳　二十二歲　從鄞陳純甫先生學於金峨寺讀而兼敎

八年壬午　二十三歲　館於家

九年癸未　二十四歲　同上

十年甲申　二十五歲　同上

十一年乙酉　二十六歲　館於家從縣城俞煥雲先生學

十二年丙戌　二十七歲　館於家

十三年丁亥　二十八歲　館於家遙從鄞橫溪王秬香先生學

十四年戊子　二十九歲　館於家

十五年己丑　三十歲　同上

十六年庚寅　三十一歲　入泮學政爲南海潘衍桐先生本村社穀被劣董吞沒稟官追償嗣後每年夏借冬還至今賴以濟荒焉

十七年辛卯　三十二歲　就館於吳江可舟家始習史學等旁及堪輿學

十八年 壬辰 三十三歲 仍館吳江是年孫君玉仙亦館吳江朝夕過從唱和學文稍進不幸先母抱腫脹病百藥罔效幸吳江離家近早出晚歸者月餘後病篤不寢者旬餘及卒吳君可舟孫玉仙俱爲謀葬地賴可舟以雙竹橋後官出衙山田讓渡之得於次年安葬焉

十九年 癸巳 三十四歲 是年海盜蜂起族內亦有爲之者因集衆懲治之始無繼起之徒

二十年 甲午 三十五歲 本鄉盜風益熾同劉君渭卿郎君國風王君霞軒吳君可舟等立團防於蕹湖搜捕羣盜縣境始安

二十一年 乙未 三十六歲 館本村爲本鄉宣講員讀諸因果書立功過格以自勉

二十二年 丙申 三十七歲 館於家秋遊嘉興

二十三年 丁酉 三十八歲 館於家同吳君可舟戴君祥興建西山橋並莊吳甫姓掩孩塔於松坪賚生鑛於村西金盤

二十四年 戊戌 三十九歲 往嘉善西塘下佃廟治田事於農業實地操作補廩膳生

二十五年 己亥 四十歲 館於家族議修譜從事采訪

二十六年 庚子 四十一歲 監修族譜復議繳桑村東沙堤爲保安林改葬先母余氏王氏於大嶺山

二十七年 辛丑 四十二歲 館於家時友人江內民館吳江朝夕過從頗相契合爰創辦農藝學社研究農學

二十八年 壬寅 四十三歲 館於家試驗植棉並各作物冬娶葉氏

二十九年 癸卯 四十四歲 任龍津中學堂舍監同江君北溟南溟辦女學校署假期間同族姪世銘世統辦曹溪小學校新學門徑國家思想於是

年頗發展著養

蠶必讀二卷

三十年　甲辰　四十五歲

正月因辦忠義學堂諸生舉動過激毀居仁菴土偶地方黠者羣起爲難以革命大題誣之室廬被毀者四五家而余家尤甚身幾被危幸夜遁得免乃控縣府及省憲卒以學校成立而毀家不復追究了之至五月遂往上海從事書業焉

三十一年　己巳　四十六歲

在上海新學會社編輯訓蒙新讀本一冊醒世歌一冊二月長子世彬生

三十二年　丙午　四十七歲

在上海校刊蠶業叢書十種農學書五種及諸教科書春季在江口蠶業實驗所同江君西溟養蠶

三十三年　丁未　四十八歲

在上海校刊各種農學書及教科書春三月仍往江口養蠶是年遇陳君英士等談革命事頗相契合此後機密事均預聞焉是年本鄉辦鄉約被選爲鄉董同陳君子相吳子銳東等勵精自治地方安靜

三十四年　戊申　四十九歲　在上海設刊農業各書念農學固須提倡而
農業不可不實行是年兼營農業於嘉興

宣統元年　己酉　五十歲　在上海同陳君英士組織國民公報時商光復事又耑
出農桑各書以提倡農業是年被選爲鄉自治議長

二年　庚戌　五十一歲　在上海夏五月同吳子庶晨往餘杭察勘
荒山旋組織杭北林牧公司於八月開辦

三年　辛亥　五十二歲　往來滬杭間營書業兼營農林業八月二十三日赴杭州開
省農會畢閱報知武昌起義國事日亟乃至餘杭林牧公司
安排農事畢即雇小舟乘大水穿畈返杭至上海專從事於
革命籌備光復浙江及上海購置軍械刊印告示運杭九月
十三日下午三時密布商團於滬城內外由閘北起事一面
攻製造局至六時製造局因衛隊反抗陳君英士高君子白
被圍余不得不代理陳君之職於是急遣人將吳淞李燮和
兵調滬一面印發光復上海知單遣人分送全埠夜間巡視

閘北預防南京清兵斯時同志星散所與共事者只周君淡游江君琛卿胡君梧岡汪君更生應君夢卿吾奉化五六人時經費毫無乃至浙江旅滬學會邀王君清甫虞君洽卿等急籌費用至十二時後吳淞兵至卽往圍製造局令兵士救出陳君等務將該局奪歸及天明而陳高二君已出險上海市面不一時一片白旗飛揚全市塲於是上海乃告成功焉先是余與陳英士常言破壞不難建設爲難於是英士約余於光復杭州時一行以維秩序十七日同王君荼軒至浙江諮議局(現省議會)適聞黨人與議員衝突幾至操戈旋卽過清泰旅館晤褚慧僧陳泉卿諸同志重新組織始免衝突次日下午褚君慧僧欲余擔任財政司余再三以向事實業未能理財辭最後褚君以余若不任將大家散去不管不獲已勉强應允斯時清官逃亡財政紊亂總核存欵不過五十萬而全省田賦蠲余均已豁免支出之數雖政費無幾每月

上級二十元中下十元而兵費大增入不敷出曷以支持乃一面趕印軍用票以應急需正與江君南溟高君芸劬等籌劃進行分科辦理日夜圖維已覺筋疲力盡詎浙軍征伐南京索餉數十萬本省軍餉月需二十餘萬幷欲將上海與興業銀行存摺交與該軍自思武人如此婪索決難維持即向褚君慧僧處再三辭職另覓賢能任此艱鉅俾余卸肩歸申時蔣君介石等適由申來杭不肯任余脫卸余以吾願死於兵革之中而不願死於財政之手卒以調軍政府財政參議而能時軍府參議由軍政民政財政三部組織而成全省一切大事均由都督交議施行余任職三月同族姪新如高君芸劬極力扶助湯都督幷籌議北伐事宜調和各界衝突浙江秩序不亂財政較各省稍優者余不無微勞焉

民國元年壬子　五十三歲

任浙江鹽政局長前局長蔣孟蘋因辦事棘手辭職避上海時高君子白任財政再三勸余任斯職最後與范君商議鹽

政亦係實業之一目下鹽政紊亂但必須改革方可擔任高君及都督均允諾且促進之於是將各屬被把持者設法收回擬改革大綱八條積極進行稍稍就緒而鹽商賄賣上峯政策不能實行乃向部三次辭職於十二月終卸職是時都督朱介人意欲委以寧波海關監督令財政司張詠霓詢問再三卒以余於農業亟待進行若必須整理當去否則無須調劑仍歸餘杭營農林事業焉

二年癸丑　五十四歲

被選爲省議會候補議員二月往南通參觀農學校農產品評會被舉爲副會長是年在林牧公司創辦紙廠仿造皮紙成績頗佳

三年甲寅　五十五歲

在林牧公司被舉爲餘杭縣農會會長

四年乙卯　五十六歲

因辦理林牧公司有效獎給七等嘉禾章大總統策令及同日批令　莊景仲前浙江鹽政局局長現任餘杭林牧公司

經理該公司於前清宣統二年稟准前清浙江巡撫及勸業道於餘杭縣北鄉開墾造林迄今五載種植松柏桐茶樟槐棕柏杉竹暨果木等數百萬株次第成林復集欵創辦造紙廠仿造東洋皮紙現已暢銷該員才識精明實事求是洵為難得

五年丙辰　五十七歲　推翻袁氏帝制浙江獨立被推為浙江參議會議員秋九月補省議會議員常住林牧公司

六年丁巳　五十八歲　經理林牧公司并充省議會議員秋九月為友人察勘荒山游溧陽

七年戊午　五十九歲　仍在林牧公司省議會秋改選省議員余亦初選當選同人有仍勸組織者以發生金錢却之

八年己未　六十歲　仍在林牧公司秋九月同友人至臨安北鄉察看荒山旋組織安北造林場

九年庚申　六十一歲

在林牧公司秋七月奉化大水爲災田廬道路冲掦無數秋收大減旅滬奉化同鄉募款助賑舉余履勘發放九月間同江君北溟至長壽翁孝剡源等鄉履勘余又至奉化連山松林等處是年冬重建西山橋設立安北第二造林場於虹橋村上復至臨安縣南鄉功臣山上下察看荒山

十年辛酉　六十二歲

在林牧公司五月往衢山任棲鳳公所理事七月浙省議制省憲法由省農會公舉爲浙省憲法會議議員七月十二日甯波大風水鄞縣鄞江橋與奉化連山鄉等被灾尤甚淹斃人口數百房屋道路橋梁之被冲壞者到處皆然甯波旅滬同鄉會發起甯波水灾急賑會公推余爲放賑主任函電紛來於是辭省憲議員而從事奉化灾賑九月往各區調查一次分配賑款十一月又往查一次

十一年壬戌　六十三歲

在林牧公司兼辦安北造林場二月同奉化查勘災賑工程由連山而剡源因跋涉過勞兼冒風寒猝成瘧疾（即肺炎）

不省人事者三日中醫罔效幸江君西溟來急請公益醫院西醫王海秋醫治始漸痊可當時甬上及滬杭各報宣傳已死甬報已將歷史登出病後攝有一影遍送親友以留紀念詞爲「耆年六三爾不避艱難天憫爾勞瘁解爾疾厄復爾舊容顏」病愈後旋舉爲縣議會議長提議河查戶口修整水利各案至七月水利局成立被舉爲水利總局局長九月全省開縣議會聯合會公推爲主任理事著水利計劃書一卷由省長通令全省照計劃書施行十月往餘杭會同縣知事將中苕溪漲灘上阻水竹木一律剪除

十二年 癸亥 六十四歲

任縣議會會長兼水利局局長各鄉水利積極進行如大橋江南橫河樓岩塘長壽區之塘河斜角河茄子堰陳郎碶之支河等支河均於冬季進行

十三年 甲子 六十五歲

任縣議會會長兼水利局長五月應鄞縣張申之之請視察南塘河自南門至鄞江橋五十二里爲之大盤計劃一面浚

河一面築汽車路經多數贊同六月由縣議會選舉爲浙江省自治法會議代表於七月下旬至杭水利局事由書記陳泉品代行而大工程則仍由余主持之

十四年 乙丑 六十六歲

任縣議會會長省自治代表水利局長一職於六月交卸歸併於實業局九月江浙兩省組織縣議會聯合會被舉爲委員會會員十一月鄞縣議會議長不獲繼妻葉氏卒

十五年 丙寅 六十七歲

本族修譜公推爲總裁七月竣事正月復至鄞縣馬湖鮑家勘等處同張君申之計劃水利工程三月張泰榮發起擬辦奉化孤兒院同孫君表卿宋君漢生等籌備進行五月至松林白溪一以觀溪王新建之木橋一以募孤兒院之捐款約得五千金九月同表卿等至上海募捐約得萬金十一月北伐軍進浙江旋得蔣總司令委任爲浙江臨時省政府政治委員會委員是時杭州尙未克復各委員在寧波組織臨時會未三日浙第一軍由紹興退回寗波以防閩省周蔭人軍

隊時孫傳芳軍北來閩軍南竄甯波危急各委員分路擬往閩粵集會余與陳君謁士周君枕琴等潛居滬上度年焉

十六年 丁卯 六十八歲

二月十日杭州克復予與周君枕琴由申轉甯波過紹興至杭就臨時政治委員職二閏月省政府改組任中央政治會議浙江分會委員九月政治分會撤消回里專辦孤兒院事

十七年 戊辰 六十九歲

任奉化縣孤兒院院長二月赴蕭王廟石門及甯波上海等處爲孤兒院募捐三月國民政府特電委爲浙江省政府委員辭之經國府挽留及杭人士敦促於四月就職六月往紹興查勘南宋六陵七月省政府公推爲全國財政會議代表赴京與議十月履勘三門灣及台屬等處十一月省政府改組特任爲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葬妻葉氏於餘杭北鄉寶林寺西南白泥山十二月赴京就立法委員職

十八年 己巳 七十歲

任立法院立法委員職三月應農鑛部法規起草委員之聘又編著螟蟲防治法一卷分函浙江七十五縣縣長附贈除

螟書各十冊並至奉化鄞縣鄉間演講以冀消除螟害刊印
求我山人雜落六卷分贈谷戚友以留紀念所得之資盡充
奉化孤兒院經費仍任孤兒院院長

附錄

六十壽慶古體詩 江南溟先生撰

余性孤介不好交游中年而後唯與忠義莊崧甫先生景仲交最厚先生長余十年以處境相若而性又相類故初見於吳氏叢桂文社即懽若平生厥後余就邑城龍津學堂輒慫慂先生偕行先生長省中財政亦輒招余共事二十年來雖其間因人事牽率不克常聚而交情之厚固非情迹所可拘也今歲先生六十知交皆謀爲文以壽之余因述往事陳古義而譜之詩先生見之倘許爲知言而爲之掀髯浮一大白也乎詩言

人壽曷足貴所貴不虛生委瑣終淪下草木同枯榮嵑嵦橫目者孰是千人英貪夫徇苟得處士盜虛聲世變急回轉砥柱屬老成老成多暮氣遇事輒拘儜卓哉濠梁叟强項夙有名憶余初相見京畿正震驚山居苦寂寬掩卷縱談兵其時見閩險持論頗硜硜偶或余說勝拔幟輒投誠獨有疾惡性一發不可攖

末俗暗天日怒目視不平龍津開講幕意志翕恢宏救國氣磅礴覺民聲鏗鍧
興學到山陬頑愚肆猙獰毀家不足恤羅織起黨爭急足走海上市隱擁書城
夜光韜嶙顯奇采發瓊瑛俠義聞四方志士邀同盟武漢義師起聞之心怦怦
揭旗堅衆志劃策罄羣情滬瀆既反正驅車浙江行羣龍已無首拔刀相喧轟
片言釋疑結大局扶危傾度支萬難事徵管孰歡迎慨然肩斯任稽核嚴且精
武夫濫索餉慾壑未易盈爲顧府庫竭甯與之抗衡儳焉不安位富貴浮雲輕
參議規草創立法根以萌司農嗟仰屋鹺政待澄清廉能孚衆望乃以屬經營
裕課別中飽恤民蠲苛征治標稍就緒正本擬變更齗齗鹽鐵論亘古無一明
改革獻三策聚議駭羣盲吾說既不售戀棧顏且赬歸來遂初服安貧學耦耕
山林足佳趣牧畜操奇嬴生財有大道實業導編氓荷蕢徒避世孔聖故譏評
偶一表輿論佼佼復錚錚此老固倔强衆耳貫雷鳴余恃忘年交道故屢班荆
志趣頗相合有調欣同賡學社興農藝尊路啓前程蠶桑姑小試三江聽春鶊

願宏力不逮作事類退嬰君獨鍥勿舍金石矢堅貞著書輯農學新說羅寰瀛墾荒闢山廸蒼翠掩崚嶒所志既少遂贊藏思兼并雄志羌未已鬚髮雪多莖君家養生主遺書尙在楹胡竟忘祖訓生命願犧牲君笑爲余鄙楊朱宜墨黥衆生入地獄釋迦脫簪纓邪說肆簧鼓孟軻辯縱橫今世斯何世敢不恤惸惸而况生憂患磨練益晶瑩盡性以俟命躋盎壽相呈從吾所信好竊比於老彭修短非所計百歲同一枰聞君悟道言意亦良閑閑所惜醉生者無術解宿酲尤惡原壤輩叩脛且怒瞪觀人還問己自少不峥嶸余既年半百益復賴支撐無聞甘寂寞所苦俗慮縈爲君歌下里非敢語韶韺聊以誌景仰兼以寫鳴嚶倘君一傾耳且爲酌兕觥

求我山人六十壽序　江北溟先生撰

己未秋杭北林牧公司例開董事常會余偕同人赴議畢相與促膝坐談應君夢卿謂公司經理今年六十大慶同人不可無文以致賀惘高君繹求葛君亦

庭等皆欣然贊同之委余主其稿余與崧甫莊先生交且深誼無可辭稱觴有日爰起而爲之序曰詩豳風七月陳述田家樂事而以爲春酒殺羔羊躋公堂稱兕觥終其篇蓋不啻爲田翁寫照開後世以祝壽之漸故其詞曰以介眉壽又曰萬壽無疆茹苦於三時而取樂於一朝不其宜歟先生慕后稷公劉之風以民生爲目的民國肇造出任兩浙財政鹽政多所裨益功成而退棄如敝屣復歸杭北山中專事林牧以爲非是不足以富國裕民此其志固將大有造於世而非沮溺耦耕者比夫人欲爲衆人謀利益誠舍農無取有人有土有財先生知之審矣杭北自有清咸同間疊遭兵燹田廬毀廢民人散亡殆盡數十年來山荒無主盜賊聚嘯爲行旅患民國建元前一年先生率其徒吳庶晨往觀之一見稱善遂就力所能及者規劃區段呈墾於官組公司而興辦之迄今不十年而佳木葱蘢屋舍鱗比居民麕集市貨繁興向慮盜賊聚嘯者今爲行旅坦途杭之人無老無幼聞公司靡不知遇先生靡不懽然而迎然則春酒羔羊

之禮不當爲先生奉耶介壽無疆之詩不當爲先生頌耶先生固吾秦學界之傑出者其生平旨趣知求在我不求在外因自號曰求我山人夫知求在我斯致壽之原得矣余故樂揭其爲山人者而書之若其他行誼必有知好稱述以祈繁祉不復及云

六十壽序　孫玉仙先生撰

莊君崧甫與余交近三十年矣先是余年三十七八時當前清光緒壬辰癸巳間館於其鄉叢桂文社文社在吳氏昭孝堂南樓主人可舟廣文余友壻也別延崧甫於家絙醁樓上以課其子弟兩樓近不數武書聲恒若呼應間以其暇可舟輒備酒肴招飲於是余與崧甫樂賓主之相得頗願久於其間云余旋以癸巳膺鄉薦明年成進士既官內閣改外任四川越嶲同知荏苒十餘年遠在天末頗聞崧甫在里興學嘗觸不良之徒所忌幾毀其家而卒能百折不回以求達其志則其性堅忍可知也嗣余改教返浙與崧甫相晤於滬上則見其編

纂蒙學教科書力以提倡風氣爲己任蓋以向淑諸子弟者推而廣之一邑一國其素所蘊蓄然也民國二年余再歸自蜀則聞諸友人及道路所傳述皆謂浙省之光復崧甫先後奔走者一二年初任財政長又任鹽政長其意以爲鼎革以來百廢待舉非力袪前清積弊不足以利民福國凡所擘畫皆從根本計議而舊時奸蠹又往往夤緣竄宅於內務阻撓之使不獲行崧甫知人心之未可與挽回也遂一笑置之而不復介意云當武昌之起義也滬上亦謀響應而譚人鳳陳英士諸君皆納交於崧甫其後英士被困於江南製造局崧甫力與之援而出之既至杭州藩掾逃散積帑百餘萬無人管理崧甫亟派幹才率護勇固守之以故興武將軍朱公向金陵出發而士飽馬騰得蒇大功者崧甫饋饟之勞不可沒也夫崧甫在鄉塾三家村一學究耳非甚有異於衆人若何而任事之奮迅計慮之周密殆有萬夫不當之氣人將謂崧甫熱心富貴中人而不知其急流勇退不欲與世之蠅營狗苟者之所浼蓋觀其經營杭北林牧公

司而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殆所謂戒愼恐懼喫緊爲人者歟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則出入也不遠耳崧甫殆有鑑於此而惕然知警者乎吾嘗觀古之賢士大夫若范蠡之佐勾踐既雪會稽之恥卒能苦身戮力致資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張良佐漢高祖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後願封於留欲從赤松子遊之二人者謀國之忠保身之哲後世未能及焉故太史公傳之以爲美談至如明末之顧亭林先生非不耕稼河隴累致千金而篤守其志不肯一出以展其坐言起行之實雖其時勢使然而設施所及亦僅焉耳今崧甫本一書生能出其堅忍之力奔走國事以底於爲所欲爲其後道高毀來即能脫然舍去置理亂於不相聞問一力以陶朱公顧亭林爲法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非尋常庸夫俗子所可測識者哉今夏正己未十一月十六日爲其六十生辰凡與崧甫交契與其門下士咸欲奉觴稱慶而崧甫頗不喜爲之意以爲國事蜩螗民生塗炭既不能出其身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何忍更置酒張樂以爲樂而余亦力勸

其生日宰牲之非計崧甫故亦心焉韙之然而諸所交契與其門下士終不能遂已也因囑余敘其近二十餘年行事之大畧以見其磊落光明不與物競者如是若其他居鄉敎俗非犖犖大事余文不之及亦知非崧甫意中所樂與觀縷而表褖之也是爲序

追憶錄

江陰 殷葆誠 亦髯

今年適逢壬戌回溯同治初元余生之歲甲子一周矣六十年來往事前塵類多可紀筆而存之亦雪泥鴻爪意也辭達而已毋庸以體例相繩

余家自 曾王父少賓公補官江右流寓於贛省者數十年中經變亂故 曾王母王父母暨 前母盧太恭人之喪皆營葬於是瞻念松楸斯地不啻第二家鄉焉幼聞 先大夫言隨任時年僅六歲余從宦東粵其年齡亦正相若

先子於兄弟之次居三而行四余於弟兄之次居七而行八蓋上輩有適浙江張之姑母而余亦有殤姊故也余家於男女子例不歧視

余母涂太恭人繼 前母盧太恭人而來嬪時上有四兄皆失母而尩怯多病 涂太恭人維持調護不異所生亦僅二四兩兄幸得保全餘皆病入膏肓無可救藥矣

先子恆言六兄聰穎敦篤弱不好弄迥異常兒心靜體充而殊不料其不壽

余兄弟幼年於八不利所殤兄姊或八月或八歲即幸而存者是年必多危險 幼欽二兄（後改稱為長）則傳染天花陷而復起 小平四兄（後改稱為二）則三陰瘧疾臥床經年

余則夜咳二月聲瘖血出骨立如柴然以視諸兄已覺輕而又輕矣余下攣生兩弟復八日而殤百六陽九之厄真有定數者歟

余世父有兩而叔父嫡庶出共四人　伯欽世父以縣府院三試第一入泮嗣改習名法歿於蘇州館次　伯母吳太宜人生遺腹兄一紅羊之刧適住家鄉隨母失蹤想已同時殉難矣

仲英世父弱冠即殂　季聲五叔父生長江右曾冒籍縣試名居前列遂爲同考者所攻素長書翰屢膺各府縣記室之聘　藕生九庶叔學習度支兩叔影像似尚留一二於腦海中其餘皆不及親謦欬矣

先子字叔平號芝庭幼習舉子業於二十餘歲曾二度旋鄉應學院試兩取佾生因家口累重改就錢穀從師半載即爲諸侯上賓然未能以科第顯恆引爲平生之憾後雖軍功得官非所志也憶幼時讀書　先子嘗詔之曰吾家書香自明末以來未嘗中斷汝輩兄弟無多宜自努力科名有定一衿之青似猶可以人力致毋貽先代羞也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盧母外家仁和籍　涂母外家金壇籍盧涂本舊姻故兩姓戚屬從無新舊之嫌前母同懷姊妹五而次爲二吾母兄弟姊妹六而次亦爲二　盧大姨母適童本杭人而寄籍南昌　姨丈子俊夫子余開筆之師同治壬戌庶常後改主事終於御史表兄三四人僅知其仲子號玉波　二姨母適邱亦浙籍表兄弟三人長碧山爲二兄幕學師次崑山治法家言三寶山習錢穀生同年而略小於余者　四姨母適汪姨丈虛谷先生爲安徽旌德人度支名手表姊妹三次歸余仲兄嫂氏無出今以三子澐嗣之表弟二一字鶴汀一字松齡　五姨母適沈　姨丈子文先生寄籍湖南家世不得其詳　涂大姨母適舒　姨丈徽人邑庠生書記翩翩才而困於場屋者表兄弟四人長紹次繼不知是名是字三玉芝四不甚了了　三姨母適王　姨丈江西人在粤半年而不知其字蓋卑幼對尊長稱謂直以親屬不許及其名號故也有表弟一人　涂氏大母舅字小菴表弟二人　二母舅字邦賢表妹一人　三母舅字惠生未娶而卒或研食四方或經商本省　盧外祖字雨村爲江西度支一席之前輩　先子及三四姨丈皆門下衣鉢弟子也　涂外祖字訒菴精於句稽向

司會計中年病目遂致失明毋黨之可數者如此然或早經物故祇耳熟能詳或幼同嬉遊而長未握晤依稀恍惚事隔多年名號難徵殆爲不可免之事

余四歲啓蒙師爲南昌　曾葆初先生本居停主人之子新擷芹香者也贛之習俗例取發秀故蒙童第一日識字必柬請新茂才衣冠而教之余二十二歲館南昌詢之庠序中人知　曾師食餼後即謝賓客年近不惑而頗負時名亦文壇中健將也

余三歲斷乳五歲時　母恭人大病乳母已去故隨　外祖母起居迨冬令　先子由營入京引見歸則檢點行裝一二月之後行將赴粤矣猶憶首途之日　涂外祖母與吾　母相對號咷慘戚情形不堪言狀是夜宿於舟中因　大母舅未到停楫以待次晨聞已來船自後余遂隨其臥起蓋　大母舅最鍾愛余余亦昵就之也長路三千亦未審日行幾許但記元旦在船看龍燈時聞其地爲贛州而已　幼欽兄嫂本隨岳父母在贛至是　長兄亦偕同至粤東焉

贛江自吉安以上險灘林立幼稚無知止見船人忽而篙忽而縴喧呼嘈雜河水突然高起耳至大庾須陸行越嶺有所謂行也者殆即過載之機關人物並入且一盤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一匣亦必權輕重而簿記之聞斤須制錢六文旅客食宿資則無庸另給
山行肩輿一曰兜子一曰篙蓬兜子似竹椅上支以油布蓬而下襯棉被此非成人不能坐也篙蓬下襯大篾筐上蓋以布以二人肩之真籃輿也幼童小兒以此爲便墊以被褥可坐可眠一籃兩人則輿夫亦須加倍是日余與　小平二兒同坐一篙幼兒喜睡山路是否崎嶇未嘗見也逮夕陽將下已抵南雄彼處之行矣權物納錢如大庾例第行李減少大床及粗重木器均寄存山北行中蓋陸運之費昂於船運之價也幼時不知已換省界語言勾輈頗覺於耳不習是行除　兩親外有　小菴母舅　幼欽長兄　小平次兄男僕二人廚夫一人僕婦母女二人
先子抵粵後循例繳憑稟到謁上憲拜同僚然居恆忽忽不樂知官場汚濁不如幕道清高也況衆人皆醉吏不容一人獨醒改方爲圓不獨性所不能亦且心所不屑仕途鑿枘不待他日而已知其然矣
粵東自某中堂兼任後吏治之窳流品之淆氣節之卑賄賂之盛無一不臻其極至民風強悍盜賊滋多尤爲首屈一指惟民間男女無論貧富莫不讀書數年人人識

字吾家雇用數幼童問之皆會開筆作小講者以考為榮固習俗之移人而亦足徵文化之尚能普及（俗不以人奴為恥茂才孝廉往往充衙署門簽稿案之役至於書吏尤不勝數夫所謂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耳）

廣州通用銀錢除生銀外以日斯巴尼亞銀幣爛板碎銀最為普通無鏨記之鷹洋不數見也制錢有加五以至加十之別（加五則每分作十五文）通常行使加六即為大錢買賣多以銀計（合錢則加六）故小販亦莫不帶稱銀之戥其權輕重也以錘下垂而不至脫落為度外省人不知往往有蝕耗之苦

粵中百物俱昂在同治六七年已為十八省之冠米以斤計每銀幣七錢二分（通以七錢二分為元）略得二十餘斤松柴每元三百斤生油（即生果油無食豆油者）每元十餘斤肉價一錢二分多或錢六分魚則貴有每兩三四分者賃屋之值視地段為貴賤各官署鄰近每間約一元半若僻左或旗下街則半元一間至佳者止一二元然在爾時已覺居大不易

同治丁卯之秋余六歲矣開始讀書　小菴大母舅授以大學章句苦其難讀日二三行猶不能成誦且　先子時或出差無人督責故學庸二冊至次歲猶未告竣

戊辰七歲　先子得長洲洋藥分局差　母舅及　大兄均同赴局　二兄與余共讀省寓其荒廢尤甚於丁卯頑疲狀況亦與年俱進長洲地界海濱沙上螺蚌之殼奇形詭狀諸僕攜歸一大筐日以此爲玩具

己巳八歲是年　先子因與總局當事意見不洽遂未居瓜期而受代以去回省之後困守三年爲貧而仕者轉至爲仕而貧蓋　先子伉直爲忌者所中而不知也

庚午九歲余時讀上論子罕章春季　大母舅以株守無益且　外王父母春秋已高決作歸贛之計　先嚴慈亦擬將帶粵之男女僕乘此遣歸緣坐困已久不能不作裁人計畫也是時清風兩袖典質一空諸人資斧想不外於舉債耳　大母舅去後余讀書之事　先大夫親督之日夕不遑讀亦漸進始由六行而加至十行繼則加至十二三行故九歲年終已讀至孟子每日　先子講解一過次日照復迨授至孟子致爲臣而歸章則令自講矣自是之後每讀一書卽講一書至五經畢而無不皆然　先是余好閱小說如西遊封神之類字雖不識而頗得其解如金箍棒讀爲金亞捧而知爲棍盔甲讀爲炭甲而知爲帽如是之屬不勝枚舉大約自有一訣認

其半邊音譌誤而解尚不致訛　先子知之曰是可因而利導也遂爲開講孟子
辛未十歲　先子有解餉晉京之役往返六千里辛苦二三月時寶應王補帆先生
爲藩司知　先子前事之屈擬以此差勞績爲酌委地也然不久王公升任以去上
無奥援調劑之事又復茫然
壬申十一歲是年春四子書畢開讀書經第一二本注幾全讀三四本始稍節删然
爾日每次可讀廿二三行矣書經既畢乃讀周易亦稍兼注文所以先讀書易者
先子以二經較難欲多温若干次免致遺忘然廿歲以後十落二三矣時　先子雖
無署缺之佳音而小小差委時復及之較己巳庚午間略有起色但余之生書即因
是延擱　先慈督温舊書恆令以小杌坐於旁　太恭人不多識字而聽讀聲之流
利滯澀即知用心與否時時呼問百不失一
癸酉十二歲　三母舅惠生來粤家中人無一識者相隔六七年　舅氏長成軀幹
頎偉迥殊於十五六時也尚憶是年仍住大馬站近雙門底最熱鬧之區飯後無事
舅氏恆一涉足焉年終余禮記將畢始讀明文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甲戌十三歲春間　童姨丈來粵因內艱將滿入京在卽籌起服之資也　先子時奉差出省旋歸已三月初擬令余開筆作起講特於三月廿五日吾　母生辰柬請子俊姨丈來寓命余拜請題目受業爲門下弟子學作小講及試帖文題爲人謀而不忠乎一句詩題明月松間照五字　小平二兄亦令同作嗣後每旬逢八均學作一次繕請　姨丈批改隔十餘日　三母舅必率同兄弟二人至　姨丈所居之江西會館聽講詩文焉

姨丈書法在京亦負盛名純宗顏柳無時下姿媚之習余年幼不識其何以爲佳但日日臨摹覺其難似而已講書以啓發聽者心思爲要無論何書至承接處必掩卷令思此下如何相接待陳說既畢方將原文相示評所說之當否又閱及古人之嘉言懿行必令取法至一言一動無不具有準繩循循然善誘人真老輩中不多見者也惜爲時僅止數月然仁藹氣象至今而余不能忘

自姨丈入京後作文一事　先人命爲暫止專力於書是年始讀左氏傳每日三十行不數徧而已能背誦一因粗知講解易於強記一因　二兄讀時已經耳食也

先子復令與儀禮周禮相間而讀其難其易不啻霄壤日課十行猶時時不能及格

是冬十二月同治帝上賓某督亦薨於位朝命濰縣張友山中丞兼其任

乙亥爲光緒初元余十四歲各省舉行恩科粵亦先期籌辦　先子奉委爲外闈巡察官卽總巡也科場例不稱委員凡外闈事件總巡皆得與聞故官中文書曰凡數起下有巡察官四以州縣充之各段巡邏官九丞尉之職也粵開闈姓賭後科場弊竇指不勝屈其關於外闈者有傳遞頂冒及挖掘牆壁飛擲磚瓦諸事嚴稽出入晝夜巡查此巡察官責也　先子於當場日恆周巡闈牆數次嘗諭余兄弟云掄才大典首重衡文然外闈槍替之弊不絕則矮屋之中嘔出心肝者未嘗不受其累吾尙望子孫他年以科第顯吾敢不盡心乎雖賄買易卷關節等等闈內之防範難周但使外闈弊絕風清吾可以問心無愧矣各段巡邏視巡察之勤惰爲勤惰吾以身作則庶分巡不至以敷衍爲了事也所言如是而當官之勤慎足見一斑

科場定例凡執事於闈內外者皆有供給視官位之高卑以爲隆殺其什物釜鑊刀箸之屬類不適用惟雞鴨魚肉蔬菜鹽米尙可烹食至椅棹盤盂或三足而不能勝

重或缺漏而僅具其形供給官以賤價而取之各行各行以朽物而致之公所上下相蒙其實所費若干萬半歸中飽而已積弊極深廓清良非易易

是榜揭曉父子同科者一（似是張姓父年三十六子年十七）兄弟同科者一（陽江姜自騆昆仲先是吾父赴某府曾與二姜同舟見其友愛逾恆詢知爲陽江大族鋒發屢向余兄弟述之引爲模範是科早決其必售）當時傳爲佳話鹿鳴宴日兩巡察例得專席同陪（外簾執事官僅兩巡察官得與）國卹未朞照例停止其筵席仍送至家中

先子差竣後爲南海杜石麟大令邀至署中審理案件尋常詞訟恆以省拖累爲宗旨狠胥蠹役不便所爲乃造作謠言互相傳播或故以糾葛不清之牘漫爲嘗試先子無如何也　先子貌嚴而心慈非命盜重要人犯從不動刑胥役以爲懦怯嗚呼獄訟者而可以刑求乎哉

冬間奉委爲保甲局坐辦局有督辦二會辦二乃觀察太守虛領之銜不事事者也全局公事以坐辦主之四城各有分局以府廳州縣爲總查雖不統轄然受成總局體例然也是差向以肥美著娼寮有費賭館有規或日取焉或月納焉稍精明者每月千金不難致也且太太姨太太少奶等又有所謂花粉資少爺官親輩有所謂點心

錢下至僕役傭婦皆得以隨封名義婪索故奉札之日僮奴相慶　先子聞而憮然曰粵中盜賊如毛不禁娼賭根株奚絕居官而收受此等陋規如清白何如名聲何於是傳集通城地保柵夫嚴諭驅娼禁賭並不准家人輩私受一錢復於夜間不時親查未及匝月而盜賊案旬報數十百起者或僅一二起甚至於三旬之中竟無一事焉　先子喜曰庶可稍行吾志矣殊不知讒慝之來其機即伏於是

局中二督辦沈道浙人劉道湘人一則老而務得一則少年任性然劉為貴介頗號清廉沈住某街該處地保某甲假借名義為其聚斂臣沈視同心腹股肱者也　先子聞而惡之一日查夜至某街傳某甲問話不知所往　先子停輿以待令隨役往覓良久方至詢其何往則以往沈公館伺候沈大人對　先子怒曰汝為地保而不在值班之處昏暮潛匿沈大人公館其意何居且本坐辦早經嚴諭現屆冬令火燭盜賊倍宜小心夜分尤不准擅離所管地面今抗不遵行且敢恃沈大人為護符不重懲汝無以警惰因呼杖於當街痛責二百且謂之曰汝藉沈公館在外招搖本坐辦早有所聞嗣後如查有確據行當斃汝杖下慎之慎之由是而沈大不悅遇事掣

肘雖不能撤　先子差而一切公事種種挑剔矣
局例三八會哨各分局總查齊集總局會商事件議決後散坐辦卽於是夜循歸路而順便一查收取該段各小委員銜片數張畢乃公事矣　先子任事後每晚必出東南西北無定方大街小巷無定處或半夜卽歸歸又復出或終夜不歸徑赴城外分局附郭兩首縣各派差役十名皁隸二名來寓供燈籠火把之役大都除皁隸二名外皆乞丐之流也粤冬雖無冰雪而夜靜更闌寒氣亦盛　太恭人每夜必令傭婦煮粥一大鍋（時尚無廚夫以羅姓傭婦兼炊事）屑鹹菜末和之俾隨從輿夫差役等飽食而後出嘗謂余兄弟曰渠輩亦人子不過貧苦耳夜半得此亦可稍禦飢寒矣余弟兄恆食而甘之　先子或不及備餐亦竟以此代膳笑曰此真與士卒同甘苦也吾昔在鮑營以粗麵和鹽水半生熟食之尚不敵此味之耐人咀嚼也　先子之不講口腹如此

自痛責某地保後　先子嚴厲之名愈著城內月餘不惟盜案不出卽小竊亦未見報然日夜勤勞眠食無定且沈道日思中傷遂決意辭去某廉訪初未之許嗣經再

三隙請始以會辦某太守代攝之還延月餘　先子奉督撫會札赴惠潮嘉三屬閱視礮臺保甲局事遂爾脫離矣

丙子十五歲由大馬站遷於豪賢街屋較寬大而值亦倍之爲銀幣十二元余仍讀儀禮周禮左傳三書　先子惠潮之役四月而始告竣返省即奉督辦江北鹽務緝私之檄粤省情形與他省殊别凡屬優差其薪水必薄因另有生財之道也故通省保甲總局之坐辦亦僅支三十六金合七二銀洋五十元耳以余家之儉嗇尚難敷用何論闊綽之輩天下事之掩耳盜鈴者往往類是江北緝私局設於清遠之白廟地方事歸商辦奏設督辦二幫辦二均文武各一月薪由商致送督辦百金幫辦亦五十每半年一任亦可稟留尚有紅鹽餘款暨油燭費十餘金毫無所事人每居省垣而遙領之　先子接事後見局中地靜事簡攜余到局讀書以爲迄可小休矣時同鄉　金逸亭先生新拜糧儲之命殷與金有戚誼而又兼累代世交者也粤東釐金向爲候補道所巢穴金觀察抵任伊始卽力爭屬於糧儲緣北江石角一局比較年不如年思還地以杜繞越實力整頓而苦無其人適　先子督鹺北江因密札查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勘韶州以下三水以上起旲之地堤以杜偷漏而便商旅者繪圖列說呈報聽用
先子以公事旁午余隨讀不便因又挈余回省擬來年自聘明師督余兄弟課免時
作時輟一曝十寒也　二兄小平先於新正負笈佛岡在同鄉朱植三先生任所余
一人在家百無聊賴於是盡發　大兄所藏各小說而觀之初閱石頭記心越神飛
幾廢寢食蓋少年血氣未定易中物誘而不知空中結構大都寓言八九也秋九月
初聞　五先叔病歿之耗妾蔡姨無出余暫以胞姪兼祧
先子勘得香鑪峽一處可以設立蘆局　金公詳請督撫札委　先子爲是局總辦
籌辦開局事宜　小菴大母舅重復來粵相別五六年知　舅母已生表弟且　外
王父母均健飯　吾母十載未得歸甯聞之稍自寬慰矣十一月間諸事漸有頭緒稟
請委定幫辦三人一陳大令廣西人先本東粵從九因事開罪某觀察既褫職矣而
某必欲致之死　先子以爲太甚心弗善也偶謁某中丞詢及此事　先子頗有不
滿於某觀察語某爲前督私人故長洲之局遂不及瓜而代陳被議後歸里遊庠閱
歲復舉乙科今以大令宦粵中時某已爲張中丞劾去陳至首謁　先子以恩公

呼之此時又爲力請於上官故有是委任一爲王縣丞南京人賦閒六七載寒苦同鄉也又一爲錢縣丞辦事官七皆候補佐貳司事廿四人釐局司巡粤無差等本不厠於幕友之列故前此有令司事穿著號衣之議事雖不行而品已卑矣（凡各局司事名單黏貼門房見總辦立談不設坐位）先子破除舊例凡請定者先往拜之來謁時遜坐送茶行賓主禮惟不送關書廠設巡丁二十四名各廠均屬資充　先子以爲既受其賄卽難繩以法於是招募之說興然推薦者未嘗不因以爲利不過作弊開除不爲所挾持耳又募勇丁五十名護廠之兵也有扒船（礮船粤名扒船）六隻共水勇約百名又省河水師派扒船四粤俗橫悍私梟充斥往往有毁卡傷人之事爲愼重起見不能不先事預防是行也上下共三百餘人用船數十號因廠屋未建舟中辦公故需船較多　二兄歸自佛岡明年館師已延定無錫　秦子儀先生師爲逸芬世伯胞姪年尚未三十云

香鑪峽廠擇定十二月中旬開始抽釐

丁丑十六歲余素受　庭訓從未就外傳讀雖經　曾師開蒙　童師開筆然一係頃刻一爲　姨丈不甚懼也且嘗閱石頭記見賈代儒之於怡紅公子嚴嚴氣象深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印腦中誠恐　秦師似代儒一流則朝夕相對不且手足無措耶元宵一過開學有期心爲惴惴者累日

二十開館隔夜具酒宴師即宿於家內翌日上學拜　孔子後重行謁師禮　秦師鄉音頗感屢有誤會幸背誦講解書房功課尚得中程次日　秦師之姪絅孫來附學年止八齡朝出暮歸

二月底廠遭盜刧關防聯票均未遺失惟陣亡勇丁一名一號礮船管帶陳游擊受傷又重傷兵勇若干名　先子時因謠言頗感來省請就近撥調營勇百人以壯聲勢乃公牘甫上而廠中已出事矣次日　小菴大母舅回始詳悉是日之事緣去秋北江一帶收成甚歉其遊手之輩見是廠稅收旺久有覬覦之心祗以扒船及勇丁衆多未敢發也適附近有土匪一小股裹脅飢民數百人藉逃荒爲名分途刧掠羣不逞遂與約期分水陸兩路來廠襲擊以天明礮爲號有二百餘人掉小舟直上座船並分撲各扒船護勇聞警有江某者取大旗之長矛一追出船頭在座船桅邊刺死一盜復追過第二座船竟爲盜槍所中附泊勇船羣起倉皇應敵　大母舅本

居第三號座船因　先子晉省遂移一號扒船與陳遊擊對𢷬盜上船後水兵苦不得出粤之戰船其製與他省迥異且突水甚深官艙在中前後皆列砲位兵丁居處皆在艙面之下層以梯出入故盜在艙面兵勇即無從出來等於坐困盜以矛刺官艙隔板陳用刀劈之盜知有人在內羣向艙門刺擊陳乘不備由梯一躍而上一盜舉刀力斫斷辮傷額陳既重創不能應敵遂躍入江中嗣由下遊三號扒船救起　大母舅見艙口刀槍林立不敢復出急至後間以被蒙首伏於帳隅屏氣不敢出入聞羣盜入艙聲刀聲叫罵聲鑿聲正慄慄危懼忽覺背後又伏一人而槍彈橫飛艙內矣一霎那間羣聲盡息先是廠船上下游半里駐有扒船二爲收旗之用商船完竣後予以放行旗二號扒船自救得陳管帶後知一號扒船盜已入艙遂令兵勇放槍叢擊以艙爲的上游所駐扒船亦槍礮並施諸船艙面之盜知難久駐向沙灘而逃陸路匪股雖至喘息不續且氣已餒二號扒船復燃大礮轟之在船兵勇亦盡起呼譟助威及搜捕餘黨天已大明出逃者亦麕集計沙上斃盜五一號扒船斃盜三座船洋橋間斃盜二共九尸惜未擒得一活口無可究詰也最奇者一號扒船所斃盜尸腰有斧鑿二事蓋用以開銀箱者疑盜魁也　大母舅背上所伏一人乃護廠之

勇背有刀傷多處使無斯人　大母舅不其危哉嗣據上下游兩扒船兵勇言渠等聞警起視則六號座船四號扒船艙面船頭已羣盜如毛既不敢開礮（恐傷自己人）又無從刺擊（相距半里餘刀矛所不及）嗣聞陳管帶呼救聲援之出水詢悉盜在艙中故向之叢擊後盜上沙灘羣集一處原擬用礮聚而殲旃惜第一礮未能瞄準迨放第二礮盜已轉入竹林僅有少數中彈者灘上陳尸雖止五人大約受傷者有二三十名不過盡被逸去耳又言有槍械之真盜不過百餘此外或游手或飢民鋤頭扁擔木棍竹竿以代武器故沙上遺有籮筐麻袋各物也

自經此變後有議還至黎洞墟者以爲民居稠密盜不生心有議增募兵勇者以爲虎豹在山藜藿不採　先子均不以爲然謂還地示弱人煙愈密防範愈難且地不扼要偷越必多增兵亦糜餉太甚礙於報銷不如就鎮標所練安勇內稟調百人軍火齊全餉項本有將來廠屋建定立足穩固仍歸舊營有統帶之專員無遣散之流弊以是相較似吾計爲良後長官亦從　先子議調安勇百名駐防又撥省河緝私扒船四艘護廠梭巡聲威益壯桴鼓不驚矣

廠有文案一人謝姓非肆應才也僅能敷衍例行公牘凡特別函稟告示文移必須　先子自爲屬草真日不暇給矣且　大母舅受驚以後視此廠爲畏途不願再往於是帳席虛懸適　三外祖家舜臣母舅來遂以此席畀之　王氏三姨丈亦自江右來廠　先子請其在票房辦事釐稅日旺稟增辦事官爲十一人募增巡丁爲四十名

大母舅得新會鄉徵館未及旬日卽束裝旋歸據云有人謀害不能不走　太恭人惶惑不解是夕病大作蓋神經已受非常之激刺偶聞聲息卽覺膽落初由廠歸僅知其不願蹈險耳不謂至新會後無一熟人憂與懼并結成心病聞人言語皆疑爲協以謀我也夜不敢眠日必隱伏卽余往候疾亦若芒刺在背局促不寧其他更望影而逃矣合家中止吾母一人可以相伴蓋因驚成癇有類於失心瘋調治月餘巫醫並進然雖小效與前此神情迥別矣或切切私語或啼笑不常千狀百態變幻無窮　先嚴慈觀此其精神之痛苦當有不堪言狀者

端節日廠中第一二號兩扒船解餉來省辦事官暨司事亦有請假歸者　先子暨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悳生母舅於初四日回節日扒船兩管帶及諸君柬請至船觀競渡因聞　大母舅病已小愈弁請　兩母舅同行　先子許之余兄弟至　秦師宅中叩節後即隨帶一小僮出城路約七八里徒步而去　先子家教非具衣冠不准乘輿也至則兩母舅已到諸人以　大母舅枯坐無聊招一妓伴之陳管帶嬲吾兄弟破例　三母舅止之而羅管帶已招來兩小鬟矣貌甚不佳云頗善歌諸人復提倡夜遊爲通宵之樂余知此事不甚妥也即令小僮歸報云留夜飲　先子知必歌筵急命李姓僕人帶肩輿二乘趕赴城外並以銜片留城速余兄弟歸余知東窗事發必無倖急辭主人歸而若輩猶以孺子視余紅荔白藕購滿輿箱殊不知此間多延一刻即歸後多受一番申飭耳苦不相諒其奈人何戌正抵家適　先子有客乃直告　太恭人吾母謂幸先有人來說如糊塗犯夜則精皮膚准備一頓打矣後　先子入內見余兄弟止好快樂二字面色不豫余兄弟懍懍而退

六月萃峯族叔由皖來粵叔爲　圃耘高叔祖之裔亦沿河大房也擬籌到省之資　先子因手頭拮据僅能小小佽助云

是歲北江威漲廠屋未能建築惟蠆稅甚旺日或千金一因無從偷漏故較石角增多二則　先子監督極嚴員司丁役不敢舞弊二則漏捐之船本廠有補無罰商賈悅而出其途三者之中末項尤居其要蓋沿途各廠司巡多屬資充非若本廠之不費一錢者其貪黷之念較重故也

秋間移居光塔街是處乃旗人地更夫柵夫皆旗戶輪值大帽官靴與民街之鳩形鵠貌者大不相類至地保一役儼然官也大都由閒散旗員充當凡年節份子（民街稱賞號旗街得份子）則視住屋之大小以衡其多寡局面好者須六元四元其數多於民街殆數十倍

對門際太守子文世伯之嗣孫克臣來塒課克臣名鐵勛已捐納分省鹽大使年十五初讀詩經禮貌甚嫺對答亦好惟文理尚淺四子書亦不能解其時正讀陳風秦師向訥於言語余讀生書均弟講師聽不費函丈一辭也自克世兄來而　秦師大窘一日以詩注男女相悅而相念之句爲問　師既不能不答而又不便詳答囫圇吞吐更墜五里霧中嗣　秦師得一解圍之策指余而言曰汝問某可也後更有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某兄弟三拜從　秦師批閱文字三八講左氏傳　師每令余代講爲左傳余早讀過少時講書頗能形容其神氣卽難狀之情亦能設身體會以俗語出之猶憶講我任其無咎及誰敢執其咎句余上句以我保他不要緊解之下句以那個敢擔當他的不是爲言　師曾擊節稱賞以爲傳神之筆至上其手下其手句尤手舞足蹈大類茶館說書之人每三八文期後卽令講書是日必多得獎錢向例功課完畢給獎錢四十文每講至得神處師批加若干文故不以爲苦而反以爲樂

八月中　幼欽長兄赴贛稟到兼送　大母舁回家病終不愈故也派男女僕二人護送并迎取　先五叔之妾蔡姨來粤中秋後廠漸多事而吾家否運臨矣十月初學院過廠扒船例爲犂礮不料火藥中夾砂子一粒適辦事官李君公事艇衝煙而過竟中李之腰眼當卽致死斯時該船礮手已被看管加以上下游之廠播散蜚語騰謗省中督委鄂人李宏毓往查李不過思攫數百金　先子不喻其意後李託人來借二百元以路費不足爲言　先子如數送去但報銷冊開列支付帳內李聞而大恨旋省銷差日致媒孽復以闔廠憤怨人地不宜爲言　金公雖知鬼蜮之謀而

以同鄉至好故不能不稍避嫌爰假水大不便泊船爲言札令撤廠而　先子一年心血全付東流矣十一月間白廟緝私差期滿又屆三號礮船因礮手解府訟事牽連該船不復歸廠（已奉撤廠公文）在省河停泊水兵復在娼寮與人械鬬致死龜奴及酒保二人管帶羅千總被收兇手監禁　先子有統轄責大爲反對者所攻擊於是本廠員司或掀風鼓浪或墜井下石誹謗之葦或竟爲前此曾受提拔之人世情之險炎涼之遠未有甚於此時者

先子自交卸後始知平日家用半資典質（白廟緝私差月有薪水百兩加紅鹽油燭費十餘金合洋元不足二百省寓每月連酬應一切至少需三百元香爐峽鹽差又不兼薪此三十六兩者藉以津貼廠中各委員自正月以來卽以典衣質物支此空架一年餘箱篋全空雖欲舉債而人不信其貧甚至招無數謠諑而仍不得一錢兼兩役差而光景如此宜外人之致毀也）今幷典無可典質無可質矣　先子心雖惶急而絕不自悔但恨勞而無功不足以酬知己耳抑鬱誰語肝胃兩傷

十二月初八九齒痛大劇次日腮輔均腫日不能食夜不得眠至十三日辰刻余兄弟入內問安見　先子不發一言而兩顴火赤以爲火氣上升而未知大禍之將臨也飯後　先母亦病迨未初忽　先子召余兄弟入謂之曰吾將與世長辭矣五內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如熒眼似火出汝等他日無玷乃父之清白也爾時神色大異　先母聞變驚起一慟而暈當斯時余兄弟甫自書房出既不知　先子心中之忿怒而更不知家計之艱難大故陡遭驚痛失措至申後　先母漸醒　金公亦囑其親友劉汪兩君來議喪事詢殮服亦無所有而搜　先母家用拜盒中僅餘爛板銀洋四枚暨當票七十餘紙在場見者無不同聲慨歎凄然淚下以爲清廉至此可謂極矣劉君走告　金公爲之涕出遂囑劉君主持一切購棺贖衣蹌攘終宵次日巳時乃得入殮金淮生先生輓以聯云一官偃蹇宦海靡常太息青蠅歌罔極八口飄零家山何處空嗟黃鵠賦歸來紀其實也

先子入仕十年未握銅符然歷奉差委遇事認真如保甲坐辦釐廠總辦等在他人得一亦足以致富而　先子處膏腴而不潤矢精白而不渝宜乎天福善人報施不爽乃官不過四品壽不及六旬而且動多拂逆磨蠍在宮豈叔季之世君子否而小人泰歟抑古人有言廉吏可爲而不可爲歟蒼蒼者天曷其有極

先子賦稟素強自余有知識後從未見抱疾呻吟朝夕偃臥惟牙痛時發症屬風火

稍享休息即愈耳三十以後因胃脹疾醫者勸食阿芙蓉辦保甲局時遂毅然戒去昕夕勤勞未見有何不適也遇清貧親友及苦學文人無不改容致禮嘗指示余兄弟曰某也安貧耿介之士也某也好學純篤之儒也貪爲生平所最惡謂敗國亡家辱身喪行無不由此一念基之前清失政民國多故　先子之言可爲著蔡矣余行能無似不能博取科名以慰　先人望而數十年來謹奉遺訓以教子孫不敢隳我家風蠅營狗苟者職是故也

戊寅十七歲正月十六戌主家奠次日奉棺暫停同仁堂每七日一往視二月移寓花塔街　舜臣惠生兩母舅回江西男僕數人求諸同鄉薦之出外家惟母子三人及蔡媄一多年之傭婦上下五口相對悽然景色蕭條門可羅雀　二兄時須外出支應門庭　母氏命余重理舊業時獨居小樓影形相弔不勝孤露之悲手澤猶存徒抱終天之恨雞聲燈火送此無情之歲月而已秋間　金公升署廉訪賻賵事漸有端緒由臬署墊洋數百元將　先嚴慈之衣服首飾由長生庫贖出金器向舖倒換其袍褂等件各留一襲餘悉變賣　先人衣履不華出售亦難得價寓中粗重招人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承買其錢以爲寫廬日用之資至十一月戒行有期矣

申港雖桑梓之鄉而吾家自　先子外均生長南昌故日前有運柩回贛與　前母合葬之議也自　金廉訪主張葉落歸根而前議作罷矣惟宗族有無近房戚黨是何職業　金公既不甚了了余等又未之前聞前路茫茫殊爲憂慮蓋　先慈之所以毫不遲疑者爲余讀書計便於考試且鄉居省儉既可慰　先人期望之深心亦曲徇　金公成全之盛意也況又許　二兄隨任家計代爲主持意謂食苦數年或有回甘之一日詎料吾家厄運此時正當發軔之初耶　金公派人（彭姓湖南人金公之親兵已保千總到過江陰）護送並作嚮導歸程須航海至滬改換民船經蘇州無錫而至常州再換小船以達申港海船名鎮江臬署定妥艙位復向粵海關請得運柩護照及行李免單交彭姓哨官送來先期將　先君靈轝滿纏草緶扶送上船　太恭人暨余兄弟亦於開行隔夜上輪住宿船長約五十丈寬及十之一　母氏蔡姨雖同在統艙而偏於一隅用帷隔之地極安逸與房間無異（買辦某有不少小帝包識諸床位之下故照應亦覺殷勤）爾時船中設備一切簡單即附搭之客商亦無今日之衆海行危險非萬不獲已不敢出此途也

余時覺耳目一新足無停趾隨處縱觀次日傍晚啓椗波平似鏡月滿如盤覺海天空曠觀於此者真難爲水也四更泊香港次日上貨直至五時後始畢重復開輪余狃於省港之行也以爲海輪不過如是耳啓輪時仍立甲板之上意甚得不圖船一出口卽全身顫動蜿蜒如龍蛇余兩足虛懸似無着落頭腦昏暈亟亟歸艙腹中所儲遂踴躍爭先喉舌不能禁阻悉傾筐倒篋而出之始則食物物盡而繼以清水逮乎水盡則膽汁出矣其苦甚於黃蓮舌本喉間總留餘味正萬不可耐之時適有呼飲粥聲余以爲船中所備強起扶床持碗往至始知爲同舟之客所自備渠贈以一杓入口則鹹而澀觸鼻又臭而腥喉吻枯渴姑少飲之豈知三咽之後吐停而暈解精神頓振因以餘瀝飲吾兄亦竟止吐惟　慈母蔡姨畏其腥臭不能入口幸船行稍穩不類前此之神魚縱壑上下騰拏至是余始知海行不易也使非稍受懲創不且視海若如康莊安而不思其危乎天下事不經一番磨難不長一番見識大易所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謂此也輪經福州口顛播尤甚繫箱籠之繩索皆斷而人轉不吐過箕波後翌午乃抵上海　二兄偕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彭君往投各信　金公函託友人照料換坐民船及起柩等事次日午刻過船　先子靈櫬由起重機弔上梳頭轉至船旁徐徐而下看似危險實甚平安入船供奉中艙行李粗重亦復如此有碗桶一隻脫底而墜一落千丈所放碗碟無一瓦全矣自易船後諸人方得安寢內河長行船隻類多禁忌余少不更事每向篙師詢行路若干暨離某處遠近至陳慢翻等言恆不知檢入門問俗亦旅行客所當留意者也鄉音入耳遊子欣欣此通例也而吾家則反是抵滬抵蘇之日方言愈覺離奇蓋聲入心通者十僅三四意會而得者亦復三四竟難索解者十且二三至向人談論則恆相視而笑非真莫逆於心也月底至常州　金公有鼎恆槽坊開設大北門其姪小林君爲之經理誠篤君子也當吾家由粤啓程時金府已函告一切囑爲代僱小船及處分餘款事到後　二兄持函往見承爲照料瑣屑備至中港河道水淺橋多冬尤苦涸惟最小之蒲鞋頭（船名）尚可勉強通行灣曲甚多舟子視爲畏途非曾經去過者不肯往也爾日覓得熟悉途徑者一又僱同式者二辰刻解維載重水乾推移費力傍晚始泊麻皮橋水程距中港尚十餘里人家三五雞犬相聞輾轉中宵近鄉

[illegible]堂

情怯蓬低打頭床短礙足小舟一葉其風味爲我生之初所未嘗者也

晨曦初上是日爲十二月朔邪許聲喧驚回客夢已安抵吾鄉大橋之下矣攘往熙來正當早市　二兄上岸謁繆九齡表叔祖此乃闞之　先大夫者其人爲吾王母兄弟行鄉間賃屋事金褰訪卽託之故先覓其人商量安厝靈柩及謁族尊長等嗣有十餘似小工者來聞係擡棺柩者　二兄回船始知停棺於宗祠中此十餘人有殷有繆有鄰夫祠中享畢卽爲搬取行李有車有挑毫無規則幸皆屬鄉鄰無庸監視　慈母暨蔡姨亦乘獨輪小車行未數武卽搖搖欲墜詞換二人大車始不滑下但仍係單論稍一轉側傾覆隨之未幾抵村有逆於門者一繆傳生表兄　先王母之內姪孫又吾家住屋之新居停於戚最親於誼最厚一方秋泉表兄吾族姑之子也同居一門之內傳兄有胞姑姊二人秋兄惟老母在堂均未娶彼此相謁循例寒暄而已

新屋在申港繆氏大村距街約半里煙戸百餘亦大村落也吾家所居在第二進大廳西梢間中隔板壁爲　先慈蔡姨所居廳後朝東廂屋兩小間一爲客座一作書房　二兄下榻於此余則隨母起居廚舍兩間一置竈一堆柴大廳前側廂也屋少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物多頗覺壅塞僱用江北婦女一名司炊事及洗滌苦無睡處卽於柴上鄉俗用軟柴茅草稭梗麥稭之屬設鋪適方姑母亦沿河大房裔入鄉問禁入門問俗∴母氏賴以諮訪焉安頓粗畢請最近支之族叔永全同往宗族親戚各家拜望沿門晉謁見必三叩或直立而受之或盤辟而避之永叔雖人人告以稱謂而所見太多甚難記憶且余目短視覺其中面目強半相同孰丙孰丁漫無分別

鄉中亭物多非吾目所經見農家畜牛每繫之門外崢嶸頭角身體龐然道途遇之不敢越而過也嘗聞鄉間有牛觸人事故覩之恆有戒心當夕陽初下稚子牽歸曉露未晞牧童驅出余屢見之心甚服其膽大

牛之外尤有可懼之一種則村犬是偶見生客裂嘴張牙努目視人嗥聲如豹甚或聞吠而集三五成羣前後圍攻進退維谷余在鄉屢受此窘矣故出門一步必須偕伴同行一因惡犬難防一以道遇尊長未知是何親屬便於稱謂也同屋親串往往以三小姐譃之然以視今日閨秀獨來獨往之神情余且深媿弗如

臘鼓催年十三日爲 先大夫小祥之期 二兄降朞之服滿矣 金公爲余家置

租田二百元（俗以錢一千收米一斗三年回贖然此非有聲勢及精明強幹之人不能免拖欠之弊）又餘款二百元由小林先生存入某木行按月收息三元利率已分半矣　逸亭廉使之於我家可謂生死人而肉白骨也後之子孫洵當世世念之

先母所急爲余讀書事諄託九齡表叔祖代余擇師商定　朱敬齋先生（母意因二兄須隨金公任不欲余遠出擬在申港從師奈無相當之處）送竈後九公赴江陰城道出夏港（東距城八里西距申港十二里）遂致關聘焉每年脩膳費共三十二元節禮在外爾日已不甚菲約定正月十六日開學

己卯十八歲元宵節過料理行笈計所帶爲十三經讀本（公穀儀禮已將畢爾雅尙餘大半）及詩文紙筆文具之類其被褥衣裳皆慈母手中綫也每聞　先慈與方姑母談及余出就外傳往往涕下沾襟余知吾母之意心雖悲痛而不敢形諸詞色瀕行　母予以四百錢爲清明一節洗衣剃頭添購筆墨之用上車時余喚母一聲不勝悽咽而母亦淚落如綆

送余赴夏港者即九齡表叔祖到館叩謁　敬師及　楚洲太先生　太師母并坐東翼昌先生昆仲等　敬師諱爾楷江陰縣學廩膳生年二十六歲附館者止余及

顧明鰲兩人（顧十三歲尚未開筆）餘小學生八九書室裏外兩間裏間有地板設舖四餘小半爲余讀書地：師留九公飯席間略問余幼讀何書曾從何師完過篇否余一一具對余見 太先生 太師母面貌慈祥 敬師亦平易近情私衷竊慰於九公歸託告知 先母請勿爲念整理床帳畢即陳篋發書：敬師約略一觀詢能解否生熟如何余對以讀若干即自講若干舊書中惟周儀禮兩種最生今又荒疏數月非讀數徧不能背誦也 師索所作詩文閱後指：秦子治師伯所改數首曰此可效法也燈下獨坐閱書遊子他鄉自今日始憶唐人少孤爲客早句幾欲痛哭失聲二更後 師命歸寢乃和衣而臥次日擇舊書之不甚熟者重温之：師選講時文一篇令余熟讀偶聞：師讀詩文琅琅之韵實爲耳所未聞間一效之殊類邯鄲之步文期命題作八股四子書原亦能解但各種理法素未講求連上犯下亦不具曉依題敷衍勉強成篇雖非兩字不聯却亦一無是處緣張口即說正面不知虛實不分主賓至於如何命意如何遣詞更談不到矣性既不近又復久荒無怪滿紙皆題目中字殆無十畫以外者連作數期顢頇如故：敬師每謂余曰汝讀書頗多何以一句

不能用然觀汝之人及汝之詩又似非兩脚書廚者此後當取典麗之文選讀之至聲調固文章末節然場屋考試非佶屈聱牙之作所能取勝也

三月間西郊書院開課十鎮生童均可報考此院亦　金公創始募款造成以嘉惠十鎮士林者　敬師每試必膺首選然膏獎有限名譽而已矣是日余隨同觀場文壇學步此爲有生以後第一遭山長卜崧生先生題爲舉爾所知一節童題入相友二字余文前半尙無大謬中後作成單句題連上而非補上經　敬師改削遂斐然可觀　二兄亦到弁晤葉樹滋金筱林諸先生次日言歸路經申港留　敬師午飯余以清明節放假得留家十日中心喜悅不啻衣錦還鄉節近清明墳頭飄紙余遠望五色繽紛以爲雉尾也擬掩捕之傴僂而前近及十步而始知其誤鄉人見狀大笑余慚赧不勝歸向　母氏述之方氏姑因爲述近視眼詩一律以爲笑樂詩曰笑君兩眼忒稀奇子立身邊問是誰日照瓦楞拏雅子月移花影拾柴枝因看畫本磨穿鼻爲鎖書箱夾斷眉更有一般蹺蹊處吹燈燒破嘴唇皮詩頌形容盡致余所得四百錢用未及其半焉

某日爲　先大夫窀穸之期先夕在宗祠設奠族人親友多有弔者是夜伴宿靈前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昧爽發引至虞門橋東村之西　曾王父塋昭穴而封穴焉墳共三邱穆爲　伯欽世父佳城如品字式西與梁氏墳塋毗連曩年曾懇　金臬使代爲植松若干株他人不知弁梁境在內樹已盈丈忽爲野火延燒而梁五保君浮厝之棺亦遭火化矣風聞起事之由乃鄉人秋夜觀劇遺吸煙之紙煤捲於枯草堆風吹火熾遂致延及塋樹驚我　先靈鄉愚不知輕重殊堪痛恨葬事既畢　二兄重赴粵東至　金公任所

方秋泉（後改菊人）表兄奉母命拜從　敬師批閱文字是年爲子午卯酉正科年分　朱師擬場前習靜招菊兄至館代爲督諸生課余聞其至以忘形之友聯聚首之歡喜可知也菊兄向習詞章課期文賦兼作余見而慕之詳詢賦之四六句法又押官韻種種對仗平仄先是曾聞　朱師講小唐賦二首（雞鳴渡關 漁父辭劍）有聲有色繪影繪聲偶一揣摩神爲之往至是復取李選賦學正鵠閱之知作法不外層次而對偶貴乎精工惟腹有詩書方能指揮如意白戰不持寸鐵非所論於駢四儷六之文也菊兄當賦課拈得繞屋樹扶疏題余亦東施效顰僅作五段所謂以題字爲韻也（凡賦以題爲韻）

者須運賦字押以題字為韻者則不必押賦字其或另取八字或成語一句者亦有之此皆為官韻字呈師批改　敬師點定後有初學作賦便爾章安句適美才也之譽余由是而學賦之念愈堅

七月杪　朱師赴南京鄉試余與菊兄在館按期作文中秋停課一天不及歸省夏港年分六節清明端陽中元重九冬至年節此學生放學時期亦館師收脩日期未幾余以瘧歸　朱師返里仍暫留菊兄庖代九月初余病小愈得　朱師寄示批改文字八股無大進境而賦則日起有功所押官韻頗能用典數日後方菊兄歸因重陽放假　朱師寄語囑余俟開學到館是月聞　金公新拜陳臬粵東之命　二兄家書言　金廉使不日入京陛見後順道回江陰一行擬至中港視吾家新居云云乃未及一月　金公忽以中風薨於粵二兄在署裏理喪事鄉間訛傳出家及種種不經之談真無異癡人說夢，逸亭先生篤於故舊於吾家尤為周切不意新膺帝簡遽賦仙遊貧薄鮲生後將誰恃吾家之不幸亦金氏不幸也

冬十二月　二兄由九江附輪先歸　金公之喪由粵舟行至大庾逾嶺復沿贛而下取道長江至鎮江而入內河以達常州　兄以民船遲緩乃先行然為　先慈所

帶壽枋一具人物相離遂至無從究詰矣

年終放館例須拜　至聖謝先生而爲師者亦必具饌以享及門之人此夏港通行之故事而余實未知先期一日天降大雪平地積六七寸余心之懊喪不可言狀臨睡與顧同學明鰲商謂大雪如此吾等歸期將因此延誤不如趁天未明踏凍而歸先生家人未起不至阻我行程顧同學亦以爲然於是連夜收拾打鋪蓋裝書箱四更雪止出門一望遍地瓊瑤照眼生光無煩籠燭兩人遂將各物交託同房相伴之商彖違訣西行不知東方之未白各持一竿用爲狗備斯時寒雞迭唱凍雀無聲路無行人景趣清絕過鋪頭至虞門顧同學辭歸余亦循大路西走抵家大牆門猶未啓余呼　母氏開之　母披衣啓扃而深訝其早余告以故　母深咎余之不聞於師而私出也然事已如此余亦憬然而悟雖悔莫追少年作事其鹵莽滅裂有如此者

庚辰十九歲申港楊君梓堂之弟建平及冠賢表弟均從　朱師受業是年同門附徒有七人開學後門斗葉心培傳知縣考余因時在禫服期內頭場未及與考至三

覆始補正場　二兄終覆在三十餘名三月與　二兄同赴府考始晤伺月丹此當年襁褓中互易其寢床者也（書見　母　母言余周歲時　先子在何裒坊先生吉安府幕每日乳傭抱余入內渠之乳媼日抱其出外彼此互易母未而寢十日而九焉）正場發案申港諸君多未招覆余一人獨居旅舍一切不便遂住月丹寓後終覆案出兩人均落孫山院試正場爲五月初六余兄弟初四到城住布政司坊巷西鄉試館天氣炎熱市中食物或多不淨余端節黎明即大吐大瀉腹痛如絞殆痧症也至巳初冷汗如淋唇白口噤族人暨送考者急扶至附近醫室求診並呼理髮匠急以鍼刺手兩太陽兩大指唇中虎口均無所覺嗣當心一鍼入肉二寸許鍼出而痛立止真神乎技矣　二兄急僱車送余歸午後抵家渠乘原車返城緣本日五鼓即須入院聽點接卷考試

越數日案出西十鎮僅取進殷漢章一人此殷原籍丹陽久西居郊非真土著也考前有人攻訐而未見其到城渠之改名漢章乃影射計　二兄考名煥章余係補考人知申港殷氏有兄弟二人入場其名頗類昆季余之病人又不知遂得冒籍爲江陰附生然是否　秉常公裔未及詢之　二兄取佾生第二人時猶未有提覆之制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也方鞠兄亦報罷

秋間 二兄赴江西擬改習錢穀詞拜汪先生門館廣信府之上饒秋初余又大病係出紅痧痧透而又變瘧首尾三月始得就痊聞館中新來一陳姓同門筆下甚佳余媿甚到館每日讀文必設身處地以體會之澄心渺慮以思索之如是三月而文理大進連期六課皆居陳右 師令陳降與初完篇者同題余然後知陳恃夾帶故極佳之文往往攙入一二費解字甚至烏焉亥豕而自不及知或引用經文而不知出處此所以爲人覷破也

朱師欲以兄女妻菊人屬余爲言於方氏姑母卜吉文定余爲原媒而請繆蓮洲表叔代行之九齡表叔祖爲余作伐繆氏 申洲表叔之長女蓮洲先生之姪也殷繆本世姻 母氏極欲與聯婚以續舊好惟八字之說不能無疑爰託人向常州三知堂占之據云欠合 太恭人問余取進止余曰使子評之說足憑則世間夫婦皆百年偕老者矣不過吾家娶婦書香之裔爲宜蓮洲先生敦篤士或無不可 母意遂決適方姑之姪晉保來鄉 母以乾坤兩造託爲推算渠云無礙乃擇十一月 先

子生忌日行聘焉嗣是吾家四世三爲繆壻矣
是年放館有日先期戒備余等萬不至復蹈前轍不別而行謁　聖拜師並至　太
先生　太師母前告辭禮節周到非去歲比也飯後與建平冠賢僱車同歸自連姻
繆氏而東圈門不肯復經靦覥情形抑何可笑
辛巳二十歲方兄館於毛莊橋離夏港僅二里許二月縣考余亦隨衆入試招覆在
四圈三覆後被黜三月府試正場在百數十間初覆後同寓徐吳二人因入府署觀
審詞訟忽牽連被拘（考童闖事將大堂公案掀翻府令閉門拘人兩君以爲事不干己雅步而出遂被拘留）余等往東門天甯
寺隨喜未之知也抵寓門尚未啓以爲兩人在友人寓所耳因與裴池鳳君同往所
居館舍其尊人蔭甫先生歸始知徐吳不返之故平空受累可謂无妄之災
次日往探消息知二人看管於府知事及縣糧廳署雖無縲絏之加已成畫地之禁
清白身體失其自由且阮囊空空何以支持朝夕官中之事高下在心政以賄成何
從與之言是非黑白耶別有趙姓一人家計尚可除吳君外徐亦有富名欲逐逐而
視耽耽恐非空言所能了事也二覆案出余雖有名而位次甚低連日因兩君事奔

中華書局依宋版印

走探問頗覺罷勞遂不覆試而歸申港　先母初聞余寓中出事極懷念余抵里稟白始末方悉同伴被捕而余並未牽率半月憂疑至是始釋

院試蔣居　二兄復歸擬以佾生入試惟夏子和宗師出缺黃潄蘭大銀臺繼之主試易人頗無把握黃重典制題與兄文筆不合余府試名次不高古學一場亦難自信泮宮芹藻今年殆未得採耶嗣院考兄弟均不得手西鄉十鎮獲雋者竟無一人是歲始行提覆制先時正場案發即爲取定至是乃先行提若干人或倍其額數或多一二十面試一前八行及兩後比與正場無大出入者始能入

選

文場失利家計愈艱不獨脩膳難籌即菽水亦將不給也存項既罄余從師費金廉使本允代籌金既歿則止得動用存款矣且兄之來往川資及余定親所用均取給於此項存款之內田租無餘來日大難苦無生法囊在故紙堆中曾檢得吾家乾隆間田契由單數十紙親友中勸爲訪查亦可生財　太恭人習見鄉人之以此爲利也種種欺詐以苦善良命余悉數取出焚之曰吾家數世宦遊亂後清糧又未報領新單百餘年來此田已不知幾易主矣吾寧貧困不可留此害人況富貴在天強求得禍汝來歲姑作童蒙師硯田爲活毋庸寸心憧擾也

季秋　二兄回贛習金穀並送蔡姨歸其母家冬季余親理租事造門催收不惟陳欠不完新租亦多缺額余既不習田事疲戶復多此種契約本近抵押性質當年購入過信經手之人田非上腴人又游手索取過急非以踏田自種爲言即遠避不面昔人有言田爲富之本不圖余於今日田竟爲累之頭

院試報罷　朱師分小學生數人命余教授知吾家貧欲以所入抵脩膳費也建平冠賢均赴鄉爲蒙館師余與蹤子香同學投考江陰城內禮延書院年來西郊課尙稱利市止膏獎過微遂不足激起人之爭競禮延向歸學使甄別有官師兩課月考前列花紅膏火亦復數千寒畯生涯居然不惡窮儒恃此爲活者固大有人也家中自二百元用竣後有出無入　母氏獨居中港無一事不躬親下至炊爨洗濯力即不勝亦勉強而行之故手背骨露筋粗與田家老嫗無異平素食無兼味遑論旨甘余附讀在外每當寒宵雨夜孑影煢煢蕭索情形有非楮墨所能盡者余是年以西郊書院故每逢當課則隔夜回家明晨到院領卷夏港諸人之膏獎等由余帶歸朱師著人向余收取交卷亦如之四次往還可省行四十里不惟路途減短即時間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上亦少躭延也余母子因是月得二日之團聚當相依為命之時經月復面似亦稍慰倚門倚廬之望第余燈火通宵　先慈是夕不得安眠矣方姑母病歿鞠人表兄有出門之議來年毛莊橋館因薦余代之

壬午二十一歲余之出為村夫子也固為無力從師亦因便於小試然青氈況味去歲已略嘗之最無聊者學生歸後未寢之前耳余幸有附徒一人相與作伴年十三四為未過門之妻黨親然又無可與談空屋三楹闃如古寺師徒相對直同苦行頭陀惟鄉人視師極尊開學之初輪番供給每值二日傳食諸家蓋到館後一月間固無日不酒食醉飽也圖口腹而喜饕餮者頗覺自快朵頤夏季方兄偕冠英表兄結伴為蕪湖之遊故鄉交好又少二人寂寞寡歡私心悒悒是年書屏表兄丁外艱授徒於申港街西胡氏每逢節假尚得為移晷之談去一知交而來一知交人生聚散冥冥中固有一定之數耶

癸未二十二歲余仍館毛莊橋惟附徒張養成易張鳴鶴（鄉董張穀齋先生之少子）縣試余終覆而名次居頭圖末（初覆在前三十邑侯陳鈞堂另提覆試大雪之後天氣奇冷墨膠筆凍一字一呵坐處門窗全無苦不可耐）三覆終覆

改坐花廳春日融融輕寒薄暖較二覆日手足僵凍鼻流清涕者迥不相侔矣

余六七歲時隨侍粵東地氣溫暖從不御棉除夕元旦恆夾服也自十七歲扶櫬歸里臘逢大雪始着短棉衣外罩灰布單袍少小固不畏寒亦半由經濟所困喪服外除後始將開衩灰布棉袍褂改爲燕居之服所謂皮袍皮馬褂者尚在余之理想中緣南方卑濕　先子所有皮衣非蛀壞卽成鞹少數綢服及袍套　二兄赴粵已悉數攜去時余居憂且鄉間亦無所用之至十九歲後方且急於餬口更何暇計及章身憶幼年讀荊本轍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題文中比云敝袍不恥矣借不恥以掩其貧而平日無資身之策可知此數語酷似爲余寫照

是夏府試正場文尚不惡劣錄稿呈政　敬師亦以前列可望案發仍居百名外初覆無甚更動二覆幷不見招院試古學未取首場又復遭擯余三次小試除第一次因病而未入場外實已觀光兩度揣摩朞年依然鎩羽不敢呼屈要亦不能不歎數奇縱　慈母寬慰　業師勉勵（師嘗言不愁進得遲止要中得早）而人壽幾何安能以錦繡年華斷送於風檐矮屋中也久悶思噎而還地爲良之念日蟠結於寸心適菊兄歸里就婚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開正有攜眷赴蕪之說因與商推先至江西　大兄處稍籌川費即襆被入京暫投童姨丈夫子謀一駐足地以北籍投卷順天倖得一衿遂留北闈鄉試菊兄頗然其策於是議決同行而　幼欽長兄景況如何北京　姨丈力量能否均未計及自來江右遷延數載徧嘗世味酸鹹顛倒一身依舊風塵潦倒行年近壯所事無成始謀不臧伊誰之咎

冬月辭毛莊橋來年之約竭力摒擋得糴米價鷹光十元以爲膏秣資　太恭人以舊皮襖爲余改製馬褂一以壯其行恐北地風霜甚於南方雨露也　朱師頗不以此行爲然每於菊兄前微示其意以爲舍近求遠道長爲勞何如摩厲以須及鋒而試苟功深養到自能破壁高飛無如余意甚堅余氣甚銳直言金玉竟爾淡漠置之

甲申二十三歲正月杪偕菊兄伉儷乘民舟由夏港出長江先期一日吾　母含淚而諭之曰汝童年喪父以致纔逾弱冠即須僕僕道途作客他鄉爲事畜功名計情非得已予豈不知所以始終不尼以一言慮阻吾兒之壯志也但予體早衰日後能否見汝之成立殊所難必萬一汝兄無力相助不必冒昧京行宜即速歸以慰吾念

客中諸事謹慎舟行尤不可性急每月總宜寄一家書使予知汝所在至贛見外祖母爲我道今生已矣諒無相逢之日矣言至此哽不成聲母子相嚮而泣悽楚情景終余身而勿能忘

在船見漁人網得鮮刀魚一尾菊兄以善價購得蒸食之味極腴美與市之街頭者幾有霄壤之別翌日過孟河大市集也傍晚抵鎮江太古北京商輪稍遲到埠余等過船次晨十鐘至蕪湖其時太古公司尙無躉船下划子入洋棚余與方兄先至江口萃峯叔寓進謁叔祖母暨嬸母令傭人呼輿往迎方嫂來寓萃叔面貌如前回憶粵中之別已七年矣談次云有李鼎臣者江西九江人大關委員自言其尊人與先子爲同譜兄弟甚有交誼令余往拜之初次晤面本無多談稍坐遂回午後李來謝步越日送程儀四色叔令全收以帖謝之犒使者錢四百繆紫寶族姑丈及保全族叔均在蕪先余等而至者也勾留數日余復溯江而上至九江寓致和棧每日房飯二百文探詢至省路程聞搭船祇需五六百文惟過鄱陽湖須看風色所謂升米鄱陽斗米鄱陽石米鄱陽也阿尾子（船名）雖小行速而載穩客欲上省者可往城外詢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之佘循所指前去見阿尾多艘泊於岸邊船人沿途攬客佘擇一面目馴良而船身較新者議明船資五百文外加神福二百飯食每餐二十至行寫票約定明早上船開行

在船同伴三人一赴吳城二晉省者也屏風山下有老爺廟祀明功臣舟過此殺雞放爆竹焚香楮以爲神福風利舟速兩日半至省城佘呼小車載行李徑赴毛家橋詢得　大母舅所居叩謁　外祖母　及舅母有表弟二一乳名六十（外王母六十生）一乳名七十（外王父七十生）　大母舅時館弋陽未及晤飯後偕六十表弟往謁二舅（父母）生表妹一人景況清寒非前此比矣回　大母舅家　惠生三母舅亦來詢其何居云在大姨母處晡時往謁　舒大姨母知姨丈見背多年表兄二一（錢店生理 就散席館）表弟二（玉芝）（在潛署充貼寫一 尙未成童讀經書）一詢　三姨（丈母）均作古人表弟在外學生理次日隨　二母舅往舜臣母舅處叩謁　三外王母　三舅母　五舅（父母）　三姨母等此爲外家次房一支　外王父三胞弟也　五母舅在家課徒患咯血症　外祖復有胞妹三一沈一朱一楊（楊本富室 今亦式微）各表母舅均出外沈朱兩姑婆早故祇　楊家四姑婆尙在與

包氏嫄母合居

次早約同　二母舅出進賢門至京家山老龍窩上　王大母暨　前母墳碑塋無恙　先子　先母兩生壙尚封石儼然又至　外祖墓余雖不信風水而塋地局促斬削殊覺險惡非常如言堪輿定非吉壤以死例生亦神靈所不樂也

復搭船往撫州（時大兄分府候差）三日乃至僱夫入城詢金谿試館一探即得余別兄九年矣　嫂氏往贛余僅三四歲故面目不能記憶　長兄已蓄鬚兩姪一五六歲一三四歲白胖可喜同寓有秦某某孫達三兩君均紹興人亦分府候差者撫郡有發審經費一項年可四五百金同光之際分府者止一二人故頗覺裕如自後聞風興起來者益多而向例額支祇有此數於是人人皆困月月不敷兩忙例差之外又以提案爲生財之道矣

小住半月莫展一籌間至縣署錢穀龔晝堂先生處（盧外家之親）談及不能入都擬先謀一小館之策承其慨允代作曹邱然薦牘空投十無一應夏季陳紫蓬太守設經古之課（府有鳳岡書院向課時文此時新增古學）余以臨川爲湯玉茗先生桑梓其後裔頗多文人因報湯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本殷名投考（生二百餘人臺四百餘人）扃門而試童古賦題爲觀雲悟筆意案發余取童古第一得獎葉注有正味齋駢文一部適府經廳杜子孚君西賓缺席秦孫兩君薦余爲替人朝說夕成明晨杜君來拜卽請到館惟脩羊極瘦月僅三竿零用五百如此而已矣綜歲所入不過四十二千錢以較毛莊橋猶有不及離鄉數千里閒居大半年似比區區日入百文之苦工尙須借一試以爲羔雁甚哉科舉時代人之觀念眞所謂紗帽底下好題詩也

杜爲四川綿竹人通歧伯雷公之學入塾讀書之子三長者九歲正夫人出餘一八歲一六歲新夫人出（川俗所謂兩頭大也）幼者最佳余頗愛之館課不多惟岑寂難耐　二兄亦來撫遂從龔先生遊余課畢亦時入縣署因得識沈虹橋吳舜臣狄量甫汪小蘅諸人龔君太夫人（生母舒繼母吳均與盧外家有親）敘親表姊行也年逾半百故亦不相迴避生平善罵人皆目爲山膏

中法失和沿江各省頗爲震動贛居腹地交通滯而消息遲撫州尤內地之內地也除一二官文書外戰事絕少見聞得　先慈諭始知吾鄉人情洶懼謠啄紛紜遊子

他鄉亦祗能於平安書中强言慰藉而已後數年歸來聞：毋言當日情形至爲紛擾未婚男女往往一時遷就配合參差永世乖違未必非此戰階之厲也冬月龔先生復爲余兄弟介於端石如太守襄辦筆墨此君爲某尙書孫來往官場太邱道廣年終賀牘削草竟逾半千

歲終汪衡舫明府調署南昌龔君及諸相識行將判袂余杜處館事脩脯旣薄責備益多首蓿一盤正如鑽紙之蠅幾見出頭之日昨曾以此衷曲爲畫堂先生言之渠勸余一同下省另作良圖沈吳泰孫等亦以爲然余思省城局面較大機會較多彈鋏馮驩或易覓孟嘗寄食於是一肩行李重返章門再續前遊不作臨川之夢矣

撫州府署旁空地一方相傳爲湯顯祖玉茗堂故趾今有巨碣一刊舊玉茗堂四字又有一井名銅鼓井以片瓦擲下淵淵作金鼓聲或以衣蒙井口撲之亦然

乙酉二十四歲抵省後龔君邀余同住并爲言於汪衡舫大令以襄辦書記名義留於南昌首邑向稱煩劇除刑錢兩席外人數最多者厥爲徵收（略有丁漕規費）至書啓一席旣甚清苦又非文人不辦尙無擁擠之患也此次汪調首縣上遊所薦朋友吹噓并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余已有八人後又有德中丞交下一人指名在書席上掛名稱總書啓其實文理毫無不能舉筆人固俚俗又吸洋煙終日昏沈非二更後不聞其聲也其餘同事七人亦從未晤面余詢之龔君始知若輩大都沒字碑挾大力者之竿牘而來冒讀書之名不得不號通文墨所謂孝廉茂才未必實有此事且未必實有其人甚或身自爲謀如范雎張祿故事譸張爲幻宦途中習見習聞不足爲異者也

是年又屆科場南新兩縣籌辦供給事前即須預備凡派人至各處採買大宗材料例須函知地方官以便關照似此瑣屑向歸帳房通信此次請人專辦帳房遂不與聞一切零星筆札均推之書啓矣其餘告幫勸募等等日有數通惟三節四六稟函視外縣較少因各上憲皆在同城不須多此繁文也汪東於通候答復不甚注意故余雖一人任事而應付尚覺裕如

滕王閣在章江門外面對西山闈舊趾本在城堞之上今移平地爲官府迎送之場屏刻王子安滕王閣序閣上牕外抱柱聯乃大江東去爽氣西來八字頗爲真切南昌新建兩縣署各有禁忌南邑官轎不用拄棍新邑官轎不用銜燈因一爲鳳地一

爲龍地南昌照壁旁有上下鳳凰坡新建照壁旁有東西龍鬚巷世俗附會離奇殊堪發噱

江西風俗視各省爲儉茶室除清泉館外無可坐之處至大菜館戲園則尚無人開設娼寮土著居多秘密賣淫居無定所非個中人不易識枇杷門巷也東湖沿岸地頗幽靜惜古蹟（如孺子亭百花洲等日見頹廢）無人興復半委荒榛若萬壽宮若城隍廟則囂且塵上耍貨駢羅乃兒童快意之場非吾人賞心之地

五月諸廟神像有出坊收坊之舉金鼓喧天爆竹帀地名爲驅疫蓋古鄉儺之意也聞格致家會爲研究云江省地勢窪下積穢薰蒸易成疫癘滿城得此硝磺之氣以散鬱而解温故夏秋之間疾沴遂少鄉人以爲神靈默佑其實乃硝氣發散耳言甚有理足以破迷信神權者之惑冬令德曉峯中丞壽辰於上海招來京班一部（名連陞班）唱演多日汪東亦在署開鑼贛之京戲以此爲嚆矢後廟戲堂戲亦多用之年終一部分返滬行至雞籠山因觀劇與本地人衝突傷數人死一人該伶視若無覩解維徑行鄉人到城呼寃汪又淡漠置之遂控府嚴檄緝凶不能得也（該伶等去時汪爲封船并派人送所）

以大遺物議後經差保調停苦主得銀百餘其訟始寢

丙戌二十五歲仍館南昌二月汪東有被參之說三月調署奉新汪自戊辰以榜下即用分發江西後第一次委署即係奉新在任因審明一謀殺案爲彭雪岑宮保劉硯莊中丞所激賞遂酌補臨川爲八大缺之一嗣又調新建調鄱陽回臨川卓異記名一帆風順故接印日宴集幕賓曾強顏自解曰此吾發祥地也其實由繁調簡官場例爲左遷緣德曉峰中丞參案亦有牽涉不敢令再回任耳爲劉恩溥侍御所劾涉及德中丞生日演戲並伶人行兇汪爲祖護等情並鈔錄士人所作聯額及所套陋室銘附摺進呈聯云以花爲緣以酒爲緣十二時拖妾酣眠無夜無明皆作夢誠意看戲誠心看戲四九旦登場賣笑雙林雙鳳更銷魂區爲愁海汪洋四字銘爲縣不在繁有漕則名官不在大有印則靈調來首劇惟賴德馨不嫌心太黑祇要眼垂青太太管稅契老爺收地丁可以調八琴談嫖經有絲竹之悅耳無案牘之勞形等到十二月重上再來亭主人云何惱之有省中一時傳誦汪名以誠聯文下對上二句欠佳四九旦者徽班同慶之花衫也向爲汪所眷自甲申雙林雙鳳兩雛伶入同慶而四九寵衰矣銘中德馨稅契等句皆實事八琴乃連陞京班之旦去歲自滬來江再來亭汪前回臨川任時於署園中所建汪別號桃潭主人故銘中及之然可謂謔而虐矣

六月汪奉革職之旨凡偕來之幕友家丁無不垂首至臆汪之爲官雖不能愼終如始而待人接物尚克久要不忘故衣食於汪者恆數十人無論縣之繁簡事之多寡皆以帳房徵收硃墨二席爲尾閭教讀陸全齋亦多年舊友惟予就彼書啓僅歲餘耳墨突不黔孔席未暖而依人燕子又須重作新巢際此窮途真欲效阮籍之痛哭

在奉晤徐君誠齋晝堂先生之居停主人也談次言　先君二十年前曾館奉新與乃翁結金蘭契余生也晚世交老輩多不及知徐本奉邑書香今歲乃姪乃郎縣試均居前列泮芹同採當爲指顧間事

余下省後假館於龔君寓擬一謁朱子文兄如不得當祇可重返撫州以累　大兄緣朱於盧涂兩外家皆有戚誼且主藩司錢席有年州縣中無人不識也晤談後尚爲關切並告知糧道署度支徐純青先生亦　先人舊友因便道謁之秋仲龔君舊東胡麓樵明府重回新昌本任爰託徐朱爲余函薦事雖幸成而關書改爲號件此非文墨事與幕學相宜用違其材不得不改絃易轍以就之所謂呼我爲馬則馬應之呼我爲牛則牛應而已矣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到館後知同事中茂才公不少有湖南臨湘余君毓蘭者楷法甚佳人亦謹飭擕有一僕因商明合用之同辦號件之趙君亦係外教幸龔君門下陶子煇君係南昌舊友遇事請教始得有條不紊綱舉目張焉

胡東軍功出身而筆下尚好惟猜忌特甚城府極深見人兩目下垂如自觀其鼻者較之汪東衡舫心直口快者迥不侔矣幕中刑席章子賢子文所推轂（與大兄爲僚壻）錢席龔晝堂書啓雷君皆十年前舊雨而亦不能信任帳房鄧君係胡之外兄宜若可以稍參末議矣然一錢之事亦須請命而行其餘散席更不過年節例宴相見一揖渠視爲無足重輕之輩人亦視爲絕少情誼之流彼此睽離事事隔膜即其家人父子亦復此虞彼詐各自爲謀絕倫知縣之稱無怪其徧傳人口也（絕倫乃滅絕倫常意）是歲大兄委署龍泉秀州司巡檢　二兄成婚後亦與嫂氏偕行

丁亥二十六歲余漫游豫章已四年矣名既不成利又無獲宜豐刑席日勞心於鬼薪城旦之書雀角鼠牙之訟默念舊學強半就荒日昨　慈母來諭云獨居鄉里老病尋侵擬在今秋畢我婚事第阮囊羞澀除在外添置衣履一二此外竟無長物余

既不屑仰成岳氏而又不願稱貸豪門至所識友朋殊多泛泛自維交誼尚難言及通財此事止有暫從緩議詎知五六月來　先慈大病余得信後即託陶君子煇代庖館事匆匆就道陸行晉省復由陸赴潯附搭江輪順流東下迨抵申港爲日已及一旬幸　太恭人雖未見瘳亦未加重見余歸里厥病漸痊然數年之抑鬱終歲之劬勞尤覺病骨支離頽唐益甚間及姻事余以暫緩爲言　太恭人曰汝猶忍令予獨居此耶當吾昏瞀時曾令人接繆表嬸余岳母也來吾已與之言矣一切從儉兩不求全汝速與媒妁言之吾欲生覩新婦之入吾門也余重違　慈意於是典質並舉得三十元益以前寄家用　先慈未動一文約四十餘元此次積存館穀除歸途川資去其小半外僅存四十餘元三數相合不過泰關百二也余因同居齟齬託人請於岳氏以入贅爲言再三而後允　太恭人因擇定九月十三爲吉期

吾鄉婚禮萬不能省者爲大床及新人之紅裙外套紫色襖袴取多子之兆其餘或借或租不求備也此次事由倉卒而購此數物殊覺竭蹶非常余之袍褂暨新娘冠帔皆假諸金氏隔夜具便飯四盤一碗俗名年夜飯通請族中及鄉隣不收禮物省事之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法無善於此

九月朔　先母始能下床然新病初起兩足猶無力也十日以後精神稍佳至十三日稍稍行動矣然以贅而非娶不免視為未臻圓滿余知　母意遂决於次日回村謁祖略具酒食以飫來賓迨暮　先母促余夫婦歸曰尙未滿月新房不可空也余曰俗以十二朝為小滿月俟十二日後村街兩邊住住如何　母似許可於是竟實行焉嗣余　岳母以　先慈一人居村頗覺冷落遂於房中另設一榻為　先母到街上之準備焉

朱敬師之尊人　楚洲太夫子微疾考終　敬師奔喪回籍余往謁之並致唁　師言在粵藩張安圃署教授館況亦甚平常又詢余此後行止　師勸余旋歸重理舊業謂人情勢利外間就事生員與童生其相去之遠殆不可以道里計如未進學縱文比韓曾詩追李杜無人敢以通品目之況不及昌黎南豐謫仙工部者乎老弟作幕數年世態炎涼當已深悉與其終年壓綫為人作嫁衣裳曷弗閉戶讀書還我本來面目況溷身衙署衣履須華交游漸廣區區束脩所餘有幾近聞令堂時復不豫

遠離膝下長路三千近無期功之親遠非旦夕可至萬一積思成病舊恙復發爾時去住爲難不惟多糜金錢亦且徒勞往返一誤不容再誤吾弟宜三思之　師於吾家素甚關切然在今日實有不能不去之勢衣服書籍盡在館中往取既難重置匪易況余尤不願以新婚之際致疑爲溺志閨闈此所以感佩師箴而又不能聽受者也是日繆晉初表叔託爲其子來年附學事定議後越日乃歸

十一月余行期已屆緣舟車之費尚未籌齊焦灼萬狀內子當出金如意一枝（余之聘物）兌得十餘元家用未及兼顧遂乘輪至九江由旱道行徑返新昌縣署客路憶及先母居處未定內子暈吐未瘳卒歲之資一未設措心緒惡劣無可明言加以輿人刁狡任意欺凌離奉新廿餘程而車輪忽壞言難勝重令我徒行當此荒涼道路中無可如何原擬抵縣治後加以創懲乃距城三里時途遇奉新某南貨店之號東道左班荊至爲關照該輿夫知余確係縣中幕客也桀傲之態一變而爲足恭諂媚神情令人失笑長途孤客沿途無一熟人若輩心目中尚猶有忌憚耶書此以爲旅行者之鑑

戊子二十七歲春間新昌舉行縣試閱卷諸友有正場後卽去者龔君薦余繼其任胡以余非庠序中人也疑之龔曰君忘某課之第一名乎卽此君之手筆也雷君亦以為言強而後可事竣酬勞余止十金薪之多寡姑不必論所奇者余止閱黜落之卷美其名曰搜遺其實生童之見彼尚橫梗胸中也區區一秀不料其可貴如斯往歲蹉跎曷勝後悔

八月得　慈親諭知長子路生忻喜之情溢於楮墨　先母望孫甚切當去冬內子小有嘔逆卽冀為有孕嗣每次來諭必道及之或云腹突出必係男胎或曰卜諸神許為麟兒余竊笑　先母之癡而又甚憐　先母之誠今如願以償兩老人亦可以稍破岑寂矣余身屬雙祧長子例應歸本生名下再索得子當出嗣　五先叔為孫人口既增則生計之籌不容再緩救貧之策惟棄書讀律耳龔晝堂先生朱子文表兄均有此意朱幷允俟學一年後入幕司牘習因拜龔為師至年終且二月於公牘等件尚無所難惟算法一竅不通卽歌訣中三一三十一句余竟百思而不得其解錢席最重交代交代必精珠算余性不相近視諸算學有類天書同門陶子煇君曾以鈔訣令讀奈刺喉棘舌曰不能

熟兩行目隔夜輒忘朝夕呻吟毫無所得因是扞格而學幕之念又爲之一阻

胡東貌若深沈其實熱中勢利緣性多忮刻遂至因疑生變因變成魔初則於家人父子之間肆其殘暴（有持刀殺子及呼杖扑妻用槍擊妾等舉動）繼且波及其親友寅僚之輩有類癲狂詩所謂此邦之人不可與處矣余時爲算術不明灰心幕學而臘底適奉　朱師覆函云來正設帳江邑北門從遊頗衆縣考有日准爲余先報名如願歸來則赴試時一切開銷均有同門擔任卽每月二三元家用　師可代爲設法云云既得此函未便再辜盛意諸君見助亦愛屋及烏推吾　師栽成之意以相與周旋厚惠銘心高情刻骨肅緘奉告定於明年二月內東歸

己丑二十八歲歸期迫矣二月初辭去號件事聞　長兄已交卸晉省且須以辭館事告知徐朱兩君所謂來去分明也南昌之行勢不獲已到後寓　長兄處弁謁兩嫂擇親友中之最近者便道一行晤朱子文兄及徐純青丈均知胡明府瘋疾大作近日又有同城文武堂屬互訐事（此在余起程後一日胡用六百里排單飛遞故昨日已到徐朱兩君謂荒謬若此恐不日卽須撤任）此人自信太過好作聰明聞中丞因其所稟本非軍情而擅用六百里排單飛遞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實屬異常荒謬且稟詞不倫不類擬俟丞尉城守諸人公文來後先行批斥而後揭參幸某軍門與有親情代爲緩頰囑先告病以保功名余在省之磁器鋪定畫茶碗茶杯飯碗若干件俱落雙款下鑪定燒每事在百文左右約期取得次早遂行南昌九江相距三百餘里舟行遲速無常導陸三日可至余以行李較重仍搭阿尾船行時猶仲春東北風利也在船遇同鄉劉毅生長途有伴不至寂寂矣渡鄱幸無風浪舟至大姑塘船人以水淺風逆爲言不肯前進距九江尚四十里諸客無法皆陸行以就之守風爲客所最長故寧多費二千文其實姑塘有船關舟人逃稅作此言以難客非真不能行也辰刻啓程亦晡時始到與劉同居江邊馬春和棧聞明日有招商下水偕劉往道署拜顧凱曾煥曾兄弟朱子文兄託其派人送余上輪翌晨顧氏昆仲到棧時江輪正靠躉船余等收拾行裝擬令棧夥肩送渠即令帶來二關差幫同照料並面託該輪買辦飭茶房加意伺候焉情誼殷渥令人不忘余等雖在統艙而請飯請粥待遇與官艙無異抵鎮給茶房酒資人亦不過四百錢在鎮復與劉合僱小無錫快一艘赴常兩日即到劉君回寓余則夜附航船歸申港矣

航船不能抵埠泊於近鎮之大軍橋余在舟遇一同宗因相約偕返余固不識路而彼又離鄉有年兩人行至繆氏村後（由大軍橋至村當由南向北不知當日何以迷於所向竟自北而南）猶向人嘵嘵詢大村所在聞者知余等皆申港人不禁大笑

入門叩謁　慈親見以衣兜路兒而睡　母令余視之則紅瘢滿面時天花方落痂也余稟告沿途所經並　朱師函招各節骨肉四人怡然相對飯後往謁　岳母並

伯岳全家至親復晤互相慰問而已歸家知船夥已將行李送到越一日余至縣城北門外敬謁　朱師並見諸同學　師言明日縣試末場今日暫住此間俟補考後歸將行李攜來在館偕同學作三六九之課府試在即不必與申港結伴偕諸人同寓可也晡後入城尋本路門斗囑其備卷知此次尚有金伯豫仲安兩人（桂生先生之哲嗣）自粵旋江已過正場均於明日補考

同門入試者有七八人惟坐東之子年幼未及觀光也毛松年君已得前列繆純如君在頭圖內（東鄉人）西鄉許厚如君初次觀場其餘若劉若俞若某君等名號不復記憶矣家計毛爲最優文學繆爲之冠　師嘗語余云今歲吾門下能得二人入泮吾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願足矣意荳指余暨繆毛二同研也補縣試日在場晤伯豫仲安兩君次日午後回申港檢點行李歸來壓裝之資不足十金三月所需斷乎不足然　家慈及內子恐余增內顧憂矯作有餘之態以相慰藉焉

三月中浣偕同人赴常州府試　朱師往送考正場畢　朱師閱首藝頗許爲出色當行數日揭曉余名在八十外　朱師亦爲扼腕惟毛君仍未出十名餘僅得招覆試耳初覆　師囑爲毛幫忙余爲成一經藝

慈親目疾大劇余歸鄉奉之來常就醫即寓此女醫家以圖便利而省費用初覆案發余仍在八十餘名毛竟由第七而降至廿五互相怪詫毛疑爲經文欠佳余則決不相信但此文係我所作何至竟出十名大約另有別故然當日叢疑集謗其情形至爲不堪矣（首藝爲朱師課作塙甚精警足以壓倒通場次亦通體無疵滿擬奪得錦標爲文章魁首詎料事出意外竟至掃興如此者）

二覆　師仍囑爲毛盡力余極不願而爲情面所迫不容推諉然欲恢復前狀不易言也是試余允代作詩賦經古盡我心力以求最後勝利己事轉度外置之（二覆不入十名前列無望矣）入場余僅作文一首用全力以助毛奈賦係眠琴綠陰四字此風景幽雅之

題祗宜作小唐賦如柳屯田曉風楊柳詞方合斷不能如關東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余賦一聯四六而官韻最爲典麗鍊詞琢字煞費匠心毛以爲太短問余何故如此余笑應之曰君於此道或眞門外漢請歸詢之　敬師毋於人前喋喋也微聞是日作賦者極少余徼於前次之無稿將此賦及各詩均一一錄副帶出以便就正師門　先母目疾稍愈擬俟試事畢後僱舟還鄉

終覆招四十人余乃在孫山外此意中事余固不願再與此君同入此場也毛復拔至第五殊爲始願不及然此時又以余賦爲首功矣余思古人有言借科名爲文章吐氣前日有求全之毀今日遭不虞之譽庸耳俗目其見解當不過爾爾余昨對某君言成不任功敗不任過場中莫論文此語眞知甘苦之言哉

府試既竣　朱師偕同學等回澄余亦奉　母返里適鄉中節場小住三日重至北門諸事屏除一意文課　師每晨命題作炷香草三六九以一次作詩賦兩次課時文禮延西郊兩書院亦借卷應課某日　師以事不暇令予代作禮延師課卷後略爲刪削點定數處案出居然首選　朱師喜曰下月院試考費有著矣第一名可得獎三千五百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文也孰知耗神在宮而路兒忽頸生一毒鄉無良醫　先母偕內人僱車抱兒來城就診所得院獎項刻蕩盡瀕行師又贈以三元復謂余曰疽已破頭當無大礙吾第勿以此事爲念願養精蓄銳以備文場鏖兵一戰而捷吾爲汝祝之吾　師之關愛若是視今學校師生相嫉如寇讎者果舊學不如新學抑今人不及古人耶前試五日師以牙牌數爲及門人卜余得百尺竿頭鏡進步籤　師曰亦平今歲入學矣渠府試名次八十三是百尺竿頭鏡進步也籤中明著進字非入泮而何

六月初應學院古學試先是毛以此託人來商余曰渠本雙十名萬無不坐堂號之理苟正試文章平順即可望提余此次赴考本係最後之一舉府試未能前列所希冀而略有把握者止此學台考經古之一場如兼爲人謀既恐有損無益萬一題不順手不能完卷尤屬兩敗俱傷況文有一日短長此事不敢奉命如正場得便爲作次藝或詩可也賦題爲腰舟二字以就其淺矣泳之遊之爲韻消夏雜詠不拘體韻賦題出於稗雅官韻支韻有二段頗覺爲其所縛試帖笑隔荷花隔人語五言八韻題極風趣消夏詩余以眠琴敲棋澆書讀畫分詠之場作頗覺妥貼出場呈稿　朱師許爲必取逾日探得考信知童場搜檢極嚴首藝多係搭題惟堂號甚寬幾提百

數之十吾邑此屆約千一百餘人則堂號當有百人以上余在八十三名是提堂或竟有望

六月十三爲江陰童試之期先一日余偕毛許二君同往中街謝逸卿宅（謝爲毛姊丈）爲便於入場也　朱師與謝君同往候礮（每正場有頭礮二礮三礮考生頭礮須起盥洗飲食畢已二礮矣攜具前往少待即開柵門後序進牌入三礮開大門請廉保入座參畢即行點）提囑余等早睡余臥一竹床放置久矣反面盡屬黴斑下人僅表面拭淨之余臥片時周身發生風疹癢不可耐無由入夢因取所購薄荷油一大瓶偏體塗之癢止而身若懸虛蓋發散太過也稍一合目即聞　朱師等叩門之聲催吾輩起爾時心中作惡未知爲病以爲欠睡耳勉進盂飯以茶淘之詞偕毛許二人往轅門聽點接卷後余爲之氣沮蓋仍係散號而並不提堂入號後余至堂上尋得俊文族叔毛松年君始知堂號爲八十人而余下三名竟未得與且卷面並無綫痕是古學亦復被擯（聞人云童生經古向係閱案卷有黑綫一條以爲之記余反覆數次未見絲毫痕迹而未知在卷底）失望已極遂憑几而臥終宵搔抑辛苦罷勞睡中又爲早涼所侵紅日一出溽暑如蒸寒熱相搏而霍亂之病成矣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午前頭目森森猶勉強作文十一時吐瀉交作頃刻數十起心內攪痛異常放頭牌時擬即投卷而出然一念家人之企望師友之深情以及來日大難又不能不強與命爭置生死於度外蓋今日非完卷出場不足以謝諸人而自告無罪也信手而書竟不審其爲何語

兩藝雖成而頭暈目昏不可以忍因伏几稍息不謂矇瞳睡去時將淨場某承差撼余使醒然舉筆千鈞幾於不成一字幸詩早作就離位書之納卷領簽蹣跚而出再三努力乃至大門吾　師聞余在場著人在門口相候扶掖歸寓呼理髮匠鍼之徧諸要穴方能出言蓋血凝氣塞噤不能聲神識昏沈較前吐瀉時已入危險境界矣朱師知余不肯不完卷之意力爲寬慰試設身處地以思聞寬解之語其錐心刻骨不尤痛於督責之語乎毛之文亦不洽意諸人愁眉相對興味索然

一夕安眠病魔全退八鐘起身問　朱師已絕早歸去矣余覺在此無聊約許君同出北門本擬即行返鄉以慰慈母（余病昨日申港親友皆知恐返鄉言及重勞慈念）因欲候毛墻信且欲知同門中究有何人入彀也故定明日返舍余到館精神如舊未嘗不歎造化之弄人

而命途之多舛夜間與同學約來日入城看提覆牌諸人均得失在懷託故不去余強許君同行斯時轉萬念皆空了無掛礙心安夢適一覺陶然

十五辰起強拉許厚如入城至協隆館食麵聞人言提覆牌已出急趨往視照牆邊但見人頭攢聚有出有入而已余取鏡架鼻見東堂乃第三號居首列楊宗師提牌按數之大小為先後之序首東堂次東散號次西堂次西散號毛已秀才康了矣再視西堂俊叔坐號則儼然在上復觀東散而余之棻一亦偕棻三而順列正驚怪間余場作不知所云萬無提覆之理疑錯記坐號并慮內幕有誤而前日隔號之吳君亦匆匆而至余猶識之因以言餂之曰恭喜上牌吳曰彼此彼此余曰君真記清耶無稍誤耶吳曰君坐一號余坐三號二號無人因獨縣不擠天又炎熱故各號有單而無雙君不見全牌所提皆單數之號乎且江陰人數較八縣為獨多其止提八十堂號者緣散號除去雙數亦足數坐非兩縣合試不必多提人也君如不信可至值路葉培家視坐號冊當自知之余約與同行時所提六十四人姓名均具不獨余在其中即同門繆純如暨劉君亦並列其次

草案既觀余確在提覆之數不禁百憂紛集方寸憧憧蓋前此老輩均有殷某不提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則已提必能進之言又病中之文實難與人爭勝此次幸隨諸君後或者經古一場已蒙取錄故文藝雖劣閱卷者姑以一提酬其勞而明日棄短取長仍歸淘汰果爾何以自解於人況八八卦爻額止取半此三十二擯落者安見在彼而不在我耶迴環百念喜少而愁多局外旁觀第疑爲得失心重殊不知余之境地與人不同余之遭際更與人不同也

當夜不復出城於試館中晤舊友蔡瀛之因借榻焉共談胸臆（蔡亦深知余者）夜不成眠午正入試二鐘而罷前八行題爲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後二比題爲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首題場中多誤爲孟子余塙知非是而又忘爲論語何處就題敷衍惟懼犯下（不知下文尚有何句）至後股則匆忙急促不及細心打磨（有同覆者偶還熱題文卷甚遠承差等遂拚命催卷援人文忌）出場後至南菁書院訪俊文叔互誦場作彼此首藝大半相同瞪目貽視面皆失色一東一西不知何以不謀而合也兩人因此又復平添一番心事

夏日炎炎長如小歲自四時後往復於學院場前數十次日將西落見　朱師與黃

藜閣先生施施而來蓋今晨謝宅著人送信夏港也　朱師晤面所語皆入學後事師殆信爲必不遺擯者而余之隱衷更難自白至藜閣先生亦向企望余之最深者當時獎慰備至而余更踧踖矣聞　師言繆同學小講甚佳心亦甚慰因詢得坐號擬代爲看案談時人聚益多天已曛黑少焉礮聲九鳴而正案上牆矣紙薄燈稀上下掩映余故短視　師亦近光暮景蒼茫僅望見牆頭紅黑相間之花圓圈而已余號數適居長梯橫桁之後非近牆不能窺見忽聞人謂余曰東菜一號無有余聞之形神失據欲舉步出轅門而兩足如棉難移寸步噫嘻功名得失之際卽區區一秀竟有如斯魔力哉遲之又久聞高唱撥府之名東菜一卽余之坐號至是而神魂始復迨歸試館府值路已來爰借蔡兄之帽同值路謁學師及認派保寫帖一切幸蔡爲余分勞

認保張爾常先生本非素識西鄉自　朱師出貢後與考士子均以張養正內表兄之介而悉屬於張余之現狀不了了也晤後循例有一度之接洽考者無不自稱爲寒士而學師派保無不推爲富翁而俊叔與余同保又係同姓叔姪人不知親疏叔有富名姪亦當不一寒至

此余又新從西回逹花幕底人不知爲斯文丐之變相也張君代出贄條每份拾元自以爲拾得巧宗而不知余乃大困

十六爲九學新生總覆之期兩文一詩外又須默經默之云者鈔寫而已余至夜乃畢出門見照牆上新貼一榜則補發之童生經古案也計正取二余第一姜君鳳銜第二皆江陰次取三十六吾邑近十人有取古雙十名而不入泮者聞提覆前八行破承中直出孟子字繆純如君亦如之余之倖得掛名榜末泮藻分香其殆以此姜忘却古學坐號直至開拆彌封始知未曾提覆今日午前補取份生次日默寫聖諭亦如默經又次日爲總發落前次兩文一詩之總覆九學新生十一人被辱生員一等新進諸童例得獎給花紅有極壞之金花兩枝並大紅硬紙一方即所謂花紅須收費三元發卷看批余詩賦卷華批正場首藝止批不甚合法次篇淨妥貼詩潤亦意想所不到也行謁師禮督學使者以己之儀仗聲礮鳴鑼送之而出

今歲西鄉共進四人爲歷年所未有至於吾家則自 伯欽世父後書香中斷花甲一周矣乾嘉之間申港舉進士第者殷繆且有同年追論小試今俊叔暨余同游泮水來年科試吾宗竟無一童生文運日衰更不知何時始得有人出而應考

城中事畢偕俊叔步行返申時值農忙無從得車傍晚抵家 先母已備楮燭祭品令余告謁

先人飯時言及當日候報情形殆亦心如懸旌搖搖莫定竊揣　慈親之意頗覺懽然贊敬一層遂未道及蓋自　先大夫棄養後吾　母無日不在艱難困苦之中聞去年路兒生時　先母曾含笑終日殆并今朝爲第二次矣

今歲特舉恩科宗族親友咸聳恿赴試余因考費難籌且身負債項不欲往也沿河大房支丞全族叔慨假銀餅十枚復承親故厚致芹儀并成二十五元與書平表兄結陽湖夏墅之伴附輪同往（有洪雨蒼世丈及達卿先生安甫兄許伯清兄承兄符兄劉兄兩同案并余與書平共得九人用費極省）錄遺者多中元啓行考寓在烏衣巷內距貢院不遠余等無事從不外出不但歌臺舞榭未嘗問津卽酒市茶樓亦未曾涉足也三場均恪遵功令點名接卷未敢後時中秋後兩日場事一畢卽共整歸裝矣科場時萬商雲集百貨填委吾輩除考具外亦無尺布寸絲之購場內外一切平安奇聞異事耳目未經歸途改坐民船抵常乃各分道計一月旅費考用不及廿元此殆統上下兩江考生爲絕無而僅有者（余五次鄉試所糜費用以己丑爲最少癸卯爲最多餘約三十元左右蓋時世不同應酬亦屢次增加也）

入闈食物用具無一不備自鋪蓋以至米鹽五尺高三尺深之矮屋其中儼然一小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小家庭食於斯臥於斯作文寫字亦於斯余謂闈場辛苦比之小試實較安逸也坐臥聽便飲食自由且隔絕鄰人舒足伸拳絕無關礙雖三藝五藝於數爲多而一夜兩日之間似亦不嫌急遽惟號軍輩喜竊善偷珍貴之品不宜攜帶入場

矮屋最忌風雨出檐既短易於侵入號舍也故油布天篷宜取闊長而厚實者門帘牆帷在所必具至屋頂之滲漏磚瓦之墮落牆壁之傾欹入號時均須特別注意睡時頭外脚內一言蔽之短小者取巧長大者吃虧至謄寫文藝種種格式平時先宜練習庶不至臨事遺忘諺語有云舉子有三樂而中舉不與焉三場大號九日晴天一樂也外不貼於牆內不貼於堂二樂也得上下兩江名士而共考之三樂也舉子有三樂而中舉不與焉

鄉闈報罷毿毿秋風此赴試人之通例然余之心事乃在彼而不在此迎學有期贄金無出經年失館卒歲綦難且來年因調院一事場後宗師有調余入南菁書院之說遂遷延數月未及另謀館地似有希望未敢託人圖事朱師以入院爲然坐館爲非計故又前此親朋致賀宜以杯酒爲酬區區一衿何足以言開賀但爲把式計不得不有此舉耳蕆事核計所餘僅有十四元零翌日派保薛誦芬攜帶行李偕認保張君由城來鄉索取結費余叔姪二人認保張而派保適皆還誦芬余送薛四

元張三元以爲皆庠序中人未必無香火情也詎薛堅執不允張以己之三番與之
亦不允余約來秋再送三元又不允唇焦舌敝非收清十數不行余心憤甚詞經里
人張毅齋君假我三銀元余亦堅欲少集一元認保又代爲緩頰時新溝有女說書張約薛往觀一
元茶費歸薛出以平吾憤嗟乎衣冠之士而校盡錙銖形同市儈不且爲士林羞哉余所以有他
日苟能裨廩決不計較贄禮之誓言心宣張君而深鄙薛之齷齪府學兩廣文余亦先送四元餘欠後
補繳焉

庚寅廿九歲新正二十赴城投考南菁案出余在住院之列超特等均可住院月支膏火七千壹等爲在院
祇能應課心無他念束裝入城與陽湖謝蒓賦君爲鄰外縣之人紛紛到院此居兩門所取住院共六
十二人百餘名在院二月朔山長黃元同先生到開課上年黃山長主經學繆小珊先生主詞章今歲詞章無山長由楊宗師自兼課
卷皆送署批閱發案余第一次詞章課取超等第十經學取特等廿一古學三十名有獎經學二十名有獎每課總百
四五十卷住院生經古兼課在院者取經課經取古課古余此次經學課遠爲無獎者之第一人獎章側重前三名偏枯太甚其實
兄弟之作頗多聚全省之人才而得獎者僅有此數於是資格之說喧於人口怨讟
繁興而山長爲衆矢之的矣余初意極欲專心學問從事卷軸奈典籍浩繁無從措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手經義爲性所不近且屢次應課屢取廿一與味索然亦人惟求舊之弊也初入院者山長必不肯槩置之前列防其文非己出此種似弊非弊之習不獨經古書院爲然卽八股書院亦何莫不然所謂老名宿也特經學尤爲顯明昭著

閏五月次兒生先是吾　母有言此次生男當爲　五先叔後命名之始　母曰是雖爲五房孫同是孫也乃命曰同乳名爲同孫術者謂五行缺火復於同之旁加火爲烔焉

六月科試去歲九學同案得一等者共三四十人可謂極一時之盛余招覆府學第五賓爲附生第二江陰如祝廷華君張南雲君王楚書君某某君等皆是　朱師偕方鞠人兄時適返江入城看案未知余坐號未由知其高下復來書院余又他出晤鄰號郁雯耀君始悉余名次囑余復試後帶稿往北門　師於余考試關懷特甚雖親子弟不過如斯恨余未能博取科名有辜期望耳次日覆試場作尙妥

余至北門　謁朱師並候方鞠人兄呈正覆兩試文稿　師謂正場作頗有興會中段甚佳覆試文循規蹈矩當不至降落此居科考補廩較易附生第二當得現缺萬

一機緣不輳須貼補辦缺在百元上下亦須竭力成之毋固執己意得寸則寸文章
與命運劃然兩事也所談多閱歷有得之言是居申港僅繆養和表叔得雋
書院爲儲才之地而實乃炫才之地非遲之三五年不足言培養而望其成就南菁
歲歲甄別繼續住院者大都止十餘人而好學深思之士往往因去取難必不能竟
遂初衷是現行章程美猶有憾矣雖有膏火七十千而除去火食盤零用月二三千文非有家累者所能住余也上有白
頭之母下有黃口之兒寸產皆無家徒四壁其不能專心致志以從事於學問其勢
然也故來年行止不能不早自爲謀適申港繆禹成晉初兩表叔有延師課子之議
託人商之 家慈而僚壻梅小堂亦欲以弟來附學生五六修膳從豐余因開門授
徒便於將 母且諸公厚愛姑允試行如歲用可支擬藉此一片青氈爲仰事俯蓄
之具得過且過吾惟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而已
辛卯三十歲祖得前進偏屋兩間以爲家塾計附徒四人子銓子齡福延皆繆氏表弟行也梅祝者西郊人小
堂襟兄之弟走讀三人繆光裕秋坪姑丈長子余曾大母之內曾孫又內弟錫祺表姪繆慶禧書平兄長子又從閱文者二張煥新內
表弟及舊徒張九臯時 岳母沈太孺人留吾處助內子以修中饋僱小傭工一人上街購買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菜蔬　太恭人專管路兒（胎瘡初愈禁忌百端吾母帶同起居）同兒方八月已牙牙學語矣吾　母顧而樂之曰今日吾家庭中生氣盎然非前五年之比內則笑言啞啞外則書聲琅琅吾願兩孫他日長成不墜此家風也（俊文叔新設帳村西繆丙青表兄家內兩塾相去不過百餘步）

五月同兒周歲乃母病娠乳汁不充六七月間致脾弱之症余又有白門之行此屆爲繆秋坪姑丈季昌表叔書平表兄符寶善劉廷佐兩同案暨余與俊文叔姪同寓文德橋茶水鋪樓共三大間頗爲軒爽先是萃封叔由蕪湖來函約闈後枉道彼處余因今歲在家設帳綜其出入須負百金方知此事非半耕半讀者不爲功也余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房屋有費魚肉有費蔬菜有費即一草一粟無不以錢易之且必僱一傭工以供奔走就令食不貳味已覺用款滋多況吾家斷不肯以草具供客者乎職是之故仍擬出遊萃叔因側室生子已屆入塾之年又因旌德呂鏡川君託爲物色西賓思及於余未識肯相就否特函約面議以便主賓相晤免却轉輾函商謹慎之至亦周密之至也南京業經再到入闈等等仍然依樣葫蘆惟相識已多迴非己丑杜門謝客時可比南菁同學稍事往還至三場策問亦知前此空疏不合時

宜矣十七附輪往蕪考具託人帶回申港抵埠徑覓萃叔寓八年闊別相見彌歡叔祖母仙遊（叔嬸）尙未除服膝下一弟陳姨所出已五齡矣資質尙佳來歲擬入家塾談次及呂姓延師事始知居停爲霞九先生三子號鏡川爲同和錢莊主人乃弟筱蘇編修戊子福建副主試胞姪祖翼己丑孝廉二房長君也鏡川得子頗遲均屬庶出本兄弟同居今以新屋落成欲另延教讀與萃叔屢言之意在下江人也學生皆止十一二歲注意講解束修之羊爲百二十頭并可收附學一人叔意余肯受聘庶弟亦附列門牆余因附徒供飯支逾於收不如在外爲傭硏田或無惡歲惟訂明每年逢考須返家一行一月爲期如允即可定約

次早鏡川來拜相晤之後頗覺兩願晚間具酒爲餞言明一切如約榜後送關余乘輪返江到家悉同兒失乳大病七八月之際勢已瀕危吾 母憐之任其食水泡油條（兒所喜也）即食即瀉數日後居然小瘳復於鄰右季姓婦處日得乳二餐夜半睡醒余嚼酥餅以飼之如是三月迨三子生而遂隨外祖母起臥直至明春三月病乃全痊聽官不聰殆由於此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南闈榜出同門相識中如吳稚暉君鈕惕生君孫叔方君范素行君許文伯君王邁卿君等皆中式南菁院友向爲科名之利器本屆尤盛極一時武陽二縣多至廿餘人亦歷年來所未有者也

十月府路門斗以補廩事來商余允以進出百元（有人通辦廩缺余津貼百元如余讓缺出貢收回百元）爲言因是匃合一會輳集百金余因府路陸耀卿著名狡詐未敢全付扣留廿元不圖後日仍受其播弄急急追求已略受損失

十二月三兒生名澐落草時近於昧爽房然燈燭穩婆素有目疾斷臍索剪誤落於地板自孩腹而下入木三分稍偏寸許腹洞穿矣時正啼哭聞聲亦知驚止誰謂赤子無知覺哉　先母因連得三男孫頗思生一女孫以爲之殿曰徒有男孩而無女孩亦少親戚之來往也嗣後長女生人皆羨其恰當云

壬辰卅一歲正月赴南菁甄別試遇靖江湯心煥君舊同門也告余去臘送竈後靖邑出一府廩缺（丁艱也）此應君輪補毋爲值路所欺余當即函託表姊丈謝岳申君傳語該路欲追回前款如道考不能出保余當控之學院革其教官（該門斗亦庠生弁捐教職盤踞府學）

久矣學中人極恨之錢入彼手如斷線紙鳶永無復收之望爲此言者杜其他日之需索而更防其弊也入泮所欠兩學贄禮或可由此扣除乎與狐謀皮何能冀其必得

考後整理行篋爲出門計此行雖較前之赴贛甘苦殊情冷暖異致然千里依人踏磨驢之陳跡一塵假我營梁燕之新巢今猶昔也所可慰者諸兒漸解言笑　先母含飴弄孫不致過於孤寂且沿江大埠安報常通半載可歸足以稍釋慈念耳丙子向稱健婦足以支應門庭　岳母又同居在村旅客羈愁亦可藉此以減余固久於爲客家人亦習焉相忘折柳河梁曾無所用其依戀是年俊叔仍館丙青君家路兒拜從開蒙始認方塊字到蕪後呂東因新屋未竣借萃叔處開館計學生三人一安榮鏡川子一漢榮汪君子呂表姪一松壽萃叔側室子兩讀經一開蒙資質惟汪稍次余一以家鄉授徒之法教之生書不分兩首務令讀熟不許強記簿暮放學與萃叔婿敘家常知前者申港親長來蕪得事後均出笑柄身名敗裂衣履蕩然以致各界視爲妄人無肯延用者自作之孽於人何尤

夏初移呂東新居書室在客廳之南爲屋三楹中隔以板北室三間余臥房在飯座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之西東一間留爲親友下榻地南半通之諸生誦讀所也呂東介弟是屆分會房故胞姪仰南君未試而返二令姪慕南君科試高等余均先後得晤皆潛心績學之人也嗣復晤長房令姪梓園善臣兩君並西席葉先生

慕南君以中江書院課卷見贈余素畏八股然今年科試姑假此月作一藝以免久荒至館數月間至前街舊公館小坐因識旌德汪芸閣君汪醴芳君蕪湖江荔堂君徐性初君皆吾道中人直諒多聞洵一時之瑜亮

五月杪因歲試返里詢家中陸門斗稟缺事迄無回報余遂於取齊日到江陰尋得陸耀卿向其索回所付之八十元陸一味支吾余限其於考古前爲我辦妥除二十六元補費外須還四十四元否則扭稟提調陸見余勢不可侮且於出缺原委調查確鑿知靖江方面必有爲之援者於是有魯仲連其人允爲代付入泮時兩學欠贄及隨封十四元零又補助渠往來川用若干連同補費兩不相找申詳公事即日繕發考古日萬來不及準在正場前批學如浮票不書廩生坐號不在堂上惟我等是問等語余思魚入貓口奚望取回苟可落蓬不妨罷手遂諄囑調人毋自貽伊戚而

去古場與姚安甫君同坐東號寫畢互觀頗覺不相上下案出余第五姚第七正場均列一等多覆兩次與諸舊友作終日之聚而已

覆試既畢余復返鄉緣江陰童場尚隔多日也（江陰為學院所駐地童場必居各縣之末）道經夏港適朱師在里進謁晤談知考事順利多忻勉之詞及補廩一節 師言已極便宜矣保運果亨一屆出本也因詢認派肩大戶否如講贄敬能從豐者略多三五元不妨寒士最宜體貼老弟係過來人諒不至初心頓昧也余告以對薛誓言弁己之素志吾師稱善者再

江邑童試有期余復到城畫結花押以青雲得路四字糾合之余認保僅由張爾常先生名下撥歸至親及舊學生數人諸君名次不高鵠候多時始得唱保（考例點到之人應名後認保廩生即高唱某人保余名原有葆字故唱時頗嫌訥口）溥宗師場規極肅承差隨役不留一人日坐堂皇三牌後方入內退休不必呼噪張皇自覺整齊嚴肅待士有禮弊絕風清（搜檢止存其名生童各場凡帶大題十萬選小題十萬選者未聞有一對題蓋所出皆連章及無情搭之類或議出題不佳余謂欲禁剿襲之弊非此不為功）唱保時弁命短視者戴鏡非該童行至面前不許唱保凡此規例皆所特倡此真中庸之德忠恕之思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以視夫任意貪婪肆行威福之妄人可謂相去霄壤
文童揭曉余認派俱無提覆之人武童有派無認食餼廩者例得入場觀射此好事者借以爲游觀也余派得盧姓一人步馬弓石均可入彀余心竊喜是薛前輩之所認余將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矣團案既發薛偕盧來謁晤面極形撝謙與前次在申時面目迥異余即以結戳交之請其代用並申明決不往學師處挑撥聞盧光景甚平常本意亦祗思十元聊以償前日之債耳薛應以總當格外盡意余笑而送之次日薛以紅條來上書贄敬十二元弁將結戳交還云加於學師二數矣使當日亦如彼之斤斤較量則十四十六未嘗不可以致然余若一爭論則彼轉得以詞停費力索謝居功余不作他言正欲令其自愧耳可畏哉天道好還而吾人作事顧可竭情盡致不留餘地耶
家園小別重着征衣臘鼓鼕鼕再圓歸夢矣回館後舌耕如故筱蘇太史丁嗣母憂歸相晤於呂東處毫無習染讀書本色近時士大夫中所鮮見也重九日呂東訂來年之約
臘月望後解館旋呈呂東之於先生既忠且敬瀕行復餞贈從豐亦末俗之所希矣

歸後知盧姓贄款尚未交來余亦攜帶行李至東鄉金洞橋往尋其認保薛君東施效顰不嫌唐突西子大雪之後泥濘難行至鎮先訪謝聘珍表妹倩（亦府庠認姓之姑丈之弟四女夫薛之高足弟子）偕其同往薛處時已上燈矣據云今午已交陸君帶城彼此均不相熟想途中竟交臂失之薛留晚餐余絕不及車費事蓋既經送到不可更留形迹也兩人對臥燈榻隨意縱談天色黎明與人即起星言夙駕踏凍而歸（日出雪融反不可走）入城詢之養正云已送來此行共費車資兩元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所多二數亦止供道塗之用無與於己人生世上又何必妄求乎哉

癸巳三十二歲至江陰應南菁甄別試竣附輪西上余僅望取在院科歲試時可以下榻院中而鄉試年又可得賓興六餅金寒畯之所爭也筱蘇太史以乃郎附讀事來商余因葉君係其舊師且眷屬均居舊宅而令一子朝夕往還於勢不便故卻之嗣太史再三爲言始許諾蓋朋友之誼余不能不有此世故也（年止八九齡小名桓記分極佳資性甚慧）在蕪一載相識益多如道署刑錢顧石仲先生（無錫同鄉）及門下楊韻芝同案（常州人）吳章甫君（亦常州人）又在萃叔寓所晤吳郁庭姻叔楊价藩鄉丈諸君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夏秋之際科試有期余又復整歸鞭附輪東下場作殊不愜意書屏兄首藝似較勝於余乃案出竟未得高等余居第十尚須入院換卷一次(原許刪改字句)余竟以彼作易書焉覆試場晤談筱蓮君余岳家與有葭莩誼匆匆一晤約於明日詣彼邸談談君多才多藝詩畫絲竹無所不能風度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今歲雖得優等惜名次不高未能超增補廩渠亦宦裔而光景不佳藉館穀以爲用上有一兄頗沾嗜好老母健在李念茲觀察之女兄

余此次認保陳硯庭君撥府入泮(陳爲赤貧之士余爲言於兩學及派保贄禮全送)派保亦晉一人返館有常友同伴擬民船至鎮附輪故由郡啓程訪談筱蓮君並謁渠太夫人(爲內子寄母)仁藹可親言論極爽待余情誼儼同真壻到館一切如常筱蘇太史時相過從談風甚健往往更籌二下餘興猶濃日下新聞足資談助

呂東重訂來年之約梓園君託爲代延西席余以談筱蓮應之彼此函商無甚磋切具關奉聘倩余帶交冬月蕪道楊子通觀察應召入都(有出使消息)湖南李篁仙觀察署皖南道(湘省三仙之一即筱仙霞仙篁仙也)李年幾七十癖好文藝於吏治不甚在意也接印後知中

江書院早已課畢遂倡爲觀風之舉命題復增一課膏獎從豐案發復令監院教官敦促前列六人（院例超等六人）用真名入見面交原卷汪壑秋周□臣汪芸閣經□□余次爲第三第六何人今不復記憶矣見時許長揖不拜以次列坐童顏鶴髮情意甚殷開口即曰吾門生入翰林者多矣諸君之文皆金馬玉堂選也嗣詢姓名籍貫並出原卷相示花紅銀條黏於其面濃圈密點言之津津據云課卷本請前任幕客批閱甚不洽意遂逐卷重看汪與余文皆由壹等拔出其餘亦從特等改超並問院胥於花獎有無尅扣語以在鄂時曾主經心書院十年如何閱卷如何愛才此課佳卷頗多超等六名實嫌太少惜不能久於其任以謀擴充俟後任來當以此事囑之云云李本善書中進士後深以未點庶常爲恨同治初端肅當道李以部曹專摺劾之繫刑部獄曾文正密言於某樞相釋之後入文正幕意見相左嘗曰中堂秖能爲某恩人不能稱某知己也其兀傲如此余欽其氣節故願一覩顏色而不肯託故辭（此課獎銀皆自捐廉超一四兩二三兩六錢三三兩二錢四二兩八錢五六二兩四錢特一以下依次相差）年終解館因江輪到埠極早夜往城外同和莊歸途無可紀述連年奔走衣食此路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往還已十餘次囊者書平表兄館鎮江招商局（總辦爲姚彥佳內表伯書平就文案躉船上又有周鑑賢葛丙康兩同鄉）余考後回蕪過鎮必句留二三日住於躉船召妓徵歌皂談風月習以爲常近書兄移硯他方而京江粉黛久成過眼雲煙矣

甲午卅三歲年事既完即作函致談筱蓮君約其來申同由江陰首途便赴南菁甄別抵蕪送筱蓮到館他鄉作客多一知交況又同道中人似亦稍破寥寂春季新關道袁爽秋觀察到任（名昶浙桐廬人）官場接替無所關心惟萃峯叔起服以來尚無委署之信晉謁數次承約入署襄辦筆墨詞薦於米釐局方觀察處（方名碩輔河南人）方西席六合唐志益君（號汝虞）爲南菁昔日同門精西算他鄉舊雨無意重逢其樂何極是夏袁觀察增設四季經古課甄別余取超等第五名二次取第一案未發適筱蘇太史往拜袁取前列五卷示之且曰首卷繁昌之馮靈果有此人否耶（余報名本是馮虛取文選馮虛公子之義學書誤爲馮靈耳）呂閱卷知爲余作曰此吾家西賓某也袁曰吾固疑之非江浙人無此手筆也（批有賦才清逸乃爾豈張玉晉後身耶張名靈明人見虞初續志袁因卷名而因有此批足徵博雅矣）託呂致意約往一晤余因居賓師之位未便與官場晉接辭不往詞又託萃叔爲言并約日期未便峻拒晤面詢

及生平師友曁歷歲蹤跡禮待頗優并敘及與吾邑陳孟陶世叔爲兒女姻親云
是歲中日因朝鮮事啟釁主和主戰朝議紛紜兩黨互爭各執一是斯時北洋李合肥身爲衆矢之的樞臣既各懷意見疆吏更無所適從軍國之謀變爲門戶之見意氣用事辱國喪師多年經營之海軍一旦而盡爲敵有伊誰之咎而能自卸其責耶
中江書院自筱蘇太史掌教以來余不應八股文課避嫌疑也增設經古後諸人集成一會每得獎一洋提存三角爲暇日戲劇酒食之費呂東等常詣之曰是所謂辛苦趁錢快活用也客中有此亦頗得友朋之樂稍釋牢愁
余於數學不獨筆算不能卽珠算亦不了解有日呂仰南君尋得紀大奎筆算便覽二冊同人共閱如讀天書余偶憶鏡花緣小說林之洋等研究韻學有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語因仿行之每日閱一小時幾及半月仍復茫然一日忽見所畫之籌有所領悟遂由此探討不五日而用籌之法恍然大明於是而加減而乘除而開方而句股愈求愈進九章古法均能依圖演草矣無師傳授事倍功半然當年立志之堅奮進之猛亦足爲少年取法惜家事爲累無暇專精負厥初心淺嘗輒止種種西法竟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未及一窺藩籬

秋試與蕪湖諸君結伴仰南君送考寓於夫子廟內余八月朔行乘驢入城磨傷尻骨到後稍食發品遂致腫潰入場已結痂而又爲牆角碰傷流血甚多痛不可坐與吉臣兄同號王名家枚亦府庠昔年南菁同門是科中式余因臀傷作文殊無意興三場後歸里一行大兒已七齡次兒五齡均從師識字三兒已斷乳矣吾　母甚望女孫老人之心懷大可笑也

梓園弟善臣完姻婚禮儀節與吾鄉無甚大異惟入新房看新人有說吉利話之例五言七言不拘但須叶韻此與粤東題四句之俗相類亦習尚之稍近風雅者迨衆賓與辭則擇一兒女多而夫婦全者爲之扣門門以筷爲之取快子之義

南闈榜發同伴無人得售知交中脫穎而出者數人以視辛卯似爲稍殺是年歸里與筱蓮偕先夜宿於躉船之客廳天猶未曉　袁爽秋先生來船送馮夢華太史行時授鳳陽府船役促余等起將行李移於門外余執不可正爭持間而　爽秋先生已來相見詢知附此輪行令僕人代爲招呼行李若輩愕貽相驚詫怪達於面目

乙未卅四歲中東戰事已成不解之局沿江各省一體戒嚴正月偕筱蓮到館聞中江書院延徽州汪仲伊先生掌教因筱蘇編修服闋須赴京也聞 爽秋師云本擬聘義烏朱一新先生因朱都講粵東恐難擺脫朱如不來則擬延汪秋間可定議也余自課經古後相識益多如徽之翟展成君揚之劉謙甫君皆因學算而相識惜彼此牽於館課不能作終日之盤桓

中日和約雖定而全權受槍臺灣被割非常之恥永貯人心然憤激之氣可欽而暴烈之行可慮不能自反非所語於發憤為雄也自是兵氣不揚外交益困協而謀我羣進疊乘廣州灣膠州灣威海衛之事牽連而起當局除一一承諾外毫無善策

歲試歸里龍學政人極和平惟場規過寬轉至漫無約束有東西混走者有呼號不絕者西鄉葉祖芬君入泮予認保也兩學師因贄見事不允出結其時又有長涇張君亦因此衝突總覆之日兩新生以教官勒索回堂不肯覆試後經提調據情入白府學出為轉圜遂於次日補覆兩生竟欲一毛不拔余以為已允之數照例出條如多一文認保不負責任是以此次贄禮余竟袖手旁觀因葉君家境本非素封而余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代講時已至四十元也後卒由廩幫調停爲五十元閱票面書五十五元而注明五元先付其實仍五十元云葉爲樹滋先生長子金康使內姪學師誤信人言而致有此張以百元定議照何秋輦昔日例

試事既畢返館時談君以太夫人病劇不克同行未幾來訃而筱蓮長爲無恃之人矣筱蓮身負清才教讀一途實違其用前因上有老母未便遠游今則迫於家況不能久事毛錐嘗與余言擬先赴浙一行然後再來滬上貧之爲病足以累人樸被銜寒亦甚不得已耳筱蘇芸閣仰南昆仲諸君有送行詩余成五律四章頗有真摯語

冬初余告莘叔將松壽另行附讀筱蓮薦徐伯企內表弟有談舊東楊懋修君共同合請之議瀕行託爲關訂晤方君燮尹約與同輪方爲菊人兄從姪子可先生之子人極明通前科副榜兼精算術足徵家學淵源

丙申卅五歲　先母近年時復不適因目疾而牽及頭風兩足又發濕氣余終歲作客常此懸懸雖遇考得歸而爲日幾何溫清光陰泰半糜於試事舌耕餬口斷不能任意遷延節過元宵征車待發矣

余因故辭去松弟附讀方蕒耳根可以清淨館課可以不忙而詎知事之結果適得

其反此亦無可強求者也春初汪山長到余與芸閣皆在挑取住院之列　袁師知我輩均倚館爲生特別優待雖不住院而坐領一半膏火所以體貼寒士也同門中有汪君允中者筆鋒犀利天賦獨優聞其初本經商嗣乃讀書入泮仲伊先生與之同郡始極賞識之後因細故遂爾師弟交惡相視如仇焉

五月間　先太恭人病甚余旋鄉侍疾久之漸愈科試時余之認派保中提覆八人且多大戶方謂財運亨通硯田真無惡歲詎正案發出不惟五認保無一游庠即三派保亦俱在孫山之外天下事之不能逆料而人當阨運其遭際多艱有如此

余辭呂東來年之約　袁師知余之不可一日無館也擬爲設法適仲彭京卿有託幼樵學士代爲延師之議張商於袁　爽師以余爲言擬電詢允否而苦未悉余之住趾後因張言種種不宜遂置不論此余來蕪後　袁師面告余者後又有薛君處教讀之議薛辦江陰釐局咫尺城鄉便於將母私心竊喜以爲可以稍息塵鞅矣豈知故國蓴鱸空勞夢想異鄉琴劍依舊飄零未及旬餘而　爽師復邀余往告以江陰一局未必久長不如暫來署中襄辦筆墨及教讀事余久嘗苜蓿風味深知西席

之難然一再堅辭未得允諾實逼處此亦祇有得過且過而已館蕪數載什物較多此次尚歸擬將留用行李及書籍外一概帶回共裝四大行篋鎮江洋關為查檢旅客最嚴之地因向　爽師乞一護照以利尚行（照須送領事簽字方能有效）孤客在途此節至為受累稍一翻閱衣物即不翼而飛蓋穿窬者流每每於地小人稠之際一試其好身手也余往來長江數十次殆無行而不覩此事

丁酉卅六歲抵蕪後直至道署寓水明樓下之左偏　爽師令第二女公子（年八歲）從余受書月餘沈約齋先生回余遂卸去教讀事同事彭印賡陳吟伯兩孝廉一精史學一擅詞章而彭之為人尤覺直樸約老每向余背誦前此賦中之警句深致傾倒前輩樂道人之善其獎借殷拳有如此

中東一役之後吾國兵氣不揚已成不可掩之事實然勇營之遣散需款兵費之賠償需款各省關道幾如寶藏之源予取予求戶部催解之電急如星火所謂通行公事原不問其有無也　袁師一得此電即煩燥異常因之牽動肝陽致有喜怒不時之病滬報傳聞失實標名關道發瘋未免類於誣誹

瑞安黃漱蘭侍郎今歲主安慶敬敷書院過蕪　爽師迓至署中囑余陪話余以稱謂爲言　爽師謂在渠任學政時取過甄別雖未入學亦宜稱老師也同行有令坦林若川君西席袁觀瀾君又温州武進士某侍郎攜一妾一孫以隨句留六七日林袁二君住余間壁房朝夕相晤一日　袁師柬約汪仲伊山長呂筱蘇編修（兩人皆仲韜學士庚辰同年）陪洗塵之宴呂先期赴寧國所至惟汪一人談笑甚懽侍郎之酒逾量矣嗣道及李合肥侍郎忽變色大聲詢汪曰汝爲安徽人試公言此人之善否汪窘甚枝梧其辭侍郎顧余而問何案遊庠何年補廩住南菁若干時并及江陰瑣瑣若甚不願聽汪言也者、　爽師遂借此呼飯以間其辭（近聞某種小說亦載此事完全失實余與林袁兩君爲當日陪席之人耳聞目親知之最確何嘗有彼此在座種種答語乎）

三月得家書知長女茝蓀生　慈親望之久矣雖屬女孩其歡慰之情不亞於得長孫也宗族姻婭咸知　母意見者恆嘖嘖稱美之而、母氏大樂

夏初陳道舫世丈來蕪其嗣君挹霏大令隨行（亦昔年南菁同門也）余將、先慈病源開具說帖求擬一方寄歸後經人勸沮以爲補劑過多於病不宜恨余於藥性一無所知雖

有艮醫不敢輕於嘗試
秋試余偕楊韻芝君同行與俊文叔等寓於文德橋之茶室內　伯岳蓮洲先生亦與屋既低濕嘈雜不堪且飲食起居事事不便勉強終場盡人事而已
中秋後　母病又發　袁師因女公子入贅將上屋騰挪余等所居改爲客室余函告侍疾　師亦囑緩到署直至十一月再至蕪湖懇爲薦往寧國襄校府試　爽師云宣城陳明府亦略有年世誼不如兼薦兩處可與陳吟伯言之余訪陳君告以此意便至同鄉顧石仲先生處小坐翌日道署兩函已交來一致桂玉堂太守一致陳雲溪大令桂處　袁師復附親筆信一件囑爲面致者余攜一僕船行抵郡寓筱蘇編修新宅次日往拜府縣均晤桂爲旗人頗直爽陳雲南人歷任大缺官氣深矣縣試本定卽日因考場坍塌又復改期余居筱蘇太史宅舊兩重聯尙不寂寞暇復聯袂出遊南樓北樓時有余輩蹤迹惜敬亭山龍城稍遠未能一探其勝耳（在甯晤筱蘇岱塤汪莘儒君）冬月望縣試開考余等均宿於考棚同事四人試卷僅五百餘不及吾江陰之半數也文風在寧國一府可稱上中士習安詳少囂張氣入場士子一例衣冠秩如

彬如殊可喜也陳明府甲第出身而所取文多庸濫之作偶有引用經史者卽轉輾致疑更無論諸子百家矣末覆有一卷用粉米字以爲語病而不知出於虞書是眞所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乎

府試取齊前一日桂太守遣丁持帖請入考棚閱卷亦四人廖午樓湖北舉人熊□□江西明經李和卿浙江明經并余四出題甚內行考規亦極有條理惟內外場兩題而試正場提二十名初覆縣各十五人二覆縣各十人末覆縣各五人閱文者頗感困難因內場眞白戰不許持寸鐵而外場則任其獺祭也余與同人議定內場之卷非大疵纍不輕更動外場之卷非眞出色不列十名廖熊二君皆以爲然惟李獨持異議定長案時涇與南陵兩縣稍覺於案情不符涇縣案首本定翟而竟易吳矣南陵十名中有憑一場而定者嗣聞院考時凡余等所爭論各卷均未取進不可謂文章無定評也最可喜者府試之首選卽爲各縣之泮元而余輩所賞識之翟廉仍以第一名入涇縣學吳因懷挾未得入場竟如吾言正案既出翟屈居第二余曾笑謂李曰翟他日入學必爲第一斷不在吳之後也爲之起舞者再

出棚日府署送來修敬四十元程儀四十元縣署至是亦致脩如府數而程儀半之

宣城爲皖南優缺所饋反不如府之厚非余所及料矣且起旱之轎水路之舟均由
府署代備殷勤款曲洵不媿爲賢主人哉
余爲　慈親多病擬暫不出遊於附近城鄉謀一館地得談君筱蓮信云有姻戚劉
希周君延師課弟如肯屈就即可代爲訂定余思常州與申港不過一衣帶水六七
十里朝發可以夕至也況路兒來春十一歲矣隨館讀書亦可稍求明白爰即允諾
准於新正南菁甄別後到館
戊戌卅七歲攜路兒來常至劉氏館（住常州十子街）舊友姚安甫君亦館致用精舍（龍城書院所改）
者　時往一談自甲午後朝野上下咸知情見勢絀思變法以自強康南海公車上書
各省會試新舊孝廉與名者十七八於是有開報館者有設學校者有專實業者有
談時務者膠庠之士莫不伸眉抵掌揭櫫新學二字以爲號召之旗吾蘇學政瞿鴻
禨乘時而起得風氣之先仿經濟特科分類命題集卷甄別余亦投卷應課取列全
案十一名南菁書院復有改爲學堂之議購機器聘教師如火如荼與高采烈而北
京政府亦朝一通諭夕一通諭厲行新政不泥舊章百廢俱興大有一日千里之慨

秋間　二兄信至云近館星子擬迎　慈親就養小住數年余稟命高堂亦以爲可議定攜路兒同往余定有啓程日期函知　二兄豫飭紅船至九江相迓在潯之日購得大鯿魚一尾計七斤半僅值制錢百三十五文魚蝦之賤實爲各省之冠余小住三日因館務羈身復附輪自江陰歸里是歲朱似展兄張煥新弟爲路兒媒定夏港周希旦君長女臘月中得府門斗信知明年由瞿學政調入南菁

己亥卅八歲二月次女杏蓀生余離南菁九載矣雖歲歲必赴甄別而除科歲兩試外奔馳衣食從未久住院中此次重來大有人民已非城郭猶是之感幸同郡相識尚多共話前塵恍恍如夢矣

自去秋八月以後變法之說大爲政府所厭聞瞿宗師尤工於揣摩者也書院不改而機件則棄置閉房八股復興而康梁則斥爲邪說託名復古不惜舉前日之所言所行改絃而更張之善哉齊變至魯魯變至道也吾獨不解前此之奉爲師保者何以一轉盼間而竟視同蚘蝎也謂爲巧宦其又奚辭

歲試居矣而余以住院之故不能不考經古一場是日蓋戳之時瞿加派跟丁隨同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對號其一種狐假虎威情形令人髮指甚或扭衣掣辮如叱囚徒（有數人扭至堂上罰跪）詞又有一面目姣好之男孩（或云外寵或云乃郎未戴大帽）竟從考桌踐履而過余覩此狀深恨多此一行將己卷墨汙投之而出至院即以所見所聞告知山長丁叔衡先生余謂此固考場之末日而斯文之奇辱也（丁師人極開通深以瞿之縱丁辱士爲非）次日歲試正場瞿疑余場中槍替以致未及完卷扣余歲考殊不知余心目中視此等考試爲自取辱耳雖終身不與亦無悶焉午刻復懸牌示謂爲有意汙卷不知自愛應令出院時又有宜興儲南強君亦躬逢其盛嗟乎吾等所以汙卷而出者正自愛自重不忍覩此摧殘士類之行爲耳彼色厲內荏者曾何足以知之

余自離院後同鄉諸公如王吉臣君祝丹卿君等或誼重通財或情殷慰藉余曰瞿以爲人捉刀疑我是猶知我之能文也有此不虞之譽予何爲不受聞者粲然賢莊金翰如君（逸亭先生文孫）在城聞而見枉勸余爲西泠之遊據云葉樹滋外祖曾託其延一書啓教讀苦無相當之人如願俯就即行代訂余允中秋後赴館遂定約

研食他鄉十餘年而所至之地不越贛皖範圍蘇杭名勝之區去鄉綦近未之遊亦

秋間　二兄信至云近館星子擬迎　慈親就養小住數年余稟命高堂亦以爲可
議定攜路兒同往余定有啓程日期函知　二兄豫飭紅船至九江相迓在潯之日
購得大鯿魚一尾計七斤半僅值制錢百三十五文魚蝦之賤實爲各省之冠余小
住三日因館務羈身復附輪自江陰歸里是歲朱似展兄張煥新弟爲路兒媒定夏
港周希旦君長女臘月中得府門斗信知明年由瞿學政調入南菁
己亥卅八歲二月次女杏蓀生余離南菁九載矣雖歲歲必赴甄别而除科歲兩試
外奔馳衣食從未久住院中此次重來大有人民已非城郭猶是之感幸同郡相識
尚多共話前塵恍恍如夢矣
自去秋八月以後變法之說大爲政府所厭聞瞿宗師尤工於揣摩者也書院不改
而機件則棄置閒房八股復興而康梁則斥爲邪說託名復古不惜舉前日之所言
所行改絃而更張之善哉齊變至魯魯變至道也吾獨不解前此之奉爲師保者何
以一轉盼間而竟視同蛇蝎也謂爲巧宦其又奚辭
歲試屆矣而余以住院之故不能不考經古一場是日蓋戳之時瞿加派跟丁隨同

秋初得　袁爽秋師被害之信未幾又聞聯軍入京兩宮蒙塵於是前之尊信拳匪者咸瞠目結舌矣中國人行爲之謬智識之卑於此可見然國事敗壞若是議和議款合肥雖有全權恐各國要求未必易於就範也浙省本年仇教之案多起幸拳匪早敗未致釀成大亂是科鄉試各省多未舉行

辛丑四十歲正月余送澐兒至　二兄處因　二嫂欲將澐兒入繼也　先慈身體尙健余小作句留復攜路兒回申帶至塘棲館次葉東約赴省垣爲西湖之遊水氣清幽山容倩秀遠觀近矚眞天然一幅畫圖也濱湖祠宇隨處皆足流連間有仿西洋式樓臺者金碧輝煌未免唐突西子矣

北方和議稍有轉機引咎自責之文懲辦罪魁之詔連翩而下所謂端王莊王毓賢剛毅徐承煜輩或賜死或斬決或永遠監禁其他賠償之鉅條件之苛爲自來所未有逞一時之快而貽中國無窮之累拳黨之肉不足食而聽信逆謀者其心能無悔乎婦人女子之不可以操政權也有如此

夏初葉東交卸局事還居於鎭之棲溪書院有司柝一人夜必驚呼有賊其實豫爲

之地以遂其監守自盜之謀耳余歸歲試時行篋等物曾囑移至上房嗣以有僕來住未及實行回館前二日該僕徙去是夜書室中竟竊取一空矣後在當鋪中查得真贓將該更夫送交塘栖分司請其追贓究辦稽遲三月原物固未追出而賊亦復釋放官場辦理盜竊案無非以拖延二字爲不二法門

是行也余與張君爾常同舟經塘栖小住一宿偕赴杭城訪何君月丹（以知府官於浙）劉君□□（前宜平令）湯君芹生均同鄉也月丹約爲湖上之游余三日後即行返館迨八九月間葉東亦擬攜眷回常爲次子偉臣完婚於高氏喜事後仍歸葉家村鄉居賢莊相距不過里許茶前飯後時時一往焉

壬寅四十一歲余有桂林之行邑侯吳粵生先生之次君（名敬修字菊儂）於去冬簡放廣西學政　藝風師與粵丈兒女親也介紹余往訂於二月成行長路五千離家愈遠蠻風瘴雨地接南荒古人有言桂林山水甲於天下此行聞須泝江而上經吳皖贛而至武昌取齊後仍由舟行過洞庭望南嶽經衡永兩郡以達全州遵陸入桂皆余生平齒屐所未經也斯遊亦壯矣哉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二月下澣附輪至鄂同行有吳鳳翻君（菊東令廷新同事也）粵文派丁役二人送之所有川資均歸代付既送程儀而復有此足徵待人之厚到武昌上座船與菊東相見并晤同鄉袁竹一先生（覲瀾君之伯父寶山人）沈子璇君（常州人本名保福）暨菊東七八兩介弟余至漢口訪謝岳申表姊丈入城訪冠賢表弟均晤考官赴任例應馳驛此次菊東於陛辭日奏明改由水道故仍復江行張督派兩小輪拖帶抵岳時一輪吃水較深不能經過遂以一小輪拖四船（計大麻陽船三護送之礮船一）力小任重日行止數十程復電長沙派輪越三日而始遇

余慕黃鶴樓之勝在武昌而尚未與修耳岳陽樓之名至岳州而知與尋常城樓無異訪岳麓書院亦所見不逮所聞講堂則徧黏八股文題齋舍復儼如文場矮屋低溼黑暗殊礙衛生經衡山而眺望祝融高峯亦祇見煙雲縹渺山色在有無中而已綜計沿途所見惟招山樹木葱蘢白水灘風景幽美紅欄曲折怪石瓏璁大足引人入勝（菊東有舊僕張某贊之曰活像假的此語殊足味也）

湘江自全州以上水淺灘多舟行不易故自湘入桂者恆於此就陸焉大道旁有香

山瀑布頗如疋練由上而下撞擊聲喧第一日住興安二日住靈川三日卽至臨桂距省十餘里彌望皆山如囷如廩如牆如墉如蹲獅如伏虎平地突起離立參差全體童童絕無一草一木大抵上古之世地球爆裂故有此無數之火成岩耳

學政衙署褊小以廣西爲最大堂以內卽係上房平屋五間無他院落也幕友住屋僅偏院三楹中隔以牆遂成爲六除中間爲聚餐暨出入之地外東西四斗室余輩同人各分其一焉時正雨期（桂以上半年六個月爲大雨時期）漏滲潮黴令人不耐

前任被劾去官故歲試猶未告竣菊東原定接印後按臨泗鎮各屬（本科歲並行）因該處發生時疫遂擬先試潯梧俟秋涼再往詎知端節後一日菊東聞訃丁繼母艱闔署失望情形殆不可以言語喻菊泉自出京以來迄今數月所費不貲乃履任僅僅三旬意外遭此變故不惟與悲萱蔭亦且遠念椿庭白雲親舍之思爲遊子者當然同此感想

六月間載賦歸歟幕友中除沈子璇君留桂外（就省中大學堂算學教習）餘分水陸兩路而行菊東約余同由旱道第一站宿靈川翌晚至興安邑令胡性滋明府（名成烈貴州人）因辦學堂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請留幕中一人爲之主持菊東以余應聘商定後余遂卸裝此地矣菊東瀛眷仍取道全州沿湘而下客中送客無以爲懷學堂以書院爲基礎每年收入不及千緡胡君擬用募捐法籌集款項添置圖書然購買之難匪言可喻先須存款於該官書局俟上海運書到省照銀分派既不問人之合用與否更不問其書之新舊若何任意攤分不能退換與安會匯銀五百兩開明清單請爲代配乃運到堂時宗教之書居其大半其餘零星小冊皆屬陳編核以原單百無一二但在此窮鄉僻壤得千數百卷鉛排石印之書陳列櫥中已足新人耳目城鄉哄動士紳之來觀者竟絡繹於途

是月三女荔蓀生

堂聘掌教二人一課經史（邑人王國樑孝廉主之）一課策論（由余主之）甄別時取住院生二十人（堂具飯食另貼膏火一兩）其餘皆爲院外取列前十名者酌給花獎蓋風氣初開雖曰學堂不得不稍參書院舊例也諸生對於師長頗知敬禮冬間余得速歸之電因江南開辦高等學堂　藝風師約余前往也院生面爲挽留並託紳耆致意（時胡君已有瓜代消息院生謂後任如不維持渠等須醵資公請或竟脫離縣署關係由地方設立學堂）余因賀君（正任興安知縣）素不相知辦事之間難免不生障礙

況離家過遠衰年　病母風燭堪虞前之毅然來桂者因南中無可為謀耳今既得此鷦枝何必遠方作客況寧常咫尺一水相通他日移家既可日侍　萱堂亦便諸兒求學事之兩利無過於斯維縶雖殷堅辭不就諸君厚誼祇有寸心銘感媿對不遑焉

桂省向多土匪自蘇軍（提督蘇元春部下）更調而匪氛益熾柳州以西無論矣省會以東亦隨處皆匪且瘟疫盛行湘之西南皆波及也余歸途因行裝累贅且避道路之險遂定取道西江由興安陸行數十里至大融江上船順流而下（船名豐川拐子長約三丈前後無門底有隔艙上鋪竹笪遇淺灘則底板突起水滿艙中漏而不沈蓋艱性木為之）至省聞匪勢益盛扒船均已赴調客舟咸有戒心幸在興得一介紹書往詢邑紳英譜經太守（英有洋藥公司開設梧州每年年底須送土一二次）知土船尚有一未開因託附焉（船有精壯水手十六人十三響後膛槍十八枝大口礮二尊矛刀等物稱是）船分四艙共裝雲土八十餘箱壓載夥伴二（各帶槍枝二）向不搭客余為店東所囑故破例焉（言明船價八元每日火食三角）全舟皆粵人（船主眷屬居後艄）余因通其語言習其飲食合同而化並不覺其為難沿途有灘三百六十一險惡著名者十餘行近昭平聞隔夜出一連刼案是夕舟中特為戒備不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然後坐不解衣眠人手一槍靜以待變其停舟之法最爲奇特孤泊灘頂不與他舟爲羣余詢其故船主云此處可四面應敵盜由上水來吾敗猶及逃也自下水來居高以臨之槍礮易準較之同泊一處受他船牽制而徒亂人意不如其已耳言頗有理應知禍福不相關者決不能患難與共防盜如此治國又何獨不然

次日戒備略同余亦參加入內（日間持槍學放以灘石爲的頗能命中）不欲坐觀成敗味同舟共濟之義也沿江亂山壁立不見一村（據舟子云村在山後）帆船一二往來其間幽寂殆如鬼境間有小舟載水菜酒肉等物掉過舟前均攜有刀矛壯漢三五或云防匪或云真匪大約羣盜如毛之地民匪不分本地之民易地即可爲匪今日之匪異時又復爲民更有本屬安居樂業之人因匪亂而亦變爲匪者（或地方官剿洗匪村附近居民被害株連人口傷亡家產散失窮無所歸於是憤而爲匪者有之或利令智昏爲匪羽翼窮而爲匪者亦有之或曾經犯罪無可逃罪遁而爲匪者又有之真困於衣食甘心爲匪者實少數中之少數）其情尤可憫（紳匪本善良也而桂之官紳丁役則因以爲利槍礮交施死亡大半其幸而得脫者強悍之丁壯耳升階晉級官之利查抄軍火丁之利至於田產變賣房屋充公則尤紳董無窮之利故日言剿匪而愈剿愈多職是故也）爲叢敺雀爲淵敺魚桂匪難清似亦不盡桂人之罪

至梧州移居棧房（以木排架舟上設板屋江寬地窄等桂多如此）以待輪船余附南陵輪行（不燒煤而燒柴一大輪在船尾）

船倒上下艙隔絕日亦擊柝巡行翌日至粵東住長發棧入城謁業師　秦子儀夫子赴差離省晤其二世兄又至撫署謁子治師伯約飲酒樓暢談二十餘年別後之事訂定海船床位船名龍門禪臣公司所有也二十三開行在香港停泊一天上貨港之煙禁嚴於外貨非港之售品查出重罰船過温州因霧下椗隨浪顛簸令人暈眩二十七抵滬仍住長發棧云明日大通下水至船則行李竟無置處重覆回棧一往一返三餅鷹金不翼而飛矣二十八一早即登江寬輪苦無安善之地遂於船尾將書箱等圍成曲尺形以禦北風天正小雪寒不可耐一過南通雪勢更盛停輪待止直至下午方得駛行到八圩港鐘鳴八下矣今夕已小除明日即無義渡於是令棧房接客赴義渡局要一紅船黑夜徑渡余攜一小箱一鋪蓋往北門袁子俊君布莊借宿（時江陰尚無客棧）粗重行李仍寄紅船三十早託袁君遣人取船中物件並僱轎赴阜返申（除小箱及鋪陳外餘皆存袁處）雪後大晴既泥且滑二十里路行經十小時至舍見　慈親以次均各安好稍慰旅念新生三女將及半期乳名爲定家人節制生育之意也此行朔望十更往返幾及萬里舟車轉換共十餘次而身心交悴備歷諸艱行路之難

中華書局據宋版印

爲數十年所僅遇者聞　藝師來正尚擬約赴東瀛考察學校俟元旦後以電詢之

癸卯四十二歲函告　藝師於去歲除夕抵家扶桑之行定於何日得復以遠道初歸暫時休養并約二月初來寧以便料理開學家人聞之頗深忻慰然余則以未及附行爲憾

二月至南京時籌備機關設於八府塘兩廣賓館（學堂尚爲署督張南皮之行轅）余詢辦事人不甚接洽示以函札竟謂因久不來而改委余無法與之申明祗可函告日本　藝師知之嗣來信令其查案始改容招待辦理校務人之荒謬隔膜一至於此殊可詫怪居此月餘考察團回國校屋亦騰空移入堂中開課有期矣

堂設總辦一（江安糧道胡觀察延綜任）總教兼正監督一（繆藝風師）提調一（徐觀察積餘名乃昌南陵縣人）副監督兼齋務一（章大令邦直字希瑗涇縣人）管書一（張大令字碩卿四川省人）教習有日本人一（白河次郎品學皆優）洋文化學（孫大令錡字香霆施都戎作霖字沛生皆閩人船政學生）算學二（通州崔聘臣東台楊冷仙）東文翻譯（張小樓君圻江陰同鄉也）體操及英文（王光宇君亦福建人）中文四（張言秋蔣程言一揆丁君王實余任中文地理）庶務帳房又若干人學生六七十分爲四班年稍長而口舌欠敏者習東文餘皆英文也初開校時頗多能文之士嗣後科

學愈備文學愈荒固由於精力之分亦原於根柢之薄保存國粹夫豈易言

本屆科場爲改策論後之第二次余患痔紅熱初愈原擬作壁上觀猥以神氣復元遂又見獵心喜三場既畢無所謂得意亦無所謂失意也（余視較試八股爲易）是科西鄉中陳鯉庭一人（笙鏞之世兄葫橋鎮人）余出闈即回申港放榜後並攜同兒重返建康科場不廢學者猶作舉人進士想數百年積習深中於人心不易剷除者也金陵風氣初開大小學堂漸次籌備余今年已令同兒入中正街私立思益學校

甲辰四十三歲正月開學時路同兩兒隨赴寧垣計申港一鎮殷繆子弟入學堂肄業者有十三四人之多而思益尤爲薈萃之處經辦者既精神煥發入校者亦踴躍爭先瞻望前途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時余因月新增加而府校又兼一席且 慈親復病鄉村醫藥難求二子假期舟車往還不便端陽節後已爲移家之預備矣

四月中高校新造洋樓坍塌壓斃陳姓學生一人傷七八人學堂因此停課多日承造委員章希瑗賠修革職此公官氣太重過於精明故工匠以此報之然中樑兩接大枋無筍偷工減料之罪百口所不能辭也爾時學生尚無越軌行動使在今日其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結果有不堪設想者矣齋務改委潘壽培大令名毖桐城孝廉也化學堂工程由其承領後改爲多柱式之洋樓五間既易驗工亦甚軒敞

六月暑假歸遂着手攜眷一事摒擋檢點頗覺疲勞且所僱大船僅能開至麻皮橋左近相距尚十餘里家具及人均由駁船通運不能由江陰附輪者緣　母病難行且什物太多故改由內河自鎮江月河口出江不謂至瓜埠時連日逆風坐守半旬始能掛帆西上

寓廬在四象橋右手北河沿後門即中正街與高等府中兩學堂均不甚遠其屋爲浙紹徐晉齋侍郎之產侍郎由朝鮮公使任滿回京入總理衙門未久而薨於位有一妾一子重至金陵無多宦囊此屋所新置也第一進乃友人梁公約君所居余賃二三進平屋大小八間均甚朽舊不過出入近便且俱有地板耳余此次全眷還寧除急帳利債一倒歸還其歷年與人通融之款尚有數百元之多一洗宿逋未知果在何日

九月四兒生余已四男二女矣因名曰止八字五行缺水加水旁以壓之是冬復兼

馬府街湖北公學教席每星期課務約三十餘鐘忙碌異常而精神並不疲乏星期復有各友人應酬終日奔馳卒卒尠暇冬季路兒考入兩江師範學堂余決意令入完全科年月雖多而非淺嘗輒止同兒考入陸師學堂兩人性質於學校亦皆相近先慈抵寧後先後延張敬甫先生診視多次病勢似已稍減然苦憶澐兒未知其在贛習焉否也余每以信來無恙慰之　母居恆嘗曰明年吾病苟愈必再赴章門一行蓋聞澐讀書不甚猛晉恐　二兄督責過嚴故也寧中年景別有一種鬧熱氣象擔盤攜榼餽送禮物者往來不絕於途

乙巳四十四歲春暮　慈親急欲赴贛病未全愈而強自振厲以示康強適　二兄館於豐城尚不過遠爰函告　二兄派人至九江迎迓而令同兒帶一女僕送之余因有急債須償糾一二百十元之七賢會除還款外並爲內子重製紅裙外褂等物（外套紅裙成婚時亦曾竭力措辦己丑入泮後因家用而付質庫鄉居可無須此故迄未重製）緣既居省會亦時有萬不可却之往還臨事借衣殊屬費手且裙衫等物稱體爲難新樣時妝過於窄小荆人體幹十九不合矣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七月中余購湖北籤捐票兩號中二等獎一條計洋三千元經手人例須分潤三四五釐不等余因其爲學校中人以四釐定議嗣由渠介紹於錢莊代匯到寧結帳乃合五釐余得此意外進項立將各會款照二分息一律退還又鄉間舊欠三百餘金或加利或盡情因不肯收息者止能送物將意概行歸趙又寄　二兄處百金爲　先慈零用之費再諸友以丙子四十誕辰置禮爲賀酒食游戲之用亦近百金余又添置袍褂等等復二百金居屋坍倒以二百四十元修理之作爲押租統除付出淨餘銀千兩存之錢莊

秦淮風月久著盛名畫舫河房共傳豔跡自新政創行後宦遊以此爲善地大賈以此爲肥區而桃葉渡口打槳呼船者遂往來如織焉余來白下正當盛極一時朋輩招邀亦恆有絲竹中年之事但藉爲點綴尚不至於沈迷耳余最惡當日觀察諸公乘四人輿或雙馬車呵殿出入比之張蓋遊山尤爲大煞風景昔日在西湖見一船張杏黃傘余笑謂何月丹曰古人有張蓋遊山者矣不圖今人善於運用竟張蓋遊湖何大笑

舊友孫叔方廉惠卿兩君來寧經理合肥李文忠函電全稿開雕事設局於石壩街

之中段其後樓北臨秦淮余下課時復過之繆書平表兄在此任校讎之役故人三五燈下縱談恆至丙夜而散

十一月得　二兄在豐城館寓病逝之電余雁序有三十年之中兩遭折翼大可哀矣且　慈母在堂覩此慘事何以爲懷澐兒尚未成童安能支持門戶如　二嫂願意來寧惟有赶辦葬事全家東歸耳如或別有阻滯則奉　老母先回然後別圖良策余具函請假攜僕附輪至九江適東北風利復僱民船逕至豐城四日即達時邑令左明府亦丁外艱交代需錢穀造報汪鶴汀表弟暨宜姪爲兄了此手續余以同歸江南意商之　二嫂嫂以未出殯安葬爲辭余祇可奉　母首途澐事暫從緩議惟　先母病莫能興不能起行一步輪船上下非常困難而又不能任其留贛思之再四祇有多花小費僱人抬送（用竹椅一張令四人各擡一足）由縣封船晉省搭坐拖船赴潯再換江輪以至下關十二月朔開行有汪小峯親家及涂蘭泉表弟伴送船中搭客甚多上船即與水手啕氣詞經讓出兩艙房艙　先慈暨一女傭居之（此婦本嫂氏所僱僅五百錢一月余加至二千餘文始願隨行至寧蓋母氏不能無女僕伺候也）連日逆風加之以雪日行十餘里（船大而水手祇兩人）百數十

里之程旬日而尚未到柴米均盡迨十一日竟不能舉火天又嚴寒船人竟將船板劈碎烹茶人飲一杯以取煖氣是日船被風吹擱淺沙洲兩人力不能動飢寒交迫人盡譁然幸離省止十餘里所有搭船七八鄉人（帶米已食盡非常燥急）咸願起而相助於是篙者撐纜者引櫓者棹者并力而合作始將船移對岸歷經狂飇幾覆者屢矣（鄉人皆外行一味蠻弄以致頗危）到岸復代爲背縴於二更後抵章江門　先慈病係痰火食頃即飢不可耐是日因餓而大哭然當此絕糧之時雖有銀錢無物可購真所謂在陳之厄也泊後令僕登岸購食物　母與余等始得一飽今日如無諸鄉人在船則仍泊荒洲枵腹之苦未知須至何時　慈母病中何以堪此在城外遇接客一江姓詢以九江小輪何日開行渠云後日因同至公司看船余包定後艙一間將　先慈抬送上船令馬僕購物備餐熊媽敬謹看護並囑劇泉表弟代爲照料余遂入城訪友言明遲則不復出城

同門汪景周君時就南昌錢席而糧道之度支又係陶子煇君南昌府縣刑名則吳舜臣昆仲也是皆前十餘年之至交好友一方萍聚不可不謂天假之緣矣余晤汪

後時汪居停調任豐城余因以交代事託之即宿寓齋次日同至酒樓午飯往府署拜吳君道署拜陶君晤談甚久並託吳代致龔晝堂先生奠敬因所居僻遠余又匆匆回舟不及靈前泥首也申後出城夜宿拖船

次日小輪啓椗拖船搭客不多尚爲舒𢡟輪行速力欠佳每小時僅能十里三百餘程大約非三日不可矣過湖幸無風浪將抵姑塘該輪爲免除船關捐稅計囑拖船之客盡上小輪余執不可執事人允以大餐間相讓余謂 母病難行渠請以椅縋縋而下明日到潯復縋牽而上無庸余費心力余亦擬以此法試之於小輪江姓接客復爲之請乃姑允試行幸尚穩妥次日抵埠仍以前法縋上甲板第距棧有一箭之路既不能步又不可輿余以所攜之椅令熊媽抱扶而坐四人各抱椅之一脚蹣行而前小工等因余每給一元之言遂羣擁而上 母氏大驚余與僕力揮餘人傍椅寬慰然計舁者已有八數手持椅足余恐驚吾 母止得多費四元而已至棧館主拒不肯納交涉再三直至江姓接客來言明原委方允留宿余欲附招商局船因各買辦大半相識可無糾葛二十二有江永下水江永買辦胡瀹青熟識也遂託江伙計準要一官艙寫定船票

次日得信云江永入塢修理以海輪濟豐插班余以住棧情形卜之知上船時又須

大費唇舌

次晨八鐘船到余懲前之弊在棧僱定四人舁此竹椅余先登舟與帳房接洽艙位

事船無官艙余打票時止知爲江永而不知爲濟豐因改爲房艙而棧房不肯故不須親赴該輪詎該侍役異常刁狡故以買辦未到爲詞其實多宗酒資也余僞爲不須喻彼乃以病人不搭相拒絕余令馬僕持片直至帳房拜該輪買辦並以吾母係老病而非急病且告以如須作保余可請道署刑席許曾煥君江務又以自省至滬六七日均其照應告知於是主僕四人皆改爲房艙票矣退錢不可止能如此勉強下場詎艙內鐵軌縱橫無

下足處雖占有房間二而黑暗無光悶不透氣好在權宿一夜來朝脫離此難矣至

夜船役又不設鐙余又告之帳房大受申斥渠等恨恨而又不知余爲何等脚色不

敢過於侮慢恐常州人與盛督辦總有關係耳余知若輩心理如此故飲食起居之

事極示彼以闊綽如不去帳房吃飯而令廚房另備四色夜又令其煮粥過蕪湖時買豆乾千方復至蕪船會其局總辦等而該船役真誤以余爲當道之闊人自此呼叱作事不敢仍前之倨强甚哉人情之勢利而酒資亦極從豐因此蕪湖過後竟得半日之意外

恭維余奔波廿餘年所遇船夫車夫前倨而後恭者以丁亥之返館及此次之回寧

最爲可笑然炎涼世態思之正復寒心

送竈日之下午舟泊下關靠躉船時此輪鑽入大鍊中未及倒輪將臂粗之鍊迸爲三段海輪江行一切不熟其鹵莽滅裂之爲正復可慮此次下船余令馬僕先僱定亭式馬車一輛將鋪蓋墊平覓人將 先慈負出房艙下層由貨艙小門上岸（此小工人極靈敏余擬仍用椅抬渠謂一人背負輕便試之果然因賞以兩元）復雇敞蓬馬車一余與馬僕乘之並堆行李以爲安然抵家不復費事矣詎馬車行至鼓樓（其路北高南低嶄甚）韁不及收又將一人力車撞倒幷破其輪幸坐客寬和雖跌不校（余甚抱歉知其赴城南有事邀其同坐余馬車渠堅辭焉）而車夫則申申而詈非賠修不行兩馬車之人皆不名一錢余認晦氣畀以三角小洋始得了事自豐城上船之初一日起在路二十三天無日不淘神費氣今已行近家門而途中且有此口舌此行真疙瘩哉余去時帶去三百六十餘元除留百元爲吾兄貼補葬事外買猪油（每元九斤半）磁器（二尺直徑之白磁大盆止千二百文）及碗桶等用去三十餘元其二百數十元皆往來旅費也人口平安於願已足費錢費日均可置之不問

丙午四十五歲春間汪鶴汀表弟攜僕張喜送澐兒至寧汪住月餘而返備川資禮物以送之張喜留用專管廚房事余年來入薪稍豐出款益鉅存項除歷次提用所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剩亦祗四百金秋間　岳母沈太孺人有疾延張學師診之據云脈象不佳擬方服藥頗覺有瘳後三四日銳變當卽函告　伯丈蓮洲先生及梅氏二姨妹逮二人到已先一日逝　沈母久居吾家凡具餐育孩之事相助爲理余雖半子視之若親生也次兒自斷乳後卽隨臥起在校聞變請假歸來枕尸大慟較諸兄弟尤甚焉余外舅早故　外姑守節三十餘年撫育兩女家本中貲嗣因次房商業失敗　外姑與長姒牟太孺人各以所分腴田七八十畝爲抵債務以致貧無立錐次壻梅小堂君近又逝世心多抑鬱時覺不舒憂足傷人病由此致僅逾花甲微疾考終余爲置備棺槨衣衾飾終之儀不豐不儉匪以爲報聊盡吾心云爾至運柩歸葬等事　沈母尚有兄公在余未便越俎代謀致傷逝者之意

冬月江陰南菁高等學堂因卒業考試新舊學生各有主張監督金衡挹太史無法調停函請江督端午橋制軍指派余爲監試以提調名義代爲辦理該校畢業余與金君同爲十數年前之住院同門余抵澄後詢悉該堂各種情況並知經費久領未發帳房無一錢之存且欠千餘莊款至廚房則尤可憐不僅未領工資并代欠煤米

等項三百餘兩近日諸債叢逼大有停炊之勢又聞此居之考蘇提學周樹模學使不日親臨堂中毫無豫備詢之會計能否設法據云羅掘已窮余問金君更無辦法余思財爲事母不先籌款不能支配一切也況本堂非無的款可指但爾時尚未領出以致步步荆棘教員因欠修而不願出題庖人因欠債而不能舉火學生因枵腹而不肯應試種種困難皆緣阿堵欲解目前之厄非得千金不爲功余遂往縣署拜承厚村大令告以兩批領款未能匯到刻因辦理卒業先請挪借二千金一俟校款領回即行原璧歸趙並商周使到後供應如何（金意欲推之縣署不復過問余謂學堂請考其勢不能由縣供給大概弁須住堂雖學院廢署尚存而破壞難居且多不便）承謂到後送席住院與否聽學使意縣中不便過問余知其不欲招攬遂定住堂之議請其派一得力紀綱代爲照料（校中止聽差三人一事不曉嗣縣派一陳姓差門來校謁見即壬寅吳粤老派送余等赴鄂者）余歸後即令人添置應用各物（校中茶碗亦無其餘更不必說）縣署送千元來言明需用往取當即付廚役阿二三百元（阿二乃二十年前之舊人也）交單一紙令其備辦弁告以余既來此所有欠帳當然代爲清理惟目前先還若干買物若干留待學使到堂備用云云（阿二當日幾欲因債自尋短見因渠家口既衆毫無積蓄也經余告誡後知前欠不致無著其一種感激涕零之狀態匪言可宣矣）

周少樸提學來僅有隨從三人（一巡捕二跟丁）儀表極佳語言亦妙（余曾言其不日封疆）余與金君迓入客堂茶後告知帶有二批經費六千餘金在船（學堂經費向由藩司發給自周到任後統撥歸學使主管本堂莫名其妙仍向司庫具領以致期期脫空辦事人信息不靈一至如此）著人往領云云闔校聞之眉飛色舞當日堂董章琴若君及王吉臣君皆來余留其作陪（午席本校備晚席縣署送）諸君見校事井井極佩余能而王君尤以能向縣中通挪二千金爲手腕靈活稱許不置蓋知金與承平日不通聞問斷難辦到也余謂此乃墻有把握故毅然爲之何者余雖邑人而新自金陵派來名主而實賓校中本有款領並非久假不歸又談及供給事一力擔承絶不如渾沌朋友一味向縣署推去有此三因渠能不允吾請乎況果至停考蓋鍋罷課監督固極難堪邑令亦有不是余知承尙係科甲中人萬不願頂若此王君笑曰假令衡挹爲縣令又將奈何余笑而不言

逌日監同考試場規甚肅而特注重於槍替竣事已嘉平月望矣送學使行後余偕子綬表弟（綬弟在金陵高等預科畢業自爲總教因遊湊疑令王南薈附藝師考）同回申港適遇雨雪僅至蓮洲伯丈暨祿田表叔萃封老孀處一行句留半日仍原轎回城夜飯於繆嘯崖表叔家晚

至大街略購物件回堂約體操教習袁凱臣一談（袁係湖北將備學堂出身兵操體操均極工江南高等現乏此項人才援招致之因問其需薪水若干方肯屈就以便介紹）監學法君亦有幹才俟回寧相機先容金處送來月薪二百元（照江南高等學堂提調薪水之數）此可受者也遂不爲曲禮儒行篇之小讓如僞

返寧之前縣官承明府治酒餞行鄉先達陳翁青君冰玉（張笙繁入泮後以直隸州分發湖北）在座陳老矣而貌亦頹唐迥非庚寅辛卯初見時氣象笙繁言有礦石一匣託帶呈端制軍周學使亦交有一函余見制軍時當爲面致是年同兒改入陸軍小學（族弟殿昇初以自費入校後亦得補正額）

丁未四十六歲二月十九五兒生面貌體質絕類同兒幼時遂名之曰同乳名炯孫內子年逾四十乳汁絕少余用飯米一溢浸透擣碎以疏布洗出漿汁熬熟略加白糖用代乳器盛之任其吸食行之甚爲有效後遂漸次加濃和以糯米身體強甚絕不類欠乳之兒月中即出天花亦甚順利男女八人無此子之不費手足者近日先慈之病漸變痰火愈盛飲食愈多張學師勸余隨其心之所欲進之殆老病延年之謂也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堂中人數漸多風潮漸起總辦總教兩方面各有野心家交搆其間始則意見不同繼且紛紜益甚究之爲人傀儡皆不自知耳時值庶務長孫君因事入都懇余暫代其職余本無所偏倚方冀身爲調人俾得言歸於好乃相代僅一星期而余又以內艱請假從此調停無望不可維持矣

八月六日余尚在學堂商量功課事件家中遣人到堂速余即歸心知　太恭人病有變徵故如此亟亟也抵家省視見景象不佳即尋得金獻之君偕往看定壽枋並招三子同歸以防不測午後聞　先慈冷呃余知此非佳兆命路兒督匠成棺託人置辦壽衣暨附身等物延至酉刻吾　母竟棄養矣臨終數日並無一言屬付是日緊閉雙目殆不忍覩吾輩兒孫之送其西歸耶喪中除僧尼不入門外餘亦從俗從宜　太恭人一生節儉冠帔裙襖不取奢華惟棺內糊以紅綾蓋下隔以星板円筍爲縫生漆嵌鑲木老而堅扣之聲出金石嗚呼去秋　沈太宜人去世余於友人處曾觀此枋喜其堅而多節心欲爲　太恭人備之然竊以豫凶爲嫌方冀永駐春暉常承色笑詎知遺家不造遘此閔凶一念之微竟成惡讖豈冥冥中早有鬼神示之

警耶抑數本前定此物合歸吾母用耶　太恭人身弱而羸自　先子棄世以還久歷艱困尤覺食少事繁向患頭風目眚終身不愈路兒生後扶持保抱日益劬勞元氣早傷未躋上壽猶憶余童時讀書頗能強記頑劣之性　先大夫恆寬假之　太恭人督責殊嚴故余之畏母甚於畏父　先子有時亦以為太甚　太恭人曰吾後母也所生獨厚人其謂我何是以余兄弟在家鄉時人並不知為異母　太恭人外和而內介鄉媼村姑無不加以禮遇嘗誡余曰汝雖孤貧切不宜受小人之惠恐他日難乎為報也故余當艱窘之時寧出厚利以稱貸而絕不向豪家市儈通融一錢此得於　母教者也

俗例七內深葬無須擇日余流寓他鄉　萱堂遺魄當然入土為安且終七尤須到堂教授功課因擇定五七家奠翌日啓靈安奉江船返鄉合葬適內表弟張煥新君假旋省母遂約同舟次早開船閱三宿而至申港口外當通知親友僱夫十六人謹將　慈櫬送至虞門橋與　先大夫合兆並將舊碑添豎（此先子葬時所製孫輩以下之名皆豫為之故與今符）不堆築墳塋而後復回宗祠祭告有人謂何不於家鄉受弔余曰吾　母素以息

事寧人爲宗旨何敢重責親朋其實作此世故者亦不過口角春風而已矣

葬事告蕆附輪回寧忽奉端制軍札派充高等學堂齋務長（潘培壽君爲吳漢濤監督所撤）余不欲漩入學潮決意繳委且四十九日假期將滿明日出外謝孝先至本堂謁謝監督詎吳卒然謂余曰請無庸到差有人反對余曰有何證據吳曰今日學生來見曾有此語云云余詢爲何人堅不肯說余曰教員回鄉葬母回寓卽見督札其非夤緣而來可知本擬明日上院面辭不就職務一方面事今學生既來干涉余斷不令鑽營無恥之輩得以居之不疑且監督亦太忠厚矣今日學生反對齋務卽勸其繳委設明日反對監督亦遂奉命惟謹乎況學生不准干與公事載在章程學生不知羣焉盲從猶可說也監督爲全堂最高長官而居然附和果何理耶且某於兼代提調時竭力推卻承監督美意強之再三乃允暫代某猶是前月之某何以當日爲提調則學生歡迎今日就齋務而學生見拒乎此中黑幕不問可知某向無黨派無慾則剛合前後兩事而言正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也吳強笑曰子與君厚既有所聞不能不告余亦笑謝兩姑之間難爲婦其實早知難而退余決不到差矣緣吳受人播弄

特以正論折之吳倘不悟則學校風波正未有艾

余出堂卽往謁端制軍適早衙未放陳學使（名伯陶廣東人）方至余乃以粵語爲述顛末並語以辭差之故嗣進見午帥渠問余何日到差余曰今日來見乃繳委非謝委也端問何故余乃詳述監督語並告以兩方意見甚深辦事人無從著手且有堂外之人從中鼓動學生又感情用事是以未敢冒昧端曰此事余當責成吳道至局外閒人尤不應任其蟠據汝接事可也下午至陳學使處晤總務科桂東垣君告以前情學使出詢制軍何言余一一告之陳曰子意若何余曰監督與總教勢成水火吾本偕繆先生同到學堂之人縱自信無他吳監督不能不疑其袒繆且一接事必須整頓以早經出堂之學生能聽其在號舍胡爲乎如下逐客之令是明明與監督爲難矣繆與某固屬長親某與吳向無惡感何必因此自尋煩惱轉入漩渦也陳亦甚以爲然允於見制軍時代爲之請余再謝而出余星期一到堂授課有學生問其宗旨余曰我不願當人休妄想既不吳仇亦非繆黨十六字乃余宗旨也至捏名揭帖等余早一笑置之試問不欲余就齋務而尚想余當教習此明明一二人之私言而決非

全體之公意余苟品行卑污學力欠缺當然根本推翻令余無顏在堂上課矣何必扭扭捏捏如此費辭哉聞者粲然皆笑

星期三余至堂號房言九鐘制軍傳見余遂往督署十鐘入座端甚不以余辭爲然因詳陳目下情形及余接辦爲難之故端謂予聞陳提學言汝兼事甚多故不願辭富居貧然將來薪水可加何必固執己見余謂某並非較量薪資但一經任事即不能置身事外監督與總教既有嫌隙將來辦事上必致掣肘逮爾時仍以辭差了事不如此時不必多此一舉且某材幹遠不及潘令潘且難行某更可想矣余之言語亦可謂情理兼盡端復改變聲調謂余曰此學堂是否江蘇學堂子爲江蘇人正當挺身而出爲江蘇辦事何得畏難苟安至才力不及說尤爲遁辭去歲南菁風潮處理極當金編修糟到如此尚且平安考完未出笑話周提學信中亦稱爾心思周密措置從容此事吾責成於爾予當向學使言之余曰南菁金監督完全好人某故可以假大帥之命越俎代庖獨斷獨行無所顧忌此處高等兩總方面名義上交誼上均與南菁有別此所以敬謝不敏也端曰既然如此我也不管了聽他們鬧去遂與

下坐之人另談別事至談畢送客又向余曰還是到差罷余亦唯唯否否出後又往謁陳提學告以今日之問答陳問余能屈就否余曰論理本當遵午帥之言爲地方上盡義務但明知故犯某豈作此笨伯陳詢吳繆二人到底如何余曰皆直性好人但離則雙美合則兩傷陳沈吟久之曰子當設法余曰萬不可一去一留陳又問子不願而午帥必欲相強奈何余曰以某管見不如裁去此缺令孫孝覊以庶務長兼齋務長既可不生問題亦可令覬覦者絕其癡念至午帥處某不再辭聽其擱煞如問及學使請隨意敷衍可也陳學使甚以爲然因告知渠之兩全之策云江南新設圖書館擬詳請督院奏派繆先生爲館長月薪三百在表面上總算位尊而多金（高等總教月薪二百四十兩此多六十兩）吳則別調一差大約近於左遷爲其附和學生太無道理也至高等准請李梅庵觀察兼之齋務事口頭向孫君言不必正式下委弁囑余至藝師處先爲道意一場是非總算略有結束後余至學堂聞彼方因制軍傳余往見知此欲必不能遂乃聳恿吳總辦以去就爭余笑曰我果願就此席恐吳雖去而亦未必能爭我今不就此席恐吳雖爭而亦不得不去惟余對兩方絕無機心不爲已甚息事

寧人此余志也諸生詢其究竟余因作諧語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未幾前事次第揭曉而學生新舊各班隱然有黨派之分余對於學堂課事外一切不問且丁憂後事事消極不僅綺業懺除卽竹游亦復謝絕以小說消遣儼與三十年前遭　先大夫喪時情景相類莫之致而致不期然而然自亦不知其所以已

戊申四十七歲炯兒牙牙學語絕可愛憐平時不甚啼哭雖未斷乳然食粥飯時多也周歲後諸兄教識一二字居然歷久不忘且甚暱就余夏間恆與余先睡乃母乘涼無庸過問也是歲同兒陸軍小學畢業升入第四中學蘇州蔣季和太史（名炳章）來爲高等學堂監督孫孝靄君赴六合新任蔣延周君仲蔭以繼之

十月光緒帝崩遺詔以醇親王子入嗣穆宗兼祧己身卽皇帝位年號宣統同治無子以光緒入繼咸豐光緒又無子復以宣統兼祧三世之傳僅延一綫愛新覺羅氏有衰徵矣次日慈禧太后亦崩二日之間兩逢國恤此非常之變千古所無者也

己酉爲宣統元年四十八歲余添教本科國文班數漸增教習愈少蔣監督延余兼教一班堂中國文教員併余爲四矣教務長胡敦復君應北京清華之聘薦嘉定秦

景陽君以代是冬余二十七月之喪已畢服雖外除而　慈母之音容常留心目光
陰彈指瞬復三年梧棬僅存蓼莪欲廢臘月同兒考取出洋留學即日赴京部覆第四
中學共送十三人表姪慶潤亦與此選　余與書平均出下關送之時津浦路尚未成故由長江至漢口
轉京漢北上十二月路兒卒業於優級師範分類科
庚戌四十九歲余應江蘇通志局分纂之聘路兒赴部覆試考入農科大學部覆及
格奏准給以師範舉人出身奬官部司務簽分吏部吾家人文之盛極於乾隆　太
高祖會詹公十九年甲戌進士官甘肅伏羌縣　太高叔祖西畬公廿一年丙子舉人官四川長
壽縣　高祖玉階公附貢生官湖南慈利縣　三高叔祖玉田公五十八年癸丑進士官順天府治中
高叔祖圃耘公西畬公子三十九年甲子副榜官浙江石門縣　曾祖少賓公附貢生官江西寧都州
州判　祖父紫函公邑庠生　世父伯欽公邑庠生嘉道之間科名稍遜然本支絃誦
之聲膠庠之彥耳相聞而趾相錯也紅羊刼後沿河大房之子孫不獨居室未留一
椽即藏書亦不存片紙故同治甲子科後吾宗無鄉試之人光緒庚寅年來吾族無
小考之士書香世澤不絕如縷今學堂遍設文武諸校除吾家外族中來者亦漸有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人開風氣而繼家聲是所望於爲父兄者

四月南洋勸業會開幕學界中組織各種協會寧滬鐵路全通時遠近之來觀者日數萬人加以本城紳民出入會場者恆在十萬以上各館陳列之品如廣東之珍寶及梓榆酸枝家具福建之藤漆器江西湖南之磁山陝之皮張礦產四川之藥江浙之絲皆精品也湖北教育品最稱美備表冊圖書有條不紊其房屋結構點綴亦復別出心裁至各色娛樂之品以華僑之影片廣東之煙火第一舞台之京劇頗能號召游客稱勝一時下若其餘等之自鄶

六月路兒自京回同兒亦由日本回皆趁暑假之暇也余家人於會場月恆二三至余爲協會中人車票門券可憑像片故往來尤數惟小火車末次回中正街者恆患人滿蜂屯蟻聚擁擠不堪有二四人寧僱坐馬車其價值亦略相等

高等學堂初放假時留堂學生不過五六或因道遠或以平日別有嗜好川資告乏暫作寓公時余爲纂通志便於取書仍居堂之洋樓一日飯後小憩於床不覺入夢緣路兒說定三鐘來堂取洋還京中同學前此出京所挪之川費五十元此君杭人約定此日

來寧看勸會刻已到此故急於送去故余在房坐守另有家用二十餘元均包置書案之抽屜內余睡時壁上時計將及一點而醒時尚不及二鐘起視書案各紙有翻動形迹頗覺奇異開視抽屜兩包銀幣不翼而飛矣復細爲檢閱則新置夾金近視眼鏡亦不知去向衣架上復失去舊官紗長衫一件帳竿上所搭縑絲褲一條亦有扯動痕迹余當下樓詢路口坐臥諸人云恍惚有一學生似由梯上下面貌未及留心但脚係白洋襪用弔帶扣於小腿者嗣余舊僕王升云渠在房掃地有某班學生識其人而不知其名推門入問丁老師動身否答以今早回常該生即入內廳門西去是否上樓不敢肊斷余遂囑其毋庸聲張俟晚飯時於膳堂暗中指示余觀其足係洋襪弔帶但贓證不全難於揭發是人有荒唐名逋負纍纍或竟出此下策但必係見財起意斷非豫蓄盜心大概渠之入房本係探詢季考分數見余假寐遂擅啓抽屜偷視忽見有洋兩封乃生作賊之念然一無掩蓋恐人見疑本欲以褲包裹因在牀內掣而未脫故取架上之長衫以裹之揆情度理情節當然以學校青年而竟甘如此墮落豈獨家門之玷抑亦社會之憂也余之損失固須另籌而斯人終身又大可想見是冬同

鄉丁孟輿君與監督及學生發生意見辭職而去開堂之同事至今止餘二人日見凋零不禁有勝會不常之感

辛亥五十歲近年革命風說隨處流行激烈黨人此起彼仆安徽廣東其已事也至新軍成立後上而官長下而目兵具此思潮者十人而九雖氣運之適然亦滿漢不平等有以刺其心而激其怒也南京第九鎮以三十四標（即今之團）程度較高而思想亦視他標爲劇烈其所以暫能相安者因無隙可乘且附近均遭水患積潦盈尺不便動作耳夏秋之際鐵路國有風潮起於四川辦理不善遂有罷市抗税之舉動湖北軍隊聞而起事總督走鎮統逃勢成燎原不可嚮邇朝命海陸軍進勦而各省又從而響應南京爲先事之防假秋操爲名令新軍開赴秣陵關收其子彈九月中澣匆促舉事時張勳所統江防營悉居城內與駐防旗兵登城固守城中少數留守營房之新軍破獄出囚往攻督署爲衞隊所敗逃至北城復爲張之馬隊圍殺該軍士之破上元縣獄而出也過余之後門爲首洋裝一二人執有槍械後十餘人不過棍棒徒手者亦有之手執白巾之旗後爲獄中人犯脚鐐尚未盡脫言往攻督署云又聞

府東大街貼有告示余急觀之至戲園左近見有數人仰首而視余至前觀黃紙六言韻示字大如碗具銜稱寧軍都督徐而印文乃江寧軍政分府已覺不倫不類至韻示第一句則照得奉天承運六字也余不禁絕倒回身疾走不能再讀下文矣是夜秣陵關之兵來奪雨花台礮台又不得手有槍無彈止辦一逃同時蘇州鎮江亦宣布獨立潰軍退至鎮郡始能稍稍喘息余因家口之累（大兒在京師大學次兒留學日本三兒入軍醫學校隨赴秣陵除余一人外餘皆婦女小孩等）兩日夜之間槍礮之聲如然爆竹聞第二夜並無新兵來攻徹夜轟擊徒費彈藥而已

高等學堂教職員時已無一人在而諸生之去大半未攜行李堂中尚存夫役二三十人既無錢又無米行既不能居又不得紛來尋余無可設法也其時李梅庵前監督以提學使兼署藩司（城中大官尚有張總督人駿鐵將軍良張督辦勳署藩司李梅庵其餘皆不知所之）懇其援救領得百元當將有家可歸者二十餘人各給三元遣歸餘外籍十二人亦各給三元分派看守其宿舍中衣物箱籠監視歸京按照姓名貼記簽條概行貯存大樓之上共計三百餘份收完幷將板榻徹去以免遺失惟書籍漫無可考祇能聽之余復將化學堂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各齋總門封鎖間一二日到堂省視如此市月而南京亦遂光復
圍城之中四方消息概無所聞惟某日黎明見站崗警察均臂纏白布頭戴操帽張勳
在城不准戴操帽知大局有變化矣余時溷名於保安會中到會始悉二張及鐵均於半夜
出城渡江而北惟李梅庵君尚在財政局慎守筦鑰靜待交替時主兵者尚未入城
故不知係蘇係鎮係皖係贛或滬上之軍也城內秩序雖稍紛亂而尚無搶刼之事
惟滿城旗人顏色灰敗隨處藏匿緣有種族革命之謠故旗營火藥庫有協佐領數
人舉火自焚之事一聲巨響黑燄衝天牆動窗開全城皆震新軍誤會以為旗兵施
放地雷或鉅礮攻敵也約同二三百人衝入旗營連陣排槍放火燒屋不及片時東
城一帶明故宮旗營之內徧地皆火矣婦孺因而自盡者不知凡幾次日火猶未熄
余三日飯後往觀則都統署尚存二進餘皆為瓦礫之場婦女成羣露宿乞食至御
河橋下猶有大小屍體數具未及掩埋哭聲慘狀不忍聞覩然本地人士寂然莫動
於中蓋平時旗民之恃強稔惡久為人切齒縐眉怨毒所鍾遂不覺隱隱稱快焉前
清二百數十年既無甚暴之君亦尠厲民之政何以十傳而後亡也忽焉人心思亂

固爲一種原因而國多游民不能生活亦釀亂之根也衣食難求倖心遂熾無所不爲無所不敢矣如人人足以自養吾知種族革命政治革命諸說雖有儀秦之舌恐亦無從鼓動也謂余不信請徵之廿四代之史

民軍既入各推所尊有蘇軍焉有鎮軍焉有滬軍焉嗣孫文用臨時總統名義改爲政府始解此糾紛一班革命偉人如黃克強蔡孑民輩或長陸軍或長教育北伐之聲喧傳日盛有八省聯軍有女子北伐隊其中豔史書不勝書古謂婦人在軍兵氣不揚民國掃除迷信固不必以此爲慮

高等學堂爲憲兵所據其總司令即茅漢台君（子貞之次子春台之令弟）余與有杯酒之雅託其代爲保護余之住房適爲劉譽驥君住劉前府中學弟子也見余請早日檢點屋內衣物書本余次晨往取無片紙之失可謂篤念師門亦近世所希者矣余聞同兒在滬軍都督處即往滬覓之晤後遂與同歸路澐兩兒先後由申港來路自北京聞變倉皇南旋時江寧正閉城固守不能入也澐於第九鎮兵在秣陵關潰散後偕表姪伯純偕行間關返申知南京破城始行遄返余家於鼎革之際雖略受虛驚而人口

無恙殊可慶幸余因干戈擾攘次媳吳氏（先是乃母早故余家接取來寧）業已長成主張先爲畢婚不必按兄弟之序特請張煥新內表弟護送來寧（火車通後吳歸寧其父）同兒返滬辭職

壬子五十一歲余以高等學堂保管員名義清理器具圖書此次損失以化學堂爲巨白金物件化學藥品以及顯微鏡等無一存留其餘種種機械亦多損壞因此屋門窗全係玻璃無可關鎖兵士視同玩具隨意取攜其次則木器一切各處憲兵駐紮之處凡傢具悉取於校中美其名曰因公借用其實則外府視之耳此猶所謂憲兵其司令本相識也若行軍所過或佔領之地其能更不騷擾乎三月南京政府取消中山退位黃克強以留守辦理收束破壞既終建設伊始各學校或因或改內務司主其事焉膠擾數月寧垣秩序亦漸次恢復而余家生計迫不容緩矣時路兒已有江蘇省立第四師範之約（即高等學堂改設以仇亮卿爲校長）同兒任第一師二旅三團副官澐兒在鎮軍充司務長薪資均薄聊以餬口而已夏間路兒就婚江陰沈氏草草成禮三日後同回南京遭逢世變難語鋪張秋間余亦得陸軍小學教席（未畢業諸生要求續辦以解散爲

校長

十一月長孫生次媳吳氏所出民國之新國民也故名一新而字以作民此子生於二十二爲本生曾祖生辰而洗三之期又爲嗣曾祖生日且值民國二年元旦賀客紛紛筵開湯餅沈媳時亦有娠大約四五月間又須增一呱呱之聲矣吾 母未能見及誠爲憾事

癸丑五十二歲四月長孫女生長媳沈氏所出其名曰勤改革之初人心未靖謀亂機關隨處皆有江寧據長江之險中權扼要舉足重輕黨人以爲嚴疆政府視爲重鎮故中原多故恆欲據此四戰之區以聯皖浙而窺山東項城總統植北方勢力凡南人之居要地者皆縻以虛位收其實權部下偏裨遂有烏盡弓藏之感於是假借名義隨機觸發而衆所注目尤以金陵爲形勢所必爭適上海宋漁父暗殺案發生馬迹蛛絲實與項城有連帶關係程雪樓赴滬查勘一去不歸中元之夕全城大亂同時以一師參謀長與說馮之役有成約矣而省垣兵變易服出走眷屬因亦避匿他處其時張勳之兵已由徐州來馮華甫之兵亦由浦口渡更有雷震春之兵揚州方某之兵（徐寶山舊部）四面合圍湘兵日夜固守城外礮台時失時復彈子橫飛當者無

幸所居二十丈外前門則墮入河中後門則落於悅生公司之草地（擊斃一鵲）東則十字街口西則昇平橋（傷斃三五路人）當頭亂舞嗤嗤有聲余初聞以爲警鴿而不知爲殺人萬惡之凶器也重壍相限不能奮飛魚肉之身靜待刀俎而已

八月初一午後聞張勳前鋒已入太平門傍晚則廬江試館前槍聲不絕緣粘有團本部字樣故張兵極力攻擊也是夜遠近槍聲纍如貫珠次晨雷軍自聚寶門入馮軍自儀鳳門入張之大隊由太平神武兩門入揚州之兵亦由朝陽門入焚刼之慘殆不減紅羊之亂午前湘軍率其悍黨突出南門在城樓向內連放二彈一離余前進屋角丈許從空炸裂響如霹靂瓦碎牆崩滿地鐵片計八十有奇稍遲一秒而炸不堪設想矣飯後忽聞後戶有槌擊之聲知必若輩行刼余全家大小由前門啓關而出（前後門本皆關閉用木板長梯頂住）避於屋旁堆積糞草之空場聞隔牆傾筐倒篋之聲歷三鐘始靜車夫王二掩入矙之已飽掠而颺矣路恐其復至引余等避於後門斜對之醫院中受傷之人縱橫滿地兵民皆有血腥之味直衝鼻觀路澐兩兒歸家省視則櫥洞箱開衣物狼籍究竟刼去何物一時漫無頭緒據僕婦云（未及走出者）來兵皆江北口

音首無髮辮可見爾時潰兵搶勝兵亦搶有辮之兵搶無辮之兵亦搶也是夜全家十三口（除同已至上海）聚於一房寢固不能有床食亦不復下咽（院已絕糧余令車夫將家中餘米送去）相對汍瀾繼以浩歎

次日聞有禁止搶掠之告示然居民兩日以來十室九空矣有十餘次者有七八次者有三五次者兵與土匪往復循環家人重返故居則被褥帷帳之屬狼戾一地細爲檢點內子及兒媳之衣飾一掃而空綢衣固不必言卽布類之小衫褲等亦復一襲無存甚至兩孫之襁褓物亦皆攜去惟余之夾衫馬褂等共一小包誤置棉被中者未及搜取此番雖非寸草不留然已身無長物矣指日寒冬何以卒歲

余驚恐之餘復憂貧乏加之飯食之滯寒暑之侵霍亂吐瀉勢殊危殆友人陸蘭亭君在醫院聞耗急來診視奈藥物欠缺無可爲謀余身冷汗淋漓喉間冰塞陸精鍼砭姑以手術施之代藥以鍼居然漸有生氣陸云症甚危險如半鐘呼吸不通殆無可救

連日兵刦之案仍復疊見余知此地不可久居然火車未通無可逃遁越數日聞小

中華書局依宋版印

火車已開行余家擬回常再行設法小火車票購矣而張勳在站之兵不許婦女上車無可如何廢然遂返飯後路擬往鎮籌款在站候車其執事人謂之曰眷屬宜趁此時行北兵已下班南兵不相阻也路回告知家中余令其與澐偕同兩媳二女及沚炯新勤四幼孩先行令車夫送至下關俟上滬寧車後回城報告余與內子暫行留居至夜十鐘方得還報云車改載兵須明日始有車開兒媳等留宿下關聞有梁公約同伴稍覺放心然徹夜惦念矣

三日後路澐復返始知次日僅抵鎮江下車遇雨狼狽情形不言可想又數日同乃自滬而常而寧余先偕同啓行內子復遲一二日與路兒同返略帶破舊劫餘衣物全家十數人分居親友家內路復回寧任轉運鋪蓋箱籠之役在常覓得友人空屋數間時過中秋薄寒可慮床帳被褥無一不借直至十一月始將寧垣家具由船運回租得覲子巷孫幼蘭君屋驚魂初定且作寓公

甲寅五十三歲同奉部令仍赴東洋繼續留學路在寧兼課省立農業學校澐患咯血在鎮受傷故也余家自被劫後大小衣服急須添置以衫褲論每人一套亦二十

八件之多況夏葛冬裘尤有體面關係而不能從緩者余年力雖衰精神尙健長此家食徒益牢愁夏間晤張爾常君曾託在滬代圖小事昨　藝師函約擬中秋後爲春申之游暫先校書來年兼授通等藝師孫輩句讀三十年前故事舊夢重尋雖云日暮途窮且翺駕輕就熟

余於滬濱曾來數度從無三日之淹到此以後知今日之上海非前淸之上海也客棧新增若干所游戲場新建若干處酒樓飯館新開若干種不獨爲商業之中心江海之樞紐幷且爲避世之桃源所謂安樂窩銷金窟者近是繁華已極墮落滋多凡世界之怪怪奇奇莫不薈萃於是發現於是眞萬惡之淵藪中國之互鄉也是年還居東獅子巷

乙卯五十四歲正月來滬開學星期之暇每至張君爾常館一談電車往還殊稱便捷虹口有影戲園一取價甚廉坐位寬潔夜中無事時一往觀李梅庵先生改服黃冠鬻書自活聞近歲所得筆資足以供朝夕之需矣此公自金陵光復後不名一錢其出也寧人擬醵三千金贈之事未及行而先生已去滬人以耳爲目初至時並不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甚重其字後經一二名流推重稱許求書者乃漸多余在滬會晤面除評論書畫外絕口不談時事近今人物洵足推爲第一流

四月廿五余得家報云炯兒患喉痛次日復得一書云已甚劇余乘夜車趕回半夜後抵家入房聞臭味甚惡心竊憂之且舌本木強言語不清雖有知覺而神識昏迷吳醫近安方藥一味寒涼余擬改延西醫而天尚未曙莫可如何迨四鐘後險象迭見不片刻而氣絕矣此子性質聰明軀幹魁偉無羣兒跳踉之習僅過八周下學後即自知温書習字校中師長及家中人無不愛之且豐頤廣顙絕不類殤折之人乃誤於庸醫妄投峻劑救治不及致夭天年此恨何如今日思之尚有餘痛

余自炯兒亡後中心惘惘者累月國變以後雖遭破家之禍無此慘痛也每逢自滬還家覩其遺物即覺悲從中來聞鄰人云此宅不利小口風水余不迷信但凶宅之說世固有之陳白崖有言居吉宅者未必吉居凶宅者無不凶譬之和風温煦未必能使人祛病而嚴寒冷厲一觸之則疾生斯真持平之論矣昔年　先子見背在粵所居亦稱凶宅準此以觀是後先一轍不可執命定二字而與之爭矣

丙辰五十五歲余仍館滬上遷居之事苦不得當常城屋本不多改革後外官眷屬大半歸里加以附近鄉鎮患搶劫之禍殷實者遷入城中更有流寓如吾家者羼雜其間人滿為患屋遂居奇二十年前月租五千者今四倍之亦復難得百物騰踊生活日高宜乎廉價之屋竟無覓處也三月次孫女昭生亦沈媳出

路應浙江省立農校主任之聘同經理畢業居滬數月入京報到派為陸軍部辦事員澐時亦在京進美術學校秋初路奉省令委為省立第一中學校校長揭曉後人之以信投余者殆二三十通或推薦新人或維持舊友余函無不復但謂兒輩用人向持不干涉主義承薦某某容寄交路兒酌之九月令沈吳兩媳各攜子女分赴南京北京路同兩人均係長局則攜眷自隨亦係正當辦法是時余家僅余夫婦及三女一子在常矣決意遷居近市之處以求出入近便並將滬館辭卻一因家中無人且兩兒恆以此為請也

丁巳五十六歲正月尋得狀元第周姓之屋計樓上大房三間樓下三間半月租五元當即移入購物極便惟所居在五進之後夜行夾弄非燈不可耳二月得同京信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云須重派出洋吳媳產期已近擬令湮送回月初抵常九日次孫生取名一明字闓初先是吳媳之房本在樓上此日竟未及上樓於樓下書室內坐蓐幸係過道之後半間尚安靜也三月同因取道上海返常一行勾留及旬遂起程赴滬四月因周宅屋已滿年原價歸趙勢須退租寄廡梁鴻不得不另求居停之主歷相數宅非索值太昂即離市過遠以余之一身兼作僕者殊覺不便也嗣於無意中見馬蹄巷有屋出賃乃偏院南北對面六間均前後玻璃窗又門房兩間詢價押租三百每月十八元余以百元押租十五元行租答之渠云當可商量余亦以翌日同內眷來看爲約次晨偕內子往遂以二百十五元定議常城空屋本不甚多加以歷年兵亂鄉村遷避來城求過於供租金暴漲余家自癸丑來常不過數載而已五遷其居矣自無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而亖費勞神有如此

居宅定矣而闓孫乳母又復發生問題或數日而去或數時而去非乳汁缺少即狀貌不堪甚且有瘡疥遍身而亦出爲乳媪者余日日奔走於媒介者之門復遍託親友四方物色後遇一江陰東鄉顧姓婦乳甚充足得數月之安焉冬杪忽接繆子彬

表弟書云有友人欲執贄門下延請至滬詢余能否勉強一行余嗣丞爲朱曼伯先生（前清河南藩司會護院者）之孫號耐根者年廿七矣與子彬爲同譜兄弟本係素識余因其實作蘇老泉第二立志可嘉遂亦慨諾之後又有杭州朱子涵觀察之次子（號仲啓）每日授課兩小時所居相近○一（北豐路一謙吉東里藝風師對門鄰居）乃兄亦江南高等弟子（名士振號伯房）情不可卻乃兼允焉

戊午五十七歲正月到上海朱宅之館晤耐根令伯芾丞四先生（光緒末會取經濟特科第八名官刑部甚久改法部後官檢察）年雖六十而尚健談久官京朝嫻於掌故家居無俚自余至後輒來共話往往過夜分焉又晤四房所延西席周明經已七十矣精力尚好聞乃郎均不甚得力致垂老猶藉舌耕可爲浩歎上海自民國以來人口與房屋之數歲歲倍增然流寓既多人類更雜搶劫暗殺之事幾於無日無之法界一隅尤爲亂黨暴民之生產地故壞法亂紀者恆藉口政治託庇於三色國旗之下其實盜賊行爲非真有國家思想也外人不知底蘊以爲政事犯例須保護兼收並蓄而流弊遂至於無窮

夏間同以高等經理卒業於日本仍請留東一年爲實地之調查並以鈔錄各國經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理書籍尚未完竣五月回常一行擬攜婦挈子偕赴扶桑余夫婦送之內子從未至滬此行藉爲春申之遊寓於東亞旅館次日率吳媳新孫往虹口謁五表嬸同往詢船期今夜卯初即開余復至虹口送信促內子等回棧遂令馬車循大馬路各熱鬧之區而周覽焉晚飯於會賓樓北館也餐畢偕至第一臺觀新劇閉幕後同夫婦攜新孫仍以原車送至虹口上船余與內子遂移居新旅社同等行裝早經上船矣余至新旅舍擇定房間

次日繆五嬸暨子彬表弟來約往各遊戲場經孟淵旅社適爲陳禮庭夫人所見五表嬸之內姪女昨日適由江西來遣僕婦邀之小坐片刻遂偕行焉彬弟約晚飯會賓樓余往大馬路購備零星至新世界又至大世界晚膳畢內子等至亦舞台余往觀影戲三更後內子回棧余復偕其出赴消夜館一嘗粤菜風味定明午快車回常

晨起與內子至老半齋早餐回棧收拾網籃付清棧費令館役雇馬車一乘徑至北站凡馬車可徑至待車室門口且檢查者亦不敢過於苛求購二等票而上焉客不甚多坐位可以任擇稍遲則擁擠不堪矣余滬常往返恆早於他人一小時者以此食頃禮庭夫人亦來乘此次車回無錫也余送內人至常後即日還滬

貫乳母因其子病告假而去家中因此事甚費周章最後得一鄉人婦勉強數日始能相習貫之初生始得一江北乳傭因乳湩不足而易數人嗣得一乳婦僅能敷衍目前而較潔淨者用之未及數月乃夫逼其同歸終日哭鬧不得已而去之其後更易數十人均不合用無意中遇顧姓婦乳多而性爽以爲可以久安矣詎乃子竟染重恙其勢不可以留更易多人方得此村媪據云三十左右視其面目不啻四五十人也乳汁尙佳姑留一試遷延三日方得安眠至今言及乳傭吾幾談虎色變矣

嘉平之杪忽聞同至京師嗣得安報知有西伯利亞之行也年終余返常度歲復得確耗云供職於參戰軍並知同學五人均先後歸國吳媳新孫亦徑來京十四五年學生生活或將從此脫卸歟然政局靡常世情善變永久與否尙屬不可知之數是冬澐畢業於北京軍需學校

己未五十八歲余到館後耐根云四月間擬遷居揚州邀請同行余固無可無不可也嗣兒輩再三以往來不便藉此相辭爲言且董壻畢業返國如能留部則莅女婚禮亦須在京舉行又荔女亦有二月偕便北行之議揆時度勢余夫婦或亦因種種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牽率尚須一踏京塵辭館之心於焉遂决費盡唇舌始將前約解除次日晨間余遂乘輪而返

余歸之前二日沈媳舉一子家中人望之久矣因呼阿望名一吕字祖望十餘日後即生火症治經若干傳方均不見效姚申保君薦兒科錢同增即延診視連日早輪頗覺見鬆但滿口白痱不能吮乳錢君復介紹林少卿外科云其藥絕妙頗有秘方於是内外兼治先飲以金汁後吹以藥末林云能退出少許紅肉便可有救上鐙後吹藥十鐘視之喉舌間有指面點紅肉現出矣余知藥有效復吹一管十二鐘漸露喉舌頃則上下腭見矣又頃則兩腮亦全出矣退出之皮如鹽鴨卵之膜而厚膩過之林曾告余藥性劇烈如紅肉現出後不可再吹家人驚喜逾望坐待天明復延錢林兩醫共診林又出一種藥散以吹盡爲度錢爲斟酌藥方孩已受乳諒無他虞如是五日而病脫體據林醫云金汁一物可救火柴頭毒並可治花柳症惟必須久陳而無臭味者方合用此物向花園中求之可得藥肆中恐未必盡備也云云書之以爲急救之備

清明前一日余以驕回申港（此船則人氣薰蒸車又道路不熟價亦甚昂公司簝轎不過一元二角酒力在外視鄉之大車為廉）往虞門掃　墓且因族人提議修譜及清理公帳事俊文叔熱心殊甚族議每房集款五十元族長允於大公帳提二百元其餘擬由丁捐輳合然所缺尚巨不能另籌他法也當日檢查各契據有紙無單者約五六戸追問經手一味支吾次日忽於頭進小天井裏發現粗紙包一個隔夜所少單據赫然具列其中舞弊何人不言而喻矣至譜款如何籌措尚無辦法余知此議難有結果緣公帳僅能勉輳四百元半數猶未能及丁捐雖重安能集六百金耶且千金之說亦係約略數目如開設譜局請人主修則每日飯食已屬一大宗出款其餘茶烟紙張更可想而知也俊叔約余為發起人余謂族中修譜理宜効勞但余苟能獨力承修方敢提議發起若今日情狀一切毫無把握雖曰發起奈人之不響應何況財為事母非碻有可靠之千元不宜冒昧從事致有半途而廢之誚也

六月十三為繆表嬸六十壽余於前一日攜莛女同赴春申金伯豫君相值於車上因約同往蘇臺而莛女則擬令暫居繆宅既不必排日往來亦因旅邸不便也余聞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朱伯房之太夫人本月十八亦六旬正壽遂多留數日任金君先行余後遷居大新旅館日往虹口鬯意手談繆朱二宅連日均有大鼓之戲余素不好此然如劉寶全之口齒清朗詞句雅馴亦正不可多得（余最惡白雲鵬之假斯文開口史記閉口綱鑑其實則半瓶醋也其人行徑乃一拆白黨）至五音聯彈頗堪悅耳此技之難在於心手兩用苟非純熟鮮不錯誤者

得同函余京師之行准定秋間家具甚繁不能攜帶祇能擇親友之有閑屋者暫行寄存然此亦大難事也時適內姨母徐太夫人有典觀子巷孫幼蘭君房屋之議兩方均約余居間十月初成交余復向徐府轉租西樓兩楹庋置什物焉既兩且風概由船運辛苦三日而其事始畢得澐來稟知已考取赴日留學高等經理

初十卯刻余先將箱籠僱人送至車站幾經磋磨以十八件存艙通票運京除每人應得之斤數外補費五十六元是行也至北京者四票至南京者五票而隨身之零件大小共二十焉抵寧下關路阯兩兒暨軼千表弟子渠姪等均到站相迓沈媳率諸孫女亦在旅館相候一宵小住明日渡江滓浦車須下午三鐘半云

下關兩經兵燹而江岸又復坍塌富庶之實雖不如前然旅館益多游倡愈衆亦南

京之銷金窟也電燈引擎太小機力不勝色紅不光有名無實此種弊病隨處皆然公司爲省煤計以馬力不足之機器安設逾限鐙頭電力既分電光遂減聞北京亦復如是專利事業莫與競爭其流弊遂至有名無實夜午遣沈媳挈同諸孫入城次晨料理零件飯後附小輪過江路等送至車上幸客不甚多茝與乃母及閏孫共一大鋪（兩椅中空處以拚條六包墊之上設被褥）余據一長椅婢女阿巧亦如此三鐘三十分開車沿途一片平陽蘢蘢枯草廣漠無垠較之滬寧道上五里一村十里一鎮者其繁盛蕭索迥不侔矣入夜遠觀熊熊火光約數十處車役云鄉人燒煤過蚌埠電燈熠耀恍似南京勸業會場相隔尚遠不能有所見至徐州已將半夜抵兗州望其車站頗覺氣象光昌濟南停車稍久余買薰雞十餘隻以備充飢每洋六頭廉於南方也余欲覩黃河橋詎知瞬息已過（誤爲離濟南尚遠故未在意）迨余開牕凝視則曙色滿天行近德州矣是日午後三鐘餘抵天津東站（俗名老龍頭）同因事冗倩方寅侯表姪帶同護兵來迎余等下車立於月臺以待京奉車之到寒風凜慄入骨侵肌時方孟冬較江南九中尤冷也六鐘後車至匆促而登無椅可坐余因人氣蒸鬱與寅姪立於近牕處大衣袋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中之皮夾不知何時爲妙手空空兒取去銀錢有限惟車票提單俱在箇中恐人冒取下車後余與寅姪徑至行李間告以在車失竊並囑扣留提單據云來物十八件現天津洋關尚扣存六箱明日宜至天津將此事交涉終了方可來提並將號數開眎此人可謂和平而兼通達者矣余見室隅疊有箱子網藍十二件茝之六箱概未之見大約關吏見其新箱新鎖新夾板遂爾生疑非開看不可歟

同在站相迓汪翊唐君亦至余等由汽車先行其隨車物事復倩寅姪督諸役料理之時已八九鐘路上電燈隱現紅色闇不見物但覺道路頗闊而屋宇甚低刻許抵寓所謂駱駝胡同者也吳媳荔女新孫等笑迎於門屋爲四合式南屋五間東西廂各三間北屋四間中爲大院落北屋靠東一小間爲廁所每屋僅比於南方之四架大約爲一丈之見方簷高亦不過如此北地風多冬令尤必裱糊不留一隙之罅不然則鑪火不温矣南人初至每嫌屋淺而小不足迴旋是殆囿於習慣至胡同中皆屬泥地無砌以磚者晴則飛塵撲面雨則泥淖沒髁八月降雪視爲故常今歲尚未聞滕六稅駕耳寅姪送品鍋一事待自車站歸留與共飯

邊防軍卽參戰軍自德人敗績遂改此名共編三師其辦事機關設於安定門外之黃寺大樓以段祺瑞爲督辦靳雲鵬爲督練不受陸軍部管轄也民國以後京師府院部署皆以房虛星昴四宿所值爲休沐之日停止辦公故通常應酬是日較多擇日之說今不甚行婚喪喜慶恆在星期賓主兩便亦近來大勢之所趨也余承諸親友折柬相招幾至困於酒食北菜煎炒之品佳於南方然素所聞名之填鴨一二箸後已覺腸肥腦滿膩不可言眞無口福哉

寓廬偏於東北出正陽門俗呼前門十里而近若宣武門俗名順治在正陽西則在十里而遙矣游戲場所有中央公園城南游藝園新世界農業試驗場俗稱萬牲園等公園卽社稷壇故址古柏極多國子監古柏亦可觀尙有幾分清氣農場乃新設規模較大惜內有墳墓數塚不倫不類殊欠雅親其游藝園新世界等管絃嘈雜建築虛浮小坐片時亦懍然有巖牆之懼

冬月移居鼓樓東之大經廠十八號是宅東偏有大院落一略植花樹類一小園夏間納涼佳處也上有朝南屋三間兩明一暗爲內客廳正屋四進第一進南屋爲客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座二進朝南三間三四進（中無天井冬令搭蓬）六間均帶洋式羣屋五六賃價三十二元無不稱為廉者余居第四進而將前壁拆通（止余屋如此餘仍舊貫）儼然成一大房間矣（有北窗之屋京中甚少）居停劉姓冀縣人前清末曾承修陵工屬舊東吳鞠農學使部下人頗大方無市儈氣

京都街道雖不如砥之平而竟如矢之直其有曲折者必加斜字以別之（如白米斜街楊梅竹斜街王廣福斜街之類）胡同之名有極雅者尤有極俗者更有關於掌故者自警廳改釘路牌後而遺事遺聞漸歸湮沒矣（如奶子胡同以客氏故今易為西茲丞相胡同以嚴嵩故今易為繩匠爛麪胡同相傳會有故事今易爛縵如以為言不雅則何以狗尾巴羊尾巴等綴目皆是也）廟會幾日日皆有所售除食物外以箕帚等為最夥塵土之重於此可見居人以所在機關分東西陸軍外交內務三部居東餘部均在西故西城寓公多也聞人言前清有東富西貴之謠又貢院在崇文門之東北各省會館何以盡在宣武門內外考寓與考場相距極遠殊不可解騾車間亦有之遠不及人力車之迅速然過大風揚塵則騾車較為安適余於初到時試之昔年朋舊在京師者多已把晤彼此鬚眉都非疇昔大有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之概行樂之事以

觀劇爲最佳京部極亶唱工名伶如龔處陳德霖王鳳卿楊小樓梅蘭芳王長林余叔岩等固已獨出冠時而後起之秀尤覺指不勝屈總之物聚於所好北方人人知戲卽南人久於京師者亦耳濡目染余固其例也花事分南北兩派所見一二殊不足以樹豔春明其殆章台下駟歟余身老興衰不能如五陵年少夜夜走臙脂坡矣別有一消遣之茗社生旦淨丑無所不備借此練習取貲極微四城票房唱而兼演每逢彩排之日居然袍笏登場（票友不限於伶界任誰可入同治時之澂貝子其彰明較著也余聞友人云京師玩票者不取錢卽出錢富家巨室往往有因此而中落者蓋伶劇之衣服砌末均由是人備之而指定配角尤需重資故學成一戲動費千金部人士往往沉溺至死而不悟可謂特殊嗜好）

自民國改元陰陽歷相差甚遠而年景遂形退化節餽送禮物之事相習成風雖欲矯正不可能也京俗最講排場任事都門每歲金錢耗費於無謂之酬應者不少

庚申五十九午薑堉卒業回國矣苣之婚期定於四月初六乾宅親屬無一在京合男女家兩方面之事而治於一鑪縱去繁文舉凡賃屋置器等事不能不代爲謀也（次平留農商部故賃屋以西城爲便）居期假聚壽堂爲行禮之地一切均照新式客散夫婦同至新居余家人咸往送之晚飯後始歸似贅非贅亦權宜之辦法耳是日來堂觀禮之賓客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頗多京中遇喜慶事恆假座於此等大飯莊器具便而地方亦寬展三五百客不見擠塞也

端午節後政局形勢日趨嚴重加以失意者從中挑撥感情愈壞怨毒愈深六月初間直皖雙方竟以兵戎相見矣時京都人心惶惶余家先期避至天津同以職守羈身渠夫婦未能偕去路適來京省視亦復同行始寓客棧三日方得潘姓空樓兩大間董壻菴女隨之臥榻蹤橫與逃荒難民相似

澐值校中暑假本擬歸國一行余家欲於此時爲之完姻取得汪宅同意且路請假北來時校中發生種種事端因函令杏沚姊弟同伴來津（均擬入京校讀）澐到後遂擇定七夕爲吉期假旅館爲青廬次日上午余與內子澐新夫婦杏女沚兒及新閏兩孫附乘火車同歸京寓五旬小別政局翻新兩年所練邊防三師遂以此而完全供犧牲矣澐在津地成婚原甚草草且回東又急故會親之宴與請客之筵合而觴之假座於大陸西餐館共壹百數十人天氣炎熱復值星期來賓多一看新娘後即往他處應酬除向稱知好及有姻誼者外未入席者殆十之三四

湰之返東洋也余初止令其夫婦偕行湰滿謂高等經理畢業後可以轉入別科遂欲攜兩妹往余因荔在京無相當學校長此荒廢非謀也亦允其請以余之腐舊豈真欲杏荔姊妹博一女留學之稱以欺世而盜名哉良以日本女校注重家庭凡烹飪裁縫以及養育兒女之法中學以上無不講求較吾國時髦女生藉口賑災募捐或演新劇或組講團舍己芸人而荒其本業者尚爲彼善於此縱因語言文字或竟不遂初衷而留意參觀亦可稍增識見也又聞日本人家其女主對內對外俱有相當之禮節與責任禮失而求諸野其可爲他山之錯乎至於女學士女博士之徽號余固不在意中（近更有以女子造成良母賢妻爲桎梏人性者其言是否天下後世自有公評）

秋季同奉檄充清河陸軍織呢廠會辦此係閒曹月二三去即可非若清理處之日須治事也處事漸有端倪各科主任靳撥一一列保計簡任職三薦任職五六餘亦給五六七八等章（方寅侯表姪得六等文虎章）同授一等軍需正歲杪復奉命爲陸軍部科長陸部統計素稱優缺然合作弊外無特別收入也且自不准兼薪之議興而向例兼任之差（如財部僉事上行走之類）亦皆裁汰當此庫帑竭蹶之時本部預算經費蒂欠已多每值發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薪時期統計科人必奔走於財政部者數日陸部政費月需十餘萬元加以額外顧問諮議候差數千薪饟二三十萬而直轄軍隊且不在內非早爲謀必有無可支持之一日此等現象各部皆同第陸軍閒散軍官多至四五千人尤無辦法使有人與裁員之議作未雨之謀未有不遭反對而爲世所詬病者挖肉補瘡瘡未愈而肉已先盡似此而望其人之壯健又可得耶遜清末季人謂政府理財之法適與大學生財之道相反逮乎民國尤有甚焉故由帝制自爲之項城以來國家破產之聲洋洋盈耳矣九月四孫女怡生沈媳出十一月五孫女韶生吳媳出

辛酉六十歲正月十三爲余誕生之日兒輩原欲稍稍設備以娛枉賀之親朋然余以爲無益之費也憶自有知識以來即丁憂患弱冠而後歲歲飢驅國變之中瀕危者屢既乏驚人之功業又無壽世之文章充量揄揚亦僅一鄉黨自好者而已何事張皇過甚自形其陋哉況人生六十事屬尋常必欲鋪張亦嫌其早余固非守財虜視錢如命然用之不當亦爲暴殄天物且京師積習踵事增華脫手千金毫不爲怪與其擲諸虛牝盍弗移之公益族譜宜修久矣經費難籌屢議屢輟蹉跎歲月於今

三年春吾　高叔祖圓耘公父子嘗獨力以建祠堂傳為盛事倘吾父子獨力而修譜乘快心之舉紹美前徽不惟沿河大房之光榮亦吾生永久之紀念也余以此意向路同等言之遂決定通告宗人獨任譜事不費族中一粟一錢但請各房刻期屬草彙寄來京纂修編輯校勘一切余一身任之歷年耆願今日始償後世子孫余尤望其善體斯意

人日之後都中朋舊暨故鄉親友先後具儀來賀余概婉詞謝卻楹聯具有雙款者祇能拜領紅幛受款璧物然竟有不能行吾初志者則同之陸軍部同僚所送戲劇於隔夜始行通知堅辭不能請改說書戲法又復不得因劇資已付而聚壽堂之小舞臺亦結構停當矣諸公之急胡不再謀是日余留守家中男女眷屬等均往聚壽堂款待賀客來賓甚衆直至午夜而罷

二月上旬丙子赴西城茝女處因旦夕免身無人照料也十二日得一男孩余得信往視聞重止六磅餘軀體渺然拳母錐兒理當如是惟啼聲尚大董壻請為取名余呼之曰英回思茝女初生之時　太恭人喜得女孫凡親戚內眷來者必抱與觀今

二十五年而苣亦有子　太恭人棄養十有五年矣往事追維大有歲月如流之感余自修譜之信發出後卽將簡章擬定寄交俊文族叔懇爲轉告族尊得覆後函致子琹姪（沿河大房玉田公裔）託其在寧雕印草稿用紙並將舊牒從頭改正著手之始頗覺煩勞緣前屆主筆之人毫無學識宋元明清年號之前不冠以朝代生卒年月之上或有年分而無支干或書支干而缺年分年齡不計名字紛歧甚至子生父前兄產弟後繼室所出乃在於元配未故之先長子誕生竟至乎父歿數年之後離奇荒誕舛謬萬分若粵匪殉難粵匪被擄之奇文幼殤立嗣幼殤有祧之叛舉亦屬數見不鮮其餘前後參差上下訛奪更書不勝書矣余之必欲親自編纂不敢假手他人者實懲羹吹虀鑑及前車故也所慮者一人之精神有限全譜之譌謬萬端百密一疏殆爲不可免之事實余最痛恨者　祖父世表中增一胞姑　先子世表下　母氏涂而誤徐余兼祧　五胞叔家騮而譌爲　九庶叔家騶一家如此他家可知近世如此遠世可知其他傳文事略鄙俚不堪者甚多求其文理清通尚不易得更何義法之可言尤有一節則舊時文獻妄行刪削也原有十二考僅存其六當年族中識字

之人無多不知寶貴今經數十年無從查考矣澐畢業於日本高等經理專學一事格於部議未能實行五月中遂攜同妻妹等歸國（嗣杏荔二女暨汪媳於秋間入女高師校爲來年轉升八大校之預備）雲留部辦事欠薪數月不名一錢古人爲貧而仕今人將爲仕而貧果今人之程度高於古人歟抑今之時世不及古之時世也季夏新譜之稿寄京而余所改舊譜尚未畢事因重修之牒無一不須加以審訂自第一葉以至終篇丹鉛塗乙重與更始也世數則南宋以下九世另爲一編自遷申港 斗山公起稱一世二世申港宗祠自應以申港始祖起數祠規譜例前人錄自大宗與申港情形絕不相同何得冒爲已有至最難處分之事則各房新舊螟蛉是不准入譜耶與民法親屬法互相抵觸准入譜耶又於修譜之精神大有妨礙見仁見智言人人殊轉輾函商迄無定論竊謂此中界說有廣狹二義對國家言應取廣義對宗族言宜取狹義今折衷兩可收之宗譜免傷厥考之心著其本源俾有歸宗之路書爲子不書爲嗣較諸姪之承繼者不同矣委曲求全之中仍寓正本清源之意苦心分明未知族中人果能相諒否

余所定譜例附載兩條今固急切難行然不得不望諸後人者也轉錄於此雖為芻論而實屬余之心得一男女皆屬先人血胤何事顯分軒輕一則詳其年甲出身一則僅有適某數字揆之並重之義毋乃不符茲擬自民國改元以來族人所生親女宜一律詳注生年月日如由學校畢業者無論何種皆宜補書至受聘某氏所適何人尤宜詳其籍貫姓名現在職業以謹婚禮而重親情一人之生存貴有職業無論士農工賈能占其一即不齒於游民原不必高官顯爵方能於世表中詳敘履歷也茲斷自民國生人其入學校者注在學（詳其校名）懋遷者注經商（店東肆夥均書牌號）耕稼者注務農（田若干畝三十年後所得稅必行其時財產公開無庸諱匿矣）習藝者注作工（工場局廠著其名機械人力詳其事）據事直書則人人自奮恥為無業之民而游惰頹風不懲自滅如此則一經披閱合族人口之蕃劾民智之高低負擔之重輕生活之難易均可毫無遁影朗若列眉在譜牒中為有價值之書於地方上亦適合自治之義庶乎免於黠鬼簿丁口冊之譏也後有作者當不河漢斯言

蓋棺論定生人無立傳之理鄉人不明此義寄來新稿多犯此病蓋村翁鄉老亦求

身後之名不問誰何強之作傳荒傖筆墨貽笑大方然其汲汲如此者亦正有故良以一姓宗譜數十年而一修失此時機無從羼入耳不知文以人傳人亦藉文以傳苟有佳篇斷章取義亦足增祠譜光也乃滿紙浮文羌無故實人人可用陳陳相因閒有一二通𨒪之言則又飾渾沌以蛾眉冠粵人以章甫類多不稱莫識由來一例從删職是之故

日手一編秋來氣爽旅中遣興觀劇爲宜前門三慶華樂兩園伶材萃集地也余憚深夜車行故日劇觀華樂爲多生如高慶奎淨如郝壽臣青衫如程豔秋刀馬如榮蝶仙皆足號召坐客頗負時名余喜華樂之戲則因各類脚色不甚懸殊非若他家茶園佳者或上至九天劣者竟下墮九淵也曩館鳩茲聞呂筱蘇舊東言京劇能仁寺一齣以俞莊兒爲獨出冠時俞未之見今觀蝶仙之十三妹豔秋之張金鳳王又荃之安龍媒扮相均佳舉止神情口白唱工各如分際曲折傳神雖不能稱無上上乘要亦可謂珠聯璧合矣余所不解者朱桂芳之藝不下於九陣風而貌實過之言武旦言止知有九陣風也小翠花遠不如尚小雲而名出其右豈吾目不同於衆目歟抑賞識者在於牝牡驪黃外也尚現漸露頭角矣而朱仍默默無聞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中秋後路挈眷來京寓大經廠西口對直之扁擔廠五號諸孫男女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望體幹魁梧吐音近啞此幼時喉病所致也怡囟門未合類似先天不足勤昭夔姊妹三人覺均稍長仍與在寧無異

九月二十六為丙子生辰渠誕於同治丙寅亦五十六歲矣隔夜略具酒食因親黨有來者故也是日作頤和園之遊余夫婦及汪媳兩女兩孫同兒等八人分乘汽車十鐘出發由西直門取道海甸四十五分到園覓引導人偕入正殿鎖閉至龍王廟乘船水陸兼行宮室備極華侈然假山多大塊青黃石層疊而成於縐瘦透三字相去甚遠有一處略似西湖之飛來峯純係湖石故頗覺玲瓏更有一極長之廊約在二里以外若排雲殿則過於板相諧趣園之戲臺共有三層光線不足雅不便於遠視也兵燹所毀之蘇州街荒煙蔓草片瓦無存惟地既沿河大橋三四南方風景尚可想像而遇之

陽曆將盡政潮復起奉軍入京而靳閣倒矣同因宦海浮沈徒深陷溺原擬一月中旬具呈辭職以為周年紀念至今而上官紛紛遷調遂決意超前金次座一再慰留

堅持未允（余亦以作官乏味且陸部終必不了）後任就職三日卽有去思中朝大官日奔走於疏通解釋之途陰曆年關竟有不能穩度之勢國家倚債爲活日後結果可想而知矣壬戌六十一歲華人紀年以數之始外人紀年計歲之終（或謂古有行之者以絳縣老人生乙巳至戊午師曠稱七十三年爲證然晉侯數魯襄公之年以會沙隨丙戌遠丁酉爲十二年是又與今相同也大抵古人於此並不甚拘猶之湘粤人至今仍以足十二月爲一歲耳）余生壬戌正月至今足六十年矣宗譜新舊各稿均已粗完排印之工紙張之價探詢多處均不便宜嗣託軼千表弟在財政部印刷局極力磋商以八角五分一葉定議較之他局爲廉緣每葉須用五種字直行橫格頗費工夫故索價昂也始擬葉三十四行後以書形過狹又復加四以視原稿葉數衹得八折矣紙論刀而不論塊剔除破碎實較整購爲廉其餘包角底面絲綫一切種種零星皆歸自備

杏女今歲任天津第一女師教職春假回京攜閏孫往因附近有蒙養院可入也去後數日卽遇奉直戰事該校在河北華界環境皆兵住既不能歸又不克當生徒解散之日衹能徙至租界友人家暫避事平返京暑前無開學之望矣十二申刻六孫女華生吳媳出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戰事勝負既分政潮漸有結束新華老人之政策將入於捉衿見肘之時期地位動搖縱一電再電無以自白於國民矣自天津舊國會之電傳布後黃陂復位一節恍已得多數同情變出非常蹌踉下野然平心而論皖直之戰奉直之戰是否出於挑撥無可證明第四年以內建樹毫無日唱和平而和平不見日謀統一而統一無期心不誠歟抑時未至也千秋論定是非功過且待後人

東海去矣黃陂不來十日虛君羣龍無首此中華之創舉亦民國之奇聞幸魚電發出反對無人曹吳首示服從川湘來電勸進且奉張既露和平表示中山亦有贊成文章衆望允孚不容多讓五月初十遂與歡迎各代表同車入京矣大旱雲霓人心大定雖此後成績如何統一有無障礙廢督有無影響裁兵有無經費未能逆料而即此當日歡抃情形已足徵國民之愛戴舍事實而談法律陳義縱高又豈吾人所能解耶是月也譜事校讐至爲忙冗此編續述姑待他年否極必亨余日後猶思濡筆而記昇平景象也

追憶續錄

余自民國壬戌因修譜之便曾刊追憶錄一編附諸家乘嗣後時局迭變目力劇差老妻云亡中懷愴悶日月云邁又復十年庚午秋親友暨兒輩等多以賡續爲言勉強成書道數載之近狀爾比諸前賢之年譜則吾豈敢

壬戌之歲已六十晉一是年爲黃陂復位時局略有收束而吾家刊譜事亦復大忙作世系總圖三月而始畢縱格十九行橫格三十外偶一不愼錯落綦多共計四十餘頁殆全譜之最難者又作現丁表紅巾亂後吾族子姓死亡多人今六十餘年休養生息止有四百餘亦生殖之不蕃矣

三月作續修宗祠記先是歲修之款恆無所出風霜雨雪任其凋殘自光緒丙子大修以還年復一年遂多頹壞今歲余家任修譜之資而俊文叔又力排衆議動用公積祠之內外煥然一新走函告余實爲雀躍爲文紀事詞曰古來士大夫家皆得立廟其世數多寡則視官位之高卑有淸定制品官立一廟祀四世其名門大族亦聽別立祠堂爲合族之祭而不以世次限之誠以敬宗追遠使人得盡其情而又無越

分瀆禮之嫌意美法良所謂百世行之而無弊者也吾殷氏自　斗山公來居申港閱若干歲而有祠堂既復三遷始營建於西街巷口嘉慶中葉以祀事不便　象賢高叔祖創議卜遷於今祠之址集資興造工未蕆而厄於祝融時　圃耘高叔祖解組歸田恫光靈之不享而巨費之難籌也爰出俸錢獨任其役後設饗堂中爲廳事大門之內翼以兩廊夏屋亘軒庖廚畢具規模壯麗丹雘輝煌誠所謂美哉輪而美哉奐焉者咸同洪楊之變兵燹所及十室九焚吾宗祠賴神靈之呵護幸獲保存以至於今然百數十年來風日之薰蒸雪霜之剝蝕雖時加塗墍而歷年久遠墻宇傾欹不早爲謀大有棟折榱崩之懼去歲辛酉葆誠議修家乘俊文族叔力贊其成以爲譜牒者所以明子孫之序也祠廟者所以安宗祖之靈也苟文物衣冠一時稱盛而祼獻肅雍之地顧日即顛危震撼而不知冥漠怨恫不歆其祀矣展敬展孝之謂何非所以致誠信而交神明之義也乃集族人告以興修之不可以緩暨勸募醵資之策羣情踴躍量力樂輸或二三十元或四五十元或七八十元而月城橋支錫疇叔祖且特別捐大衍之數焉衆擎易舉集腋成裘召工師擇吉日陳畚挶具斧斤梓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人丁丁坊者橐橐爲時六月而土木丹青之事麤完計費捐錢千二百緡不足又益以祠之公積六百餘百物踊騰視昔惟倍蓋修繕之費幾等於建築之金是役也董其成者爲俊文族叔而商榷奔走則生福根元諸叔洪度祖榮諸弟也至鴻昌姪之會計瀛洲姪之催收皆不憚煩勞始終其事當此禮教陵夷之日動斁彝倫而吾族宗人獨能致力於本源之地推其愛敬油然興孝弟之思禮肅明禋殫心宗祏力求擲節不避怨嫌以視鄉俗之據祠產爲己有婪公帳而不交或藉口蒸嘗意圖中飽其人品高下相去之遠又豈可以道里計耶葆誠僑寓京華聞之至爲忻佩爰記顛末以昕後人俾知創業艱難守成不易而式增式廓宏我丕基耿耿私衷在後日尤有無窮之望也是爲記

祠踞本鎮東圈門外左與社廟爲鄰共平屋三進計十八間廊屋四間門臨官道道南有空基一方北墻外餘地及稻田一小區皆祠產也

東安市場左右有真光電影園不僅影戲也梅蘭芳時或演之余居東城得信頗早故梅伶有戲恆往觀焉是處坐位殊佳劇甚精采且僅演四折觀者不疲家中人等

亦有時同往

今年距辛酉適告修譜之時一歲餘矣所增各稿止餘尾聲後序一篇乃去歲所作率爾成章尚須改定

七月初室人時有不適未注意也八月初病勢益劇遂往日華同仁醫院診視據院長加茂博士言病勢頗殆蓋腹痛腰痠飲食銳減晨嗽咯血爲胃潰瘍心臟衰弱繼又併發肺炎及腎臟炎各症至中秋前一日眼耳忽覺清亮方謂病可漸愈不意同兒赴津之後形狀陡變脈搏漸迫熱度亦三十九以上且全身震慄顫動不寧余視其現狀證以醫言手足失温知難幸免移回故寓同亦趕歸次日辰初一瞑不視矣先此二三兩女及四子均聞電先歸彌留之際家人咸集年五十有七不免花甲未登之憾

停柩廿日即寄厝安定門外之極樂林以待他年覓地卜葬蓋虞門橋 祖塋竟一棺不能容也譜事正待結束刊印亦將終了日前所作後序點定亦遂付梓曰民國十一年十月新譜校印蒇事行將裝訂成書因綴數言以誌其始末曰葆誠不幸生

十六而孤幼隨　先大夫遊宦四方於祖宗之文章事業懵無所知即井里枌榆亦未一瞻仰也光緒戊寅扶櫬歸葬始知申港在江陰之西吾宗人恆聚族而居所謂沿河大房之故廬則荒煙蔓草華屋山邱無一椽一瓦之留遺矣近支伯叔昆弟復寥落如晨星刼運紅羊世情蒼狗悵惘者久之是歲宗譜告成吾家請領一部爲仲兄攜至江西長兄處其程式如何詳略如何未嘗寓目亦未暇究心也偶由族中假閱本支一冊則　先子仕履不全　先慈姓氏有誤胞姑增一庶叔有兼少不更事以爲修譜之法或應如是爾私心竊駭不敢以聞諸人嗣自困於場屋沈淪於科舉業者有年累於室家奔走於衣食計者又有年日月不居雙丸輪駛越同治而光緒而宣統而民國而葆誠亦垂垂老矣當共和成立之初族叔保全建踵修之議刻貲無出致託空言民國七年俊文族叔品珍族弟又以爲言亦因費絀而止葆誠時館海上消息頻聞頗念事有動機擬將本身一支先行具草豫爲之地緣向子琴族姪借得光緒初所刊祠譜全部披覽一過其中事實舛譌書法紕謬以及淮風別雨亥豕魯魚不勝毛舉閒嘗請益於繆藝風先師始知譜學與史學相表裏非一孔之儒

所能率爾操觚者也明年春掃墓旋鄉族之尊長僉以吾宗家乘久已失修不早爲謀懼其漸湮淪汲且愈遠而愈茫焉於是集宗人開祠議商榷三日依然不得要領噫嘻興舉一事若是其難哉孟冬就食京師時同供職北京路亦到京就事兒子輩以來歲爲犬馬齒六十初度謀刊徵詩文啓稱觴介壽爲一日之娛葆誠正告之曰悅親有道養口體不如養志也譜牒之宜修久矣數過時可余心殊汲汲而力有未逮今盍移桃筵糜費爲余作花甲紀念乎諸兒皆曰諾遂具簡章通告宗老而是居新譜歸予家獨修之議遂定然而世數移易以遷申始世祖爲第一體例變更冗穢刪除字句修改或損或益有矧有因使葆誠能以貢其一得之愚而無所顧忌無所掣肘者端賴族長主持房尊信任暨合祠同宗之贊助而其間與葆誠志同道合解糾紛之結通南北之郵朝一函焉夕一函焉則族叔俊文之力爲多蓋斯譜經始於民國十年夏正建寅之月閱六百日夕而後得觀厥成舊刻改五之三荒誕者釐正之不敢承訛而踵謬如子長倍父母死兒生類新稿補十之二闕漏者增益之總期能信而有徵如年號上必加朝代甲子生卒下注享壽年若干至名目之標題編次之前後圖表之印證文字之校勘亦復斟酌再三其難其慎雖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述也儼同於作矣第猶有憾者則先人著作等身葆誠僅得蒐集千百之一二嘉言懿行今日已無聞而知之之人纔過百年而詩書世澤其衰歇如此其凋敝如此不重可慨歟仲英表叔祖著雲樵詩話星熊祖姑丈有鄉里紀聞皆申港繆氏與殷重威也於吾族事有可考證今刺取若干條附刊譜內後之覽者其亦將有盛衰今昔之感也夫

冬十二月鄉人來信擬以來年清明節闔族公祭之日散譜囑於正二月間訂書寄下並約赴鄉觀禮余因譜例尙未斟酌盡善族規倩仲武草創創而討論之　黎總統所頒室人輓詞亦託常戚製成匾額於散譜之便懸掛祠中更承本房族人製匾一方請老友陽湖姚安甫副貢書爲政家部四字以寵之迴思祠之建也吾大房高叔祖　圃耘公父子出資營造今百餘年後吾家又獨任譜事雖不敢云繼美前修而吾族大房殆特別於各房者乎

癸亥六十二歲陰歷上元以後即專心譜事並將譜例改定計十四條幷現難實現二條共爲十六條伯叔兄弟雖知其新舊採雜要亦多爲首肯也

一自　東常公南渡後子孫散居各處分立宗祠還申鼻祖乃第十世　斗山公

也舊刻譜例錄自麒麟大宗故以　秉常公爲第一世繼繼繩繩相承而下其實申港一支應奉　斗山公爲開山始祖者也此居重修宗牒謹以　秉常公以下九世別爲一編列於譜首注明南渡後第一世第二世而申港子姓則以　斗山公爲始遷第一世祖焉雖世次稍有移易而循名核實似無擅更舊制之嫌

一世表五世一葉最爲明瞭惟每葉第一闌之上方應注某某幾子者舊譜或書名或書字殊不畫一且難檢查茲一律改書譜名於上俾圖表對照不致參差

一世系總圖凡世表有名之人均宜列入（入嗣出嗣兼入兼出理宜互見即有名之殤子亦然）然分卷而圖不如合族爲圖之善於支派親疏人丁多寡孰長孰幼無不釐然秩然惟三百年來世數既繁行次較密所有祧嗣等項已詳表內圖中不復備書作符號以別之（嗣子用・祧子用乂殤子用「」義子用（）另紙印成弁諸譜首

一書法世表人名大字居兩行之中其下分書字某號某其有別號者備書之惟行字多臨時增益並非先世撰遺（如文章華國詩禮傳家後忽又雜以恭寬信敏惠忠孝節義九字尙德公支又用廉能俊桀憲等參錯不倫至爲無謂）一概

中華書局做宋版印

刪除（止南渡後九世存之其行字有九四七七十千十二千之類說見譜中雜俎）首出身次履歷次生卒均注明朝代及干支（舊譜有此脫彼宗元年號尤訛）次年壽次葬地次著作次婚配次子女每項首空一格相繼蟬聯配必提行所以重婚姻也生子亦提行所以明似續也（子女各繫所生母下）

一正室稱配繼亦如之（三繼四繼據事直書）妾之有子者稱側室循俗扶正者稱繼室或副室（不得稱繼配）凡未婚者書聘書字舊刻漫無差別遂有繼配之子生於原配未故以前數齡幼殤大書配某氏之事貽譏大雅名實不符

一無配不立後此舊時相沿之習慣非通論也世人因爭產之故輒於未成童之殤子世表中大書配某揑造姓氏（往往非何即胡或奚存心影射）其實子虛烏有耳現在提倡遲婚既屬國民當有爲兵之義務萬一有壯年未娶死於國事者將聽其鬼餒而耶況承嗣乃一家問題而非全族問題苟子姓衆多弟兄情重願以兒孫入嗣者聽之不必拘於配之有無也惟昭穆固應相當年齡亦宜相稱斷不容子長於父或尚未成童而亦強行立嗣（上代類此者頗多傳世已久不能追改此後兼祧亦宜留意）

一出嗣之子其世表詳於所後之名下（重繼體也）兼祧之子其世表詳於所生之名下（重本生也）惟名必互見不能一有一無（舊譜出嗣之子其生父名下不復敘列殊屬非是）若奉祀二字乃孝子孝孫專用之名詞其重與入嗣等（昔時視為無足重輕之字於遠房伯叔下混注之）且承繼之例先親後疏服同立愛萬不可以財產有無妄生覬覦至一人兼祧數世本背於禮經不貳斬之義茲準情酌理除同胞暨嫡堂伯叔外一人不能兼祧兩房須知祧之與嗣均應持三年喪確盡為子之義務並非僅掛虛名遂得安然承其遺產也新稿所注承嗣兼祧一人或至五六現擇最親者注明兼祧其餘則以歸姪某祭掃概括之

一抱養螟蛉暨招壻為子均應注出本姓聽憑日後歸宗（惟乃父遺產不能攜去）不得於數傳以後復撫異姓之兒以承其祀此居因種種關係未予剔除特於世表中書撫某姓之子為子示與同族入繼稱為為嗣者有別既免亂宗之誚亦不傷厥考之心天理人情似皆兩盡嗣後族中有痛切西河悲深伯道者儘可於遠近宗支擇立所愛不獨祛混冒之嫌亦且篤本根之誼何必巧援惡例亂我宗祊乎蓋謂他

人父謂他人母固可恥也自紊其統自覆其宗亦重可悲矣　又異姓歸宗之子孫除本身生卒葬配子女等一切詳列世表外卽乃祖乃父得亦書名宗牒去其年甲履歷而已

一修譜之時不能豫報喜丁致滋弊混夫弄璋弄瓦未可前知與其更正於他年何如徵信於此日玆定自草譜寫成而後所有嫁娶生死等事一律自行登記留待下次增加無庸迷信纖言向壁虛造

一未婚室女夫故守貞事雖過情志實可敬苟有行者亦宜與節婦同例詳書籍貫及所生名氏暨守貞年分以爲家乘光卽門祚單寒族人當擇其稍近之支議祧議嗣不得因無財產致付闕如

一夫死再醮之婦或因無子（謂貸不能獨去）或爲家貧情有可原事非得已必責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殊非情理之平族中不幸而有此憫其遇而恕其跡可也宜於本夫名下書娶某氏去其父名年甲以示貶抑而存人道若有關倫紀則幷姓而削之代以墨釘

一各房世表其卷帙宜世世相銜一綫到底長房未畢不及次房庶幾一目了然檢查便利如隔別卷數不僅不合於圖且亦甚背於理前此遷居出外者如鳳過莊月城橋等別爲一支似與收族敬宗之義不合甚至本街西頭鋪基場一支亦自爲起訖此次不另提出按次比排以表證圖長幼有序愈覺同條共貫何侈蕭規曹隨

一先人著作最宜寶貴無論詩文雜作已刻未刻子孫知者應詳列書名卷數注入世表之中既便他日蒐羅亦存一代文獻前譜不載一字殊覺遺憾無窮

一傳贊誌銘事略行述皆所以表揚先德而昭示後人者也是必立德立功立言確有三不朽之一而後可以當之而無媿否則無美而稱雖孝子慈孫亦誣其祖矣況乎蓋棺論定斷不宜於生存言而無文又何足以及遠事雖可貴而言不雅馴不足傳信於後世也本屆各房來稿已敦請名流代爲鑒定去取從嚴前刻各篇類多可議除謭陋不堪者刪去一二篇外餘另略加點竄寫付手民舊貫之仍亦有舉莫廢之意焉爾

附例二則　此次因稿經寫定未及增加而其事確有至理下屆吾宗賢達繼續

纂脩似可採行此議

一男女皆屬先人血胤何事顯分軒輊一則詳其年甲出身一則僅有適某數字揆之並重之義毋乃不符茲擬自民國改元以來族人所生親女宜一律詳註生年月日如由學校畢業者無論何種皆宜備書至受聘某氏所適何人尤宜詳其籍貫姓名及本身職業以謹婚禮而重親情

一人之生存貴有職業無論士農工賈能占其一卽不齒於游民原不必顯爵高官方可於世表中詳敘履歷也茲斷自民國生人其入校而未畢業者注以在學（詳其校名）懋遷者注經商（店東肆夥均書牌號）耕稼者注務農（有田若干三十年後所得稅行無庸諱匿矣）習藝者注作工（工場局廠注其名大匠百工詳其事）據事直書則人人自奮恥為無業之民而游惰頹風不懲自滅如此則一經披閱合族人口之蕃勎民智之高低負擔之重輕生活之難易均可毫無遁影朗若列眉在譜牒中爲有價值之書於地方上亦得自治之助庶乎免於點鬼簿丁口冊之譏也後有作者當不河漢斯言

三月譜事告竣送交轉運公司逕寄常州一面快函通知族中着人往取余子女七

人各留一部蕪湖少成叔處曾寄一函渠將刻資匯來余亦退去所留各譜男子素鎗套女子紅鎗套什襲藏之爲他年復修底本誤字尚多擬日後爲校勘記另錄存之蓋訛誤之處或未及校正或爲手民送樣時鉛字五六盤疊置一處上盤黏起下盤活動之字或二三焉或五六焉該匠見有空洞隨意塞滿遂有初稿不錯而照印反錯者百思不解後往該局親見始知之兩載蓄疑至斯乃釋延時既久遂生此弊一二日間不至黏起若爲時稍久盤數過多上下壓置字受重力遂沾盤底此爲意不及料者樣本與正本不符職此故也印書不可不知新鉛字未受油污其力不能黏

夏初余初赴青島大兒處與奚仲謀居心矩兩君同行至濟南未及趕坐東行車住鐵路賓館次日飯後每對時爲一日六元西餐三次偕遊大明湖趵突泉歷下亭等綠楊毿毿碧水粼粼頗類江南風景

次日辰初抵青路來迎至江蘇路路寓燕京旅客遂爲膠澳寓公排日往遊公園大廟砲臺氣象山諸處其先在此者爲芃生子琴登瀛醒海寅侯諸君其後秩平亦來

接收之初屋宇寥落所謂蓽路藍縷以啓山林也除大馬路又名山東路今爲中山路附近外頗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多荒榛不治之區
四月偕子琴同回常州取道上海（船為涼州房艙七元）由火車至常州住大成旅館走詣戚友談及室人坟地一層多言匪易嗣後疊遭淫雨道路成河橋底之舟反行其上枯坐旅邸日惟望天而已閒由鄉人導觀附近諸處地固褊小索價亦昂（畝約三百元為中數）後方菊人表兄以塋旁餘地相讓約期取贖已有成言不意天雨經旬迨約徐德成襟丈同往覆觀而此壤竟在水中央矣余素不談風水而灼知低窪亦不願免強安葬遂寢前議另卜牛眠嗣聞東安有地出售因又約德成襟兄暨伯企內表弟同船前往（兩人祖墳產業皆在東安地方）與本地董保相晤復偕胡姓族長佩金同往一視地僅畝零河岸甚高離水七八尺雖高亢而嫌略小佩金又言隔壁一區（約二畝有零）亦可出售遂并購之緣 先五家叔幼聘段氏紅巾之亂兩家音問不通余因修譜始悉段爲常人遂託僚壻徐化吾訪得之段氏新譜紀載特詳舊友段劍清會以一函見貽云族姑幼字申港殷姓紅羊之亂避兵他出數十年信息全無姑以鍼黹爲生在室守貞光緒五年曾邀旌表三十四年逝世計八十有二

神主送小河沿節孝祠內云　先五叔爲　先子同胞弟光緒丙子遽謝賓客雖納一妾生而不育時隨宦粵東　先子爰命暫爲兼祧逾歲奉諱歸葆誠十餘齡固未悉此中源委也今番來常擬親至　嬸墓視其善否然後再議嗣觀所厝在水田角上僅容一棺既小且低斷非吉壤因交涉清楚遷葬東安新塋　段母居中室人在左而亡兒炯孫亦遷於乃母之左偏二棺同日下窆事畢將近黃昏時二女就職南方葬時亦來臨穴統計成交安葬過戶稅契等等止一星期可謂神速之至矣室人之柩由京運常亦止七日到後即停東外戚氏義莊內

葬事既畢即將存留常州之件一一處分除書畫各種外所有大件傢具盡行售去以便將屋退租餘十餘件運至上海轉輪北行抵青後時與秩平同遊或訪毅銘諸舊識閒談消磨歲月曾不知老之將至朔風凜冽已屆嚴寒閏二媳十月間又舉一雄取名一昌冀大吾門此室人葬後所見第一丁也

甲子六十三歲正月初五余攜勤孫女乘早車赴淄川炭鑛乃三時至淄川而無車可接因新年適停開故也枯坐三時始見董壻沚兒新孫犿蘇僕迎至抵鑛電燈熠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熠電機隆隆規模一切尚不過小次晨抱昌孫攝取一影狀頗肥碩類山左人晤站長歐慶瀏故友戴醒海壻次平時亦供職魯大長女率男女兩外孫居於炭鑛坊子房屋尚未料理清晰也

十三爲吾誕日飯時溜川縣長黃雲從至由渠幼僕告知致送燕菜一席十五後余攜勤孫回青島矣

炭鑛屋踞山嶺形式類於日本而實爲德建幷有小園池噴活水遶宅盡洋槐殆數百株發葉時綠陰如幄景物當不惡也鑛區有四門用鐵絲闌之亦畫地爲牢之意然閉人絕少男子致力於工連號之屋相離甚遠靜坐終日幾於不聞人聲養靜之區是爲最勝

余喜山居幽絕而路亦有南遷議春夏之際遂就養溜川舊地重遊花鳥相識矣鑛上多日人居有俱樂部若發電所之毫無纖塵蓄水池之倒影成采遊人過此曷盡流連但礦味甚濃東北風來其臭令人欲嘔

六月家人到青避暑余亦偕來寓浙江路之第一旅舍各樓俱有余居三樓之最上

層時魯大職員盡皆相識故兩如幼庚孟襄軼千紹明蔚文寅侯毅銘善甫等皆寓青島而葆衡秩平亦居附近焉

島居兩月秋後始歸伏中善甫贈余西瓜十枚每重廿餘斤花皮黃瓤不下馬陵產也長女莅到青數日忽病流產調養數日遂先回坊子翊唐復來亦居於第一旅舍三女四子復先後至

秋已半矣言歸炭鑛風高暑退槐葉初凋蓋鑛上無他樹也花園中粉白黛綠大半洋花中日職員家所設盆景亦由此中供給五日一送按戶倒換花匠數人職司其役

鑛上時演電影以娛中級以上之職員映於俱樂部門禁頗嚴非盡人可入也夏時或在門外間有佳片若日本戲文演唱各有專員與中劇絕然不類余不諳東言然觀其動作大約如中華之歷史劇武事多而文言少間有歌舞之戲余往觀之直慰情聊勝於無不甚知其意義也是年識王敬伯王鎮東張馨譜淄川高蔭午大令及高氏壽山福海昆仲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乙丑六十四歲陰歷年過同挈側室朱氏偕至鑛上數日復有事於公司十二誕日電約董次平長壻至鑛代東緣知高令尹親來高福海議員等爲屏介壽也借二十八號空屋全所爲接待之地午刻衆客偕來而同謝電亦至高蔭午既書名屏幛復贈七律一篇厚意深情是可感也詞多溢美媿不克當特照錄之以彰嘉貺

屏曰緊夫圭璋幾歷磨礱方成偉器松柏飽經霜雪始閱大年蓋氣質以砥礪而愈堅根柢遇盤錯而益固自古逢吉康彊之慶多屬動心忍性之人絳縣老七秩辛勤白太傅一生況瘁人第見壽考維祺幾疑得天之獨厚而不知精神淬厲實爲致福之有基也若此者於我殷老封翁亦彝先生見之矣先生汝南望族申港華宗肇攬揆於贛江隨溟遊於粵海髫年長吉已賦高軒綺歲子猷能書飛白堂上之椿護方茂爭傳荀令之香階前之頭角嶄然衆謂柳家有子祥麟威鳳固當直上乎雲霄良玉精金何待揀披夫沙礫豈意波生宦海閔降昊天王喬之仙舃不還任昉之遺孤誰託宦囊蕭瑟典質已盡朝衣家口飄零拮据而歸鄉里斯時也居借外家情同寄旅薪米既艱於珠桂世業遑計夫詩書先生則飾歡慰母勵

志從師鐵研冰窗幾折歐陽之荻青燈黃卷不搴董子之帷曹陳思舉步成章才
華八斗魯仲由爲親負米客路三千偶爾倦遊翩然思返芹香甫擷於泮水廩餼
旋補乎上庠擅今古於南菁常作藝林冠冕開風氣於西粵曾陪星使軺車大好
江山益閎纂著矣惟是法無久而不敝運際極而必通風會所趨學科亦變彼腐
儒之曲陋猶墨守夫故常摘句尋章何關學問妃青儷白無補時艱先生獨默察
潮流講求實用以經師之夙望作後進之先河監試澄江新舊生從容就範主講
高校黨派見消弭無形分經義治事爲二齋洵不媿湖州教授合地理國文而並
課遂成江表英才復以餘閒兼領省志洎乎近歲宗牒獨修蓋其有造於桑梓者
宏斯其受祉於蒼旻者厚也以是哲嗣英英聯鑣競爽長君總成乎中校叔氏著
績於戎行緯武經文已媲美夫竇家五桂嫻詩明禮更毓秀於掌上三珠其次桐
聲幼承家學夙號通方始習軍政於東瀛繼贊戎機於大部韓蘄王之智略出手
驚人李鄴侯之韜鈐並肩有幾屬以國家多故膠澳事殷以交涉之長才襄接收
之重任二東路政還我中華三郡鑛山不失舊物雖勿增歲幣富鄭公之因應有

方而見重鄕邦范使相信威早著凡其槃才之展布何非庭訓之栽培大福榮名未有艾已今日律占太蔟節近上元當板輿就養之年正弧矢設陳之日迎春好花開益壽應時仙草驗長生舞綵介眉黎下皆濟時碩彥稱觴獻頌閨中多詠絮清才體健身輕共羨淮南一老年高德劭何輸洛下耆英媿無製錦好辭用紀錫齡純嘏此際祥呈海屋既添籌應胡考之休他年瑞協岡陵再濡筆誌期頤之慶

高詩云溫公真率圖成日月色燈光處處深得路鵷鴻兒輩事入山猿鶴老人心自將史筆修家乘早以金鍼度藝林再續平生追憶錄期頤敬祝奉璆琳

初夏之際櫻花盛開日管時代鑛有數十百株花時日人視爲令節四方來觀今歲張店之機務段孫段長暨某某夫人皆至有車務處蕭夫人豐容盛鬋倜儻不羣心知爲大家閨範其後孫伯奮君與乃妹聯婚兩夫人偕至炭鑛談次偶及張文和公遠祖掘藏救荒事兩夫人笑曰此吾祖事也因知爲桐城籍詢乃翁姓氏官階始悉係爲吾故友受之先生諱景佑者之五六兩女公子憶昔同事江南高等時在光緒甲午間君由江都交卸過班任高校提調余曾飯於渠邸淮安庖人治饍多品邸第似在下街口爾時蕭

夫人方五歲孫夫人且未生羲娥箭駛轉眴二十餘年矣從此添重世誼往來甚殷
後在伯奮家覩張君攝影蓄鬚者已不能識而無鬚一片丰神如舊焉

夏五杏暨常州徐佩雪女士同來徐爲崇真女校同事而素相契者荔女及閏孫亦
自京返所未至者長孫一新耳徐女景况不佳負擔亦重但向擅蟹行文字爲蘇州
人視余猶父余亦視如杏荔姊妹不稍客氣笑言一室曾不知秋之將至

七月余送荔女閏孫入京開學而杏女及徐女士由濟南分道南行因暑假已滿該
校亦將開課也原擬車至濟時分鑣南北不圖杏女忽病止能在濟投宿小住一宵
時旅邸皆滿仍至鐵路賓館再三交涉得一住處夜午余挈荔閏先發至京余住東
十條外被服廠中子琴在彼地點曠而空氣佳耳

余此次重來燕京以遊觀爲目的擬留匝月言返淄川孰意天氣滿城風雨人事亦
滿城風雨交通時梗謠諑日興秋風戒寒棉衣未備除向子琴挪借外特購新皮一
襲以禦冬京中各飲食店前所未至者無論地點遠近場面大小悉往一嘗東安市
場森隆及東來順則屢往餐焉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京劇重唱推尊窄喉各派爭雄大打出手困曹也逼宫也郭汾陽也吳軍師也台上鑼鼓喧天人間干戈遍地余旅京時於各戲園皆入座而最賞心者爲華樂之程豔秋如賺文娟仁壽鏡碧玉簪鴛鴦塚文姬歸漢風塵三俠玉堂春六月雪青霜劍能仁寺等楚楚可憐別有一種動人之處梅楊演唱其召號力不能有過於是（昔年重老生今日貴青衣梅程荀尙花京所謂四名旦其價值超王鳳卿馬連良譚小培郭仲衡高慶奎王又宸貢大元余叔岩而上之）

冬十二月路仍不通海道尙可一試聞同妻妾等皆暫寓青余亦擬遄歸膠澳歲杪取道津沽而至大連翊唐派呂永忠送之住中華棧十五年元旦附榊丸行（呂亦是晨還京）

居津沽七日晤心雄甥夫婦多次楊溯吾及吳鏡予昆玉皆常會

丙寅六十五歲正月二日榊丸抵青與蘇人朱子厚同艙初相識一談如故也二媳率昌孫等來迎馸千寅侯亦至同車至湖南路寓所一看旋往廣西路揚少庵家又至甯波路馸千寓雀戰夜午方歸每歲新正魯大同人給假例有五日迭爲賓主以樂新年

楊公雨同研仕安徽路廣岡醫院余排日過之晤鹽運副使吳少俠及劉尊五雀戲

數周始歸寓館後公雨遷居第一旅舍余之往來如故始識同鄉顧葆廉夫婦及海軍楊哲人楊浙籍乃婦無錫人

坤伶馬豔秋姊妹演唱於新舞台其妹豔雲十六七歲更有武生季某亦女童秋演老生雲爲花衫又正旦余曾爲點定小青全本然余不知工尺不明音樂育人瞎馬改其情節支離正其文字錯謬已耳是否能唱是否叫坐皆未計也嗣聞此劇終未演唱殆文義過深不合於社會心理歟

某日余與楊公雨敘於觀海路王紹明宅歸途余車在前楊車居後不數武楊車直滑而下公兩拋至路旁兩手受傷腰腿痠痛楊御力小任重以致如板走丸余駭甚蓋楊體胖而路又陡絶稍一蹉跌有高屋建瓴之勢不能中止更無能爲謀也幸傷不過重坐地片時遂可扶起躄躃而行以活其筋骨路止半里時費一鐘次日兩足腫脹竟不能步履休養數旬而手足始得如故

秋深矣外人之避暑者絡繹言歸而余家人亦有回鑌之議路出張店蕭孫兩家及畢吉甫葉南帆徐君等皆相晤或留飯或贈物焉

旋鑛未久而梅蘭芳至青演劇義務戲也護軍使畢庶澄主之賣坐甚貴票等派銷生脚如余叔岩高慶奎尙和玉李萬春藍月春等旦角如梅蘭芳尙小雲荀慧生小翠花等皆自濟南過此演唱三日李懷璉之鮑夫人會來函招余及吳媳時方初歸未有暇也後得俞孟襄君長緘（計十二頁）知昂固奇昂戲非常戲三日之中大半不能終席甚或觀一二日即頭脹目昏勢如感病蓋開台早而散戲遲危坐八九時未嘗不爲戲困余固喜聽劇而亦不能樂此不疲（名旦四而有三獨程豔秋未到）

冬時大雪積素二三尺許道絕行人而新孫寒假適於此時回鑛遍體沾濡鐵路幾於不通去歲山左病旱來年其有秋乎然太過不及皆足以爲癘彼蒼者天何以慰萬民之望也

丁卯六十六歲正月十二豫備酒麵青島來者有楊溯吾王紹明俞孟襄方寅侯諸人張店來則孫伯奮梁孟蕭夫人餘皆炭鑛職員及鐵路上站長等也是日來賓多醉晚間餘興溯吾大勝崔君敗北餘或勝負互見焉

是月余送新孫往舊京開校道出張店次夜有票友唱因留觀焉大鼓字眼極清神

情亦妙宿孫夫人家張店亦有倶樂部規模亞於炭鑛票友中有田姓者鐵路職員唱爲箇中翹楚吾人戲呼爲田老板（京中生旦淨丑任何脚色皆稱爲某老板）一切衣靠旂槍皆向鄉班借用甚破碎而黯舊

孫夫人舉子乞余命名余取珠聯璧合意且頌多男稱爲聯官彌月時余與同兒夫婦往賀留連竟日始克言歸（往歲曾生一女今始舉男）

同欲并家爲一而鑛上房屋不敷且與公司相距東西往來甚感不便隨覓得劉姓肥城路屋二樓三樓與緬唐合住尚稱合式遂決遷焉爰將鑛宅箱籠舖陳家具等運青眷口暫居住湖南路二三日嗣行李運到人即移居劉屋踞高坡之頂頗有俯視一切之慨然出外歸家上行似甚吃力美猶有憾不能爲此宅諱矣

居停夫婦偕來報謁余見之深爲訝惜蓋男傖俗而婦才慧兩不得其平也嗣未期年而横生枝節感情日惡終致仳離

屋安汽鑪藉火取暖余居處不及方丈鑪設床頭熱度之高等於伏暑火工不得其法每至夜不安寢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沈韞石（前上海知事）來同之舊識也由蕭靜齋夫婦介紹來賞櫻花攜一婦一女女止十三貌極韶秀字臨大小麻姑且能鐵筆乃翁曾見眎一方雖屬初學已覺腕力不凡韞石固風雅吏言譚亦書味盎然初寓大飯店嗣移第一旅舍曾不數日卽由青取道入京其夫人暨女公子仍以海程回滬

秋間汪宅有求親荔女議長次兩子贅成余以汪母一言爲請冬十一月汪母親來（三媳時英其二女也隨侍來此）爲乃子求婚寓第一旅舍余允諾遂留觀禮擇於民國十七年元旦在青埠太平路大飯店大禮堂結縭遠客來賀者有蔣王臧譚諸君其餘爲青島各界中人女賓亦數十余殆盡識之數日三媳侍母先行勤孫女偕十日後翊唐夫婦亦回上海

戊辰六十七歲陰歷正月余生辰路兒夫婦率招女孫望孫來自我不見於今五年兩孫皆高逾三尺以龍年故品物多肖形亦生面獨開也（十二肖中惟蛇獨少）路因有事先返

二月初所延女家庭教師胡女士來送關致修悉準舊制此事轉由甚多兩孫（閩昌）兩孫女（韶華妹妹）受讀以三樓中部爲家塾師弟情性尚能相洽

二月余送長媳招孫女望孫赴滬三月復由路侍赴漢口一行沿途江水未漲夜即停輪所經皆舊遊地江陰也鎮江也蕪湖也南京也九江也漢口也早或四十餘稔前遲六十歲以外江山未改世局全非再過十年不知作何景象臨流極目感慨係之已

晤路處教師呂懷清宜興同鄉也自商業銀行停業後路即留結諸務并課子女小住十餘日余率路夫婦復至西湖住新新旅舍余居四樓上下頗嫌費力詢以何時始安電梯據云屋初完工此事須待來年朝晚兩餐有西菜而無中菜道未修至新市場（舊旗營地）砢碌饑飢遇雨即有行不得之歎地在寶石山保俶塔下對巢居閣放鶴亭境雖清幽而距市甚遠偶有所求殊不便利而僕役等擅動客物尤非旅館所宜屢函徐伯企內表弟來湖同遊未能至也（時赴東安）初至之夕遇褚稼軒（惲次遠侍郎之四女夫）於途匆匆立談詢其住竹竿巷次日訪之外出而未晤面嗣渠過新新復候㽞談近狀知上海別後無佳境也此君溷身法界中文書法皆可而絕未得意景況亦每況愈下殊不可解談悉上海相識大都多不如前十年之間滄桑小變矣

游興闌珊頗思歸去路之內兄沈溪橋奉母來杭沈親母年逾七十耳目昏瞀頗見龍鍾今日初來歸期遂爲稍緩溪橋事母先意承志某山某水指點其旁晨間或與步行一里半里寺中往往得其蹤跡

過滬卽欲旋青奈艙位難得直至舊歷五月始能覓一空處蓋西人避暑與家還焉若婦若子咸相從也青埠尚未酷熱而湛山納涼處已不少碧睛黃髮之人每夕陽在山洗海水澡者相屬於道

匯泉海水場木屋鱗比此此公家所搆而出租於人者青之各機關暨大商店或有三四間或有一二間其租地自造者設備較周吾家在濱海二排昌孫六歲亦從父兄日往（兩孫女均未及十齡亦皆如是）水嬉拍浮小僅如鷗余囑長孫等護視之聞澡之海者可愈風濕諸症故余於三伏日偶一爲之（有風日波浪甚大最熱時水面頗溫）然不能游行自在蹲踞於海而已浴必着連褲男女大小咸備毛品較不沾滯各洋服店皆有出售其價頗昂

同與魯大決定脫離因中日方面股東意見不能一致而己事亦忙冗已在滬別作他圖也遂攜側室居滬之赫德路二三兩女新由漢返四子沚擬赴美留學起文結

伴殊費周章七月諸凡麤畢遂卜長行時長子路二子澐均在上海兄嫂姊姪咸登舟送之月餘得其竹報悉自太平洋而火奴魯而舊金山入美界而鐵道東行不三日間達中邦密邸安矣（自後月必一函）

暑後胡女士未返賓主師生似亦相得乃八月間忽言母病返京省視嗣言不來據知者言胡已就某校事余聞疑焉當日送關聘訂原恐廢於半途況京中欠薪已成習慣舍其舊而新是謀恐亦未能彼勝於此胡女士館學校久矣揆之常理當不其然

諸孫失師後止可爲補牢計閏孫補考禮賢昌孫令入文德（兩校距家稍遠）兩孫女入聖功教會學校不至在家荒廢焉余欲諸孫略遲入校一奠中文稍有根柢二恐校內人類不齊沾染不良習慣今既若此急何能擇耶諸校幸風氣尙好不慮有他

屋主突加賃金四十先未通知僅令其所用收租人相告余家任之乃揚言約期已過脫屋另遷其實進屋之時曾要求至少須六個月也不意今竟抹殺至少二字以六個月爲言一若半年不催萬分情面者其實某軍閥之戚欲賃此屋劉爲見好彼

方計遂浮然而出此言同因所購之宅已有成議知彼粗鄙無賴不屑與論是非僅以得屋即還爲答詎不三月某宣闕倒矣劉恐來者尋仇逃往大連嗣復潛返擬將青埠產業變賣往大連爲富家翁不圖冰山既倒舊案重提次日未晡竟致捉將官裏處後得罰鍰了結猶不幸之幸也

九月後將新居添造拆換計余所住二間廚房二間二層浴室一間車房一間圍墻四面各處熱水管並修改塗堊等事經時四月而丹青土木之役暫得粗完至空地草皮院中花樹後方花房均尚有待匆促而還已舊臘送竈之日

新墻水氣未乾冬寒即凍余所居二室尤覺陰森襲人緣新安熱水管機匠未得其法雖有若無因購小電鑪一事個人取暖亦足禦寒滿屋生春汽管熱力猶未能如此也室內臥床即仿杭州新新館橢圓式以乾柳安爲之兩書櫥兩唱機櫃亦新置張生記爲寗波店其價極昂余令森昌所作之祖宗龕式取泰昌原樣而中剖之器成亦不過小懸諸壁上頓嫌褊隘矣

丁巳六十八歲正月十日路澐兩兒同來十三日親友多集並視新居也是夕有大

鼓有魔術有雛鬟彈唱家人等亦化裝祝壽戲彩意也昌孫飾一小婢英昌韶華或跳舞或唱歌童子天真頗饒意趣月杪路澐始返

三月十七同側室朱氏始舉一男取蜚聲及沖天意故名曰蜚蜚之生也衆或測其爲女余以丙子葬時朕兆卜之斷其爲男至問其所以則在可解不解間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致東安葬後本支已見兩丁去歲之杪荔女亦得一子弁內孫計三人成衆矣

月杪余至上海攜雲聲至常因其未識母墓且余欲觀去歲所種樹也雇用小舟附輪拖帶午時至鎮晤蔣鳳笙君次子錫堂弁胡佩金君江北人蔡鎖金（託照料塋地者）墳地佃而不租年且給工貲數元亦云優矣而界石不知所往墓間且多蹄涔行託佩金諭蔡當心不能任人作踐夜宿舟中黎明開至狭獾洞待皇溪來輪附拖回城所費不過三元往還較昔爲便飯時抵城原擬再至江陰往申港掃墓不意常州報載昨日申港鄉警起衅傷及人命子香昆仲額破出血事無結果余恐牽入旋渦遂與澐折回上海路正遷移遂住澐處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端午適有奉天丸開青島得一艙位遂附之而行次午抵家金陵故友丁闇公（原字秀甫）
就養於此（兩子皆供職路局）闇公爲理民先生之長君叔衡先師胞姪叔師嘗主教南菁余
於乃子達峯亦叨一日之長故講世誼則兩代論交情則曾見其文孫某（實習於天津之關稅學堂）所謂親見四代者也蒐集一二百年玩具甚多與舊東吳菊農素識張仲昭交好
六月目疾驟起始則有若塵迷繼則畏光腫痛日往三澤眼科治之纏綿兩月始覺
如恆而目力頓差作字固甚蒙蒙閱書亦不了了六十前與六十後視官竟如兩人
日月云邁年將七十回思少時　先公去世之日幾無以爲殮非　金廉訪贈卹之
惠流落粤東矣當負笈讀書之始一物不知無　敬齋朱師啓迪之勤終身昧昧矣
昨聞　金公後人死喪相繼吾　師胞姪就職鹽曹分函詢訪始悉鄉人議爲　金
公造一慕德亭　敬師長君就事漕河涇爰郵匯金孫賴如三百朱子亦雲四百金
稍置薄產以供祭祀之粢盛非敢言酬留一記念焉爾（年來親友之窘者賙貸亦皆從厚幸諸子能皆知我意）
是冬汪氏外孫俊週歲而曾孫亦七八月兩孫面貌不同神情各異俊則宇眉之間
頗具英氣未夜而寤不耐鐙光曾必按時而食絕少啼聲雖不白皙如瓠確亦頑健

似犢初生軀體甚瘦今則肥矣有時竟每一星期能加一二磅

胞姪儀聲長兄第二子也向寓江西省城二嫂亦另居於此三年前尙通音問今竟寂然思探詢之無如乏便難逢兵後尤多移徙聞友人衷筱亭君來歲擬赴南昌省墓求爲探訪或得悉其近況及蹤跡乎姪孫森林已二十外或者早有室家幷能自立

丙寅六十九歲誕日前路兒已來攜馬頭鏡及銅馬等因今年太歲在午也予家大小男婦等共廿餘人而獨缺馬肖俗有生肖全者無庸擇日之說同妻妾今春皆流產是兩馬不育矣再閱十二年不知何人始生千里駒乎

同攜蜚母子往滬轉程江行由漢而上據稟是行風浪甚惡旅客多吐蜚雖小孩亦僵臥終日從此母子皆病久未能復元

杭州將開全國運動會文德女校有女生三人託倚雲二女送至會所應複選也杏女起身後約長女赴杭爲西湖之遊兩人均未去過長兒復邀余往聞渠夫婦暨三媳亦擬隨侍迨起程隔夜溼感不適汪媳遂不能行次日由滬至杭止得四人加余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

所攜幼僕天雨泥濘即寓於濱湖之滄州旅館初至有人滿之患次日多數回家余等得住其聯號三間二女返滬三女未來天色陰寒大有非綿不溫之概杭自開展覽會後地之不平者平之屋之未治者治之就外表言較諸上年汚潔不同矣

次日天陰而靜坐益寒昨長女詢至素識而兼姻親之余志善伉儷家借一絮袍今日服之無郊寒島瘦狀矣午飯後即舟遊莅女未嘗至杭傍堤打槳盡湖之大半

次日復山行自旅館出發天氣稍佳經三天竺雲棲理安等雲棲遍山皆竹層出不窮數千萬竿新翠欲滴理安以柟著重崖疊嶂古木參天皆柟樹也古者且數百年物大僅一抱已非遜清所植矣因思京中木廠往往有柟木壽板出售索價綦昂然橫徑尺餘不易得也理安之材圍三尺者不多以杭人所言例之似皆在千年以上

是日登五雲爲諸山最高處

翌日復出遊沿湖各莊有以壯麗勝者有淸幽勝者若數十年前之高莊張公祠等頹敗不堪或且夷爲道路余思建築之法古不如今而盛衰變遷今速於古如柳浪聞鶯雷峯夕照諸處訪古者幾有不知其地之憾

第四日復陸行過靈隱攝照至六和塔取道錢塘江口風帆上下耳目一寬飯於山寺香積廚馨蔬食菜羹異常清潔歸途與遊各洞及九溪十八澗今春雨盛澗水潺潺動地雷聲勢如飛瀑其餘各洞石屋紫雲黃龍響水各有勝處亦未能久留蓋天色陰沈恐淋漓而路滑爾

第五日赴市購物如張小泉之剪舒蓮記之扇翁隆盛之茶各購數事爲託帶之品詣謝余君志善梁孟相遇諸塗邀飯酒樓味亦雋美有湯夫人在坐飲畢詣園觀劇杭城戒嚴至十一鐘停鑼住鼓未及畢演也

返滬訪世兄朱士詹君飯老半齋重油膩甚約有同鄉二人均出外未晤詢昔年同窗顧鳴鼇君尙健在託以三十元報昔年會事之惠（嗣得謝札）譚及周希旦家（其長女曾字路兒未婚而歿）知一門三嫠僅一遺腹孫在乃用余名義贈以百元託世弟朱亦雲致之（亦雲爲希旦幼妹壻）亦雲三續絃矣周猶再續岳家也少時夏鎮諸友已寥如晨星而余又歷年在外今且遠隔滄海彈指古希雞黍前盟止能存諸想像

徐衡之三姨甥及渠同業章君並舊友曹尹君孚來余與曹不晤已十餘年館海上

中華書局仿宋版印

日曾見其詩草盈尺醫書著述多篇前本中年今且鬑鬑有鬚矣居滬有年以醫自給頻行囑以詩筒通信憶昔同客申江時相晤敘閒有所作君必譽之余雅好詩而又媿不能詩心目皆非負君期望對茲老友良用歉然

數日後余與二女倚雲歸青未發之前得繆軼千表弟信言及明正十三爲余七十初度促將六十所爲追憶錄續訂至今寫付手民爲壽日一大紀念余老矣精神既減耳目益衰追想前塵恍如隔世屢承親友督責兒女請求止能搜索枯腸強爲綴述告成於陽七之月倩人錄副先期寄刊內錄重修譜例若干條乃當年再三研究而後定稿者幷質諸公果有當於萬一否

五月得雲聲電知汪媳於初五日得一子乞爲命名孫輩皆以一爲排遂名一士字諤臣取國語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意雲婚十年外今亦有子且生肖屬馬足補家人十二肖之缺可忻慰哉

季夏之月同攜眷暨莛女新孫晶外孫女等返幷有儀姪一信聞由路託人探投而後得復者（姪未知余家還青而余又未知姪仍住贛往來信札盡付浮沈故久滯音問）渠今歲二月得一孫二嫂年將七

S
K82-64
17(186)
ZW 21101000772279

十同治壬戌尙爲康健云云此事懸念多年今得是函可以稍自寬慰矣

內姨母徐伯企之太夫人謝世春秋八十有二夏初莅杏姊妹回常時臥疾已久精力甚衰枕席纏綿飲食極少今六月中旬仙去一病數月未知身後諸物能一一早備否

青埠北達燕京南通滬瀆故其劇派新舊兼收揩油者多舞臺無不拆閱夏季坤伶金少梅來（十年前北平坤伶之紅角）兩星期後遂少叫座力微聞該園有自大戲院（昔之樂樂座）移往新舞臺之說然金已成落伍人物（較昔時已憔悴）且有煙霞癖恐粉墨登場亦將力竭聲嘶（新舞臺地點雖大建築極不合法所謂看得見聽不見聽得見看不見之戲園也）鎩翮而返

所續追憶錄僅得九年而前後所經遺忘不少今之記憶力遠不迨六十前矣年內急於竣工印刷校勘尙多手續爲日雖久亦宜早爲之謀匆促成書從茲擱筆未可知也假我數年再行續出亦未可知也敬告 諸公以此刻爲是編之尾聲可以是書爲吾生之實錄亦無不可

中華書局倣宋版印